

南華大學人文學院生死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Life-and-Death Studies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nhua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論《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

A Study of the View of Life and Death of Tolsty's "Ivan Ilyitch's
Death"

黃國峰

Guo-Feng Huang

指導教授：李慧仁 博士

Advisor: Hui-Jen Lee, Ph.D.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January 2020

南華大學
生死學系碩士班
碩士學位論文

論《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
A Study of the view of Life and Death
of Tolsty's "Ivan Ilyitch's Death"

研究生： 董國峰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廖俊銘
邱達龍
楊仁

指導教授： 楊仁

系主任(所長)： 廖俊銘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2月26日

論《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俄國集小說家、哲學家、政治思想家於一身的托爾斯泰，透過《伊凡·伊里奇之死》對生命與死亡大事（生死觀）的獨特見解；研究方法以傅偉勳先生發展建構的實調、意調、蘊調、當調及創調五層次的「創造的詮釋學」，進行分析與歸納出托爾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文本裡，傳達生死觀的思想。後世稱這部《伊凡·伊里奇之死》作品為「死亡文學的最巔峰」，托爾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這部小說裡，所設計的「主角」為一位平凡的法官，看似微不足道，卻在「主角」臨終前對人生所充滿之世俗、虛偽、死亡所帶來的心靈恐懼，描寫得震撼人心與發人深省。運用托爾斯泰的智慧，期望能帶給現代人在面對有關身心靈生死觀議題，在與自我的心靈對話及生死觀辯證上有所啟發。本研究對《伊凡·伊里奇之死》文本進行創造詮釋的分析後，發現托爾斯泰所著《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包含：

- 一、對死亡的恐懼以及對生命意義的困惑。
- 二、托爾斯泰最後轉向宗教尋求對死亡的解惑。
- 三、伊凡·伊里奇透過對死亡問題的思索，是透過「愛」來找回了自我，也找到了自我與世界的正確聯繫方式，並在最終在愛中實現了靈魂的昇華。
- 四、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不應從外來求。
- 五、透過主角伊凡·伊里奇面對死亡的過程中，對於伊凡·伊里奇的過去生活的反思，及對「自我本真」意義的尋求，呈現了伊凡·伊里奇在面對死亡時的心路歷程。
- 六、在不斷的探索中，伊凡·伊里奇看透了生死存在的真理，在伊凡·伊里奇告別生命的時候，領悟了人生的意義。
- 七、探究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
- 八、死亡對於人的真實存在（真實生活）有其根本性意義，人必須從這種死亡的覺悟去理解和展開自己的生活才能真正在其生活中維持自己的自在。
- 九、一般人都是掩蓋「死亡」、忘卻「死亡」的活著。

綜上，伊凡·伊里奇在和「死亡」面對面的對話過程中，其自我意識則逐步覺醒，開始了對生活的思索以及對生命意義的追問；伊凡·伊里奇在參透了「向死存在」的實存狀態的真理之後，終於從「沉淪」中解脫出來；伊凡·伊里奇領悟了人生的意義在於「對他人之愛的終極關懷」，並在其中保持了伊凡·伊里奇生命的尊嚴，伊凡·伊里奇也藉此獲得精神的重生。透過《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所傳達的生死觀，期能時時提醒吾人：我們都正在「死著」，因此要好好地「活著」。

關鍵字：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創造的詮釋學、生死觀、本真存在

A Study of the View of Life and Death of Tolstoy's "Ivan Ilyich's Death"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olstoy, a Russian novelist, philosopher, and political thinker, and to explore and examine his perspectives on life and death by "The Death of Ivan Ilyich," which is a unique insight into the events of life and death.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based on "Creative Hermeneutics" developed and constructed by Weixun Fu, which are divided into the actual meaning, implication, and pretense in order to analyze and synthesize Tolstoy's philosophy of life and death conveyed in "The Death of Ivan Ilyich."

Later generations regard "The Death of Ivan Ilyich" as "The Peak of Death Literature." In Ivan, Tolstoy created the "protagonist" as an ordinary judge who seems to be insignificant. However, before the death of the "protagonist," he is filled with the worldly, hypocritical and death-related fear of life. The description was shocking and thought-provoking. Based on Tolstoy's wisdom, it is the hope to bring modern people with inspiration on facing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and having the dialogue with the soul and the dialectical view of life and death.

This study utilized the text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deep meaning of "The Death of Ivan Illich" in order to represent the perspectives of lives on the death, in terms of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how to face the death.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Tolstoy's perspectives on life and death of "The Death of Ivan Ilyich" may be illustrated as the follow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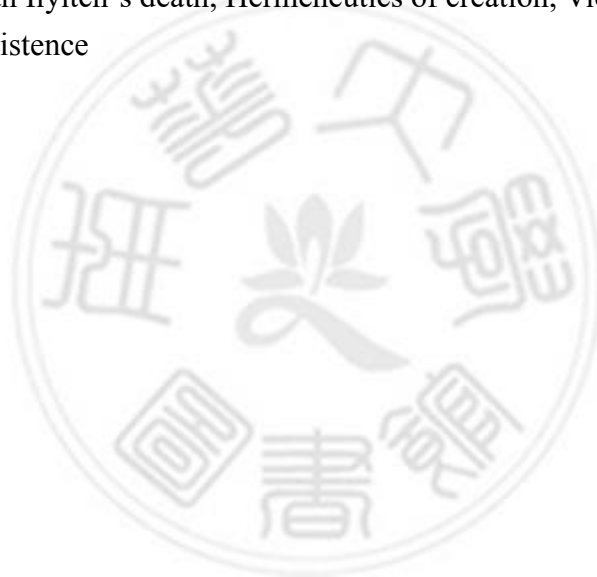
1. Fear of death and confusion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2. Tolstoy finally turned to religion in search of an answer to death.
3. Through his thoughts on the issue of death, Illich found his self through "love," and found the correct way of connecting himself with the world, and finally realized the sublimation of the soul in love.
4.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should not be sought from outside.
5. The process of Ivan Ilych's facing death presented the reflection on his life in the past, and the desire on the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Self Authenticity"
6. Throughout the continuous exploration, Ivan Ilyich saw the truth of the existence of life and death, and eventually realized the meaning of life at the time to bid farewell to life.
7. Exploring the dignity of death and the dignity of life

8. Death has a fundamental meaning for a person's real existence (real life). One must understand and expand his life from his awareness of death in order to truly maintain his freedom in his life.

9. Most people conceal from "death" and forget the existence of "death."

To sum up , in the face-to-face dialogue with the "Death , " Ivan Ilyich gradually awakened his self-awareness and began to think about life and question the meaning of life. Ivan Ilyich was finally freed from the "dispirited" after seeing the truth of the existence state of "towards the death." Ivan Ilyich realized that the meaning of life lies in "the ultimate care for the love of others" , and maintained the dignity of life to obtain a spiritual rebirth in this. Through the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conveyed in the text of the book "Death of Ivan Ilych , " we can frequently remind ourselves that we are all waiting for "death , " so we must "live" well.

Keywords: Tolstoy, Ivan Ilyitch's death, Hermeneutics of creation, View of life and death, Authentic existence



論《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

A Study of the View of Life and Death of Tolsty's "Ivan Ilyitch's Death"

目錄

摘要.....	I
Abstract	II
目錄.....	IV
表目錄.....	VI
壹、緒論.....	1
一、研究背景.....	1
二、研究動機.....	2
三、研究目的.....	4
四、研究問題.....	4
五、研究方法、步驟及程序.....	4
六、名詞界定.....	5
七、文獻回顧與探討.....	6
(一) 亞隆的人生的四大終極關懷.....	6
(二) 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	7
(三) 榮格的「原型」.....	13
(四)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的五個悲傷階段.....	18
貳、《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	19
一、實謂.....	19
(一)版本的確認.....	19
(二)第一段.....	20
(三)第二段.....	32
(四)第三段.....	43
(五)第四段.....	50
(六)第五段.....	58
(七)第六段.....	62
(八)第七段.....	65
(九)第八段.....	71
(十)第九段.....	80

(十一)第十段	83
(十二)第十一段	86
(十三)第十二段	90
(十四)情節分析	92
二、 意謂	93
(一)第一段	93
(二)第二段	94
(三)第三段	96
(四)第四段	96
(五)第五段	96
(六)第六段	96
(七)第七段	97
(八)第八段	97
(九)第九段	97
(十)第十段	97
(十一)第十一段	97
(十二)第十二段	97
(十三)小結	98
三、 蘊謂	99
叁、《伊凡·伊里奇之死》對於生死意義的創見與啟發	110
一、 《伊凡·伊里奇之死》對生命意義的影響	110
二、 《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生死觀的創謂	120
(一)「伊凡·伊里奇為什麼要活？」	120
(二)「伊凡·伊里奇如何活？」	120
(三)「伊凡·伊里奇為什麼要死？」	120
(四)「伊凡·伊里奇如何死？」	121
三、 《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對生命意義詮釋之影響	122
四、 《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中的生命意義與面對死亡	126
五、 在書籍文本中主角伊凡·伊里奇的身心靈狀態	129
肆、結論	131
一、 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生死觀對吾人生命意義詮釋有何影響？	131
二、 吾人如何覺察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生命意義與如何面對死亡？	131
三、 吾人如何透過《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生死觀發展更圓滿的身心靈狀態？	131
伍、研究限制與建議	134
一、 研究限制	134
二、 建議	134
參考文獻	135

表目錄

表一 心理社會發展論（人格發展論）	99
-------------------------	----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雖然人類的各個宗教、各國文化的其中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對「生命無常」的清晰認知，但是未經過教育或學習，「死亡」對個人來說仍是一個巨大的考驗，這是人類必須窮盡一生去面對的問題。然而面對「死亡」，沒有一種通用的「指導手冊」，我們在生命終結前的態度，即本研究想探究的「生死觀」，相當程度取決於我們的基因、學識及成長的經驗與體驗，某種程度也和我們的世界觀及價值觀有關。對於某些人來說，面對「死亡」這議題，會成了一件極端恐怖的事，可能是無法令人直視的噩運；但相反的，對於某些人來說，面對「死亡」這件事是再平常不過的事，除了坦然面對，還能夠拿「死亡」這事怎樣呢？雖然趨吉避凶、逃避死亡是所有生物的本能，但「死亡」所引起的憂心、恐懼和失落，卻是一個相當純粹的主觀問題。理查·貝利沃（Richard Beliveau）、丹尼斯·金格拉斯（Denis Gingras）即認為：

對於死亡引發的焦慮，人類的過往生活經驗有著重要的影響，但同時我們也有可能對這種恐懼稍加調整，透過人類被賦予的聰明才智來馴服無可避免的衰老過程，並減少對生命消逝給我們的消極影響。在這層意義上，阻止我們坦然接受死亡的一個最大問題，往往是因為我們對於生命及維持生命的機制不夠了解。當我們意識到維持生存是一個如此精細繁複又極端脆弱的過程時，或是真正理解生命發展到我們所見的這個階段需要跨過多少障礙，才能讓我們有機會活在這個世上時，我們就會對死亡有另一種反思。死亡不是反常的事件或是荒謬的結局；相反的，能夠好好活著才是奇蹟。死亡是生命得以演化的先決條件，正因為在人類出現之前有無數生物死亡，才讓我們今天得以行走坐臥於天地之間。而我們的死去，也能促使新生命的形成。一個沒有死亡的世界，注定會是一種死寂又僵化的狀態，既沒有實質性的進化空間，也不會有空間讓其他生物加入進來。對宇宙這個大舞台來說，有絕大部分的時間，我們不曾存在，而再過幾十年之後，我們也會再次消失，就像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一樣。如此一個短暫的時間裡，因緣際會的諸多因素配合，產生出了你我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的生命，只除了此生此世，過去從未出現，未來也不會再有！與其時刻籠罩在對死亡的恐懼之中，不如好好地想想要如何過好這短短的一生，歡度生命中難得的每一天，慶祝我們能有機會參與到這場難以想像的生命盛會。儘管最終會以死亡結束，但生命絕對是一場值得你去努力的經歷。¹，

「能夠好好活著才是奇蹟」、「儘管最終會以死亡結束，但生命絕對是一場值得你

¹ 理查·貝利沃(Richard Beliveau)、丹尼斯·金格拉斯(Denis Gingras)著，白紫陽譯：《談死亡》（台北：橡實文化出版，2016年），頁 255-256。

去努力的經歷」，是理查·貝利沃（Richard Beliveau）、丹尼斯·金格拉斯（Denis Gingras）在《談死亡》這本書最後所下的結語中的重點；我們都會死，那如何好好地活著？

而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這篇小說，被公認為死亡文學中的顛峰之作：

翻閱世界文學史，如果要找出最受尊敬，影響最深遠的作家，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無疑是其中之一。這位全方位寫作的文豪，無論在世或辭世後，「他留下的小說、劇本、論著到今天仍廣為全球的讀者所熱愛，其思想影響所及，一時無法估量。托翁的文學作品，探討生、死的主題可說不勝枚舉。中篇《伊凡·伊里奇之死》是他 58 歲時完成的傑作。本書描敘平凡的法院官吏伊凡·伊里奇罹患絕症後一步一步邁向死亡的心理過程。作者以白描的寫實手法，刻畫死亡猙獰、冷酷的陰影，其逼真、細膩已達到出神入化、爐火純青之境，被公認為死亡文學中的顛峰之作。托翁的作品不但帶給我們感動，也引導每一個人去思考人生的真諦、生命意義的內蘊。²

因此，以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來探究作者想表達與傳遞的生死觀：「我們都會死，那如何好好地活著？」是為本研究的研究背景。

二、研究動機

鑫光電董事長馬維欣因為她的父親馬志玲（元大集團創辦人，罹患阿茲海默症迄今已有 10 幾年時間，馬志玲從金融界的強人已逐漸變成生活無法自理的失智老人）的病讓她重新排序她的人生，她表示：如果說人生的上半場是在「追求速度」；那在人生的下半場，她會更「追求意義」。將時間花在真正「有意義的事」上。不止是對自己家庭「有意義的事」，還包括對這個社會「有意義的事」。³而這「有意義的事」正是吾人應有的生死觀。當代，不僅只於馬維欣女士對於追求人生有義意的事所覺悟，作家龍應台女士在她的著作中也透露這樣的訊息：

《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是龍應台花一年半內寫出的書，新書發表會在 2018 年 4 月 24 日，「美君」是龍應台的母親，開始患有失智症至今，已經經過了十八個年頭。今週刊撰文記者陳亭均寫道：

「台灣的人口結構正急劇轉變，當年歷經戰亂的一代逐漸凋零，而「戰後嬰兒潮」的世代，年華也逐漸老去，2026 年，台灣就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在這樣的隘口，衰老與死亡的課題，離每個人的生命都越來越近，作家龍應台正目送

² 托爾斯泰著，許海燕譯：《伊凡·伊里奇之死》（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 年），封底介紹。

³ 沈瑜，〈從金融強人變失智老人！元大馬志玲不為人知的故事〉，2018 年 8 月 10 日遠見雜誌。
<https://www.gvm.com.tw/article.html?id=45489>，2018 年 8 月 13 日檢索。

著母親，陪伴她走完最後的這段路。」⁴

龍應台在自己新書《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發表會中說：「我無法告訴年輕人該如何如何，但我想，該說的是從小開始，就要去學習生命是什麼，學習如何帶著覺悟過日子。」，「我們的社會對於『生』有很多期待和作為，但對於老、病、死卻學習太少」⁵

然托爾斯泰在其《伊凡·伊里奇之死》一書中，確實也蘊含著現代人藉其文字能夠體悟到的生死意義：

這事是發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而不是發生在他身上，他是不應該發生、也決不會發生這樣的事的。……作了這樣一番推斷之後，彼得·伊凡諾維奇放下心來，開始饒有興趣地詢問伊凡·伊里奇臨終時的種種細節，彷彿死亡只是一種例外，它只可能發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而完全不可能發生在他身上。⁶

「這是上帝的意志。我們都要到那兒去的，」格拉西姆說。⁷

當神父來了，並聽了他的懺悔以後，他的心才輕鬆了些，他彷彿擺脫了自己的疑惑，感到一陣輕鬆，痛苦也似乎因此而減輕了，剎那間，他感到了一線希望。他又開始想到盲腸以及使它恢復正常的可能性。他兩眼含著淚水領了聖餐。領完聖餐以後，他們扶著他躺下，他暫時感到一陣輕鬆，生的希望又出現了。他想起了他們建議他動手術的事。「活，我想活。」⁸

故本研究，期望透過《伊凡·伊里奇之死》一書所建構出的場景和訊息，讓我們能從內心模擬與體驗「死亡」所帶來的省思，來重新建構目前我們所追求的人、事、物的價值感和價值觀是否正確與值得？對於死亡引發的焦慮，思索著可否藉由影片、文章、小說等故事情節，讓我們不用親自體驗與面對時，就提早接觸，在心理與認知上進行對「死亡」恐懼的「減敏治療⁹」過程，

⁴ 陳亭均，〈龍應台：生命這堂課，我太晚開始學習了〉，《今周刊》2018年4月24日。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54769/post/201804240042/%E9%BE%8D%E6%87%89%E5%8F%B0%EF%BC%9A%E7%94%9F%E5%91%BD%E9%80%99%E5%A0%82%E8%AA%B2%EF%BC%8C%E6%88%91%E5%A4%AA%E6%99%9A%E9%96%8B%E5%A7%8B%E5%AD%B8%E7%BF%92%E4,%BA%86>，2018年8月15日檢索。

⁵ 同前註。

⁶ 同註2，頁37。

⁷ 同註2，頁40。

⁸ 同註2，頁132。

⁹ 洪志興：〈減敏治療--改變過敏體質的方法〉，《高醫醫訊月刊》第27卷第5期(2007年10月)，
<http://www.kmuh.org.tw/www/kmcj/data/9610/6.htm>，2018年8月15日檢索。此文提到：減敏治療，在可以找到明確的過敏原下，把過敏原打入體內，讓病人自己培養出對抗過敏原的抗體，使體內免疫反應逐漸改變，藉以減低敏感度，有時也稱「免疫療法」。

三、研究目的

為了解當代的人們面對所謂的嚴峻考驗是什麼？並有助其能夠放開心胸來談論死亡，進而理解死亡是根本無可迴避之外，更從無可迴避的觀點，進而享受目前非常珍貴生命的每一瞬間，因此本研究從理解死亡、用心生活，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¹⁰來開顯吾人面對死亡的本真意義；自榮格的「原型」¹¹解析伊凡伊里奇面對死亡的心理態度與潛意識；以亞隆¹²的人生的四大終極關懷：死亡、自由（包括意志的選譯和因自由而有的責任）、孤獨、人生的意義（或，無意義），來分析伊凡伊里奇的人際關係和存在心理；並透過傅偉勳先生的「創造的詮釋學」，從「實謂」、「意謂」、「蘊謂」、「當謂」和「創謂」來剖析《伊凡·伊里奇之死》文本對生死的觀點是為本研究的研究目的。

四、研究問題

承上，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設定有三：

- (一).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對生命意義詮釋有何影響？
- (二).如何覺察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命意義與面對死亡？
- (三).如何透過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發展更圓滿的身心靈狀態？

五、研究方法、步驟及程序

依據唐佳琳在《奧修生死觀研究——兼論其靜心與心理治療關係》¹³，及施淑真在《亞隆存在心理治療與夢境運用之研究》¹⁴的研究方法中皆提及傅偉勳先生的「創造的詮釋學」確實可以運用在書籍文本的創造詮釋。

傅偉勳先生所創的「創造的詮釋學」不只可為方法論，而且還可有具體的實踐方法，故適用於本文《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本研究即以傅偉勳先生的「創造的詮釋學」¹⁵，以人文研究法來剖析《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創造詮釋學分五層辯證的詮釋步驟，本研究在運用上，譬如筆者收集本研究題目之中譯文本，以客觀角度還原出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實際上說了什麼（實謂），忠於原貌對文本逐一進行分析與詮釋；由於《伊凡·伊里奇之死》文本為譯本，譯者是否於翻譯時，有無偏離托爾斯泰原意、增減托爾斯泰詮釋的情形無從得知，因此為避免此種情況，將

¹⁰ 陳榮華：《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三版）》，（國立臺大出版中心，2017）。

¹¹ 阪本未明編著，簡美娟、廖舜茹譯：《漫畫榮格：心靈體驗和深層心理學》，（台北：臺灣先智，2001年），頁123。

¹² 歐文·亞隆(Irving D. Yalom)，易之新譯：《存在心理治療(上)-死亡》，（張老師文化，2003年）。

¹³ 唐佳琳：《奧修生死觀研究——兼論其靜心與心理治療關係》（嘉義：南華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頁6提及：「**創造的詮釋學**是可以透過理論與應用實踐來雙重辯證，且不限於在方法論層次，甚至更能夠有具體的實踐方法。在方法的實踐上，如傅偉勳先生示範的文獻，可針對一本書、特定主題或觀念學術史的詮釋。」

¹⁴ 施淑真：《亞隆存在心理治療與夢境運用之研究》（嘉義：南華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頁8-10。

¹⁵ 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頁1-46。

透過對《伊凡·伊里奇之死》背景與整體脈絡分析、歸納整理及釐清是否有矛盾訊息等整理，客觀地找出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之生死觀思想原意（意謂）；接著，再輔以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研究者對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生死觀思想詮釋的相關文獻，以及學者前輩之生死觀評論文獻，來探討與詮釋出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生死觀思想之可能蘊涵（蘊謂）；在歷經上述傅偉勳先生的「創造的詮釋學」前三層次步驟的探討後，由筆者從中詮釋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所述內容裡更深層與根本生死觀義理（當謂）；最後，筆者進行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生死觀思考與討論，由筆者的知識背景來論述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之生死觀理念，以及如何能在當今時空背景下運行；同時，面對其他研究者對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生死觀的評論與其他研究者對生死觀未解決的思想課題，提出筆者認為的《伊凡·伊里奇之死》生死觀（創謂）。

而本研究在傅偉勳先生的「創造的詮釋學」五層次上的呈現方式為：「實謂」以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文本之引文；「意謂」以「意即」或「意指」等解釋原意；「蘊謂」則為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生死觀文獻之引文；「當謂」為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生死觀更深之義理闡述；「創謂」則以「筆者認為」表示之；本研究以傅偉勳先生的「創造的詮釋學」五層次的分析方法與步驟，從中詮釋與建構出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生死觀，以達成本研究之目的。

六、名詞界定

1. 創造的詮釋學：本研究所提及之「創造的詮釋學」，為傅偉勳先生發展建構的實謂、意謂、蘊謂、當謂及創謂五層次的「創造的詮釋學」。
2. 生死觀（View of Life and Death）：傅偉勳先生認為生死學有廣義和狹義兩種，本文的生死觀定義建立在傅偉勳先生的狹義生死學基礎上而立論的，即「關涉到環繞著個體的生與死及其相關性問題或課題的觀點」。如唐佳琳觀點：

傅偉勳先生的生死學有廣義狹義兩種，廣義的生死學包含面向眾多，包含生死禮俗、社會實務的建立，如殯葬等議題，甚至傅偉勳先生所重視的臨終關懷等實務層次都包含在內，但這並非本文所要討論的。本文的生死觀主要以傅偉勳先生的狹義生死學為主，以個體的生死相關性問題為主，以生命的意義和死亡的價值、態度為主要研究討論的主題。這樣的生死觀意義，是人對生命與死亡本質的根本看法，是對世界觀與人生觀的構成，這皆與自身對於生命體驗與生活文化的養成息息相關，人會形成其獨特的生死觀點與態度，這也會直接影響面對生命變化時所反應之行為。¹⁶

¹⁶ 同註 13，頁 5。

3. 死亡：理查·貝利沃（Richard Beliveau）、丹尼斯·金格拉斯（Denis Gingras）認為死亡發生的原因分成四大類：病理致死、受感染致死、重創致死和毒素侵襲器官致死。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致死原因分成四大類：(1) 病理致死（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遺傳性疾病及其他）；(2) 受病毒、細菌、原生生物感染致死（流感、結核病、瘧疾、愛滋病）；(3) 重創致死（創傷、槍擊或刀械刺殺等）；(4) 由各種毒素侵襲器官致死（見圖 1）。因此，即便每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即便導致生命終結的環境條件都各不相同，但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死亡本身仍然是一個相對簡單的現象。不管是因為疾病、感染、創傷或毒素致死，從根本上來說都會得出同一個結果：器官維持生命的功能由於缺氧而導致生理性停擺。¹⁷

本研究所提及之死亡，是除生物性死亡外，亦包括腦死（大腦無法進行思考、與同類進行溝通、表達情感等）的情況。

七、文獻回顧與探討

依據本研究的目的，為了解當代的人們面對所謂的嚴峻考驗是什麼？並有助其能夠放開心胸來談論死亡，進而理解死亡是根本無可迴避之外，更從無可迴避，進而懂得享受目前非常珍貴生命的每一瞬間，因此接下來將針對亞隆的人生的四大終極關懷、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榮格的「原型」，以及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的五個悲傷階段進行文獻的回顧與探討，以釐清運用於創造詮釋分析時將運用之理論及觀點。

(一). 亞隆的人生的四大終極關懷

存在主義治療大師歐文·亞隆 (Irving D. Yalom)提及人們有四項終極關懷，也就是人生的四大終極關懷 (ultimate concerns)：死亡、自由（包括意志的選擇和因自由而有的責任）、孤獨、人生的意義（無意義）。在歐文·亞隆(Irving D. Yalom)的《存在心理治療(上)-死亡》一書中即談到：

終極關懷包含四個層面，死亡 (death)、自由 (freedom)、孤獨 (isolation) 與無意義 (meaninglessness)。

1. 死亡：負向概念，包含個體擔心生命的終結（結束、毀滅與消滅）；而正向的概念，包含了因時間的有限性而對死亡有所覺察與更珍惜生命。
2. 自由：負向概念，包含個體逃避責任和選擇、不願為自己的生活與改變負起責

¹⁷ 同註 1，頁 16。

任，與推卸責任；而正向的概念，包含個體願意面對自己應負的責任、為自己選擇和決定，與承擔責任等。

3. 孤獨：負向概念，包含面臨死亡的孤獨、為自己創造未來的孤單害怕，與面對分離所產生的焦慮；而正向的概念，包含個體可以坦然的面對死亡孤單的感覺、承受為自己決定時的孤獨與了解成長時所需面臨個體化的孤獨。
4. 無意義：負向概念，包含個體對生命感到未知、迷茫與逃避；而正向的概念，包含個體了解人有追求意義的動機，雖意義本身沒有可依循的脈絡，唯有藉著自身的選擇與決定，來創造屬於自己的生命意義。¹⁸

「存在心理治療」的基本觀點即是認為，人生除了一些會讓人絕望的因素以外，人還會因為不免要面對的處境，即人對自身存在的質疑，或也可以說是「存在的既定事實」，而感到痛苦。亦即，除了個體生命所會遭遇到的人生挫折以外，和「存在心理治療」息息相關的終極關懷或「存在的既定事實」有四點：死亡、孤獨、生命意義和自由。¹⁹

覃宇在《存在主義的生死觀研究》²⁰中也認為歐文亞隆的生死觀為：「除了要覺察死亡的恐懼外，若要克服死亡的恐懼，則需要在正視死亡的前提下追求充實的意義，並且落實到每天的工作當中。」他也分析歐文亞隆的生死觀大致的輪廓為：

1. 覺察死亡的恐懼。
2. 追求充實的意義，來克服死亡的恐懼。
3. 但是意義的充實並非逃避死亡，而是立基於正視死亡的前提之下，所做的超越。
4. 意義的充實是要落實到日日都要進行的工作中。²¹

承上，因此本研究將以亞隆(Irving D. Yalom)的存在主義的四個終極關懷或稱「存在的既定事實」，來解析《伊凡·伊里奇之死》所要傳達的生死觀。

(二). 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²²

存有是 Being，Being 是 to be 的名詞²³，我們都說我們是「活著」，但是海德格認為我們其實是在「死著」。

¹⁸ 陳慧融、陳志賢、丁原郁：〈大學生終極關懷、因應行為與憂鬱傾向之關係研究〉，《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2016 第 29 期)，頁 64-65。

¹⁹ 同註 12，頁 37。

²⁰ 覃宇：《存在主義的生死觀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2013 年)。

²¹ 同前註，頁 239。

²² 同註 10。

²³ 同前註，頁 3。

此有似乎可以理解別的此有的死亡。因此，當此有無法理解自己的死亡時，或許可以經由理解例人的死亡來得到對死亡的理解，由此得到它的整體。但海德格指出，無論我們如何觀察，都不能理解別人的死亡。²⁴

當人活著時，他也是「死著」(sterben, dying)。在中文，我們通常只說「活著」，很少說「死著」，但其實每個人都是「死著」。一旦我們發現自己是「死著」，當時的「死著」緊緊壓迫我們的存在，讓我們深切感到它是屬於自己的。只是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往往沒有注意它而已。在德文，海德格常使用「das Sterben」一詞，英文翻譯為「dying (死著)」。²⁵

我們都活在現實社會的價值觀所制約著，包括伊凡·伊里奇也是一樣，但是當伊凡·伊里奇面對死亡時，才發現社會（人人）的價值觀好像並不是如此的重要。

陳榮華在〈海德格《時間與存有》的本真(Authentic)與非本真存在(Inauthentic Existence)〉乙文中便提到：

我們若要從非本真存在轉化成本真存在，首先需要制止自己接受「人人」的支配。然而，日常生活中的人卻往往不自知他在「人人」的支配下，他早已被「人人」誤導，相信他是自己的主人。海德格認為，假若要擺脫「人人」，我們本身必需有一個機制，它能喚醒我們，讓我們知道「人人」正在支配我們，並且要求自己正視自己的存有。並於這個機制，海德格稱之為良知（Gewissen, conscience）。²⁶

妨礙人達致本真存在的因素，指出它們是由於開顯性結構的錯誤運用，形成「閒聊」(idle talk)、「好奇」(curiosity)和「歧義性」(ambiguity)三個現象。海德格認為，這三個現象構成人的沈淪(falling)，由此誤解存有的意義。²⁷

人能達致本真存在的條件，它們是「良知」、「死亡」和「決斷」。根據海德格，人要聆聽良知的呼喚，才能抗拒沈淪的誘惑，轉向到自己的存有去。他發現他的存有是在死亡中，而死亡彷彿打開了他的存有整體，讓他能無蔽地到達他的存有。在他的整體中，人明白他必需決斷地堅持自己的開顯性，才能本真理解

²⁴ 同前註，頁 202。

²⁵ 同前註，頁 205。

²⁶ 陳榮華：〈海德格《時間與存有》的本真(Authentic)與非本真存在(Inauthentic Existence)〉，《哲學與文化》第 35 卷 1 期 (2008 年 1 月)，頁 62。

²⁷ 同前註，頁 57。

他的存有，這樣，當人在決斷中堅持自己的開顯性時，他達致他的本真存在。²⁸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存在方式會有以下的三個性格。一、差距性 (distantiality) ……。二、屈從性 (subjection) ……。三、平均性 (averageness) ……。²⁹

當沉淪在「人人」的指導中，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沉淪的，也不知道自己被「人人」所支配，我們還以為在這裡的是「我」——一個自我主宰的「我」，因為「人人」是在隱藏和偽裝中支配我們的。於是，假若我們能從「人人」的支配中超越出來，恢復自己的本真存在，則在我們的存有中，必須能發出一個可能性，讓沉淪中的「人人自我」(das Man-selbst, they-self) 能體證到本真自我。這個使我們體證自己的可能性，海德格稱為「良知」(Gewissen, conscience)。良知似乎來自我們存有的深處，觸動我們，促使我們體證自己的存有。海德格認為，良知要求此有抗拒「人人」的支配，讓它被個人化，面對自己的存有，則當時的感受當然是怖慄了。³⁰

陳榮華依據海德格的觀點，認為日常生活中的吾人，往往不自知被「人人」的支配下，並以「差距性」、「屈從性」、「平均性」的方式生活著；而妨礙吾人達到本真存在的因素有「閒聊」(idle talk)、「好奇」(curiosity) 和「歧義性」(ambiguity) 三個現象，人們就這樣子地「沈淪」著；而人們能達到本真存在的條件有「良知」、「死亡」和「決斷」，在日常生活中，「人人」在隱藏和偽裝之中支配著我們，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機制來喚醒我們，並於這個機制，海德格稱之為「良知」。

吾人要真切的瞭解死亡的真義，死亡的本真意義不是事件，而是存在方式，死亡是和自己息息相關的，和別人無關，而且是確定的且不能刪除，更重要的是不可預測與預料死亡發生的時間。

總結以上對死亡的本真意義的分析，我們指出，死亡不是將發生在此有身上的事件，它是指此有的存在方式，亦即，此有是死著的。死亡就在當前壓迫此有，使它開顯出這是一個最為自己的、與別人毫不相關的、確定的、不能刪除的和不可預料的可能性。³¹

如果吾人要彰顯死亡的本真意義，就必須理解死亡的可能性，並忍受和承擔死亡的不可預測性，嘗試著發掘我們真正想要過的生活，及成為想成為本真存在的人的話，吾人必須參與我們的死亡。

²⁸ 同前註，頁 57。

²⁹ 同前註，頁 60-62。

³⁰ 同前註，頁 227。

³¹ 同前註，頁 218。

要開顯死亡的本真意義，必須徹底將死亡當作可能性，不能參雜絲毫現實性的性格。要理解死亡為純粹的可能性、培育它為可能性，忍受和承擔死亡的可能性，此有必須它的存在裡，參與在死亡中。海德格認為此有往著死亡這個可能性，就是「參與」(Vorlaufen, anticipation) 在它之中。³²

而「生死觀」相當於就是海德格所說的「良知」，可以讓我們真正的去理解死亡，進而面對死亡。所以，陳榮華也認為：

以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若我們指出，我們的存有是有眼睛的，這僅表示我們的存有可以看到事物，但並不保證實際上一定看見事物。如果我們的眼睛永不張開，則雖有看見事物的可能生，但實際上卻永遠無法看見。因此，若要保證我們的眼睛能夠實際上看見事物，則我們的存有還需有一個機制，它能實際上打開眼睛。同理，若我們要保證能實際上參與死亡中，以得到本真存在，則我們的存有還需有一個機制，驅使我們實際參與死亡中。這個機制，海德格稱為「良知」(Gewissen, conscience)。³³

良知是一種呼喚，但呼喚必須有呼喚者 (Rufer, caller)。對於良知的呼喚者，不能視之為手前存有者，否則此有便成為手前存有者了。我們不能追問它的名稱、地位、來源和聲望等，因為這些都是手前的性質。並且，既然良知呼喚我們掙脫「人人」的約束，則它的呼喚者當然不能以「人人」的觀點去理解。我們只能「獨自」回到自己的存有中，由良知的生起處理解它的呼喚者。³⁴

人被丟擲到這裡時，他是被丟擲為存在的，因此，他或多或少理解自己的存在性。換言之，他總是開顯自己的本真存在，這是人的事實性。當人在本真的存在裡，他擺脫「人人」的指導，獨自承擔自己的存在，所以他感到怖慄。然而，怖慄往往又使他逃避到「人人」中，接受它的誘惑而存在，只要按照「人人」的指導，就可以安全地存在下去。³⁵

李志成則在《海德格生存論的死亡探問》乙文提到：「海德格所主張：「死亡首先給出存有的意義」。³⁶然而覃宇³⁷則認為海德格不同於一般人的看法在於死亡與責任，他的觀點在於：

³² 同前註，頁 220-221。

³³ 同前註，頁 224。

³⁴ 同前註，頁 231。

³⁵ 同前註，頁 232。

³⁶ 李志成：〈海德格生存論的死亡探問〉，《空大人文學報》2017 年第 26 期，頁 91。

³⁷ 同註 20。

死亡是存在最大的極限，因為死亡是自己必須面對最純然的事件，「人家絕對無法替自己死，因此、面對死亡會使自己從「他人」的推瑟中回到要面對自我，而面對自我的方式就是打起自己存在的責任。³⁸

若是在一般面對死亡的想法看來，反正人生都要死，又何必在乎這麼多呢！最好是繼續醉生夢死吧，例如最極端的例子是中國俗諺：「臨死也要拉個墊背的。但是海德格哲學並不這樣認為，正是因為我面對死亡，所以我要清醒、我要清醒地回到本真的存有。為何海德格思想與一般俗人看法不同呢？我認為其機制正是在於海德格哲學中的「責任概念」。³⁹

在本真自我的行動中，可以把本真自我的本性圓滿呈現出來，使自己成為圓滿的本真存在。然而，人從他本身的「要擁有良知」，如何才能圓滿完成他的本真存在呢？關於這點，我們要說明海德格的另一個相當困難的概念：「決斷（resolution）」。⁴⁰

在《存有與時間》，海德格用非常深奧難懂的語言來說明決斷，讀者難以理解，本文改用較易懂的文字來作說明。對於海德格，本真存在是指人在他的存在中，一方面抗拒「人人」的支配，另一方面回到他自己的存在中，理解他的存在是屬於他自己的，而且堅持繼續深入理解他自己，不致再陷於「人人」的誘惑裡。但是，由於日常生活的人早已在「人人」之中，接受了它的支配，所以，若要抗拒「人人」，人需要良知的呼喚，讓他能夠體證自己的存在。可是，人若要得到和完成良知，他的存有必須向良知開放，並且也能堅持跟隨良知，繼續深入理解它，以成為圓滿的本真存在。基本上，這就是他所說的「要擁有良知」的意義。但是，這個向良知開放的存有一定是抗拒「人人」的支配之本真自我，而且，它在本性上又必須持續和堅持向良知開放。它不可能僅是隨機或短暫地開放它自己，否則，當良知的呼喚突然來臨時，它可能聆聽不到了；或即使他聽到了，也無法堅持跟隨它指出的方向。對於人的存有向良知持續和堅持的開放性，就是海德格所說的決斷。⁴¹

從行動的觀點而言，無論海德格的本真存在和非本真存在，都是由行動形成的。從存有學的觀點而言，人的存有具備本真存在和非本真存在的結構。本真存在的結構是指，人具有良知，也有決斷，只要他根據這兩個結構來行動，則他成為本真存在；另一方面，人的存有具有「人人」的結構，使他總是在「人人」的誘惑中，只要他忽略良知和決斷，接受「人人」的支配而行動，則他成為非本真存在。從意義的觀點而言，非本真存在封閉在「人人」而給與的意義

³⁸ 同前註，頁 118。

³⁹ 同前註，頁 119。

⁴⁰ 同註 10，頁 65。

⁴¹ 同前註，頁 66。

裡，無法突破以得到新的意義，但本真存在擺脫「人人」的支配，根據個人的獨特性去理解自己和其他事物，因此可以得到新的意義。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海德格，行動不是一種手段，用以完成行動者的目的。反而，行動是一種理解，甚至可以理解存有，獲得存有的新意義，這是說，若人接受「人人」的支配，在「差距性」、「屈從性」和「平均性」的性格下行動，則無論對他自己和事物，他的理解都是非本真的，換言之，理解就是誤解；相反的，若人接受良知的呼喚，根據良知的指導以決斷自己的行動，則他能抗拒「人人」的意見，在自己的行動中，本真理解自己和事物的存有。由此可見，行動不是沒有理論性的實踐。相反，在海德格，理論與實踐並不對立，它們是合一的，這是說，沒有理論性的知識不是由行動性的實踐中獲得；沒有行動性的實踐是沒有理論性的知識的。這呼應了本文首段中，海德格對行動的主張。⁴²

當此有在日常生活被「人人」支配時，它明顯性中的言談成為道聽途說的「閒聊」(Gerede, idle talk)，理解成為膚淺的「好奇」(Neugier, curiosity)。在這兩個方式下，此有所理解的每個事物，皆有多種飄忽不定的意義。在各種不確定意義下的存在方式，海德格稱為「歧義」(Zweideutigkeit, ambiguity)。由於對此有而言，各事物有多種飄忽不定的意義，故它繼續以閒聊和好奇去進一步理解它們。這樣，此有不再正視自己的存有，只不斷追逐世界中之物。這似乎是此有從自己的存有，沉淪到世界中之物去，這稱為「沉淪」(Verfallen, falling)。⁴³

李志成依據海德格的觀點進行詮釋，認為面對死亡會使人面對自我，他認為「責任概念」是海德格思想的特點，而本真自我的行動必須要靠「決斷」來完成；李志成解析海德格的「本真存在」是指：「人在他的存在中，一方面抗拒「人人」的支配，另一方面回到他自己的存在中，理解他的存在是屬於他自己的，而且堅持繼續深入理解他自己，不致再陷於「人人」的誘惑裡。」，另外無論海德格的「本真存在」和「非本真存在」，都是由行動所形成的。吾人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人」所支配時，「閒聊」「好奇」的模式就會出現。在「閒聊」「好奇」這兩個模式下，此有所理解的每個事物，就都會有多種飄忽不定的意義，這就是「歧義」；這種不再正視自己的存有，以「歧義」的方式活著，海德格稱之為「沉淪」。可見，海德格認為此有在日常生活中以「閒聊」(Gerede, idle talk)、「好奇」(Neugier, curiosity)、「歧義」(Zweideutigkeit, ambiguity)的存在方式沈淪(Verfallen, falling)著，而李志成在《海德格生存論的死亡探問》文章中認為是死亡首先給出存有的意義，而覃宇則認為海德格跟一般人的看法不同是在於死亡與責任；而陳榮華則認為人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人」支配，過著非本真存在的生活；研究者透過這些引文認為吾人唯有透過死亡事件的接觸、領悟、感動、驚嚇或是生死學教育，才能從非本真存在走向本真存在。這些概念

⁴² 同前註，頁 67-68。

⁴³ 同前註，頁 151。

和觀念對本研究而言，將是解析生死觀時重要的理論基礎。

(三). 榮格的「原型」

榮格在他的著作《榮格論心理類型 (Psychologische Typen)》中說明了「原型」的定義：「自古以來，人類行動的先天性質被稱為「本能」，而人類心理學掌握客體的習慣和方式就是我所謂的「原型」(Archetypus)。」⁴⁴

原型是一種象徵性公式，而且這四處發揮作用，不是在意識概念尚未存在的地方，就是在意識概念基於種種內在或外在的原因而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地方。這些集體無意識的內容在意識裡，會以顯著的傾向和觀點表現出來。個體通常會認為，這些傾向和觀點受制於客體，但這卻是錯誤的看法，因為，它們畢竟來自於心理的無意識結構，只不過是被客體的影響所喚起罷了！這些主觀的傾向和觀點其實比客體的影響更強烈，由於它們具有較高度的心理價值，所以，還超越了一切的印象。就像內傾者無法理解客體總是發揮決定性作用一樣，外傾者也始終對主觀觀點得以凌駕於客觀情況感到困惑，而不可避免地認為，內傾者就是自負的利己主義者或教條主義的狂落者。此外，外傾者還假設，內傾者會受到無意識的權力情結的影響。由於內傾者本身某些特定的、強烈概括化的表達方式往往會讓人們覺得，他們似乎一開始就把其他的意見排除在外，因此，便進一步強化了外傾者對於他們的偏見。內傾者在先驗上凌駕於客觀事物的主觀判斷的堅決性和固執性，就足以給人們留下強烈的自我中心的印象。內傾者大多提不出確實的論據來駁斥這樣的偏見，因為，他們不明白本身的主觀判斷或主觀察覺的無意識前提，但卻知道那些絕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前提。他們以合乎時代風格的方式，往意識的外部而非往意識的背後進行探索。如果他們患有精神官能症，他們的無意識裡的自我與本我或多或少會具有同一性。本質我會因為與自我的同一性而完全失去重要性，而自我反而因此大幅取得了重要性。然後，主觀因素那種確切的，決定世界的權力會被迫進入自我當中，而造成個體過度的權力需求以及可笑的自我中心。每一種把人類的本質結於無意識的權力驅力的心理學，都是以這個機制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以哲學家尼采為例，他在許多方面缺乏品味，其實可以歸咎於本身意識的主體化。⁴⁵

榮格將自己的時理學理論稱作「分析心理學」……但是許多作者與心理學家都發現「原型心理學」一詞則似乎便為貼切，而且它點出了也許是分析心理學中最根本、最特殊的概念，也就是集體無意識的原型。……「原型」一詞並非榮格所創。……榮格的獨特貢獻在於將其運用到與當代人相關的心理學上。對他來說，

⁴⁴ 卡爾·榮格 (C. G. Jung) 著，莊仲黎譯：《榮格論心理類型 (Psychologische Typen)》(台北：商周出版，2017年) 頁 430-431。

⁴⁵ 同前註，頁 431-432。

原型是「理解的典型方式」(《全集》第八卷，第 137 頁)，即是作為人類一份子所共同具有的心理認知與理解的模式。⁴⁶

榮格認為，無意識不僅僅貯藏著被壓的個人記憶與被遺忘的個人經歷，而且包含著兩個分或層面。第一個層面，即他所謂的個人無意識，……無意識的這個層面儲存了有關個人曾經歷、思考、感受或知曉過的各種事物的記憶。因為受到壓抑或者遺忘，它們的存在已經不再被意識到了。然而在運用他的原型理論解釋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之間心理作用與心理形象上的相近之處時，榮格構想出無意識的最二個層面，即其所謂的集體無意識。無意識的這個層面包含著為人類所共有的心理知見的基本架構，即原型。由於集體無意識屬於原型經驗的範圍，榮格認為，與個人無意識相比，集體無意識的層次更深，因而意義也更重大。能覺知到集體無意識的形象及運作，可以使人接觸到人類根本的經驗與知識。於是在榮格眼中，集體無意識是心靈運作、人格完美和內在轉變的終極源泉。⁴⁷

Robert H. Hopcke⁴⁸在《A Guided Tour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中整理出榮格的原型如下：

1. 自我 (Ego)

對於榮格來說，自我是一種情結，一個參雜情感的自身表象集合，既包括意識層次，又包括無意識層面；既是個體的，又是集體的。要言之（或許太過簡化），自我是人對自己的看法，以及隨之產生的有意識和無意識感情。⁴⁹

2. 陰影 (Shadow)

正如任何亮光總會投下陰影一樣，自我意識之光也會在人的個性之中投下一個陰影。這一陰影與自我的力量和潛力的關係，同膠卷底片和照片的關係一樣。⁵⁰

3. 面具 (Persona)

榮格將面具視作心理上具有集體性格的部分，這是由於面具的形成與功用都與外部世界的社會現實休戚與共。榮格決不主張打碎面具，而是認其為個性之中

⁴⁶ Robert H. Hopcke 著，蔣韜譯：《導讀榮格(A Guided Tour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台北：立緒文化，1997 年)，頁 2。

⁴⁷ 同前註，頁 3。

⁴⁸ 同前註，頁 16-133。

⁴⁹ 同前註，頁 76。

⁵⁰ 同前註，頁 81。

的一個關鍵部分，猶如一個容器那樣將個體的內在自我保護起來。⁵¹

4. 阿尼瑪、阿尼姆斯 (Anima/Animus)

由於這些存在於無意識和日常經驗之中的次生人格(sub-personalities)似乎為一種普遍現象，榮格便將它們視作集體無意識中的原型。他稱男人的女性一面為阿尼瑪(anima)，即拉丁語中的靈魂一詞，而稱女人的男性一面為阿尼姆斯(animus)，即男性之魂。榮格將這一對稱作性異原型(contrasexual archetype)，以揭示在個人心靈之中由異性形象所代表的阿尼瑪和阿尼姆斯，是如何以認識和行為的方式運作的。榮格注意到由於存在於無意識之中，阿尼瑪和阿尼姆斯所代表的女性和男性，沒有得到普遍應有的發展，也正因此，榮格有時將阿尼瑪稱為男人的虛陰(inferior femininity)，阿尼姆斯稱為女人的虛陽(inferior masculinity)，而虛(inferior)一詞在這裡有兩層含意：一是指其存在於個人意識個性之下，二是謂其運作不良。⁵²

5. 本我 (Self)

在榮格看來，個體自我情結的存在不僅與心靈之後的其它情結休戚相關，而且其穩定與發展的源泉是那個以原型作為基礎，更宏大、更完美的人性。他稱這種人性完美的原型為本我。⁵³

6. 母親 (Mother)

榮格探究男人和女人與母親原型的不同關係，並觀察男女心理活動的各種狀態，無論是陷入原型形象群而難以自拔，抑或是與之維持相當的距離。這個原型形象群便是我們內心的母體。榮格對這些材料所作的心理學研究，根本上是圍繞著母親的原始象徵及其許多特性與種種關係進行的，例如：生育世界的冥府地母(Earth Mothers)，以包容一切的偉力支撐並引導世界的天母(Sky Mothers)，哺育世界、供養生靈的生育女神(Fertility Goddesses)以及吞噬、掠奪、強取和限制生命運動的黑暗之母(Dark Mother)。世界各種文化之中所蘊含著的大量形象，足以說明這一原型普遍地存在於人類生活之中，並處於非常重要的位置，但這也使榮格論母親的著述顯得玄奧艱澀。由於母體是一切之源，因此所有的心理活動也同樣是發端於母親原型。這樣，如果讀者想要避免在形形色色的象徵形象之中迷失方向，便有必要在閱讀這些作品之前，先了解榮格所採用的各種方法。這一要求與母親原型在個體化進程中對人們提出的挑戰相似：即如何能在了解母親原型的同時又

⁵¹ 同前註，頁 87。

⁵² 同前註，頁 91。

⁵³ 同前註，頁 96。

不迷失在孩童的幼稚與嬰兒般的希冀之中，如何能發掘母體之中的巨大財富，却又不在此過程中以犧牲自己為代價，如何接受母體的滋養和哺育却又同時保持我們自身的自主性與獨立性。⁵⁴

7. 父親 (Father)

所羅致的參考之作展示了榮格著作中這一空白所作的努力。並由此產生了許多優秀作品，從各種方面對父親原型進行闡述：他的陰暗或粗俗、崇高或神聖；他是個體與集體經驗的交織，又是神話傳說中雄健威武與多樣性的代表。⁵⁵

8. 聖童 (Pure/Divine Child)

聖童原型 (the puer aeternus)，是指我們的孩童之質⁵⁶

9. 貞女 (Kore/The Maiden)

就榮格的理解而言，貞女是一個對於現代人的心靈具有極大意義的原型形象，尤其是在我們這個嫌棄處女的文明之中，於是在論述貞女之時，他採用從積極想像治療法中取得材料說明了，女性神話仍然以多種方式存在當代人的心靈之中，並借處子 (Kore) 這一多面形象以象徵方式表現出來。⁵⁷

10. 英雄 (Hero)

榮格在研究各種英雄傳說中發現了一些共有的因素：出世不凡；身入下界；種種驚天動地的英雄行為，如與怪物撕殺惡鬥，或冒險完成使命等；他力的援手相助，時男時女，時而還有獸形神怪；失敗、身亡與再生的主題。⁵⁸

11. 智慧老人 (Wise Old Man)

榮格用「知識、反思、灼見、智慧、聰明與直覺」來描繪他所謂的智慧老人的原型形象所具有的素質。⁵⁹

12. 惡精靈 (Trickster)

⁵⁴ 同前註，頁 102-103。

⁵⁵ 同前註，頁 108。

⁵⁶ 同前註，頁 110。

⁵⁷ 同前註，頁 115。

⁵⁸ 同前註，頁 117。

⁵⁹ 同前註，頁 122。

惡精靈喜好招惹是非，嬉戲頑皮，但卻最終可以促人轉變。⁶⁰

13. 合體 (Coniunctio)

合體原型象徵儘管帶有顯而易見的性內涵，它仍代表了任何異質的統一，從而促成自我與他人之間更大的和諧和交融。⁶¹

阪本未明⁶²在則在《漫畫榮格：心靈體驗和深層心理學》中陳述榮格假設原型是許多意象的表象。整理出代表的原型包括有：

1. 人格面具 (Persona)：我們生活在社會中，有著各式各樣的功用，扮演著被期待的人格。人格面具就帶有偽裝的意味，例如母親要像母 (p124) 親，丈夫要像丈夫，任誰的心中都對此存有特定的定義，然後，在現實社會中經過調合而生存下去。…人格面具是為了讓自己從外在來固守內在的自我，學習以客觀的角度來看待潛意識。
2. 陰影 (Shadow)：陰影是指意識化的自我內心中，被刻意隱瞞的人格黑暗面。我們的潛意識中，有一個未成熟的「另外的自己」。…陰影未必是不的東西，包含了創造性和未知的可能性。…如果能在意識中再度統合陰影，現在你所否定的事物，可能會從中發覺別的意義或許可以充實自己不足之處。對發展人格而言，發覺陰影是很重要的事。
3. 阿尼瑪/阿尼姆斯 (Anima/Animus)：榮格認為在人類的心目中，共存著男性面與女性面。當中所包含的異性，在男性中所內含的女性性徵稱為「阿尼瑪」，女性當中內含的男性性徵稱為「阿尼姆斯」。榮格認為我們對性的觀點，受到阿尼瑪和阿尼姆斯強大的影響。
4. 地母形象(Grande-mere)：孕育一切的母親意象就稱為「地母」，是一種理想化的母性意象。相反的，它也帶有吞噬一切的可怕性質，如果一直無法脫離這樣的母性而獨立，地母形象將以不知名的形態在人格中氾濫。
5. 智慧老人 (the wise old man)：這個原型乃是男性在到達成長的終點時，一種精神和靈魂的象徵。成就超越社會期望的老成

⁶⁰ 同前註，頁 126。

⁶¹ 同前註，頁 132。

⁶² 同註 11，頁 123。

男性，以神仙般意象呈現出來。

6. 本我 (Self)：榮格假設這個原型，是統合潛意識和意識的整體中心思想，他稱之為「本我」。本我統合了意識與潛意識、善與惡、男性性徵和女性性徵對立的成份。

因此，本文藉由以上榮格的原型，探討與分析《伊凡·伊里奇之死》文本角色的潛意識與生命態度與生死觀。

(四).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的五個悲傷階段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是探討死亡和來世今生的領域專家，在《On Life After Death》⁶³這本書收集了她多年的「與死亡共事，向他們學習生活的意義」；書中提及她的研究團隊研究世界各地 20,000 個臨終病人和死而復生的人（有些人是很自然地甦醒，有些人是經由復甦術），總結了「每個生命會經驗死亡」，無論你是澳大利亞原住民、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基督教徒或無神論者、年齡、社經地位都會經歷，死亡是一個人的過程，就像出生是一個正常的和全體人類的過程一樣。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提出了著名的悲傷五個階段作為調整模式⁶⁴。這五個悲傷階段 (Five Stages of Grief) 為「否認 (denial)」，「憤怒 (anger)」，「討價還價 (bargaining)」，「抑鬱 (depression)」和「接受 (acceptance)」。⁶⁵ 本研究將透過 Dr. Elisabeth Kubler-Ross 提出的五個悲傷階段與相關文獻，分析與探討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文書籍本中的主角伊凡·伊里奇在知道他得了絕症後，是否有此五階段的現象出現？出現的順序是否相同？有那些現象或階段是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五個悲傷階段所沒有提及到的？並對探究成果對吾人未來面對死亡議題時，提供自己面對死亡時時的自己心理建設，及面對親友面臨死亡時得悲傷輔導甚至臨終關懷之參考。

⁶³ Kübler-Ross, Elisabeth, *On Life After Death*, Berkeley California: Celestial Arts, 1991.

⁶⁴ 田昕禾、蘇怡勳、陳婉宜、陳嘉瑩：〈一位罹患胰臟癌末期病人面對死亡衝擊之照護經驗〉，《腫瘤護理雜誌》第 15 卷 1 期 (2015 年 6 月) 頁 73。

⁶⁵ 江俊士：〈伊凡·伊里奇之死 (The Death of Ivan Ilyich)〉，《當代醫學》2011 年第 449 期，頁 240。

貳、《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

一、實調

(一)版本的確認

經由文獻的蒐集和整理，目前研究者所蒐尋到托爾斯泰所著《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翻譯版本共有：

1. 托爾斯泰著，許海燕譯：《伊凡·伊里奇之死》（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年）。⁶⁶
2. 托爾斯泰著，孟祥森譯：《伊凡·伊列區之死》（台北：水牛出版社，1995年）。
3. 托爾斯泰著，謝爾基神父·草嬰譯：《托爾斯泰·伊凡·伊裡奇的死》，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⁶⁷
4. TOLSTOY, LE0 · The Death of Ivan Ilyich · Translated by Lynn Solotaroff · New York : Bantam Books, 1981 : pp 55-120 .⁶⁸

因研究者語文能力與地域取得文本的難易程度，本研究選擇由1997年志文出版社出版，許海燕譯著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作為本研究的文本版本。

許家進在〈小角色見大思想——列夫·托爾斯泰小說《伊凡·伊裡奇之死》賞析〉乙文中提到：

從六七十年代(19世紀)的創作來看，托爾斯泰的思想探索繼續深入。他對貴族資產階級的批判逐步加強，藝術上已達到成熟的地步。但是他仍然沒有找到社會的出路，而宿命論、不抗惡的基督教的「博愛」思想在作品中日益明顯，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也在繼續發展。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爾斯泰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棄絕了我那個階級的生活」，「從內心改變我的整個人生觀」。列寧指出這個轉變的特點：「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來說，托爾斯泰是屬於俄國上層地主貴族的，但是他拋棄了這個階層的一切傳統觀點，轉到宗法制農民的觀點上來了。」列寧又說明，托爾斯泰轉變後的觀點存在著顯著的矛盾，一方面對貴族資產階級社會的虛偽、資本主義的剝削、政府機關的暴虐和

⁶⁶ 易珊如：〈托爾斯泰的生死概念從《伊凡·伊里奇之死》談起〉，《鵝湖月刊》第452期(2013年2月)，頁17-18；以及註65，頁238。

⁶⁷ 岑園園：〈從黑暗走向光明——《伊凡·伊裡奇的死》中的死亡啟示〉，《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5期(2014年12月)，頁59。

⁶⁸ 雷碧樂：〈論托爾斯泰《伊凡·伊裡奇之死》中的「向死存在」〉，《韶關學院學報》第7期(2009年7月)，頁65。

官辦教會的偽善都進行揭露和抨擊，另一方面又宣傳「道德上的自我修養」、「不以暴力抗惡」、「基督教的寬恕和博愛」等一套托爾斯泰主義的說教。《伊凡·伊里奇之死》完成於 1886 年。在托爾斯泰完成這部小說的時候，正是俄國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的時候。城市工人運動和農村的農民運動此起彼伏，遙相呼應。這時，托爾斯泰已拋棄了上層地主貴族的「一切傳統觀點」，轉移到宗法制農民思想立場上來。隨著世界觀的變化，托爾斯泰開始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習慣，自己參加勞動，衣食簡化。他積極參加救濟饑民工作，上書抗議沙皇政府所做的各種倒行逆施的活動。托爾斯泰極端厭惡資本主義文明以至於反對科學與技術，認為只有個體農業勞動才是人類生存的主要方式。他看出在兩極分化中孕育著革命。他生活的平民化、簡單化，並未能改變現狀。他未能接受革命思想，這使他痛苦得無法自慰。他的這種思想矛盾，也比較清晰地反映在這部小說的字裡行間之中。⁶⁹

許家進認為《伊凡·伊里奇之死》成書時作者托爾斯泰對貴族資產階級的批判逐漸加強；《伊凡·伊里奇之死》乙書完成於 1886 年，它描述的社會背景正是俄國社會價值矛盾與衝突更加尖銳的時候，那時的勞動階級的城市工人運動和農村的農民運動此起彼落，而托爾斯泰已摒棄貴族資產階級，轉移到勞動階級思想立場，托氏那時認為只有個體農業勞動，才是人類生存的主要方式。

以下則依據傅偉勳先生所創的「創造的詮釋學」中的「實謂」，藉此分析托爾斯泰所著《伊凡·伊里奇之死》實際上說了什麼進行分析；然《伊凡·伊里奇之死》這篇小說，故事分十二段落，分述如下。

(二) 第一段

法院大樓裡正在開庭審理梅爾文斯基家族的案件，庭間休息的時候，幾個審判委員和一名檢察官聚集到伊凡·葉戈羅維奇·謝別克的辦公室裡，議論起了著名的克拉索夫案件。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態度激昂，竭力證明此案不屬法院管轄，伊凡·葉戈羅維奇固執己見，而彼得·伊凡諾維奇則不發表意見，他從一開始就沒有加入爭論，他隨便瀏覽著剛剛送來的《新聞報》。「諸位！」他說。「伊凡·伊里奇死了。」「真的嗎？」「真的，請看」他對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說，遞給他一張剛出的、還散發著油墨氣味的報紙。在黑色的邊框中印著：「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戈洛溫滿懷悲痛訃告諸位親友：愛夫，高等法院審判員伊凡·伊里奇·戈洛溫不幸於一八八二年二月四日去世。茲定於星期五下午一時出殯。」伊凡·伊里奇生前是聚集在這兒的各位的同僚，而且大家都很愛他。他患病已經數周了。據說他患的是不治之症。他的職位仍舊為他保留著，但據推測，如果他死了，上頭很可能委派阿列克塞耶夫來遞補他的職位，而阿列克塞耶夫留下的空缺則由溫尼

⁶⁹ 許家進：〈小角色見大思想——列夫·托爾斯泰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賞析〉，《科技資訊》第 34 期（2009 年 8 月），頁 139。

科夫或施塔別爾來遞補。因此，聚集在辦公室裡的諸位，一聽說伊凡·伊里奇死了，每個人首先想到的是，這個人的死，對於各位委員或是他們的熟人職位的升遷會有什麼意義。「這回我大概可以得到施塔別爾或是溫尼科夫的位置了，」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想。「上頭早就答應過我，而這次晉升將使我增加八百盧布的年薪，外加一個辦公室。」「現在可以要求把我的內弟從加盧卡調來了，」彼得·伊凡諾維奇想。「太太一定會很高興。這下她就不能說我從來也不為她家裡的人幫忙了。」「我早就覺得他會一病不起的，」彼得·伊凡諾維奇說。「真可惜。」「他到底得的什麼病？」「醫生也無法斷定。或者說，斷定了，但看法不一。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時候，我還以為他一定能好起來。」「過節以後我就沒到他家去過。不過我一直打算去的。」「怎麼樣，他有財產嗎？」「他夫人似乎有一點，但為數不多。」「是啊，應該去一趟。可惜他家住得太遠了。」「應該說，離你家太遠了。離你住的地方，哪兒都遠。」你們瞧，就因為我住在河那邊，他總是不肯原諒我。」彼得·伊凡諾維奇一邊對謝別克笑著，一邊說。於是他們又談起了城內各處距離的遙遠，然後又去開庭了。⁷⁰

法院大樓裏正開庭審理一件有關梅爾文斯基家族涉案的法律案件，在這案件開庭的庭間休息時，有幾位法院審判委員及一位檢察官，聚集到同事伊凡·葉戈羅維奇·謝別克的辦公室裏，這些委員和檢察官開始議論起著名的克拉索夫案件。審判委員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的態度很激昂，他極力地想證明此案不屬於法院所管轄，而審判委員伊凡·葉戈羅維奇則固執他自己的見解，而另一位審判委員彼得·伊凡諾維奇則不表示意見；彼得·伊凡諾維奇打從一開始就沒有加入大家的爭論議題，彼得·伊凡諾維奇則隨意地瀏覽著剛送過來辦公室的《新聞報》報紙。彼得·伊凡諾維奇說：「諸位！」「伊凡·伊里奇死了。」接著大家問：「真的嗎？」彼得·伊凡諾維奇對著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說：「真的，請看」，彼得·伊凡諾維奇遞給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一張剛剛出版的報紙、而且報紙還散發著油墨氣味。報紙上在黑色的邊框中印著：「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戈洛溫滿懷悲痛訃告諸位親友：愛夫，高等法院審判員伊凡·伊里奇·戈洛溫不幸於一八八二年二月四日去世。茲定於星期五下午一時出殯。」伊凡·伊里奇未死亡前是聚集在法院大樓這兒大家的同僚，而且大家都很愛伊凡·伊里奇。伊凡·伊里奇患病已經數星期了，大家聽說伊凡·伊里奇患的是無法醫治的不治之症，伊凡·伊里奇的職位仍舊為他保留著，不過但據推測，如果伊凡·伊里奇死了，法院的長官很可能委派阿列克塞耶夫來遞補伊凡·伊里奇的職位，而阿列克塞耶夫遞補伊凡·伊里奇的職位後所留下的空缺，則是由溫尼科夫或施塔別爾來遞補。因此，聚集在辦公室裡的大家，一聽說伊凡·伊里奇死了後，每個人首先所想到的是伊凡·伊里奇的死，對於各委員（伊凡·伊里奇的同僚）或是各委員（伊凡·伊里奇的同僚）的熟人的職位升遷，可能會有什麼機會。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想：「這回我大概可以得到施塔別爾或是溫尼科夫的位置了，」「上頭早就答應過我，而這次晉升將使我增加八百盧布的年薪，外加一個辦公室。」彼得·伊凡諾維奇想：「現在可以要求把我的內弟從加盧卡調來了，」「太太一定會很高興。這下她就不能說我從來也不為她家裡的人幫忙了。」彼

⁷⁰ 同註 2，頁 25-27。

得·伊凡諾維奇說：「我早就覺得他會一病不起的，」「真可惜。」彼得·伊凡諾維奇一邊對謝別克笑著，一邊說著：「他到底得的什麼病?」「醫生也無法斷定。或者說，斷定了，但看法不一。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時候，我還以為他一定能好起來。」「過節以後我就沒到他家去過。不過我一直打算去的。」「怎麼樣，他有財產嗎?」「他夫人似乎有一點，但為數不多。」「是啊，應該去一趟。可惜他家住得太遠了。」「應該說，離你家太遠了。離你住的地方，哪兒都遠。」你們瞧，就因為我住在河那邊，他總是不肯原諒我。」結束對話後，彼得·伊凡諾維奇和謝別克又談起了城內各地方距離的遙遠，之後兩人又去開庭了。

由於這個人的死，導致每個人都在推測因此可能發生的職務上的升遷和變化，除此以外，一個經常見面的熟人的死這一事實本身，總是使所有聽到這個消息的人產生的一種慶幸感：死的是他，而不是我。「怎麼，他死了；可是你瞧，我卻沒死。」每個人都這麼想或這麼感覺。伊凡·伊里奇的一些熟人，也就是所謂朋友們，這時都不由地想到，現在他們必須去履行一項非常乏味的禮節，去祭奠死者和弔唁死者的遺孀。⁷¹

由於伊凡·伊里奇的死，導致伊凡·伊里奇的同僚每個人都在推測因此而可能發生的職務上可能的升遷和變化；除此以外，一個日常經常見面的熟人的死，這一個事實的本身總是使所有聽到這個死訊消息的人產生一種慶幸感：「死的是他，而不是我。」每個人聽聞伊凡·伊里奇死訊後都這麼想或這麼感覺：「怎麼，他死了；可是你瞧，我卻沒死。」伊凡·伊里奇的一些的朋友們，這時都不由自主地想到，現在他們必須去履行一項他們認為非常乏味的風俗禮節，也就是去祭奠伊凡·伊里奇和弔唁伊凡·伊里奇的遺孀。

過去與伊凡·伊里奇關係最密切的是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和彼得·伊凡諾維奇。彼得·伊凡諾維奇與伊凡·伊里奇曾是法律學校的同學，並且他覺得自己曾多次得到伊凡·伊里奇的關照，因而對他心懷感激之情。吃午飯的時候，彼得·伊凡諾維奇把伊凡·伊里奇去世的消息告訴了妻子，並對她說，這回有可能把她的弟弟調到他們這個地區來。飯後，他沒有躺下休息，便穿上燕尾服，乘車到伊凡·伊里奇家裡去了。伊凡·伊里奇私邸的大門旁，停著一輛轎式馬車和兩輛普通的出租馬車。樓下前廳的衣帽架旁，靠牆放著一個覆蓋著錦緞的棺蓋，棺蓋的四周還飾有纓絡和刷了金粉的綢帶。兩位身穿喪服的太太正在脫皮大衣。一位是伊凡·伊里奇的妹妹，彼得·伊凡諾維奇認識她，另一位太太他不認識。彼得·伊凡諾維奇的同僚施瓦爾茨正好從樓上下來，他在樓梯上看見彼得·伊凡諾維奇走進來，就站住了，對他眨了眨眼睛，彷彿是說：「伊凡·伊里奇也安排得太蠢了；如果換了閣下或是我，就完全不是這樣了。」施瓦爾茨的蓄著英國式連鬚鬚子的臉和他那穿著燕尾服的修長的身材，像平常一樣，具有一種高雅的莊重，這種莊重與施瓦爾茨

⁷¹ 同前註，頁 27-28。

輕浮的性格互相矛盾，可是此時此刻，卻具有特別的意味。彼得·伊凡諾維奇這樣想著。彼得·伊凡諾維奇讓女士們先走，他跟在她們後面慢慢地向樓梯走去。施瓦爾茨也就停住了腳步，不下樓了。彼得·伊凡諾維奇明白他的用意：顯然，施瓦爾茨想跟他商量今天在哪兒打牌。兩位太太上了樓，去看望死者的遺孀，施瓦爾茨則嚴肅地抿緊嘴唇，對彼得·伊凡諾維奇使了個俏皮的眼色，揚了揚眉毛，示意他向右到停放死者的房間裡去。彼得·伊凡諾維奇走了進去，但他卻不知道他該做些什麼，平時他也經常發生這樣的情況。他只知道，在這樣的場合劃個十字總是不錯的。然而，劃十字的時候要不要鞠躬，他卻不太清楚，因此他採取了一個折衷的辦法：走進房間後，他一邊劃著十字，一邊微微地彎著腰，彷彿是在鞠躬。同時，隨著手臂和腦袋的動作，他打量了一下整個房間。兩個年輕人，其中一個是中學生，大概是他的姪子，正一面劃著十字，一面退出房間。一個老婦人一動也不動地站著。一位太太奇怪地揚起眉毛，正對她低聲地說著什麼。一個穿著常禮服、神完氣足，態度堅定的教士正以排除一切干擾的神態大聲地誦讀著什麼。一名專門幹雜活的男僕格拉西姆，輕手輕腳地走過彼得·伊凡諾維奇面前，往地板上撒著什麼。一看見這個，彼得·伊凡諾維奇立刻就聞到了一種輕微的屍體腐爛的臭味。最後一次來看望伊凡·伊里奇時，彼得·伊凡諾維奇在書房裡見過這個男僕。當時他正幹著護理病人的工作，而且伊凡·伊里奇特別喜歡他。⁷²

之前與伊凡·伊里奇生活、工作關係最密切的是：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以及彼得·伊凡諾維奇兩人。彼得·伊凡諾維奇跟伊凡·伊里奇曾經是法律學校的同學，並且彼得·伊凡諾維奇覺得他自己曾多次獲得伊凡·伊里奇的關照，因而對伊凡·伊里奇心懷感激之情；在吃午飯的時候，曾經跟伊凡·伊里奇是法律學校的同學——彼得·伊凡諾維奇把伊凡·伊里奇去世死亡的消息告訴了他的妻子，並對她說，這回有可能有機會把她的弟弟（彼得·伊凡諾維奇的內弟）調到他們這個地區來。午飯後，彼得·伊凡諾維奇沒有躺下休息，便穿上燕尾服乘車到了伊凡·伊里奇家，伊凡·伊里奇家的大門旁，停著一輛轎式馬車和兩輛普通的出租馬車，伊凡·伊里奇家樓下前廳的衣帽架旁，則靠牆放著一個覆藍著錦緞的棺蓋，那個棺蓋的四周還裝飾有繚絡（一種珠玉穿成的頸飾）和刷了金粉的綢帶。兩位身穿著喪服的太太女士正在脫她們的皮大衣；一位是伊凡·伊里奇的妹妹，這位女士彼得·伊凡諾維奇認識她，而另一位太太彼得·伊凡諾維奇並不認識。彼得·伊凡諾維奇的同僚施瓦爾茨這時正好從伊凡·伊里奇家樓上走下來，施瓦爾茨在樓梯上看見彼得·伊凡諾維奇走進來伊凡·伊里奇家中後就站住了；施瓦爾茨對彼得·伊凡諾維奇眨了眨眼睛，施瓦爾茨彷彿是說：「伊凡·伊里奇也安排得太蠢了；如果換了閣下或是我，就完全不是這樣了。」彼得·伊凡諾維奇想著：施瓦爾茨像平常一樣的臉（蓄著英國式的連鬚鬍子）和修長的身材（穿著燕尾服）具有一種高雅的莊重感；不過這種莊重感與施瓦爾茨本身輕浮的性格則互相矛盾，可是在此時此刻卻具有著特別的意味。彼得·伊凡諾維奇讓女士們（伊凡·伊里奇的妹妹和彼得·伊凡諾維奇不認識的女士）先走，彼得·伊凡諾維奇跟在她們後面慢慢地向樓梯走去。施瓦爾茨則也停下了腳步不走下樓了。彼得·伊凡諾維奇明白施瓦爾茨的用意：

⁷² 同前註，頁 28-30。

顯然施瓦爾茨想跟彼得·伊凡諾維奇商量今天到哪兒去打牌。兩位女士上了樓，去看望死者伊凡·伊里奇的遺孀，施瓦爾茨則嚴肅地抵緊他的嘴唇，對彼得·伊凡諾維奇使了個眼色（俏皮的），並且施瓦爾茨揚了揚他的眉毛，示意彼得·伊凡諾維奇向右走到停放死者伊凡·伊里奇的房間裡去。彼得·伊凡諾維奇走進停放死者伊凡·伊里奇的房間去，但彼得·伊凡諾維奇卻不知道他該做些什麼，平時他也經常發生這類不知道他該做些什麼的狀況。彼得·伊凡諾維奇只知道：在類似這樣喪事的場合劃個十字總是不錯的。然而，在劃十字的時候到底要不要同時鞠躬，彼得·伊凡諾維奇就不太清楚了，因此彼得·伊凡諾維奇採取了一個折衷的辦法：也就是走進房間後，彼得·伊凡諾維奇一邊劃著十字，一邊也微微地彎下腰，彷彿是在鞠躬。隨著手臂劃十字和頭低下來的動作的同時，彼得·伊凡諾維奇觀察了一下整個房間，他看到有兩個年輕人，其中一個是中學生，大概是伊凡·伊里奇的姪子，正一面劃著十字，一面退出房間去；另外有一個老婦人一動也不動地站著，還有一位太太奇怪地揚起眉毛，正對著那位老婦人低聲地說著什麼；此外，有一位穿著常禮服、神情神完氣足且態度堅定的教士，正以著要排除一切干擾的神態大聲地誦讀著什麼（教士誦讀的內容應該是喪禮的儀軌）；還有一名專門做雜活的男僕格拉西姆，輕手輕腳小心翼翼地走過彼得·伊凡諾維奇的面前，往著地板上撒著一些東西，一看見這個時，彼得·伊凡諾維奇的鼻子立刻就聞到了輕微的屍體腐爛的臭味。彼得·伊凡諾維奇在上次最後一次來看望伊凡·伊里奇的時候，彼得·伊凡諾維奇在伊凡·伊里奇的書房裡見過這個男僕格拉西姆，當時格拉西姆正做著護理病人（伊凡·伊里奇）的工作，而且伊凡·伊里奇特別地喜歡這位男僕格拉西姆。

彼得·伊凡諾維奇不停地劃著十字，對著棺材、教士和放在牆角桌子上的神像這三者之間的某一個方向微微地鞠著躬。然後，他覺得用手劃十字的動作已經做得太久了，便停了下來，開始打量死者。如同躺著的死人一向給人的感覺那樣，死者躺在那兒，顯得特別重。他的僵硬的軀體死氣沉沉陷進棺材中的墊子裡，總是朝前彎著的腦袋被放在枕頭上，臘黃的前額如同所有死人那樣朝前突著，塌陷下去的鬢角禿禿的，鼻子高聳著，彷彿是被硬裝在嘴唇上面似的。自從彼得·伊凡諾維奇上次看見他以來，他變了不少，變得更瘦了，但是像所有的死人一樣，他的臉變得比活著的時候漂亮了些，主要是顯得更莊重了。他臉上的表情似乎在說：凡是該做的事他都做了，而且做得很對。此外，在這表情中還有一種對活人的責難和告誡。在彼得·伊凡諾維奇看來，這種告誡是不合適的，至少是與他無關的。不知為什麼他有點兒不快，便再次匆匆地劃了個十字（他覺得劃得太匆忙了，匆忙得有點失禮），轉身向門口走去。施瓦爾茨正叉著雙腿，兩手在背後盤弄著他的大禮帽，在屋外等他。一看到施瓦爾茨那談諧、整潔、高雅的儀表，就使彼得·伊凡諾維奇的精神為之一振。彼得·伊凡諾維奇心裡清楚，他施瓦爾茨超然於這一切之上，一點也不感到有什麼壓仰不快。他那副表情彷彿在說：伊凡·伊里奇的喪禮決不能成為一個充足的理由來破壞他們聚會打牌的規矩，也就是說，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礙他們在今晚，當僕人把四支沒點過的蠟燭擺好時，攤開紙牌，好好玩一陣。總之，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這件喪事會妨礙我們愉快地度過今天的

夜晚。他把這個想法低聲地告訴了從他身邊走過的彼得。伊凡諾維奇，建議在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家裡聚會打牌。⁷³

彼得·伊凡諾維奇不停地用手劃著十字，並對著某一個方向（棺材、教士以及放在牆角桌子上的神像這三者之間）微微地低頭鞠躬。然後，彼得·伊凡諾維奇覺得用手劃十字的這個動作已經做得太久了，於是便停止用手劃十字的動作，彼得·伊凡諾維奇開始觀察死者伊凡·伊里奇。就如同一般躺著的死人會給人的感覺那樣，感覺死者躺在那兒顯得特別地重，伊凡·伊里奇僵硬的軀體（屍體）死氣沉沉地陷進棺材中的墊子裏，總是朝前傾彎著的頭被放在棺材中枕頭上，伊凡·伊里奇臘黃的前額如同所有死人般那樣地朝前突著，伊凡·伊里奇臉上塌陷下去的鬢角看起來禿禿的，伊凡·伊里奇的鼻子高聳著，彷彿感覺是被硬裝在嘴唇上面似的。自從彼得·伊凡諾維奇上次看見伊凡·伊里奇以來，伊凡·伊里奇變了不少，伊凡·伊里奇變得更消瘦了，但是就像所有的死人屍體一樣，伊凡·伊里奇的臉變得比活著的時候漂亮了些，主要是伊凡·伊里奇的臉顯得更莊重了。伊凡·伊里奇的臉上的表情似乎在說：「凡是該做的事他都做了，而且做得很對。」此外，在伊凡·伊里奇的臉上的表情中還有一種對活著的人的責難和告誡。不過在彼得·伊凡諾維奇的眼中看來，這種告誡是對他不合適的，至少這種對活著的人的責難和告誡是與他無關的。不知為什麼彼得·伊凡諾維奇有點兒感覺不快，便再次匆匆地用手再劃了個十字（他覺得劃得太匆忙了，匆忙得有點失禮），於是轉身向門口走去。此時的施瓦爾茨正叉著雙腿，兩手在背後盤弄著施瓦爾茨的大禮帽，在屋外等彼得·伊凡諾維奇。彼得·伊凡諾維奇一看到施瓦爾茨那個詼諧、整潔、高雅的儀態與外表，突然就使彼得·伊凡諾維奇的精神感到為之一振。彼得·伊凡諾維奇心裡很清楚，施瓦爾茨他超然於這一切（伊凡·伊里奇的死亡與喪禮）之上，一點也不會感到有什麼壓抑或不快。施瓦爾茨的那副表情彷彿在說：伊凡·伊里奇的喪禮絕對不能會成為一個充足的理由，來破壞他們要聚會打牌的習慣與規矩；也就是說，任何事情（包括伊凡·伊里奇的喪禮）都不能妨礙他們在今晚聚在一起（當僕人把四支沒點過的蠟燭擺好時）攤開紙牌，好好地打牌玩一陣子；總之，施瓦爾茨的那副表情彷彿在說：沒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認為伊凡·伊里奇的這件喪事會妨礙打牌的牌友們度過愉快地今天的夜晚。施瓦爾茨把他這個想法低聲地告訴了從施瓦爾茨身邊走過的彼得。伊凡諾維奇，並且建議地點選在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家裡來聚會打牌。

但是，看來彼得，伊凡諾維奇今晚是注定打不成牌了。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是一個身材不高的胖女人，儘管她竭力想使身材朝相反的方向發展，但她的肩膀以下還是不斷加寬，她穿一身黑色的喪服，頭上紮著花邊，跟那位站在靈柩對面的太太一樣奇怪地揚起眉毛，她與別的太太一起從自己的內室裡走出來，把她們送到停放死者的房間門口，說：「馬上就要進行安魂祈禱了，請進去吧。」施瓦爾茨模稜兩可地鞠了個躬，站住了，顯然，他既沒有接受這個建議，也沒有拒絕這個建議。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認出了彼得·伊凡諾維奇，嘆了口氣，走到他身邊，握住他的一隻手，說：「我知道，您是伊凡·伊里奇的好朋友……」她看

⁷³同前註，頁 30-32。

了看他等待他這話作出相應的動作。彼得·伊凡諾維奇知道，正如他在那邊必須劃十字一樣，此刻他就應當握一下她的手，並且嘆口氣，說：「請相信我！」於是他便這樣做了。做完之後，他覺得效果正如他所期望的：他感動了，她也感動了。

74

但是從這情境看來彼得，伊凡諾維奇今晚可能是注定會打不成牌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是一位身材並不高的胖女人，儘管她努力地想使她的身材朝瘦的方向發展，但她的身材在肩膀以下還是不斷向旁加寬；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穿著一身黑色的喪服，她的頭上紮著花邊裝飾，跟另一位站在靈柩對面的太太一樣，奇怪地揚起眉毛，伊凡·伊里奇的妻子與別的太太一起從自己的內室中走出來，把她們帶到停放死者的房間門口，然後說：「馬上就要進行安魂祈禱了，請進去吧。」施瓦爾茨似有似無地鞠了個躬，然後站住了，施瓦爾茨既沒有接受這個建議，感覺也沒有拒絕進去死者房間的這個建議。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認出了彼得·伊凡諾維奇，她嘆了口氣走到了他身邊，握住彼得·伊凡諾維奇的一隻手說：「我知道，您是伊凡·伊里奇的好朋友……」伊凡·伊里奇的妻子看了看彼得·伊凡諾維奇等待彼得·伊凡諾維奇作出相應的舉動。彼得·伊凡諾維奇知道，就好像他在那邊必須要劃十字一樣，此刻的他就應當握一下伊凡·伊里奇的妻子的手嘆口氣說：「請相信我！」於是彼得·伊凡諾維奇便這樣做了。做完這些舉動之後，彼得·伊凡諾維奇覺得效果正如他所期望的：彼得·伊凡諾維奇感動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也感動了。

「咱們走，趁那邊還沒開始，我想和您談一會兒。」她說。「請把您的手給我。」彼得·伊凡諾維奇把胳膊伸給她，他們便朝裡面走去。當他們經過施瓦爾茨身邊的時候，施瓦爾茨向他受傷地眨了眨眼：「打牌的事這下吹了！請別見怪，我們只能另找牌友了。等你脫身出來以後，我們五個人打也行的。」他那玩世不恭的眼神似乎在這樣說。彼得·伊凡諾維奇更深更傷心地嘆了口氣，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感激地挽緊他的胳膊。他們走進了她家的客廳，客廳的四壁上貼著玫瑰色的厚重的壁布，燈光昏暗，他們在桌邊坐下：她坐在沙發上，彼得·伊凡諾維奇則坐在一張彈簧已壞、一坐就高低不平陷塌下去的矮矮的軟凳上。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本想叫他坐在另一張凳子上的，但她發現這樣的建議與她現在的處境不相稱，便打消了這個想法。在這張軟凳上坐下的時候，彼得·伊凡諾維奇不由得想起伊凡·伊里奇是怎樣布置這個客廳的，他還跟他商量過關於這種印有綠色葉子的玫瑰色壁布的事。死者的遺孀從桌邊（整個客廳幾乎擺滿了家具和各種小擺設）走過，想坐到沙發上去的時候，她的黑披肩的黑色花邊被桌子的雕花鉤住了。彼得·伊凡諾維奇站起身，想替她解開，他身子下面的軟凳獲得了解放，開始波動，把他推了起來。這時，這位遺孀已經自己把花邊解開了，於是彼得·伊凡諾維奇又重新坐下，壓住了那張正在騷動的軟凳。但是，這位遺孀並沒有把花邊完

⁷⁴ 同前註，頁 32-33。

全解開，因此，彼得·伊凡諾維奇又一次站起來，軟凳又一次開始騷動，甚至還「吱呀」地叫了一聲。當這一切都結束以後，她便掏出一塊乾淨的麻紗手帕，哭了起來，由於花邊的插曲與軟凳的鬥爭，使彼得·伊凡諾維奇的感情冷靜了不少，他坐在那兒，雙眉緊鎖。恰好伊凡·伊里奇的聽差索科洛夫走進來，打破了這個僵局，他報告說，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選中的那塊墳地要二百盧布。她停止了哭泣，用受害者的神態看了彼得·伊凡諾維奇一眼，用法語說她的境況十分困難。彼得·伊凡諾維奇沒說話，只做了個姿勢，表示他完全相信，不可能不是這樣。⁷⁵

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說：「咱們走，趁那邊還沒開始，我想和您談一會兒」「請把您的手給我」。彼得·伊凡諾維奇則把他的胳膊伸給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於是他們便朝裏面走去。當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和彼得·伊凡諾維奇經過施瓦爾茨身邊的時候，施瓦爾茨向彼得·伊凡諾維奇受傷地眨了眨眼，而施瓦爾茨那玩世不恭的眼神似乎在這樣說著：「打牌的事這下吹了！請別見怪，我們只能另找牌友了。等你脫身出來以後，我們五個人打也行的。」彼得·伊凡諾維奇看了這眼神便更深、且更傷心地嘆了口氣，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感激地挽緊彼得·伊凡諾維奇的胳膊走進了客廳；客廳四壁上貼有玫瑰色的厚重的壁布，客廳的燈光昏暗，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和彼得·伊凡諾維奇在桌邊坐下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坐在沙發上，而彼得·伊凡諾維奇則坐在一張矮矮的軟凳上，而這張軟凳的彈簧已壞，一坐就高低不平陷塌下去。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本想叫彼得·伊凡諾維奇坐在另一張凳子上的，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發現這樣的建議可能與她現在的處境不太相稱，於是便打消了這個想法。彼得·伊凡諾維奇在這張軟凳上坐下來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伊凡·伊里奇曾經是怎樣地布置這個客廳的；伊凡·伊里奇還曾經跟彼得·伊凡諾維奇商量過有關於這種玫瑰色壁布，而壁布上面印有綠色葉子的事。死者的遺孀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從桌邊（整個客廳幾乎擺滿了家具和各種小擺設）走過，想坐到沙發上時，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黑披肩的黑色花邊，被桌子的雕花鉤住了。於是彼得·伊凡諾維奇站起身，想替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解開被鉤住的黑披肩，彼得·伊凡諾維奇原本身子下面坐的軟凳因彼得·伊凡諾維奇站起來而開始波動，把彼得·伊凡諾維奇推了起來。這時，這位遺孀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已經自己把花邊解開了，於是乎彼得·伊凡諾維奇又重新坐下，屁股壓住了那張正在騷動的軟凳。但是，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並沒有完全把花邊解開，因此彼得·伊凡諾維奇看到後又再一次地站起來，他坐的軟凳又一次開始騷動，甚至他坐的軟凳還「吱呀」地出了一聲。當這一切都結束以後，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便掏出一塊乾淨的麻紗手帕，哭了起來，由於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黑披肩的黑色花邊的插曲與彼得·伊凡諾維奇坐的軟凳的鬥爭，使彼得·伊凡諾維奇的感情冷靜了不少，彼得·伊凡諾維奇雙眉緊鎖地坐在那兒。此時恰好伊凡·伊里奇的聽差索科洛夫走了進來，打破了這個僵局，伊凡·伊里奇的聽差索科洛夫報告說，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選中的那塊墳地要二百盧布。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停止了哭泣，以受害者的

⁷⁵ 同前註，頁 33-35。

神態看了彼得·伊凡諾維奇一眼，用法語說著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境況十分困難。彼得·伊凡諾維奇聽了後並沒說話，只做了個姿勢，表示他是完全相信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所說，不可能不是這樣的。

「請抽煙吧，」她用豁達同時又很悲痛的聲音說，接著便同索科洛夫談起了那塊墳地的價錢問題。彼得·伊凡諾維奇一邊點煙，一邊聽見她非常詳細地詢問墳地的各種價格，然後把她選中的那一塊確定了下來。談完了墳地的事以後，她又對唱詩班的事吩咐了幾句。索科洛夫便出去了。「一切全要我親自過問，」她對彼得·伊凡諾維奇說，把放在桌上的相片冊移到旁邊。接著，她又發現煙灰正在威脅著桌子，便又連忙把煙灰缸推到彼得·伊凡諾維奇面前，然後說：「如果硬說我由於悲痛而不能照料這些實際事務，那是做假。相反，如果說有什麼東西雖然不能給我安慰，但卻能使我暫時不去想我的痛苦，那就為他的後事操心。」⁷⁶

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用豁達同時又很悲痛的聲音向彼得·伊凡諾維奇說「請抽煙吧」，接著便和伊凡·伊里奇的聽差索科洛夫談起了要葬伊凡·伊里奇的那塊墳地的價錢問題。彼得·伊凡諾維奇一邊點著煙，一邊聽見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非常詳細地詢問要葬伊凡·伊里奇的那塊墳地的各種價格，然後把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選中的那一塊確定了下來。談完了要葬伊凡·伊里奇的那塊墳地的事以後，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又和伊凡·伊里奇的聽差索科洛夫對唱詩班的事吩咐了幾句後，伊凡·伊里奇的聽差索科洛夫便出去了。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對彼得·伊凡諾維奇說：「一切全要我親自過問，」然後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把放在桌上的相片冊移到旁邊。接著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又發現彼得·伊凡諾維奇的煙灰正在威脅著桌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便又連忙把煙灰缸推到彼得·伊凡諾維奇面前，然後說道：「如果硬說我由於悲痛而不能照料這些實際事務，那是做假。相反，如果說有什麼東西雖然不能給我安慰，但卻能使我暫時不去想我的痛苦，那就為他的後事操心（喪禮儀俗的療癒功能）。」

她又掏出手帕，好像要哭，但她忽然又振作起來，彷彿是強忍住悲痛，忍住悲痛，開始平靜地說：「我有件事想跟您談談。」彼得·伊凡諾維奇點點頭，他小心在意，沒讓軟凳裡的彈簧發生騷動，因為他剛一動作，那些彈簧就在他屁股底下動彈起來。「最後幾天他極其痛苦。」「非常痛苦嗎？」彼得·伊凡諾維奇問。「唉呀，痛苦極了！最後幾小時，而不是最後幾分鐘，他不停地喊叫。連續三天三夜，他直著喉嚨不停地喊叫。這真叫人受不了。我不明白我是怎麼熬過來的。隔著三道門都能聽得見。唉呀，我受了多大的罪啊！」「難道他當時神志還清楚嗎？」彼得·伊凡諾維奇問。「是的，」她低聲地說。「直到最後一分鐘。他在臨死前一刻鐘才跟我們訣別，還請我自把沃洛佳帶出去。」彼得·伊凡諾維奇跟亡者是那麼熟悉，死者曾經是一個快樂的男孩，後來與他一同上學，長大成人，並且是牌友。儘管他不愉

⁷⁶ 同前註，頁 35。

快地意識到他自己和這個女人都在裝腔作勢，但一想到死者的痛苦，他還是不寒而慄。他彷彿又看見了那個前額，那倖緊壓在嘴唇上的鼻子他開始為自己感到害怕。⁷⁷

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又掏出手帕，好像要哭，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忽然又振作起來，彷彿是強忍住悲痛、忍住悲痛，開始平靜地說：「我有件事想跟您談談。」彼得·伊凡諾維奇點點頭，他小心在意地沒讓軟凳裡壞掉的彈簧發生騷動，因為彼得·伊凡諾維奇剛一動作，那些壞掉的彈簧就在彼得·伊凡諾維奇屁股底下動彈起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說「最後幾天他（伊凡·伊里奇）極其痛苦。」彼得·伊凡諾維奇問：「非常痛苦嗎？」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說：「唉呀，痛苦極了！最後幾小時，而不是最後幾分鐘，他（伊凡·伊里奇）不停地喊叫。連續三天三夜，他（伊凡·伊里奇）直著喉嚨不停地喊叫。這真叫人受不了。我不明白我是怎麼熬過來的。隔著三道門都能聽得見。唉呀，我受了多大的罪啊！」彼得·伊凡諾維奇問：「難道他（伊凡·伊里奇）當時神志還清楚嗎？」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低聲地說：「是的，」「直到最後一分鐘。他（伊凡·伊里奇）在臨死前一刻鐘才跟我們訣別，還請我自把沃洛佳帶出去。」彼得·伊凡諾維奇跟亡者伊凡·伊里奇是那麼熟悉，死者伊凡·伊里奇曾經是一個快樂的男孩，後來彼得·伊凡諾維奇與死者伊凡·伊里奇一同上學，長大成人，並且是牌友。儘管彼得·伊凡諾維奇不愉快地意識到他自己和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都在裝腔作勢，但一想到死者伊凡·伊里奇的痛苦，死者伊凡·伊里奇還是不寒而慄。彼得·伊凡諾維奇彷彿又看見了死者伊凡·伊里奇的那個前額，以及那個緊壓在死者伊凡·伊里奇嘴唇上的鼻子，彼得·伊凡諾維奇開始為自己感到害怕。

「三天三夜可怕的痛苦，然後是死。要知道，這樣的事對我來說，也隨時可能發生，現在就可能發生。」他這樣想著，立刻就感到一陣恐懼。但馬上，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一個習慣的想法跑來幫了他的忙：這事是發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而不是發生在他身上，他是不應該發生、也決不會發生這樣的事的。如果他總是想著這一點，他就會情緒低落，而這是不應該的，施瓦爾茨臉上的表情也分明說出了這層意思。作了這樣一番推斷之後，彼得·伊凡諾維奇放下心來，開始饒有興趣地詢問伊凡·伊里奇臨終時的種種細節，彷彿死亡只是一種例外，它只可能發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而完全不可能發生在他身上。⁷⁸

「三天三夜可怕的痛苦，然後是死。要知道，這樣的事對我來說，也隨時可能發生，現在就可能發生。」彼得·伊凡諾維奇這樣想著，立刻就感到一陣恐懼。彼得·伊凡諾維奇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馬上一個習慣的想法跑來幫了彼得·伊凡諾維奇的忙，這個想法是：這事是發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而不是發生在彼得·伊凡諾維奇的身

⁷⁷ 同前註，頁 35-37。

⁷⁸ 同前註，頁 37。

上，彼得·伊凡諾維奇是不應該發生、也決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死亡）的。如果彼得·伊凡諾維奇總是想著這一點，彼得·伊凡諾維奇就會情緒低落，而這是不應該的，而施瓦爾茨臉上的表情也分明地說出了這層意思。彼得·伊凡諾維奇作了這樣一番推斷之後，彼得·伊凡諾維奇放下心來，開始饒有興趣地向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詢問伊凡·伊里奇臨終時的種種細節，彷彿死亡這件是只是一種例外，它只可能會發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而完全不可能發生在彼得·伊凡諾維奇身上。

他們談了不少關於伊凡·伊里奇所遭受的確實可怕的肉體痛苦的各種細節之後（彼得·伊凡諾維奇僅僅憑伊凡·伊里奇的痛苦對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神經所起的作用便知道了這些細節），死者的遺孀顯然認為有必要轉入正題了。「唉呀，彼得·伊凡諾維奇，多麼痛苦，多麼可怕的痛苦啊，多麼可怕的痛苦啊。」她又哭了起來。彼得·伊凡諾維奇連連嘆息，等著她什麼時候擦鼻涕。當她開始摸鼻涕的時候，他便說：「請相信我……」於是她又開始說話，終於說出了她找他的主要目的。她是想了解，丈夫去世後，她如何向國庫領取撫恤金等問題。她裝模作樣，好像在向彼得·伊凡諾維奇徵求關於撫恤金問題的意見。但他看得出，其實連最微小的細節她都瞭如指掌，甚至連他都不知道的東西她也清楚：她知道由於她的丈夫去世，她可以從國庫得到些什麼。但現在她想打聽的是，能否想個什麼辦法得到更多的錢。彼得·伊凡諾維奇竭力替她設想有沒有這樣的辦法，但想了幾種，又出於禮貌罵了幾句我們的政府如何吝嗇以後，他還是說，大概不可能弄到更多的錢了。這時，她嘆了一口氣，顯然開始在想如何擺脫這位客人。他明白她的心思，便把煙弄滅，站起身，握了握她的手，向前廳走去。⁷⁹

他們（彼得·伊凡諾維奇和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談了不少關於伊凡·伊里奇所遭受的那些確實相當可怕的肉體痛苦的各種細節之後（彼得·伊凡諾維奇僅僅憑著伊凡·伊里奇的痛苦對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神經所起的作用便知道了這些可怕的細節），死者的遺孀（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顯然認為有必要轉入正題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說：「唉呀，彼得·伊凡諾維奇，多麼痛苦，多麼可怕的痛苦啊，多麼可怕的痛苦啊。」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又哭了起來。彼得·伊凡諾維奇連連嘆息，等著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什麼時候擦鼻涕。當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開始摸鼻涕的時候，彼得·伊凡諾維奇便說道：「請相信我……」於是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又開始說話，終於說出了她找彼得·伊凡諾維奇的主要目的。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是想了解，丈夫去世後，她要如何向國庫領取撫恤金等問題。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裝模作樣著，好像在向彼得·伊凡諾維奇徵求關於撫恤金問題的意見；但彼得·伊凡諾維奇看得出，其實連最微小的細節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都瞭如指掌，甚至連彼得·伊凡諾維奇都不知道的東西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也清楚：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知道由於她的丈夫

⁷⁹ 同前註，頁 37-39。

(伊凡·伊里奇)去世，她可以從國庫得到些什麼。但現在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想打聽的是，能否想個什麼辦法能夠從國庫得到更多的錢。彼得·伊凡諾維奇努力地替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設想有沒有這樣可以得到更多的錢的辦法，但彼得·伊凡諾維奇想了幾種辦法，然後又出於禮貌性地罵了幾句我們的政府(文本主角的政府)如何吝嗇以後，彼得·伊凡諾維奇還是說，大概不可能再從國庫弄到更多的錢了。這時，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嘆了一口氣，顯然開始在想如何擺脫這位客人(彼得·伊凡諾維奇)。彼得·伊凡諾維奇明白她的心思，便把煙弄滅，站起身，握了握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的手，向前廳走去。

餐廳裡有一隻掛鐘，這鐘是伊凡·伊里奇從古董店裡買來的，他為此曾十分得意。彼得·伊凡諾維奇在餐廳裡遇見一位神父和幾個來參加喪禮的熟人，看到一位他熟悉的漂亮小姐，伊凡·伊里奇的女兒。她穿一身喪服，原本就很細的腰顯得更細了。她的神情陰鬱，決斷，近乎愠怒。她對彼得·伊凡諾維奇鞠躬時的神態，彷彿他有什麼過錯似的。在她後面，站著一位模樣闊綽的年輕人，也帶著那種愠怒的表情，彼得·伊凡諾維奇聽說過，這是她的未婚夫，是法院的偵查員。彼得·伊凡諾維奇悲戚地對他們點了點頭，正想到停放死者的房間裡去，這時，伊凡·伊里奇的兒子從樓上走下來，他的相貌酷似他的父親，他還是個中學生。他簡直就是個小伊凡·伊里奇，彼得·伊凡諾維奇記得，伊凡·伊里奇讀法律學校時就是這個樣子。他的眼睛哭腫了，一副十三、四歲男孩的邋遢樣。他一看到彼得·伊凡諾維奇，立刻做出嚴肅的表情，不好意思地皺起眉頭。彼得·伊凡諾維奇對他點點頭，便走進停放死者的房間。⁸⁰

伊凡·伊里奇家中的餐廳裡有一隻掛鐘，這掛鐘是伊凡·伊里奇從古董店裡買來的，伊凡·伊里奇為此曾十分得意。彼得·伊凡諾維奇在伊凡·伊里奇家中餐廳裡遇見一位神父和幾個來參加喪禮的熟人，也看到一位彼得·伊凡諾維奇熟悉的漂亮小姐——伊凡·伊里奇的女兒。伊凡·伊里奇的女兒穿一身喪服，原本就很細的腰，就顯得更細了。伊凡·伊里奇的女兒的神情表現出陰鬱、決斷、而近乎愠怒。伊凡·伊里奇的女兒對彼得·伊凡諾維奇鞠躬時的神態，彷彿彼得·伊凡諾維奇有什麼過錯似的。在伊凡·伊里奇的女兒後面，站著一位模樣闊綽的年輕人，也同樣帶著那種愠怒的表情，彼得·伊凡諾維奇聽說過，這是伊凡·伊里奇的女兒的未婚夫，是法院的偵查員。彼得·伊凡諾維奇悲戚地對他們點了點頭，正想進入到停放死者的房間裡去時，伊凡·伊里奇的兒子從樓上走下來，伊凡·伊里奇的兒子的相貌酷似他的父親(伊凡·伊里奇)，伊凡·伊里奇的兒子還是個中學生，他的長像簡直就是一個小伊凡·伊里奇，彼得·伊凡諾維奇記得伊凡·伊里奇讀法律學校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伊凡·伊里奇的兒子的眼睛哭腫了，顯現出一付十三、四歲男孩的邋遢樣。伊凡·伊里奇的兒子一看到彼得·伊凡諾維奇，伊凡·伊里奇的兒子立刻做出嚴肅的表情，而且不好意思地皺起眉頭。彼得·伊凡諾維奇對伊凡·伊里奇的兒子點點頭，便走進停放死者伊凡·

⁸⁰ 同前註，頁 39。

伊里奇屍體的房間。

安魂祈禱開始了——蠟燭、呻吟、神香、眼淚和啜泣。彼得·伊凡諾維奇鎖緊眉頭，站在那兒，看著自己的腳。他一次也沒有看死者，一直到儀式結束都沒有讓自己受那種令人沮喪的氣氛影響，而且是第一批走了出來。前廳裡一個人也沒有。格拉西姆，就是那個打雜的男僕，從停放死者的房間裡跑出來，用他那雙有力的手翻開所有的皮大衣，找到了彼得·伊凡諾維奇的皮大衣，遞給了他。「怎麼樣，格拉西姆老弟？」彼得·伊凡諾維奇為了要說點什麼，問道。「可惜嗎？」這是上帝的意志。我們都要到那兒去的，」格拉西姆說，露出他那雪白整齊的農民的牙齒，接著又像一個幹活幹得正起勁的人那樣，迅速地打開門，對馬車夫一聲吆喝，侍候彼得·伊凡諾維奇坐上馬車，然後又蹦回前廳，彷彿忽然想起了他還有什麼沒做的事情似的。在聞夠了神香、屍體和石碳酸的氣味以後，彼得·伊凡諾維奇呼吸到新鮮的空氣，感到特別愉快。「您吩咐去哪兒？」車夫問。「還不晚。順便再去看看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彼得·伊凡諾維奇乘車出發了。果然，他趕到的時候，他們剛剛打完第一圈，因此，他作為第五個人，正好加入牌局。⁸¹

為死者伊凡·伊里奇的安魂祈禱開始了——有著蠟燭、呻吟、神香、眼淚和啜泣。彼得·伊凡諾維奇鎖緊眉頭地站在那兒，他看著自己的腳。彼得·伊凡諾維奇一次也沒有看死者伊凡·伊里奇，一直到安魂祈禱的儀式結束都沒有讓自己受那種令人沮喪的氣氛所影響，而且是趕在第一批就離開走了出來。伊凡·伊里奇家的前廳裡一個人也沒有。格拉西姆，也就是那個在伊凡·伊里奇家中打雜的男僕，從停放死者伊凡·伊里奇屍體的房間裡跑出來，用他那雙有力的手，翻開所有的皮大衣，找到了彼得·伊凡諾維奇的皮大衣，遞給了彼得·伊凡諾維奇。彼得·伊凡諾維奇為了要說點什麼，問說：「怎麼樣，格拉西姆老弟？」「可惜嗎？」男僕格拉西姆說：「這是上帝的意志。我們都要到那兒去的」，男僕格拉西姆露出他那雪白整齊的農民的牙齒，接著男僕格拉西姆又像一個幹活幹得正起勁的人那樣地迅速地打開門，對著馬車夫一聲吆喝，男僕格拉西姆侍候著彼得·伊凡諾維奇坐上馬車，然後男僕格拉西姆又蹦回前廳，彷彿忽然想起了男僕格拉西姆還有什麼沒做的事情似的。彼得·伊凡諾維奇在聞夠了神香、屍體和石碳酸的氣味以後，彼得·伊凡諾維奇呼吸到外面新鮮的空氣，他感到特別愉快。車夫問說：「您吩咐去哪兒？」彼得·伊凡諾維奇說：「還不晚。順便再去看看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彼得·伊凡諾維奇於是乘車往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打牌的地方出發了。果然，彼得·伊凡諾維奇趕到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打牌的地方的時候，他們剛剛打完第一圈，因此，彼得·伊凡諾維奇作為第五個人，正好加入他們的牌局。

(三)第二段

伊凡·伊里奇過去的生活經歷是最普通、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伊凡·伊里

⁸¹ 同前註，頁 39-41。

奇去世時才四十五歲，生前是高等法院審判委員。他是一個官吏的兒子，他的父親在彼得堡的各部各局都得到過晉升，最後終於達到了這樣一種地位；這種人雖然不適合擔任任何重要的職務，但由於他們資格老，官銜高，不可能強令他們退休，因此就讓他們擔任一些閒職，因而他們也就領取數千盧布的乾薪，由六千到一萬不等，並且一直領取這筆乾薪，直到老朽不堪之時。樞密顧問，各種不必要的機構中的不必要的委員伊里亞·葉菲莫維奇·戈洛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⁸²

伊凡·伊里奇生前的生活經歷可以說是最為普通、最為平常，但也是最為可怕的。伊凡·伊里奇去世的時候享年才四十五歲；伊凡·伊里奇生前是高等法院的審判委員。伊凡·伊里奇是一個官吏的兒子，他的父親在彼得堡的各部各局都得到過晉升過，最後終於伊凡·伊里奇的父親達到了這樣一種地位；像伊凡·伊里奇的父親這種人雖然不適合擔任任何重要的職務，但由於他們這種人的資格老，官銜高，也不可能強令他們退休，因此就只好讓他們擔任一些閒職，因而他們也就可以領取數千盧布的乾薪，從六千盧布的乾薪到一萬盧布的乾薪不等，並且一直可以領取這筆乾薪，直到他們老朽不堪之時。例如樞密顧問等，各種不必要的機構中的不必要的委員，伊凡·伊里奇的父親---伊里亞·葉菲莫維奇·戈洛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有三個兒子。伊凡·伊里奇是他的次子。他的長子也同父親一樣，官場得意，不過卻是在另一個部裡任職，他的資歷也已經使他接近拿乾薪的那種地位了。第三個兒子却不得意。他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把自己的事情弄得很糟，現在他在鐵路方面供職；他的父親，兩個哥哥，尤其是兩位嫂嫂，不僅不喜歡遇到他，而且除非萬不得已，也不提到他。他們還有一個妹妹，嫁給了格列夫男爵，這位男爵也同他的岳父一樣，是一位彼得堡的官吏。伊凡·伊里奇，正如人們所說的，是 *lephnixdelafamille*（法語：全家的驕傲）。他既不像他的哥哥那樣冷漠無情，一板一眼，也不像他的弟弟那樣冒失魯莽。他介乎兩者之間---聰明靈活，討人喜歡，而且彬彬有禮。他曾與弟弟一同讀法律學校。弟弟沒有畢業，只讀到五年級就被勒令退學了，伊凡·伊里奇則以優良的成績修完了全部學業。還在法律學校讀書時他就已經是這樣一種人了；辦事幹練，和藹大度，善於交際，但又嚴格地執行他認為是屬於自己職責的一切---終其一生他都是這樣的人。凡是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認為是自己職責的事，他都認為也是自己的職責。⁸³

伊里亞·葉菲莫維奇·戈洛溫（伊凡·伊里奇的父親）有三個兒子。伊凡·伊里奇是他的次子。伊里亞·葉菲莫維奇·戈洛溫（伊凡·伊里奇的父親）的長子也同父親一樣，在官場相當得意，不過是在另一個部裡任職，伊里亞·葉菲莫維奇·戈洛溫（伊凡·伊里奇的父親）的長子的資歷也已經使他接近可以拿乾薪的那種地位了；伊里亞·葉菲莫維奇·戈洛溫（伊凡·伊里奇的父親）的第三個兒子在事業上卻不得意。伊里亞·葉菲莫維奇·戈洛溫的

⁸² 同前註，頁 42。

⁸³ 同前註，頁 42-43。

第三個兒子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把自己的事情弄得很糟，現在他（伊里亞·葉菲莫維奇·戈洛溫的第三個兒子）在鐵路方面任職，他（伊里亞·葉菲莫維奇·戈洛溫的第三個兒子）的父親，及他（伊里亞·葉菲莫維奇·戈洛溫的第三個兒子）的兩個哥哥，尤其是他的兩位嫂嫂，不僅不喜歡遇到他，而且除非萬不得已，也不提到他（伊里亞·葉菲莫維奇·戈洛溫的第三個兒子）。他們（（伊里亞·葉菲莫維奇·戈洛溫的三個兒子））還有一個妹妹，她嫁給了格列夫男爵，這位男爵也同他的岳父（伊里亞·葉菲莫維奇·戈洛溫）一樣，也是一位彼得堡的官吏。伊凡·伊里奇，正如一般人們所說的---他是全家的驕傲（lephenixdelafamille，法語：全家的驕傲）。伊凡·伊里奇既不像他的哥哥那樣冷漠無情、一板一眼；伊凡·伊里奇也不像他的弟弟那樣冒失魯莽；伊凡·伊里奇介乎他的哥哥和弟弟兩者之間---是個聰明靈活、討人喜歡，且彬彬有禮的人。伊凡·伊里奇曾與弟弟一同讀法律學校，不過伊凡·伊里奇的弟弟並沒有畢業，只讀到五年級時就被法律學校給勒令退學了；而伊凡·伊里奇則以優良的成績修習完了法律學校的全部學業，伊凡·伊里奇還在法律學校讀書時他就已經是辦事幹練、和藹大度、善於交際、但又嚴格地執行他認為是屬於他自己職責的一切的這樣的一種人了；---終其一生伊凡·伊里奇都是這樣的人；凡是位居最高地位的人會認為是他自己職責的事，而伊凡·伊里奇都認為也是他自己的職責。

無論是少年時代，還是成年以後，他都不是一個阿諛奉承之徒，但他從剛進入青年時代開始，就像蒼蠅愛光一樣，就總是趨附社會上地位最高的那些人，學習他們的一舉一動和他們對生活的看法，跟他們建立起友好的關係。對他來說，童年和青年時代的一切迷戀都已成了過眼雲煙，沒有留下大的痕跡。他曾迷戀過女色，追逐過虛榮，最後，在高年級，他也沾染過一些自由思想，但這一切都不超過一定的限度，他的感覺總是能準確地向他指出這限度是什麼。在法律學校的時候，他幹過一些他曾認為是十分卑鄙的行為，而且在幹的時候就對自己感到厭惡；但是，後來他看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有這樣的行為，而且他們並不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壞的，於是他不僅轉而把這樣的行為看成是好的，而且把自己幹過的那些行為忘得一乾二淨，即使想起它們，也絲毫不感到痛心。伊凡·伊里奇以十品官的資格從法律學校畢業，從父親那兒拿到一筆置裝費，就到夏默爾服裝店替自己定做了一套服裝，在錶墜上掛了一枚刻有 *respicefinem*（拉丁文：宜有先見之明）字樣的紀念章，向親王和老師辭了行，與同學們在多儂飯店聚了餐，便帶著時髦的皮箱，從最好的商店裡定做和買來的內衣、外套、刮臉和化妝用品以及帶穗子的大毛巾被，動身到外省赴任去了，擔任他父親為他謀得的省長特派員的職務。在外省，就像在法律學校時一樣，伊凡·伊里奇很快就為自己確定了一種輕鬆愉快的處世之道。他努力工作，謀取晉升，同時也愉快和適度地尋歡作樂。有時他受上級的委託去巡視各縣，無論對上級還是下級他都很莊重，他總是以一種他不能不引以自豪的清廉公正的態度準確地完成上級交給他的任務，這些任務大多是有關分離派教徒的各種事情。儘管他年輕而又愛好輕浮的娛樂，但在處理公務時却極其謹慎，公事公辦，甚至鐵面無情。然而，在社交場合，他常常很俏皮，妙語橫生，他總是和藹可親，彬彬有禮，正如他的上司和上司的太太（他已經成了

他們家的常客)所說的,他是一個 bonenfant (法語:好孩子)。⁸⁴

無論是伊凡·伊里奇少年時代,還是成年以後,伊凡·伊里奇都不是一個那種阿諛奉承之徒,但伊凡·伊里奇從剛進入青年時代開始,伊凡·伊里奇就像蒼蠅愛光一樣,他就總是趨附社會上地位最高的那些人,學習他們(社會上地位最高的那些人)的一舉一動和他們(社會上地位最高的那些人)對生活的看法,跟他們(社會上地位最高的那些人)建立起友好的關係。對伊凡·伊里奇來說,在童年和青年時代的一切迷戀,都已成了伊凡·伊里奇生涯的過眼雲煙,並沒有留下明顯的痕跡。伊凡·伊里奇曾迷戀過女色,也追逐過虛榮,最後,在高年級,伊凡·伊里奇也沾染(涉獵)過一些自由思想,但這一切都不超過一定的限度(不會太多的自由思想),伊凡·伊里奇的感覺總是能準確地向他指出這限度是什麼。在伊凡·伊里奇念法律學校的時候,他也做過一些伊凡·伊里奇曾認為是十分卑鄙的行為,而且在做這些行為的時候就對他自己感到厭惡;但是,後來伊凡·伊里奇看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有這樣的行為的時候,而且他們(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並不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壞的,於是伊凡·伊里奇不僅轉而把這樣的行為看成是好的,而且把他自己做過的那些行為給忘得一乾二淨,即使伊凡·伊里奇想起它們,也絲毫不會感到痛心。

伊凡·伊里奇以職等十品官的資格從法律學校畢業後,從父親(伊里亞·葉菲莫維奇·戈洛溫)那兒獲得一筆置裝費,就到夏默爾服裝店替伊凡·伊里奇自己定做了一套服裝,伊凡·伊里奇在錶墜上掛了一枚刻有 *respice finem* (拉丁文:宜有先見之明)字樣的紀念章,向親王和法律學校的老師辭了行,也與同學們在多儂飯店聚了餐,伊凡·伊里奇便帶著時髦的皮箱,以及從最好的商店裡訂做和買來的內衣、外套、刮臉(刮鬍刀)和化妝用品,以及帶穗子的大毛巾被,伊凡·伊里奇動身到外省就職赴任去了,擔任伊凡·伊里奇的父親為他爭取謀得的省長特派員的職務。伊凡·伊里奇在外省,就像在法律學校念書時一樣,伊凡·伊里奇很快就為他自己確定了一種輕鬆愉快的處世之道。伊凡·伊里奇努力工作,藉取謀取晉升,同時伊凡·伊里奇也愉快和適度地尋歡作樂。有時伊凡·伊里奇受上級長官的委託去巡視各縣,無論伊凡·伊里奇對上級還是下級他都很莊重,伊凡·伊里奇總是以一種他不能不引以自豪的清廉公正的態度,準確地完成上級長官交給他的任務,而這些任務大多是有關於分離派教徒的各種相關事情。儘管伊凡·伊里奇年輕而又愛好輕浮的娛樂,但伊凡·伊里奇在處理公務時卻極其的謹慎、公事公辦,甚至到了鐵面無情的境界。然而,伊凡·伊里奇在社交場合,他常常很俏皮、妙語橫生,伊凡·伊里奇總是和藹可親、彬彬有禮,正如伊凡·伊里奇的上司和上司的太太(伊凡·伊里奇已經成了他們家的常客)所說的,伊凡·伊里奇是一個好孩子(*bonenfant*,法語:好孩子)。

在外省的時候,有一位太太曾與這位穿著講究的法律學校畢業生糾纏不清,他也曾同那些來出差的侍從武官一起縱酒狂歡,然後乘著馬車在偏僻的大街上遊蕩。他也會巴結過上司,甚至巴結過上司的太太,但這一切他都做得名正言順,不可

⁸⁴ 同前註,頁 43-45。

能招來非議:這一切只能用一句法國名言來解釋: *il faut que jeunesse se passe* (年輕人難免胡鬧)。這一切他都是用乾乾淨淨的手,穿著乾乾淨淨的襯衣,說著法語做的,更主要的是,都發生在最上層的社會圈子裡,因而也就得到了身居高位的人的贊許。⁸⁵

伊凡·伊里奇在外省任職服務的時候,有一位太太曾與這位穿著講究的法律學校畢業生(伊凡·伊里奇)糾纏不清,。伊凡·伊里奇也曾同那些來出差的侍從武官在一起縱酒狂歡,然後伊凡·伊里奇乘著馬車在偏僻的大街上遊蕩。伊凡·伊里奇也會巴結他的上司,甚至巴結過伊凡·伊里奇上司的太太,但這一切伊凡·伊里奇都做得名正言順,不會招來非議,這一切只能用一句法國名言來解釋:「年輕人難免胡鬧」(*il faut que jeunesse se passe*, 法語:年輕人難免胡鬧)。而這一切,伊凡·伊里奇都是用他乾乾淨淨的手,穿著乾乾淨淨的襯衣,說著法語做出來的;更主要的是,這些都發生在最上層的社會圈子裏,因而伊凡·伊里奇也就得到了最上層的社會圈子裏身居高位的人的贊許。

伊凡·伊里奇就這樣供職了五年,後來他的職務發生了變化,一些新的司法機構建立了,需要一批新的人。於是,伊凡·伊里奇就成了這批新人中的一個。伊凡·伊里奇被任命為法院的預審官,儘管這個職位是在另一個省裡,他必須拋棄已經建立起來的關係,一切從頭開始,但他還是接受了新的任命。朋友們都來為伊凡·伊里奇送行,與他合影留念,還送給他一隻銀煙盒,於是他就去赴任了。⁸⁶

伊凡·伊里奇就這樣任職了五年,後來伊凡·伊里奇的工作職務發生了變化,一些新的司法機構成立了,這時需要一批新人;於是,伊凡·伊里奇就成了這批新人中的其中一個。伊凡·伊里奇被任命為法院中的預審官,儘管伊凡·伊里奇的這個新職位是在另一個省裡,伊凡·伊里奇必須拋棄伊凡·伊里奇已經建立起來的關係,一切得從頭開始,但伊凡·伊里奇還是接受了新的職務任命;伊凡·伊里奇的朋友們都來為伊凡·伊里奇送行,與伊凡·伊里奇合影留念,還送給伊凡·伊里奇一隻銀煙盒,於是伊凡·伊里奇就去新職赴任了。

在當法院預審官的時候,伊凡·伊里奇仍舊像他當特派員時那樣規矩正派,彬彬有禮,公私分明,因而贏得了普遍的尊敬。對伊凡·伊里奇來說,法院預審官的職務比以前那個職務要有趣得多,更富有吸引力。擔任以前那個職務時,當他穿著在夏默爾的店裡定做的衣服,從容不迫地走過那些戰戰兢兢、等候接見的申請人以及對他不勝羨慕的官員們身邊,或是直接走進上司的辦公室,坐下來與上司一同抽煙喝茶—那固然很愉快,但直接聽命於他的人畢竟很少。當他奉命外出視察的時候,直接聽命於他的,只不過是一些縣警察局長和分離派教徒。他喜歡有禮貌地、像對待同伴一樣地對待他們,他喜歡讓他們感覺到,他,本來是有權力指使他們的,但却友好地、平易近人地對待他們。然而那時候這種直接聽命於他的

⁸⁵ 同前註,頁46。

⁸⁶ 同前註,頁46-47。

人畢竟很少。而現在，作為法院的預審官，伊凡·伊里奇覺得，所有的人，毫無例外，包括最顯赫的、最自負的人，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只要在法院的傳票上寫幾行字，那位顯赫自負的人就將作為被告或證人被帶到他面前來，如果不想讓他坐下，他就得站在他面前，回答他的各種問題。伊凡·伊里奇從來沒有濫用過他的這種權力，相反，他使用這種權力時總是盡量使它表現得溫和些。但是，意識到這種權力和有可能使這種權力表現得溫和些，却成了他的新職務最使他感興趣和最吸引他的地方。至於他的職務本身，也就是在預審中，伊凡·伊里奇很快就學會了一種辦事的原則，即不受一切與公務無關的因素的影響，使任何最複雜的案件都只以它的外表形式反映在公文上，完全看不出他個人的觀點是什麼，更主要的是，要遵守所有規定的形式，這個工作是全新的。而他就是在實踐中制訂出一八六四年條例附則的那批人中的一個。⁸⁷

伊凡·伊里奇在當法院預審官新職任的時候，伊凡·伊里奇仍舊像他當特派員時那樣地規矩正派、彬彬有禮、公私分明，因而在職場上贏得了普遍的尊敬。對伊凡·伊里奇來說，新任的法院預審官的職務比以前那個職務要有趣得多，且更富有吸引力。伊凡·伊里奇擔任以前那個職務時，當伊凡·伊里奇穿著在夏默爾的店裡訂做的衣服，伊凡·伊里奇從容不迫地走過那些戰戰兢兢的等候接見的申請人，以及對伊凡·伊里奇不勝羨慕的官員們身邊，或是直接走進伊凡·伊里奇上司的辦公室，坐下來與伊凡·伊里奇上司一同抽煙喝茶——那固然很愉快，但直接聽命於伊凡·伊里奇的人畢竟很少。當伊凡·伊里奇奉命外出視察的時候，直接聽命於伊凡·伊里奇的，只不過是一些縣警察局長和分離派教徒。伊凡·伊里奇喜歡有禮貌地、像對待同伴一樣地對待他們，伊凡·伊里奇喜歡讓他們感覺到，伊凡·伊里奇，本來是有權力指使他們的，但伊凡·伊里奇卻友好地、平易近人地對待他們。然而那時候這種直接聽命於伊凡·伊里奇的人畢竟很少。而現在，作為法院的預審官，伊凡·伊里奇覺得，所有的人，毫無例外的，包括最顯赫的、最自負的人，都在伊凡·伊里奇的掌握之中。伊凡·伊里奇只要在法院的傳票上寫幾行字，那位顯赫自負的人就將會作為被告或證人被帶到伊凡·伊里奇的面前來；如果伊凡·伊里奇不想讓他坐下，他就得站在伊凡·伊里奇面前，回答伊凡·伊里奇的各種問題。不過，伊凡·伊里奇從來沒有濫用過他的這種權力，相反地，伊凡·伊里奇使用這種權力時總是盡量使它表現得溫和些。但是，意識到這種可以掌控人的權力和有可能使這種權力表現得溫和些，卻成了伊凡·伊里奇的新職務最使伊凡·伊里奇感興趣和最吸引伊凡·伊里奇的地方。至於伊凡·伊里奇的職務本身，也就是在法院預審中，伊凡·伊里奇很快就學會了一種辦事的原則，也就是不受一切與公務無關的因素的影響，使得任何最複雜的案件都只以它的外表形式來反映在公文上，完全看不出伊凡·伊里奇他個人的觀點是什麼，更主要的是，這個工作是全新的，要遵守新工作所有規定的形式。而伊凡·伊里奇就是在實踐中制訂出一八六四年條例附則的那批人中的其中一個。

在調到這個新城市擔任法院預審官以後，伊凡·伊里奇結識了一批新交，建立了

⁸⁷ 同前註，頁 47-48。

一些新的關係，按照新的原則確定了自己的位置，在他的言論中也有了一些新的調子。他與省當局保持了某種適當的距離，在司法界和富有的貴族中間選擇了一個高雅的小圈子與之交往，採取了一種對政府略有不滿的、溫和的自由主義和強調公民權益的調子。此外，在擔任新職以後，伊凡·伊里奇絲毫也沒改變他衣著的風雅，不過却不再剃鬚鬚，聽憑它們自由生長。伊凡·伊里奇在這個新城市的生活十分愉快：與省長唱反調的一群人的小圈子團結得很緊密。他的薪俸增加了，此外，打牌也給他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伊凡·伊里奇有打牌的天賦，他打起牌來輕鬆愉快，判斷迅速，技術精湛，因此，一般說來他總是贏家。⁸⁸

伊凡·伊里奇在調到這個新城市擔任法院預審官以後，伊凡·伊里奇結識了一批新交（朋友），建立了一些新的關係，也按照新的原則確定了自己的位置（地位），在伊凡·伊里奇的言論中也有了一些新的調子（主張）。伊凡·伊里奇與省當局保持了某種適當的距離，在司法界和富有的貴族當中選擇了一個高雅的小圈子與之交往，伊凡·伊里奇採取了一種對政府略有不滿的、溫和的自由主義和強調公民權益的調子（主張）。此外，伊凡·伊里奇在擔任新職以後，伊凡·伊里奇絲毫也沒改變他衣著穿著的風雅，不過伊凡·伊里奇卻不再剃鬚鬚，任憑鬚鬚自由生長。伊凡·伊里奇在這個新城市的生活得十分愉快：伊凡·伊里奇與省長唱反調的一群人的小圈子團結得很緊密。伊凡·伊里奇的薪俸增加了，此外，打牌也給伊凡·伊里奇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伊凡·伊里奇天生有打牌的天賦，伊凡·伊里奇打起牌來輕鬆愉快、判斷迅速、技術精湛；因此，一般說來伊凡·伊里奇總是贏家。

在新城市供職兩年以後，伊凡·伊里奇遇見了他未來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米赫爾是伊凡·伊里奇經常出入的那個圈子裡最迷人、最聰明、最出色的姑娘。伊凡·伊里奇在工作之餘的消遣娛樂中與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建立了一種輕鬆隨便的關係。伊凡·伊里奇當特派員的時候是經常跳舞的。當了法院預審官以後他就難得跳舞了。現在他跳舞已經具有這樣一層意思：雖然我供職於新的機構，而且是五等文官，但是關於跳舞，我能夠證明，在這方面我能勝過別人。因此，在晚會快結束時，他偶爾也與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跳跳舞，而且主要就是在跳舞的時候，他贏得了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心。她愛上了他。伊凡·伊里奇並沒有要結婚的明確意圖，但當這位姑娘愛上他以後，他向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真的，我為什麼不結婚呢？」——他對自己說。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出生貴族世家，長得也不難看，還略有財產。伊凡·伊里奇本有可能攀到一門更好的親事，但這門親事也就算不錯的了。伊凡·伊里奇有他的薪俸，他希望她也有與他相當的收入。她出身貴族，又是一個可愛、美麗和完全正派的女人。如果說伊凡·伊里奇結婚是因為他愛上了他的未婚妻，並且發現她贊同他的人生觀的話，那就錯了，正如說他結婚是因為他那個圈子裡的人贊成這門親事一樣錯了。伊凡·伊里奇之所以結婚是出於兩層考慮：他得到這樣一位妻子，就是做了一件使自己感到快樂的事；此外，還因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認為這樣做是對的。於是，

⁸⁸ 同前註，頁 48-49。

在新城市任職兩年以後，伊凡·伊里奇遇見了他人生未來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米赫爾是伊凡·伊里奇經常出入的那個圈子中最迷人、最聰明、最出色的姑娘。伊凡·伊里奇在工作之餘的消遣娛樂中，與他人生未來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建立了一種輕鬆隨意的關係。伊凡·伊里奇當特派員的時候是經常跳舞的，但當了法院預審官以後伊凡·伊里奇就難得跳舞了；現在伊凡·伊里奇跳舞已經對伊凡·伊里奇具有這樣一層意思：雖然我任職於新的機構，而且是五等文官；但是關於跳舞，我能夠證明，在這方面我能勝過別人。因此，在晚會快結束時，伊凡·伊里奇偶爾也與他人生未來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跳跳舞，而且主要就是在跳舞的時候，伊凡·伊里奇贏得了他人生未來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的心。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愛上了伊凡·伊里奇，不過伊凡·伊里奇並沒有要結婚的明確意圖，但當這位姑娘愛上伊凡·伊里奇以後，伊凡·伊里奇向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真的，我為什麼不結婚呢？」—伊凡·伊里奇對自己說。伊凡·伊里奇人生未來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賽多洛夫娜出生貴族世家，長得也不難看，她還略有財產，伊凡·伊里奇本有可能結攀到一門更好的親事，但與普拉斯科維婭·賽多洛夫娜這門親事也就算不錯的了。伊凡·伊里奇有他的薪俸，伊凡·伊里奇希望普拉斯科維婭·賽多洛夫娜也有與他相當的收入。普拉斯科維婭·賽多洛夫娜出身貴族，又是一個可愛、美麗和完全正派的女人。如果說伊凡·伊里奇結婚是因為他愛上了他的未婚妻普拉斯科維婭·賽多洛夫娜，並且發現普拉斯科維婭·賽多洛夫娜贊同他的人生觀的話，那就錯了；正如說伊凡·伊里奇結婚是因為他那個圈子裡的人贊成這門親事一樣錯了；伊凡·伊里奇之所以結婚是出於兩層考慮：其一是伊凡·伊里奇得到這樣一位妻子，就是做了一件使自己感到快樂的事；其二是因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認為這樣做（娶普拉斯科維婭·賽多洛夫娜為妻）是對的；於是，基於這兩層考慮，伊凡·伊里奇就與普拉斯科維婭·賽多洛夫娜結婚了。

結婚的過程本身和婚後的最初一段生活（夫妻溫存，新家具，新餐具，新被褥，直至妻子懷孕）都很好，以致伊凡·伊里奇已經開始認為，結婚不僅不會破壞他那種輕鬆愉快、永遠體面、並為社會所贊許的生活的性質（伊凡·伊里奇認為這種性質一般說來是生活本身所固有的），而且還會加深它。但是，從妻子懷孕的最初幾個月起，却開始出現一種不愉快的、使人痛苦的、有失體面的新情況，這是他意料不到的，他怎麼也擺脫不了這種狀況。妻子無緣無故地（伊凡·伊里奇覺得是這樣），*de gaité de coeur*（法語：任性地）（他對自己這樣說）開始破壞生活的愉快和體面「她毫無理由地吃醋，要他不斷地討好她，對一切都吹毛求疵，經常使他難堪，說一些使人不愉快的話。起初，伊凡·伊里奇希望用一種最輕鬆、最體面的對待生活的態度來擺脫這種不愉快的狀況，過去他也會用這種辦法擺脫過難堪的處境。他試著無視妻子的心理狀態，繼續像過去那樣輕鬆愉快地生活：邀請朋友到自己家裡來打牌，去俱樂部玩或是去拜訪朋友。但是有一次妻子在怒氣

⁸⁹ 同前註，頁 49-50。

發作的時候開始用粗話罵他，此後每當他不照她的要求去辦的時候，她就不停地罵。看來她已經下定決心要把他制服，也就是說，要他在辦公之餘也像她一樣，坐在家裡悶悶不樂，否則她決不罷休，這使得伊凡·伊里奇不寒而慄。他終於明白了，娶個妻子（至少是像他那樣的妻子）並不總是能使生活變得愉快和體面，相反卻常常破壞生活的愉快和體面，因此必須保護自己，使自己免受這種破壞的影響。伊凡·伊里奇開始尋找對策。公務是能使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肅然起敬的事，於是，伊凡·伊里奇就用公務及與公務有關的事來與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鬥爭，以此來保全自己的小天地。隨著孩子的出生、嘗試自己餵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種種不順心的事，再加上孩子和母親的真病和假病（對這些病，伊凡·伊里奇必須表現出同情，但實際上他對於它們一點也不了解），對伊凡·伊里奇來說，在家庭以外保全自己小天地的需要就變得更加迫切了。隨著妻子變得越來越容易發怒和苛求，伊凡·伊里奇也越來越把自己的生活重心轉移到了公務上。他比過去更加喜歡公務，功名心也變得更強了。很快，婚後還不到一年吧，伊凡·伊里奇就明白了，夫妻生活雖然提供了生活上的某些舒適和方便，但在本質上却是一件非常複雜和痛苦的事，因而，為了履行自己的職責，要過一種體面的、為社會所贊許的生活，就必須像對待公務一樣，定出某種原則來。於是，伊凡·伊里奇就為自己定出了對待夫妻生活的一套原則。他向家庭生活所要求的，僅僅是它能給予他在家吃飯、有主婦照料和有床鋪睡覺的種種方便和舒適，更主要的是，為社會輿論所確認的外表的體面。而他在其他方面所尋求的只是輕鬆快樂，如果他找到了這種輕鬆快樂，就非常慶幸；如果他遇到了抵抗和埋怨，他就立刻鑽進與家庭生活相隔絕的自己的公務之中，並從中找到樂趣。⁹⁰

伊凡·伊里奇結婚的過程本身和婚後的剛開始的一段生活（包括夫妻溫存，買新家具，買新餐具，買新被褥，一直到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懷孕）都很好，以致後來伊凡·伊里奇開始認為結婚這件事不僅不會破壞伊凡·伊里奇以前那種輕鬆愉快、且永遠體面、並為社會所認同贊許的生活的性質（伊凡·伊里奇認為這種輕鬆愉快、且永遠體面、並為社會所認同贊許的生活的性質一般說來是生活本身應該所固有的），而且還會更加深伊凡·伊里奇所要的輕鬆愉快、且永遠體面、並為社會所認同贊許的生活。但是，從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懷孕的最初幾個月起，事情卻開始出現令伊凡·伊里奇感生一種不愉快的、讓人痛苦的、有失體面的新狀況，這是伊凡·伊里奇之前所意料不到的，伊凡·伊里奇在那時候怎麼也擺脫不了這種狀況。伊凡·伊里奇覺得妻子無緣無故地、任性地（*de gaité de coeur*，法語：任性地）開始破壞生活伊凡·伊里奇的愉快和體面；伊凡·伊里奇覺得妻子毫無理由地吃醋，要伊凡·伊里奇不斷地討好她（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伊凡·伊里奇覺得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對一切好像都吹毛求疵，經常使伊凡·伊里奇難堪，說一些使大家不愉快的話。發生這種狀況的剛開始，伊凡·伊里奇希望用一種最輕鬆、最體面的對待生活的態度，嘗試來擺脫這種不愉快的狀況，過去伊凡·伊里奇也會用這種辦法擺脫過難堪的處境。伊凡·伊里奇嘗試著無視妻子普拉

⁹⁰ 同前註，頁 51-53。

斯科維婭·賽多洛芙娜的心理狀態，繼續像過去伊凡·伊里奇那樣輕鬆愉快地生活：包括邀請朋友到自己家裡來打牌，去俱樂部玩或是去拜訪朋友等。但是有一次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賽多洛芙娜在怒氣發作的時候開始用粗話罵伊凡·伊里奇，此後只要每當伊凡·伊里奇不照普拉斯科維婭·賽多洛芙娜的要求去做事情的時候，普拉斯科維婭·賽多洛芙娜就會不停地罵。看來普拉斯科維婭·賽多洛芙娜已經下定決心要把伊凡·伊里奇制服，也就是說，要伊凡·伊里奇在辦公之餘也像普拉斯科維婭·賽多洛芙娜一樣，坐在家裡悶悶不樂，否則普拉斯科維婭·賽多洛芙娜決不罷休，這種情況使得伊凡·伊里奇不寒而慄。伊凡·伊里奇終於明白了，娶個妻子（至少是像伊凡·伊里奇娶的那樣的妻子）並不總是能夠讓生活變得愉快和體面；相反的，有時可能卻常常會破壞生活的愉快和體面，因此伊凡·伊里奇覺得他必須開始保護自己，讓自己免受這種破壞的影響。伊凡·伊里奇開始尋找相關的對策。而公務是能夠使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肅然起敬的事；於是，伊凡·伊里奇就開始用公務及與公務有關的事來與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對抗與鬥爭，以此來保全伊凡·伊里奇他自己的小天地。隨著伊凡·伊里奇孩子的出生，伊凡·伊里奇嘗試自己幫小孩餵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種種讓伊凡·伊里奇不順心的事，再加上孩子和母親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真病和假病（對這些病，伊凡·伊里奇必須表現出同情，但實際上伊凡·伊里奇對於孩子和母親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真病和假病一點也不了解），對伊凡·伊里奇來說，在家庭以外能保住自己小天地的需要就變得更加迫切了。隨著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變得越來越容易發怒和苛求，伊凡·伊里奇也愈來愈把自己的生活重心轉移到了他的公務上。於是伊凡·伊里奇比過去更加喜歡公務，他的功名心也變得更強了。很快，伊凡·伊里奇結婚後大概還不到一年吧，伊凡·伊里奇就明白了，夫妻生活雖然提供了人們生活上的某些舒適和方便，但在夫妻生活伊凡·伊里奇認為本質上却是一件非常複雜和痛苦的事，因而，為了履行自己的職責，而且要過一種體面的、成為社會所認同與贊許的生活，對夫妻生活就必須像對待公務一樣，定出某種原則來；於是，伊凡·伊里奇就為自己定出了一套對待夫妻生活的原則。伊凡·伊里奇向家庭生活所要求的，僅僅是家庭生活能給予伊凡·伊里奇在家吃飯、有主婦（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照料和有床鋪可以睡覺的種種方便和舒適；另外，更主要的是，為社會階層及輿論所確認的外表的體面。而伊凡·伊里奇在其他方面所尋求的只是輕鬆與快樂，如果伊凡·伊里奇找到了這種輕鬆與快樂，他就會非常慶幸；如果伊凡·伊里奇遇到了在其他方面的抵抗和埋怨，他就立刻會鑽（躲）進與家庭生活相隔絕的自己的公務之中，並且從中找到伊凡·伊里奇要的樂趣。

上司把伊凡·伊里奇看成一個優秀的官吏，過了三年，他被提拔為副檢察官。新的職務，它的重要性，有可能提審任何人和把任何人關進牢房，公開演講，以及在演講中所取得的成功，——所有這一切使得伊凡·伊里奇更加專注於公務。孩子一個接一個地出世。妻子也變得越來越囉唆和愛發脾氣，但伊凡·伊里奇定出的對待家庭生活的原則卻使她的囉唆對他幾乎不起作用。在這個城市供職七年之後，伊凡·伊里奇又被調到另一個省裡擔任檢察官。他們搬了家，錢不夠用，妻子又不喜歡他們搬去的那個地方。薪俸雖然比過去多了，但開銷却更大了。此外，還死了兩個孩子，因此家庭生活對於伊凡·伊里奇就更不愉快了。普拉斯科維婭·費

多洛芙娜把在這個新地方所發生的一切不愉快都歸咎於她的丈夫。夫妻之間談論的多數話題，尤其是關於孩子的教育問題，都有可能引向過去曾經引起過爭吵的種種問題，而且這類爭吵隨時都可能爆發。夫妻之間很少有相親相愛的時候，即使有，為時也很短。那只不過是他們暫時停靠的小島罷了，然後他們又重新駛入隱藏著仇恨、彼此疏遠的汪洋大海。如果伊凡·伊里奇認為這種疏遠是不應該有的，那麼這也許會使他感到傷心，可是現在他已經承認這種狀況不僅是正常的，而且正是他在家庭中想要實現的目標。他的目標就是使自己盡可能地擺脫這些不愉快的事，並使這些不愉快的事具有一種無害的、體面的性質。他跟家裡人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少，他就用這種辦法來達到他的目的，如果他必須同他的家人在一起的話，他就盡量利用有外人在場這一點來保證自己不遇到不愉快的事。不過更主要的是，伊凡·伊里奇有公務。他的生活的全部興趣都集中在公務之中。這種興趣把他整個吞沒了。意識到自己的權力，自己有可能毀掉想毀掉的任何人，走進法庭和接見下屬時的威風，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威風，以及他應付上司和下屬的成功，更主要的是，他感到他具有辦案的才能，所有這一切都使他十分得意，再加上與同僚們的閒談、宴會和打牌，使他覺得生活非常充實。因此，一般來說，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正如他認為應該如此的那樣，愉快而體面地前進著。他又這樣過了七年。他的大女兒已經十六歲了，又有一個孩子死了，只剩下一個正在讀中學的男孩，他也是他們爭吵的原因。伊凡·伊里奇想把他送進法律學校，而普拉斯科維·費多洛芙娜却偏偏與他作對，把男孩送進了普通中學。他的女兒在家裡讀書，頗有長進，男孩的學習也不錯。⁹¹

伊凡·伊里奇在法院的上司把伊凡·伊里奇看成一個優秀的官吏；過了三年後，伊凡·伊里奇被提拔為法院的副檢察官。新的職務（法院的副檢察官）的重要性，包括有可能提審任何人和把任何人關進牢房的權力；還有公開演講，以及在演講中所可以取得的成功——所有的這一切使得伊凡·伊里奇更加地專注於公務上。伊凡·伊里奇孩子一個接一個地出世，而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也變得愈來愈囉唆和愛發脾氣，但是伊凡·伊里奇定出的對待家庭生活的原則，卻使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囉唆對伊凡·伊里奇幾乎起不了作用。在這個城市任職七年之後，伊凡·伊里奇又被法院調到另一個省裡去擔任檢察官。他們（伊凡·伊里奇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們）搬了家，不但錢不夠用，而妻子又不喜歡他們搬去的那個地方。伊凡·伊里奇的薪俸雖然比過去多了，但伊凡·伊里奇的開銷卻更大了。此外，伊凡·伊里奇還死了兩個孩子，因此家庭生活對於伊凡·伊里奇就讓他覺得更不愉快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把在這個新的地方所發生的一切不愉快，都歸咎於伊凡·伊里奇。夫妻之間所談論的多數話題，尤其是有關於孩子的教育問題，都有可能導引到過去伊凡·伊里奇和他妻子兩人曾經引起過爭吵的種種問題，而且這類的爭吵，隨時都有可能爆發。伊凡·伊里奇夫妻之間已經很少有相親相愛的時候了，即使有，為時也會很短；那有相親相愛的時候，也只不過是伊凡·伊里奇夫妻之間暫時停靠的小島罷了，然後伊凡·伊里奇夫妻之間又會重新駛入那個隱藏著仇恨、彼

⁹¹ 同前註，頁 53-55。

此疏遠的汪洋大海之中。如果伊凡·伊里奇認為這種疏遠感是不應該有的，那麼這也許會使伊凡·伊里奇感到傷心，可是現在伊凡·伊里奇已經承認這種狀況不僅僅是正常的，而且正是伊凡·伊里奇在家庭中想要去實現的目標。伊凡·伊里奇的目標就是使他自己盡可能地擺脫這些不愉快的事情，並且使這些不愉快的事情，變成具有一種無害的、且體面的性質。伊凡·伊里奇跟家裏人在一起的時間愈來愈少，伊凡·伊里奇就用這種辦法來達到他的目的，如果伊凡·伊里奇必須和他的家人在一起的話，伊凡·伊里奇就盡量利用有外人在場的這一點來保證自己不會遇到會讓伊凡·伊里奇不愉快的事。不過更主要的是，伊凡·伊里奇還有公務的寄託。伊凡·伊里奇的生活的全部興趣都集中在他的公務之中。這種興趣把伊凡·伊里奇整個吞沒了。伊凡·伊里奇意識到自己所擁有的權力，自己有可能毀掉想毀掉的任何人的權力，以及走進法庭和接見下屬時的那種威風，那怕只是表面上的威風，以及伊凡·伊里奇應付上司和下屬的成功；更主要的是，伊凡·伊里奇感到他具有辦案的才能，所有這一切都使伊凡·伊里奇十分地得意，再加上伊凡·伊里奇與同僚們的閒談、宴會和打牌，使伊凡·伊里奇覺得生活得非常充實。因此，一般來說，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正如伊凡·伊里奇認為應該如此的那樣---愉快而體面地進行著。伊凡·伊里奇又這樣過了七年。伊凡·伊里奇的大女兒已經十六歲了，但又有一個孩子死了（死了第三個小孩），只剩下一個正在讀中學的男孩，這個正在讀中學的男孩也是伊凡·伊里奇夫妻他們爭吵的原因。伊凡·伊里奇想把正在讀中學的男孩（伊凡·伊里奇的兒子）送進法律學校，而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費多洛芙娜卻偏偏與伊凡·伊里奇作對，把男孩（伊凡·伊里奇的兒子）送進了普通中學。伊凡·伊里奇的女兒在家裡讀書，頗有長進，而男孩（伊凡·伊里奇的兒子）的學習也不錯。

(四)第三段

結婚以後的十七年，伊凡·伊里奇的生活就是這樣過去的。他已經是一個老檢察官了，他拒絕了幾次調動，希望獲得一個理想的職位。可是就在這時突然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幾乎完全破壞了他的生活平靜。伊凡·伊里奇期待著獲得大學城首席法官的職位，可是却不知怎麼被戈普捷足先登，得到了那個職位。伊凡·伊里奇惱怒了，開始責難他，與他以及自己的頂頭上司爭吵。結果上司開始對他冷淡了，下一次提升又沒有他的份。這事發生在一八八〇年。這一年是伊凡·伊里奇生活中最困難的一年。在這一年裡，一方面他覺得薪俸不足以維持生活，另一方面他發現大家都把他忘了。在他看來，這是對他最大的、最嚴重的不公平，可是其他人却覺得這是十分平常的事。甚至連他的父親也不認為自己有責任幫助他。他覺得所有的人都拋棄了他，他們認為他的職位和三千五百盧布的年薪是極為正常的，甚至是很幸福的。只有他一個人知道，人們對他是多麼不公平，他的妻子的囉唆是多麼沒完沒了，他已經入不敷出，開始負債，一總之，只有他一個人知道，他目前的狀況是非常不正常的。⁹²

⁹² 同前註，頁 56-57。

伊凡·伊里奇結婚以後的十七年，生活就是在家庭生活是不愉快的，但他在工作上找到了很大的成就感這樣過去的。這時他已經是一個老檢察官了，伊凡·伊里奇拒絕了幾次調動，也希望獲得一個理想的職位。可是就在這時對伊凡·伊里奇來說突然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幾乎完全破壞了他平靜的生活。在一八八〇年，這一年是伊凡·伊里奇生活中最困難的一年；伊凡·伊里奇期待著能獲得大學城首席法官的職位，但是却不知怎麼被戈普捷足先登，獲到了那個職位；伊凡·伊里奇惱怒了，開始責難戈普，與戈普以及自己的頂頭上司爭吵，結果伊凡·伊里奇的上司開始對伊凡·伊里奇冷淡了，下一次提升又沒有伊凡·伊里奇的份。伊凡·伊里奇一方面他覺得薪俸不足以維持他當時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伊凡·伊里奇發現大家好像都把他忘了。在伊凡·伊里奇看來，這是對他最大的、最嚴重的不公平，但是其他人却覺得這是好像十分平常的事。在伊凡·伊里奇身旁的其他人，他們認為伊凡·伊里奇的職位和一年三千五百盧布的年薪是非常為正常的，甚至他們認為是很幸福的。但是對伊凡·伊里奇來說，他覺得人們對他是多麼不公平，而他的妻子的囉唆是多麼地沒完沒了，他生活已經入不敷出開始負債了一總之，只有伊凡·伊里奇自己一個人知道，他目前的狀況對他而言是非常不正常的。

這年夏天，為了減少支出，他告假與妻子一同到她住在鄉下的哥哥那兒度過夏天。在鄉下，由於沒有公務，伊凡·伊里奇第一次感到不僅是寂寞，而且是無法忍受的痛苦，於是他決定，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必須採取某些斷然的措施。伊凡·伊里奇在涼台上來回踱步，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他決定到彼得堡去活動一番，申請調到另一個部裡去，以此來懲罰那些不能知人善任的上司們。第二天，他不顧妻子和內兄的勸阻，動身去彼得堡了。他此行只有一個目的：求得一個年薪五千盧布的職位。他已經不再抱定要去哪一個部，屬於哪一個派別，從事哪一類工作了。他需要的只是職位，年薪五千盧布的職位，政府機關也行，銀行也行，鐵路上也行，瑪麗亞皇后掌管的機構也行，甚至海關都行，但一定要有五千盧布的年薪，而且一定要調離那個不能知人善任的部。結果伊凡·伊里奇此行却取得了驚人的、意外的成功。在庫爾斯克，他的一位熟人費·謝·伊里英也上了頭等車廂，他告訴伊凡·伊里奇庫爾斯克省省長收到的一份最新的電報上說，近日部裡要有人事變動：彼得·伊凡諾維奇的職位將要由伊凡·謝緬諾維奇接任。這個初步擬定的人事變動，除了對俄國有其自己的意義以外，對於伊凡·伊里奇更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這次將起用一名新人——彼得·彼得洛維奇，這樣一來，查哈爾·伊凡諾維奇也將躍居高位，而這對伊凡·伊里奇就十分有利，因為查哈爾·伊凡諾維奇是伊凡·伊里奇的同窗好友。在莫斯科，這個消息得到了證實。伊凡·伊里奇一到彼得堡，就找到了查哈爾·伊凡諾維奇，並取得了查哈爾的承諾：替他在他所隸屬的司法部裡謀一個可靠的職位。一星期後，他給妻子打了個電報：「查哈爾接任米勒的職位。我將首批獲得任命。」由於這次人事變動，伊凡·伊里奇出人意外地在部裡獲得了這樣的任命，他比他的同僚高出了兩級，年薪五千盧布，還有三千五百盧布的調任費。伊凡·伊里奇把對自己過去的敵人和對部裡的一切怨恨忘得一乾二淨，他覺得幸福極了。伊凡·伊里奇回到了鄉下，愉快而滿意，他好久沒有這樣

了。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也眉開眼笑，他們簽訂了「和約」。伊凡·伊里奇告訴她，在彼得堡別人怎樣祝賀他，他過去的敵人怎樣羞愧難當，現在又怎樣迎逢他，人們怎樣羨慕他的職位，他還特別請到彼得堡所有的人都很愛他。⁹³

一八八〇年的夏天，伊凡·伊里奇為了減少支出，他告假與妻子一同到他內兄（伊凡·伊里奇太太的哥哥）那兒度過夏天。在鄉下由於沒有公務的緣故，伊凡·伊里奇第一次不單單感到寂寞，而且還是無法忍受的痛苦，於是伊凡·伊里奇決定，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必須採取一些斷然的措施來改變他的人生。伊凡·伊里奇決定到彼得堡去試試，嘗試申請調到另一個部裡去，以此來懲罰那些對伊凡·伊里奇而言不能知人善任的上司們。他決定一定要調離那個不能知人善任的部，而且薪水條件至少要有年薪五千盧布的職位，伊凡·伊里奇已經不再抱定非要去哪一個部，屬於哪一個派別，或是從事哪一類工作了；政府機關也行，銀行也行，……，甚至海關都行；

後來因為伊凡·伊里奇的同窗好友查哈爾·伊凡諾維奇躍居高位，伊凡·伊里奇一到彼得堡，就找到了同窗好友查哈爾·伊凡諾維奇，並取得了同窗好友查哈爾的承諾：替他在他所隸屬的司法部裡謀到了一個可靠的職位。由於這次人事變動，伊凡·伊里奇出人意外地在部裡獲得了如此的任命，他比他的同僚職位高出了兩級，年薪有五千盧布，另外還有三千五百盧布的調任費，伊凡·伊里奇一八八〇年夏天的彼得堡之行却獲得了驚人的、意外的成功。

伊凡·伊里奇有了這個調職和加薪的成功後，把過去的敵人和部裡長官的怨恨忘得一乾二淨，伊凡·伊里奇覺得他幸福極了。伊凡·伊里奇又回到了鄉下，但此時卻感到愉快而滿意，伊凡·伊里奇已經好久沒有這樣的感覺了。伊凡·伊里奇的夫人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也是眉開眼笑，伊凡·伊里奇告訴她，在彼得堡別人是如何怎樣地祝賀他，他過去的敵人是如何怎樣地羞愧難當，現在又是如何怎樣地迎逢他，人們是如何怎樣地羨慕他的職位，他還特別請到彼得堡所有的人是如何地都很愛他。

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聽他滔滔不絕地講著，做出一副相信他的話的樣子，沒有反駁他。她只計畫了一下，到了他們將要去的那個城市裡，他們將對生活作怎樣的新安排。伊凡·伊里奇高興地看到，這些計畫也正是他的計畫，他們的想法是一致的，他那被搞糟了的生活又將恢復原本應有的愉快和體面的性質了。伊凡·伊里奇回來後只住了很短一段時間，九月十日他必須去上任，此外，在新的地方安頓下來也需要時間，得把所有的東西從省城運去，還有許多東西需要添置和定做。總而言之，一切該怎樣安排，他已胸有成竹，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心裡所想的也幾乎跟他完全一樣。現在，一切都安排得那麼好，他和妻子的目標又一致了，而且，他們不僅生活在一起，而且還那麼和諧，即使在婚後的最初幾年也沒有這樣和諧過。伊凡·伊里奇本來想帶家眷一同去赴任，但他的妹妹和妹夫（他倆對伊凡·伊里奇和他全家突然變得特別殷勤和親近起來）却堅持認為不

⁹³ 同前註，頁 57-59。

行，結果伊凡·伊里奇只好獨自去赴任。⁹⁴

伊凡·伊里奇的新職和加薪，讓他兩夫婦不僅重新生活在一起，而且還那麼和諧，甚至和剛結婚時比較，他們婚後的最初幾年也沒有這樣和諧過。那年（一八八〇年）的九月十日他必須去赴新職上任，而且在新的地方安頓下來也需要時間，得把生活所有的家當從省城運去，還有許多生活物品和家具需要添置和定做，因此伊凡·伊里奇從彼得堡回來後只住了很短一段時間。

伊凡·伊里奇去上任了，愉快的情緒一直沒離開過他，這是仕途得意和與妻子和諧一致兩者相輔相成的結果。他找到了一所非常好的住宅，他們夫妻倆夢寐以求的正是這種住宅。寬敞、高大、古色古香的客廳，舒適雅致的書房，妻子和女兒的房間，兒子的學習室——這一切就彷彿是特意為他們設計的。伊凡·伊里奇親自動手布置新居，挑選壁紙，添置家具，尤其是老式家具（他認為老式家具有一種高貴的氣派），選購沙發套等等，於是東西越來越多，逐漸接近了他勾畫的理想。當他剛布置到一半的時候，他的布置就已經超出了他的期望。他知道，當一切都布置就緒以後，他的新居將具有一種多麼高貴典雅、超凡脫俗的氣派。臨睡前，他常常想像著布置就緒以後的客廳將是什麼樣子。瞧著那尚未裝修好的客廳，他彷彿已經看到了布置就緒以後的壁爐、隔熱板、放擺設的架子、分布在各處的椅子、掛在牆上的大大小小的盤子，以及青銅擺設等等。他一想到他一定會使審美趣味與他一致的帕莎白（帕莎是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的小名）和麗莎卡（麗莎卡是麗莎的小名）大吃一驚，就不由得高興起來。她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氣派的。特別是他成功地搜羅到一批價格很便宜的古董，它們將賦予整個新居種特別高雅的氣派。他在書信中故意把一切說得比實際上差，好讓她們大吃一驚。這一切是那麼使他入迷，甚至超過了他所熱中的新職務，這真出乎他的意料。甚至在開庭的時候他也常常心不在焉：他會想著該用怎樣的窗簾架，平的呢，還是拱形的呢？他是那麼熱中於此，常常親自動手，重新擺放家具，重新懸掛窗簾。有一次，他爬上梯子，想指給那個弄不懂他的意思的工匠看，該怎樣懸掛窗簾，但他不小心摔了下來，好在他強壯有力，手腳靈活，因此沒有摔倒，只是腰部在梯子邊上撞了一下。撞傷的地方疼了幾天，但很快也就好了。這段期間，伊凡·伊里奇覺得自己特別愉快，特別健康。他在信中寫道：我覺得我突然年輕了十五歲。他本想在九月份把新居布置好，結果却拖到十月中旬。然而新居的確漂亮極了，不僅他自己這樣說，而且所有來參觀過的人也都對他這樣說。實際上，所有那些並不十分富有、但又想擺闊的人家裡都是這樣布置的，結果就是彼此雷同「花緞、黑漆家具、盆花、地毯、青銅器，以及許多黝黑而閃閃發亮的擺設，——所有這一切只不過是同一類人的互相仿效而已。他的布置與別人是如此雷同，簡直一點也不引人注目。但他却覺得這一切十分別致。⁹⁵

⁹⁴ 同前註，頁 59-60。

⁹⁵ 同前註，頁 60-62。

伊凡·伊里奇去上任新職了，伊凡·伊里奇仕途的得意，以及和與妻子和諧一致兩者相輔相成，讓愉快的情緒一直沒離開過伊凡·伊里奇，而且伊凡·伊里奇找到了一所非常好的住宅，有著寬敞、高大、古色古香的客廳，舒適雅致的書房，他們夫妻倆夢寐以求的正是這種住宅，彷彿這一切就是特意為他們設計的一樣。

伊凡·伊里奇非常地熱衷自己親自動手，重新擺放家具、重新懸掛窗簾。有一次，伊凡·伊里奇爬上梯子，為了示範給弄不懂伊凡·伊里奇的意思的工匠該怎樣懸掛窗簾，不小心從梯子摔了下來，還好伊凡·伊里奇的身體強壯有力、手腳靈活，因此並沒有摔倒，只是從梯子摔了下來時伊凡·伊里奇的腰部在梯子邊上撞了一下。撞傷的地方雖然疼了幾天，但撞傷的地方很快也就好了。這段準備新住宅的期間，伊凡·伊里奇覺得自己特別愉快，特別健康，伊凡·伊里奇覺得他好像突然年輕了十五歲。

他去火車站迎接自己的家人，把他們帶回燈火輝煌、裝潢一新的住宅，繫著白領結的男僕給他們打開裝飾著鮮花的前廳大門，然後他們走進客廳、書房，高興得連聲讚嘆，他感到幸福極了，領著他們到處參觀，盡情地享受他們的誇獎，神情得意非凡，滿臉發光。當天晚上喝茶的時候，普拉斯科維短。費多洛芙娜順便問他是怎樣摔下來的，他笑著，當場表演了他是怎樣摔下來的，又怎麼把工匠嚇了一跳。「幸虧我曾是個體操運動員，換了別人非摔死不可，而我只不過這兒被撞了一下。那幾天摸上去有點疼，但現在已經不疼了，只留下一塊青斑。」於是他們就開始了在新居裡的生活，一切都慢慢地習慣了，但正如人們搬進新居後常有的情況那樣，總覺得還缺少一個房間；他們的收入增加了，但也總覺得還不太夠，缺得也並不多不過五百盧布而已。其他各方面都很好。感覺特別好的是最初那段時期，那時一切還沒有完全就緒，還需要繼續布置：一會兒要去買東西，一會兒要去定做，一會兒要把家具重新擺放，一會兒又要稍作調整。儘管夫妻之間還有某些意見不統一，但是由於兩人都很滿意，加之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所以爭執過以後也就算了，沒有發生大的爭吵。等到已經沒有什麼需要再布置的時候，他們才開始覺得有點寂寞，彷彿缺少了什麼似的，但很快他們又結識了一些新交，形成了一些新的習慣，生活也就充實起來了。⁹⁶

伊凡·伊里奇去火車站迎接他的家人，把他們帶回燈火輝煌、由伊凡·伊里奇一手重新裝潢的住宅，到達新家後，有位繫著白領結的男僕幫他們打開有著鮮花裝飾著的前廳大門。伊凡·伊里奇的家人走進客廳、書房，高興得發出連聲讚嘆，讓伊凡·伊里奇感到幸福極了，並盡情地享受他們的誇獎，伊凡·伊里奇神情得意非凡，滿臉發光。當天晚上喝茶的時候，伊凡·伊里奇的太太普拉斯科維短。費多洛芙娜問他是怎樣從梯子上摔下來的，伊凡·伊里奇笑著，當場表演了他是如何怎樣也摔下來，又是如何怎麼地把在場的工匠嚇了一跳。伊凡·伊里奇跟他夫人說：「幸虧我曾是個體操運動員，換了別人非摔死不可，而我只不過這兒被撞了一下。那幾天摸上去有點疼，但現在已經不疼了，只留下一塊青

⁹⁶ 同前註，頁 62-64。

斑。」

伊凡·伊里奇和他的家長在新居裡開始展開新的生活，而且一切都慢慢地習慣了，但正如一般人們搬進新居後，總覺得還缺少一個房間的感覺；雖然他們的收入增加了，但也總覺得薪水總還不太夠。感覺特別好的是最初一切還沒有完全就緒，還需要繼續布置的那段時期。儘管他們夫妻之間還有某些意見不同，但是由於兩人都很滿意，加之還有許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所以他們夫妻爭執過以後也就算了，並沒有發生巨大的爭吵。待沒有什麼需要再布置的時候，他們夫妻才又開始覺得有點寂寞，彷彿感覺又缺少了些什麼似的。還好，很快地他們又結識了一些新朋友，形成了一些生活上新的習慣，生活也就慢慢充實起來了

伊凡·伊里奇上午在法院辦公，中午回家吃飯。最初那段時期，他的情緒是很好的。他有時也感到痛苦，那都是為了新居的事。（桌布和沙發套上的任何一個污點，窗簾上被扯斷的繩子，都使他惱火；他為布置這所新居花費了多少心血啊，因此任何糟蹋都使他痛心。）但是，總的來說，伊凡·伊里奇的生活還是按照他的信條，按照他所認為的生活應有的樣子度過的：輕鬆，愉快，而且體面。他九點起床，喝咖啡，讀報，然後穿上制服，乘車去法院。在那兒，他對他的工作是輕車熟路了。他一到法院就投入工作之中。上訴人，在辦公室裡訊問，辦公室本身，開庭——預審和公審。在所有這些公務中，必須善於排除一切可能破壞公務的正常進行的日常生活的俗事；除了公務以外，不允許與別人發生任何關係，發生關係的理由必須是屬於公務性質的，關係的本身也只能是公務性質的。譬如，來了一個人，想打聽某件事。因為伊凡·伊里奇與這件事無關，他就不能與這個人發生任何關係。但是，如果這個人與高等法庭的審判委員有某種關係，而且這種關係可以名正言順地書寫到公文上，在這種關係的範圍之內，只要是能解決的事，伊凡·伊里奇都會給予解決。同時，他還注意保持人與人之間形式上的友好關係，即謙恭有禮。當公務上的關係一結束，其他的任何關係也就結束了。伊凡·伊里奇善於把公務與自己的私事區分開來，不使它們互相混淆，他憑著長期的實踐和他的才幹，已經把這種本領掌握到爐火純青的程度，以致有時他也彷彿開玩笑似的，混淆一下公私。他之所以允許自己這樣做，是因為他知道自己有這樣的力量，一旦需要，他隨時都能區分公私。辦理公務對伊凡·伊里奇來說，不僅輕鬆、愉快和體面，而且甚至可以說是技藝精湛。公務空隙時，他抽煙喝茶，稍許談點政治，稍許談點一般的問題，稍許談點打牌的事，而談得最多的則是各種各樣的任命。最後，他十分疲勞，但卻像一個技藝精湛的樂師，出色地演奏完了樂隊中第一小提琴該演奏的那些部分，懷著滿意的心情回到家裡。家裡，母女倆或是出門去什麼地方，或是有什麼人來拜訪她們。兒子或是去學校讀書，或是在家中跟家庭教師一起準備功課，認真地複習學校裡教的東西。一切都很好。午飯以後，如果沒有客人來訪，伊凡·伊里奇有時就讀一些大家都在談論的書，晚上他就坐下來辦公，也就是讀案卷，核對法律，即對照供詞，援引法律條文。這個工作他既不覺得乏味，也不感到愉快。在有機會打牌的時候，這個工作是乏味的；但如果沒人同

你打牌，這畢竟比獨自閒坐或跟妻子待在一起要強些。伊凡·伊里奇的樂趣是邀請一些上流社會有地位的太太和先生到家裡來聚餐，正如他家的客廳與所有其他人家的客廳雷同，他與這些客人一同消磨時間的辦法，也與其他人消磨時間的辦法是同樣的。⁹⁷

總的來說，新的工作、新的住宅、新的環境伊凡·伊里奇的生活還是按照他的信條、按照他所認為的生活應有的樣子如此輕鬆，愉快，而且體面地度過。伊凡·伊里奇在法院辦公必須善於排除一切有可能會破壞公務正常進行的日常生活俗事；除了公務以外，伊凡·伊里奇不允許與別人發生任何關係，若有關係發生，其理由也必須是屬於公務性質的，而關係的本身也只能是公務性質的，在這種公務性質關係的範圍之內，只要是伊凡·伊里奇能解決的事，他都會給予解決。同時，伊凡·伊里奇還謙恭有禮地注意保持人與人之間形式上的友好關係；不過，當公務上的關係一結束，其他的任何關係也就結束了。工作結束後，他感到十分疲勞，但卻懷著滿意的心情回到家裡。伊凡·伊里奇家人的家居生活，母女倆在家裏，或出門去什麼地方，或是有什麼人來拜訪她們；兒子則是去學校讀書，或是在家中跟家庭教師一起準備功課、認真地複習學校裡教的東西。如果沒有客人來訪，伊凡·伊里奇有時就會讀一些大家都在談論的書，晚上則坐下來辦公（讀案卷），核對法律，（對照供詞，援引法律條文）。這個工作伊凡·伊里奇既不覺得乏味，也不感到愉快。若有機會打牌的時候，伊凡·伊里奇就會覺得坐下來辦公、核對法律是乏味的；但如果沒人同你打牌，伊凡·伊里奇覺得坐下來辦公、核對法律畢竟還是比獨自閒坐或跟妻子待在一起要強些。伊凡·伊里奇的樂趣是邀請一些上流社會有地位的太太和先生到家裡來聚餐，就和他家的客廳與其他人的客廳類似雷同，而伊凡·伊里奇與這些客人一同消磨時間的方式，也與其他人消磨時間的方式是相同的。

有一次，他們家甚至還舉行了一場晚會，大家一同跳舞。伊凡·伊里奇很快活，一切都很好，僅僅與妻子為了大蛋糕和糖果的事大吵了一場：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有自己的計畫，可是伊凡·伊里奇却堅持要到一家高級的食品店裡買，並且買了很多蛋糕，結果蛋糕沒吃完，而食品店送來的帳單上却寫著四十五盧布，於是就引起了爭吵。這場爭吵很厲害，很不愉快，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罵他「笨蛋，廢物」。他抱住了自己的腦袋，而且一怒之下不知為什麼提到了離婚。但是晚會本身是愉快的。參加晚會的都是些出色的人。伊凡·伊里奇還和特魯豐諾娃公爵夫人跳了舞，就是那位以創辦「消愁會」而聞名的女人的妹妹。公務的樂趣是滿足自尊心的樂趣，社交活動的樂趣是滿足虛榮心的樂趣；而伊凡·伊里奇真正的樂趣是打牌的樂趣。他承認，經歷了一切，經歷了生活中的種種不愉快以後，他的樂趣就是跟幾個有涵養、不吵不鬧的牌友一起坐下來打牌（這種樂趣就像一根蠟燭站立在所有東西的前面，在那兒點亮著），但是一定要四個人打五個人打就不痛快了，儘管他總是裝出很喜歡的樣子），並且要玩得聰明和認真（在出牌的時候），然後吃晚飯，喝一杯酒。在打過牌以後，特別是在稍微贏了一點錢的情

⁹⁷ 同前註，頁 64-66。

況下（贏多了就不愉快了），伊凡·伊里奇就會帶著特別好的心情上床睡覺。他們就這樣生活著。他們的小圈子裡都是些最出色的人，達官貴人和一些年輕人也常到他們家來。在應該結交怎樣的人這個問題上，丈夫、妻子和女兒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們不約而同地把各種各樣不入流的朋友、親戚和衣冠不整的人拒之門外，因為這些不速之客常常從各處飛來，闖進他們那牆上掛著日本盤子的客廳。很快，那些衣冠不整的朋友就不再來了，於是到戈洛溫家來的就只剩下最出色的一小批人。一些年輕人追求麗莎，其中有一位姓彼得里謝夫的，是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彼得里謝夫的兒子，他的財產的唯一繼承人，現任法院的預審官，也在追求麗莎，因此伊凡·伊里奇已經在同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商量，何不讓他們倆乘雪擺出去玩或是演一場外行人的戲呢？他們就這樣生活著。一切都毫無變化地進行著，一切都很好。⁹⁸

伊凡·伊里奇在公務的樂趣是滿足他自尊心的樂趣，而社交活動的樂趣是滿足伊凡·伊里奇虛榮心的樂趣；而伊凡·伊里奇真正的樂趣是跟幾個有涵養、不吵不鬧的牌友一起坐下來打牌的樂趣。他們就這樣生活著。伊凡·伊里奇和他們的朋友不約而同地把各種各樣不入流的朋友、親戚及衣冠不整的人拒之門外；他們的生活一切都幾近毫無變化地進行著，而且一切都很好。

(五)第四段

大家都健康。伊凡·伊里奇有時說，他嘴裡有一股怪味，腹部的左側有點不舒服，但這也不能說就是不健康。但後來，這種不舒服的感覺越來越嚴重了，雖然還沒有發展成疼痛，但他總覺得腹部左側隱隱作痛，心情也就變壞了。這種壞心情日益加劇，已經開始破壞戈洛溫家裡剛剛形成的那種生活輕鬆愉快和體面的感覺了。丈夫和妻子開始越來越頻繁的爭吵，輕鬆和愉快很快就消失了，就連體面也很難維持了。吵架的次數越來越多，又只剩下一些小島了，而這些小島——夫妻能夠不吵不鬧地彼此相處的小島——已經很少了。⁹⁹

伊凡·伊里奇開始發覺他的身體有異狀了，他發現他嘴裡有一股怪味，身體的腹部的左側有點不舒服，但後來，這種不舒服的感覺越來越嚴重了，伊凡·伊里奇感到雖然還沒有發展變成疼痛，但他總覺得腹部左側隱隱作痛，他的心情也就因此變壞了。這種壞心情日益加劇，伊凡·伊里奇因此和妻子開始越來越頻繁的爭吵，因此破壞了伊凡·伊里奇家裡才剛剛形成的那種令人感到生活輕鬆愉快和體面的感覺。

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說她的丈夫脾氣很壞，現在看來，這並非毫無根據。她說話喜歡誇大，她說伊凡·伊里奇的脾氣一向那麼可怕，她能忍受二十年，全靠她的脾氣好。現在每次爭吵都是由他挑起的，這話一點不假。每當快要吃飯的

⁹⁸ 同前註，頁 66-68。

⁹⁹ 同前註，頁 69。

時候，也就是他剛開始吃飯、正在喝湯的時候，他就開始找碴兒了。有時候是他發現某件餐具有點破，有時候是菜不合他的口味，有時候是兒子把胳膊肘撐在桌上了，有時候是女兒的髮型不對頭。他把一切都歸咎於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起先還與他爭辯，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在開始吃飯時發火，她才明白過來，這是一種病態，由即將進食所引起的一種病態。於是她就忍讓了，不再與他爭辯，只是催大家快吃飯。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把自己的忍讓看成是很大的美德。她認定她丈夫的脾氣太壞了，造成了她生活的不幸，於是她便開始憐憫自己了。她越是憐憫自己，就越是恨她的丈夫，她開始盼望他死掉，但又不能真的讓他死掉，因為如果他死了，薪俸也就沒有了。這就更使她惱恨他。她認為自己太不幸了，不幸到連他的死也救不了她。她很惱怒，但隱忍著，可是她的這種隱忍著的惱怒却加劇了他的惱怒。有一次吵架，伊凡·伊里奇顯得特別沒有道理，吵過以後，他解釋說，他確實肝火很旺，但這是因為有病的緣故。她就對他說，既然有病，那就應該去治。而且她要求他去看一位名醫。他去了。一切都如同他所預料的。一切都像常發生的情況那樣。讓人等候，故意擺醫生的架子，這也是他所熟悉的，就同他在法院裡的情形一樣，然後是這兒敲敲，那兒聽聽，提出一些問題，要求病人作出一些事先由他確定好的、顯然是多餘的回答。醫生擺出一副架式，似乎在說，如今您落到我們手裡了，我們會對一切作出安排的，至於怎樣安排，我們是清楚而且沒有疑問的，對於任何人，無論您自己希望怎樣，我們都會按照某一種模式把一切安排好。一切就跟在法院裡一模一樣。正如他在法院裡對被告裝腔作勢，現在這位名醫也對他裝腔作勢。¹⁰⁰

伊凡·伊里奇的夫人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覺得現在每次的爭吵都是由伊凡·伊里奇挑起的，這話一點都不假。每當他們快要吃飯的時候，也就是伊凡·伊里奇剛開始吃飯、正在喝湯的時候，伊凡·伊里奇就開始找碴了；有時候是伊凡·伊里奇發現家中某件餐具有點破，有時候是上的菜不合他的口味，有時候是兒子把坐姿不好，把胳膊肘撐在桌上了，有時候是女兒的髮型伊凡·伊里奇看不順眼。伊凡·伊里奇把一切都歸咎於他的夫人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起先還會與他爭辯，但是伊凡·伊里奇一次又一次地在開始吃飯時發脾氣，她才明白這是一種病態，由伊凡·伊里奇即將進食所引起的一種病態，於是伊凡·伊里奇的夫人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就忍讓了，不再與伊凡·伊里奇爭辯，只是催促大家快吃飯。伊凡·伊里奇的夫人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很惱怒，不過隱忍著，可是她的這種隱忍著的惱怒却加劇了伊凡·伊里奇的惱怒。有一次的吵架，伊凡·伊里奇顯現得特別沒有道理，吵過架以後，伊凡·伊里奇解釋說，他確實肝火很旺，不過這是因為他有病的緣故。伊凡·伊里奇的夫人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就對伊凡·伊里奇說，既然有病，那就應該去醫治。而且伊凡·伊里奇的夫人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要求伊凡·伊里奇去看一位名醫。伊凡·伊里奇去了，伊凡·伊里奇感到就同他在法院裡的情形一樣，伊凡·伊里奇在法院裡對被告裝腔作勢，現在這位名醫也對伊凡·伊里奇裝腔作勢，包括：讓病人等候，故意擺醫生的架子，然後是這兒敲敲、那兒聽聽，

¹⁰⁰ 同前註，頁 69-71。

提出一些問題，要求病人作出一些事先由醫生他確定好的、顯然是多餘的回答；醫生擺出一副架式，似乎好像在說，如今病人您落到我們手裡了，我們會對您的一切作出安排的，至於是怎樣安排，醫院對於任何人都是清楚的，而且是沒有疑問的，無論病人您自己希望醫院怎樣，醫院都會按照醫院的模式把一切安排好；一切就跟伊凡·伊里奇在法院裡對待被告是一模一樣的。

醫生說：如此這般的情況表明，你的體內有如此這般的毛病；但是，如果經過如此這般的化驗以後未能證實，那麼就應該假定您有另一種病，假如你患有那種病的話，那麼……如此等等。對伊凡·伊里奇來說，只有一個問題是重要的：他的病情危險不危險？但是醫生却對這個不適當的問題不予理會。從醫生的角度來看，討論這個問題是徒勞無益的，因此不必討論。當前要做的僅僅是考慮各種可能性——究竟是腎移位呢，是慢性粘膜炎呢，還是盲腸炎？不存在伊凡·伊里奇的生與死的問題，只不過是腎移位或盲腸炎這兩者之間的判定問題。伊凡·伊里奇親眼看到醫生朝傾向於盲腸炎的方向圓滿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只作了一點保留；如果驗尿之後能提供新的證據，那麼此案將重新審理。所有這一切與伊凡·伊里奇曾千百次地做過的事一模一樣，他也總是以這種無懈可擊的方式對被告宣布他的判決。現在醫生也同樣出色地作出了總結，並且得意地、甚至愉快地從眼鏡上面望了被告一眼。伊凡·伊里奇從醫生的總結中得出一個結論，情況不好，但是他，也就是醫生，也許還有所有其他的人，對此都覺得無所謂，而他卻覺得很糟。這個結論使伊凡·伊里奇大吃一驚，在他心中喚起了對自己的極大的憐憫，同時對這位醫生對如此重大的問題的冷漠，感到極大的憤慨。但是他什麼話也沒說，只是站起身來，把錢放在桌上，嘆了一口氣，說：「我們病人大概常常向您提出一些不合適的問題。但是，一般地說，這病到底危險不危險呢？」醫生用一隻眼睛透過鏡片嚴厲地看了他一眼，彷彿是說：被告，如果您想越出我向您提出的問題的範圍，我將不得不下令把您趕出法庭。「我已經把我認為需要告訴您和適合告訴您的都告訴您了」，醫生說，「以後的情況等化驗之後就清楚了。」醫生點頭表示送客了。伊凡·伊里奇慢慢地走出來，垂頭喪氣地坐上雪橇回家了。一路上，他不停地琢磨醫生說過的所有的話，竭力想把所有那些叫人摸不清、猜不透的科學術語翻譯成普通的詞語，並且從中讀出問題的答案：情況不好——對我來說是很不好呢，還是問題還不大？他覺得，醫生說的所有的話，其含義都是情況很不好。伊凡·伊里奇覺得大街上的一切都是淒涼的。街上的馬車是淒涼的，房子是淒涼的，行人、店鋪都是淒涼的。而這種疼痛，隱隱約約的、片刻也不停止的疼痛，與醫生含糊其詞的話聯繫在一起，看來就具有了另一種更為嚴重的意義。現在，伊凡·伊里奇懷著一種新的沈重的心情觀察著這種疼痛。¹⁰¹

醫生對伊凡·伊里奇說：如此這般的情況表示你的體內有如此這般的毛病；但是，如果經過如此這般的化驗以後，若還是未能證實的話，那麼就應該假定您可能有另一種病，

¹⁰¹ 同前註，頁 71-73。

而假如您患有那種病的話，那麼……如此等等之類的話語。而對伊凡·伊里奇而予只有一個問題是重要的：就是他的病情到底危險不危險？但是醫生對伊凡·伊里奇這個不適當的問題却不予理會；從醫生的角度來看，討論伊凡·伊里奇這個問題，醫生認為是徒勞無益的，因此不用討論，當前從醫生的角度要做的僅僅是考慮各種可能性，看看究竟是腎移位呢？還是慢性粘膜炎呢？亦或是盲腸炎？這些問題都不存在伊凡·伊里奇所擔心的生與死的問題，後來醫生傾向從腎移位或盲腸炎這兩者之間來判定，伊凡·伊里奇看到醫生傾向於往盲腸炎的方向來作為病情的診斷，醫生只作了一點保留，那就是如果驗尿之後若能提供新的證據，那麼此案將會重新審理。醫生所做的這事與伊凡·伊里奇在法院曾千百次地做過的事幾乎一模一樣，伊凡·伊里奇也總是以這種無懈可擊的方式對被告宣布他的判決，現在醫生也和伊凡·伊里奇在法院般，同樣出色地作出了總結，並且還很得意地、甚至是愉悅地從眼鏡上面望了被告（病人）一眼。

伊凡·伊里奇什麼話也沒說，只是站起身來，將錢放在桌上，嘆了一口氣，說：「我們病人大概常常向您提出一些不合適的問題。但是，一般地說，這病到底危險不危險呢？」醫生嚴厲地看了伊凡·伊里奇一眼，彷彿是說：被告，如果您想越出我向您提出的問題的範圍，我將不得不下令把您趕出法庭。「我已經把我認為需要告訴您和適合告訴您的都告訴您了」，醫生說，「以後的情況等化驗之後就清楚了。」

醫生送客，伊凡·伊里奇慢慢地走出醫院，垂頭喪氣地坐上雪橇回家了。一路上，伊凡·伊里奇不斷地琢磨醫生曾說過的所有的話，努力地想把所有那些讓人摸不清、猜不透的科學術語，翻譯成普通易懂的語詞，並且從中讀出伊凡·伊里奇問題的答案：情況不好一對伊凡·伊里奇來說是代表很不好呢？還是問題還不大？伊凡·伊里奇覺得，醫生所說的所有的話，話中含義都是說他的情況很不好。此時的伊凡·伊里奇覺得大街上的一切都是淒涼的，街上的馬車也是淒涼的，房子也是淒涼的，行人、店鋪也都是淒涼的。而這種隱隱約約的疼痛、片刻也不停止的疼痛，與醫生含糊其詞的話聯繫在一起，伊凡·伊里奇看來就具有了另一種更為嚴重的意義，因此伊凡·伊里奇懷著一種新的沈重的心情觀察著他身上的這種疼痛。

他回到家裡，把情況詳細地告訴妻子。妻子聽著，但正當他說到一半的時候，女兒戴著一頂帽子走了進來：她準備同母親一起出門。她勉強坐下來聽了一會兒這些乏味的話，但時間一長，她就忍不住了，結果母親也沒有聽完。「好的，我很高興。」妻子說。「現在你就得按時服藥啦，把藥方給我，我這就叫格拉西姆到藥房去買。」說完她就去換衣服了。她在房間裡的時候，他戀著沒嘆氣，等她一出去，他就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算了，」他說。「也許確實不要緊……」他按照醫生的處方開始服藥，在驗尿以後，醫生的處方也作了一定的改變。但是恰巧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事，在這次化驗以及應該在化驗以後做的檢查中出現了某種差錯。這事與醫生無關，但結果是出現的情況與醫生對他說的不相符。或者是醫生忘記了，或者是沒說真話，或者是對他隱瞞了什麼情況。但伊凡·伊里奇還是嚴格地執行醫生的指示，而且最初一段時候他還在這種執行中找到了安慰。自從看過醫生以後，對伊凡·伊里奇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嚴格地執行有關保健、服藥和醫生

的指示，密切地觀察自己的病痛，觀察自己內臟各器官的作用。人們的疾病以及人們的健康成了伊凡·伊里奇的主要興趣之所在。每當別人在他面前談到病人，談到死去的人，談到病癒的人，特別是談到與他類似的疾病的時候，他總是竭力掩飾住自己的激動，留神傾聽，反覆詢問，並把有關的看法與自己的病相對照。

102

伊凡·伊里奇回到家裡，把去看醫生的情況詳細地告訴妻子，當他說到一半的時候，但伊凡·伊里奇的女兒戴著一頂帽子走了進來。伊凡·伊里奇的女兒準備和她母親一起出門，伊凡·伊里奇的女兒勉強坐下來聽了一會兒伊凡·伊里奇這些乏味的話，時間一久後母女兩人沒有聽完就出門去了。

伊凡·伊里奇按照醫生的處方開始服藥，後來在驗尿以後，醫生的處方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改變。伊凡·伊里奇嚴格地執行醫生的指示，最初的一段時候，伊凡·伊里奇還在這種執行醫生的指示中找到了安慰。自從看過醫生瞭解病情以後，對伊凡·伊里奇來說，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嚴格地執行有關健康保健、服藥及醫生的指示，密切地觀察自己身體的病痛，觀察自己身體內臟各器官的作用，而人們的疾病以及人們的健康成了伊凡·伊里奇的主要在乎與關注之所在。特別是聽到有談到與他類似的疾病的時候，伊凡·伊里奇總是努力掩飾住自己內心的激動，並且留神地傾聽，反覆地詢問，並把有關的看法跟自己的病情相對照。

病痛並沒有減輕，但伊凡·伊里奇却努力使自己相信，他已經好些了。當沒有什麼事情攪亂他的時候，他還能欺騙欺騙自己。但只要一與妻子發生不快，或是公務上有什麼不順利，打牌時手氣不好，他立刻就感到自己病得很重。過去，當他遇到這些不順利的事時，他總是期待自己能想辦法克服困難，努力奮鬥，取得成功，甚至取得全勝。而現在，任何不順利的事都使他灰心喪氣，悲觀絕望。他總是對自己說：瞧，我剛剛開始恢復，藥力剛剛開始起作用，偏偏又遇到這種倒楣的事，這樣叫人不快的事……。於是他就怨恨那些倒楣的事，怨恨那些使他不快、要他命的人。他感到這種怨恨會送他的命，但又克制不住自己。看來，他應該明白，他的這種怨天尤人只會加重他的病情，因此他不應該去關注那些不愉快的事，但是他的做法却完全相反；他說他需要安靜，他注視著所有可能破壞這種安靜的事，可是一旦遇到任何稍微破壞他的安靜的事，他就怒火萬丈。他讀了一些醫書，也常去看醫生，這就使他的病情更惡化了。不過，病情是慢慢惡化的，把今天和昨天相比，差別並不是很大，因此他還能欺騙自己。可是，當他去看病的時候，他又覺得，他的病情正在惡化，甚至發展很快。儘管如此，他還是經常去看病。

103

伊凡·伊里奇的病痛並沒有減輕，但伊凡·伊里奇卻選擇努力讓自己相信，他已經有

¹⁰² 同前註，頁 74-75。

¹⁰³ 同前註，頁 75-76。

好一些了；當沒有什麼事情攪亂伊凡·伊里奇的時候，伊凡·伊里奇還能欺騙欺騙他自己，但只要一發生與妻子發生不愉快，或是公務上發生有什麼不順利，打牌的時候手氣不好等，伊凡·伊里奇立刻就感到他自己病得很嚴重。過去，當伊凡·伊里奇遇到一些不順利的事時，他總是能期待自己想辦法來克服困難、努力奮鬥，來爭取成功，甚至獲得全勝；而現在，任何發生的不順利的事都使他灰心喪志、悲觀絕望。

伊凡·伊里奇感到怨恨會斷送他的性命，但是又克制不了自己；伊凡·伊里奇知道怨天尤人只會加重他自己身體的病情，因此他不應該去關注那些不愉快的事，但是他做不到；伊凡·伊里奇他說他需要安靜，伊凡·伊里奇注視著所有可能破壞這種安靜的事，不過一旦遇到任何稍微有破壞到他的安靜的事，伊凡·伊里奇就怒火萬丈。身體的病情是慢慢惡化的，伊凡·伊里奇把今天和昨天相比，差別並不是很大，因此他還可以欺騙自己滿，但是當伊凡·伊里奇去看病的時候，他又覺得他的病情好像正在惡化中，甚至發展得很快速。

這個月，他又去拜訪了另一位名醫：這位名醫所說的話幾乎與第一位名醫一模一樣，只不過問題的提法有所不同罷了。找這位名醫看病，只是更加重了伊凡·伊里奇的懷疑和恐懼。他的朋友的朋友也是位很好的醫生，他對伊凡·伊里奇的病卻作了完全不同的診斷，儘管他保證這病能痊癒，但他提出的問題和所作的假設卻把伊凡·伊里奇弄得更糊塗了，也加深了他的懷疑。一位採用順勢療法的醫生對疾病又作了另一種診斷，並且開了藥，伊凡·伊里奇瞞著大家把這藥服了近一個星期。但一個星期以後，因為覺得病情沒有減輕，他對過去的治療和這次治療都失去了信心，變得更加灰心喪氣了。有一次，有位太太講到求神能夠治病。伊凡·伊里奇發現在注意傾聽，並且信以為真。這使他感到驚駭。「難道我的智力竟降低到這種程度了嗎？」他對自己說。「愚蠢！全是胡扯。不要再猶豫了，應當選定一位醫生，嚴格服從他的治療。就這麼辦。現在一切都結束了。我不再去想它了，我要嚴格進行治療，直到夏天為止。到那時候再看怎麼樣。現在這種猶豫不決該結束了！.....」這話說起來容易，但却做不到。腹部左側的疼痛一直在折磨著他，而且似乎在不斷加劇，變成經常性的了。嘴裡的氣味也變得越來越怪了，他覺得他的嘴裡發出一股令人噁心的怪味，食慾和體力也在一天天減退。不能再欺騙自己了：一件可怕的、新的、在伊凡·伊里奇一生中從來沒有比這更重大的事情，在他身上發生了。關於這一點，只有他一個人知道，周圍所有的人都不明白，或者不願意明白，他們還以為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照常進行。正是這一點最使伊凡·伊里奇感到痛苦。家裡的人，主要是妻子和女兒，還熱中於出門訪客，他看出，她們什麼也不明白，還責怪他老是悶悶不樂，苛求別人，彷彿他在這方面有錯似的。雖然她們極力掩飾，但他看得出，他妨礙了她們。但對他的病，妻子也替自己規定了一定的態度，不管他說什麼或做什麼，她都持這個態度。這個態度是這樣的：「你們是知道的，」她對熟人們說。「伊凡·伊里奇就像所有的好人一樣，總是不肯嚴格地執行醫生的指示。今天他按照醫生的指示服藥和吃飯，按時睡覺，可是到了明天，我稍一疏忽，他就會忽然忘記服藥，吃起鱈魚來（這是醫生不許

他吃的)，並且坐下來打牌，一直打到半夜一點。」「唉呀，這是什麼時候的事啦！」伊凡·伊里奇惱火地說。「不就有一回在彼得·伊凡諾維奇家嘛。」「那昨天跟謝別克呢？」「反正我也疼得睡不著...」「不管你有什麼理由，反正這樣下去你永遠也好不了，永遠要折磨我們。」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對待丈夫的病表面上的態度就是如此，這態度她是說出來讓別人聽的，也是說給他本人聽的，就是這病是伊凡·伊里奇自己造成的，而且這整個的病是他對妻子所做的一件新的不愉快的事。伊凡·伊里奇覺得，她的這種態度是不自覺的，但這也並沒能使他感到好受些。¹⁰⁴

這個月，伊凡·伊里奇又去拜訪了另一位名醫，而這位名醫所說的話幾乎與第一位名醫講得一模一樣，只不過是問題的問法有所不同罷了，找了這位名醫看病，只是更加重了伊凡·伊里奇對自己病情的懷疑和恐懼。伊凡·伊里奇的朋友的朋友也是位很好的醫生，他對伊凡·伊里奇的病情卻做出了完全不同之前醫生的診斷，儘管伊凡·伊里奇的朋友的朋友的這位醫生跟伊凡·伊里奇保證這病痛能夠痊癒，但這位醫生所提出的問題和所做的假設，卻把伊凡·伊里奇弄得更糊塗，同時也加深了伊凡·伊里奇的懷疑；一位採用順勢療法的醫生對伊凡·伊里奇的病情又作了另一種診斷，並且也開了藥方，伊凡·伊里奇瞞著大家服用了把這藥方達近一個星期，但一個星期以後，因為伊凡·伊里奇覺得他身體的病情並沒有減輕，伊凡·伊里奇對過去的治療和此次治療都失去了信心，就變得更加灰心喪氣了。有一次，伊凡·伊里奇聽到有位太太講到求神能夠治病，伊凡·伊里奇發現自己有在注意傾聽，而且信以為真，這使伊凡·伊里奇感到驚駭。他驚覺「難道我的智力竟降低到這種程度了嗎？」伊凡·伊里奇他對自己說：「愚蠢！全是胡扯。不要再猶豫了，應當選定一位醫生，嚴格服從他的治療。就這麼辦。現在一切都結束了。我不再去想它了，我要嚴格進行治療，直到夏天為止。到那時候再看怎麼樣。現在這種猶豫不決該結束了！.....」這話說起來容易，但伊凡·伊里奇卻做不到。

伊凡·伊里奇身體腹部左側的疼痛一直在折磨著他，而且好像不斷地在加劇變成經常性的疼痛了，而他嘴裡的氣味也變得越來越奇怪，伊凡·伊里奇覺得他的嘴裡發出一股怪味令人噁心，伊凡·伊里奇的食慾和體力也一天天地在衰退。最讓伊凡·伊里奇感到痛苦的事是：在他身上發生了從來沒有比這身體病痛惡化更重大的事情，而伊凡·伊里奇周圍所有的人都不明白，或者是不願意明白；伊凡·伊里奇身邊的人他們還以為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照常進行，無視伊凡·伊里奇正受病痛所苦。而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對熟人說道：「伊凡·伊里奇就像所有的好人一樣，總是不肯嚴格地執行醫生的指示。今天他按照醫生的指示服藥和吃飯，按時睡覺，可是到了明天，我稍一疏忽，他就會忽然忘記服藥，吃起鱈魚來（這是醫生不許他吃的），並且坐下來打牌，一直打到半夜一點。」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對待伊凡·伊里奇的病的態度就是這個樣子，這態度她是用來說來給別人聽的，同時也是說給伊凡·伊里奇聽的，也就是這病其實是伊凡·伊里奇自己造成的，而且這整個的病是伊凡·伊里奇對他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所做的一件新的令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不愉快的事。

¹⁰⁴ 同前註，頁 76-79。

在法院裡，伊凡·伊里奇也發現，或者他自以為發現，別人對他有一種奇怪的態度：一會兒他覺得，人們在打量他，就像在打量一個即將讓出空缺來的人一樣，一會兒他的朋友們又突然友好地嘲笑他疑神疑鬼，彷彿他體內那個可怕的、從沒聽說過的病（這病正不停地折磨著他，勢不可當地把他帶往某處）倒成了他們最愉快的笑料似的。尤其是施瓦爾茨俏皮、活潑而又彬彬有禮的樣子特別使他惱火，因為這使他想起了十年以前的自己。朋友們常常坐下來湊成一個牌局。洗牌，發牌，一張紅方塊接著一張紅方塊，七張全是紅方塊。他的搭檔說，沒有王牌，於是又給了他兩張紅方塊。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得意極了，滿懷信心獲得全勝。可是伊凡·伊里奇忽然感到一陣隱隱作痛和嘴裡的那股怪味，因此，對於自己居然因為將要獲得全勝而感到得意，他覺得十分荒唐。他瞧著自己的搭檔米哈伊洛·米哈伊洛維奇，瞧他怎樣用他那隻靈活的手輕輕地拍打著桌子，然後彬彬有禮而又寬容大度地放開輸掉的牌，把它們推到伊凡·伊里奇面前，以便給他一種把贏得的牌收起來的快樂，而無須把手遠遠地伸出去。「他是怎麼想的啊，難道我已經衰弱到連手都不能伸遠一點了嗎？」伊凡·伊里奇想著，一不留神，用王牌殺了自己的搭檔，結果差三分沒能獲得全勝。最可怕的是，他看到米哈伊洛·米哈伊洛維奇十分傷心，而他倒無所謂。他為什麼無所謂？想起來真覺得可怕。大家看到他很不舒服，就對他說：「如果您累了，我們就不打了吧。您休息休息。」休息？不，他一點也不累。於是他們就打完了這一圈。大家都悶悶不樂，沈默寡言。伊凡·伊里奇覺得，他把這種悶悶不樂傳染給了大家，但他又沒法把它驅散。他們吃過晚飯，就各自回家了，只留下伊凡·伊里奇一個人在那兒獨自尋思：他自己的生活在毒害了，而且他還使別人抑鬱不樂，而且，這種毒害不是在減弱，而是越來越厲害地滲透到他的整個內臟器官之中。雖然懷有這樣的想法，還有肉體的疼痛和內心的恐懼，但他必須躺到床上，然而却常常因為疼痛而大半夜都睡不著。可是第二天早晨還得起床，穿衣，乘車去法院，說話，寫字，而如果不去法院，那就得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時都待在家裡，而其中的每一小時都是痛苦。他就這樣孤苦伶仃地生活在死亡的邊緣上，沒有一個人理解他，也沒有一個人可憐他。¹⁰⁵

在工作場所法院裡，伊凡·伊里奇發現（他自我以為地發現）別人對他有一種奇怪的態度，好像在大家打量一個即將讓出空缺來的人，好像大家在把他的病當成笑料似的；在打牌的時候，好像沒法像以前獲得打牌的快樂，他把悶悶不樂的氣氛傳染給了大家，但他又沒辦法把這感覺驅散；伊凡·伊里奇感到他的生活在病痛毒害了，而且他還讓別人也抑鬱不樂，而且這種毒害並沒有在減弱，而是越來越厲害地滲透到伊凡·伊里奇的整個身體的內臟器官之中，雖然有著這樣的想法，還有肉體的疼痛以及內心的恐懼，但伊凡·伊里奇必須躺到床上，但卻常常因為疼痛而大半夜都無法入眠，而第二天早晨還是得起床，穿衣，乘車去法院工作，如果不去法院的話，那就得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時都待在家裡，而其中的每一小時都是痛苦；伊凡·伊里奇就這樣孤苦伶仃地獨自生活在死亡的邊緣

¹⁰⁵ 同前註，頁 79-81。

上，沒有一個人能理解他，也沒有一個人在可憐他。

(六)第五段

一兩個月就這樣過去了。新年以前，他的內兄來到他們的那個城市，要住在他們家。他到的時候伊凡·伊里奇在法院，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則出門買東西去了。他從法院回來，走進自己的書房，在那兒見到了他的內兄。他的內兄是個健康好動的人，正在收拾自己的皮箱。他聽到伊凡·伊里奇的腳步聲，便抬起頭來，默默地看了他一秒鐘，這一眼就向伊凡·伊里奇說明了一切。他的內兄張大了嘴，一聲哎呀沒喊出來，瞧了下去。這個動作肯定了一切。「怎麼，我變了嗎？」「是的……有點變化。」他的內兄說過這話以後，儘管伊凡·伊里奇一再想使他再談談自己外表的模樣，但他總是避而不談這個話題。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回家後，他就去找她。伊凡·伊里奇鎖上門，開始照鏡子—先照正面，再照側面。他拿起了他和妻子的合影，把照片和他在鏡中看到的自己進行比較。變化是巨大的。接著他把衣袖捋到胳膊肘上面，瞧一瞧手臂，又放下衣袖，坐到沙發上，臉色變得比黑夜還要陰沈。「不行，不行，」他自言自語道，接著便從沙發上跳起來，走到桌前，打開案卷，開始讀，但他讀不下去。於是，他打開了門，向客廳走去。客廳的門關著。他躡手躡腳地走到客廳門前，開始偷聽。「不，你太誇大了，」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說。「我怎麼誇大了？你難道看不出來他已經是個死人了，你瞧瞧他的眼睛，一點光也沒有。他得的什麼病？」「誰也不知道。尼古拉耶夫（這是另一位醫生）說是某種病，反正我也不懂。列謝季茨基（就是那位名醫）說的卻完全相反……」伊凡·伊里奇走開了，回到自己的房間，躺下來，開始想道：「腎，腎移位。」他想起了醫生向他說過的所有的話：腎怎樣脫落，又怎樣移位。於是他便在想像中極力要抓住這個腎，使它停下來，把它固定住。他覺得自己的要求很小。「不，我還得再去找一下彼得·伊凡諾維奇。」（就是那位有醫生朋友的朋友。他搖了搖鈴，吩咐套馬，準備出門。「你到哪兒去呀，Jean（法語：約翰（相當於俄語中的伊凡））？」妻子帶著特別憂傷和難得有的和善表情問道。這一種難得有的和善表情使他惱火。他陰鬱地看了她一眼。「我要去拜望一下彼得·伊凡諾維奇。」於是他就去拜望了那位有醫生朋友的朋友，又同他一起去拜望了那位醫生。他遇見了醫生，並同他談了很長時間。¹⁰⁶

伊凡·伊里奇的內兄來到伊凡·伊里奇家作客，伊凡·伊里奇的內兄第一眼再次看到伊凡·伊里奇的容貌時，非常驚訝地張大了嘴，一聲哎呀沒喊出來，向伊凡·伊里奇瞧了下去，伊凡·伊里奇的內兄的這個動作肯定了一切，伊凡·伊里奇的容貌神情改變了。他的內兄說：「是的……有點變化。」伊凡·伊里奇的內兄說過這話之後，儘管伊凡·伊里奇一再地想使他的內兄再多談談伊凡·伊里奇他自己的外表模樣，但伊凡·伊里奇的內兄總是避而不談這個話題。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回家後，伊凡·伊里奇的內

¹⁰⁶ 同前註，頁 82-84。

兄就去找她。兩兄妹談了一下後，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說「不，你太誇大了，」。伊凡·伊里奇的內兄說：「我怎麼誇大了？你難道看不出來他已經是個死人了，你瞧瞧他的眼睛，一點光也沒有。他得的什麼病？」，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則說：「誰也不知道。尼古拉耶夫（這是另一位醫生）說是某種病，反正我也不懂。列謝季茨基（就是那位名醫）說的卻完全相反.....」，這段對話被躡手躡腳地走到站在客廳門前的伊凡·伊里奇偷聽到了。

伊凡·伊里奇在偷聽到妻子和內兄的這段對話前，由於內兄再次見到伊凡·伊里奇驚訝的肢體動作，讓伊凡·伊里奇進房間鎖上門開始照鏡子，先看自己的正面，再看自己的側面。伊凡·伊里奇拿起了他和妻子的合照，把合照的照片和他現在在鏡中看到的自己做比較，伊凡·伊里奇發現變化是巨大的；接著伊凡·伊里奇把衣袖捋到胳膊肘上面，從鏡子看看自己的手臂，放下衣袖後，坐到沙發上，伊凡·伊里奇的臉色變得比黑夜還要陰沈。伊凡·伊里奇自言自語道：「不行，不行，」，接著他便從沙發上跳起來，走到桌前打開案卷，想開始讀，但是他讀不下去。伊凡·伊里奇透過彼得。伊凡諾維奇找到了彼得。伊凡諾維奇的醫生朋友，伊凡·伊里奇遇見了醫生，並與醫生談了很長時間。

醫生從解剖學和生理學的角度詳細分析了他體內發生的種種情況，他全都明白盲腸裡有一個玩意兒，一個小玩意兒。這一切是能夠治癒的。只要加強某一個器官的功能，減弱另一個器官的活動，便能產生一種吸收作用，一切也就康復了。他回家吃飯稍許遲了一點。他吃了飯，愉快地聊了一會兒天，但是他很久都下不了決心離開客廳，回到自己的房間裡去工作。最後，他終於向書房走去，並且立刻坐下來工作。他讀著案卷，工作著，但他却不停地想著他還有一件暫時攔在一邊的重要的心事，要等工作完畢以後再去處理。當他結束了工作他才想起，這件心事是對於盲腸的焦慮。但是他並沒有陷於這焦慮之中，他走到客廳去喝茶。客廳裡有客人，大家在說話，彈琴，唱歌；那位法院預審官，女兒中意的未婚夫也在座。照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說法，這個夜晚，伊凡·伊里奇過得比其他人都愉快，但是他一分鐘也沒有忘記他還有一件暫時擺在一邊關於盲腸的重要心事。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向大家告辭，回自己的房間去了。自從他患病以來，他就獨自一人睡在書房旁的一個小房間裡。他走進房間，脫了衣服，拿起一本左拉的小說，但是他並沒有看書，而是在想。於是在他的腦海裡出現了他所希望的盲腸的康復。它經過吸收與分泌終於恢復了正常的活動。「是的，這一切都是這樣的，」他自言自語道。「不過應當助自然一臂之力。」他想起了藥，於是起來服了藥，接著又仰著躺下，注意藥物在如何有效地起作用，如何消滅疼痛。「不過必須按時服藥，以免發生副作用，我現在已經覺得好一點了，好多了。」他開始撫摸腹部左側，摸上去不疼，的確已經好多了。」他吹滅了蠟燭，側身躺下：.....盲腸正在康復和吸收。突然，他感到一陣熟悉的、原來的那種疼痛，一種隱隱約約的痠痛，這疼痛很頑固，並不劇烈，但是很嚴重。嘴裡又是那股熟悉的、討厭的怪味。他的心開始作痛，頭發暈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說道。「又來了，又來了，永遠不停止了。」事情的另一面突然呈現在他面前。「盲腸！腎，他自言自語道。

「問題不在盲腸，也不在腎，而是生與……死的問題。是的，有過生命，可是它正在離開我，離開我，而我却沒法留住它。是的，何必欺騙自己呢？我要死了，除了我以外，難道不是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嗎？問題僅僅在於還有多少星期，多少天罷了——也許就是現在，過去是光明，現在却是一片黑暗。過去我在這裡，現在卻要到哪兒去！到哪兒去呢？」他感到渾身一陣發冷，呼吸停止了。他只聽見心臟在跳動。¹⁰⁷

伊凡·伊里奇見到的這位醫生從解剖學和生理學的角度，詳細地幫伊凡·伊里奇分析了他體內發生的種種情況，只要加強身體中某一個器官的功能，減弱另一個器官的活動，便可以產生一種吸收作用，身體也就康復了，醫生認為這一切是都能夠治癒的。自從伊凡·伊里奇患病以來，他就獨自一人睡在家中書房旁的一個小房間裡。在吃飯後閒聊後回房間工作，之後伊凡·伊里奇察覺事情的另一面突然呈現在他面前。伊凡·伊里奇自言自語道：「盲腸！腎，」「問題不在盲腸，也不在腎，而是生與……死的問題。是的，有過生命，可是它正在離開我，離開我，而我却沒法留住它。是的，何必欺騙自己呢？我要死了，除了我以外，難道不是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嗎？問題僅僅在於還有多少星期，多少天罷了——也許就是現在，過去是光明，現在却是一片黑暗。過去我在這裡，現在卻要到哪兒去！到哪兒去呢？」這時的伊凡·伊里奇感到渾身一陣發冷，呼吸也停止了，他只聽見他的心臟在跳動著。

「如果我不在了，那麼還有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了。那麼當我不在的時候，我在哪兒呢？難道是死嗎？不，我不想死。」他猛地坐起來，想點亮蠟燭，他用發抖的手摸了一陣，把蠟燭和蠟燭台都碰倒在地板上，於是他又往後倒下，倒在枕頭上。「何必呢？」他睜開雙眼凝視著黑暗，自言自語道。「反正是死。是的，死。可是他們誰也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誰也不可憐我。他們都在玩。（他聽見從門外遠遠地傳來歌聲和伴奏聲。可他們也會死的。這幫傻瓜。我先死，他們後死；他們也一樣要死的。可他們卻還在得意。這些畜生！」憤怒使他窒息。他感到痛苦，難以忍受的痛苦。不可能是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要承受這種極度的恐怖吧。他坐起身來。「這樣不好；應當平靜下來，應當把一切從頭開始細細地想一想。」於是他就開始想了。「是的，一開始是腹部左側被碰了一下，我還是老樣子，今天如此，明天也還是如此。有一點痠痛，後來痛得厲害了些，就去看醫生，後來是灰心喪氣，憂慮，又去看醫生。於是我就離深淵越來越近了。體力減弱了。越來越近了。我憔悴得不成樣子，雙眼無神。死到臨頭，可是我卻在想什麼盲腸。我想修復盲腸，可是這已經是死了。難道是死嗎？」他又感到一陣恐怖，氣都喘不過來了，他彎下腰去找火柴，胳膊肘碰到了床頭櫃。床頭櫃妨礙了他，把他碰得很疼，他遷怒於它，把它推倒在地上。他在絕望中氣喘吁吁地仰面倒下，等待死亡馬上來臨。¹⁰⁸

¹⁰⁷ 同前註，頁 84-86。

¹⁰⁸ 同前註，頁 87-88。

伊凡·伊里奇自言自語道：「如果我不在了，那麼還有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了。那麼當我不在的時候，我在哪兒呢？難道是死嗎？不，我不想死。」「何必呢？」「反正是死。是的，死。可是他們誰也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誰也不可憐我。他們都在玩。（他聽見從門外遠遠地傳來歌聲和伴奏聲。可他們也會死的。這幫傻瓜。我先死，他們後死；他們也一樣要死的。可他們卻還在得意。這些畜生！」心中的憤怒使伊凡·伊里奇感到窒息、感到痛苦，而且是難以忍受的痛苦。伊凡·伊里奇心想不可能是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非得要承受這種極度的恐怖吧。伊凡·伊里奇坐起身來並試著讓心情平靜下來，把這一切從頭開始細細地想一想；於是伊凡·伊里奇就開始想著：「是的，一開始是腹部左側被碰了一下，我還是老樣子，今天如此，明天也還是如此。有一點痠痛，後來痛得厲害了些，就去看醫生，後來是灰心喪氣，憂慮，又去看醫生。於是我就離深淵越來越近了。體力減弱了。越來越近了。我憔悴得不成樣子，雙眼無神。死到臨頭，可是我卻在想什麼盲腸。我想修復盲腸，可是這已經是死了。難道是死嗎？」想到這，伊凡·伊里奇又感到一陣恐怖，氣都喘不過來了；當伊凡·伊里奇彎下腰去找火柴時，他的胳膊肘碰到了床頭櫃，床頭櫃妨礙到了他且把他碰得很疼，伊凡·伊里奇遷怒於床頭櫃並把它推倒在地上。伊凡·伊里奇在絕望中氣喘吁吁地仰面倒下，心中等待死亡馬上來臨。

這時候，客人們陸續告辭。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正在送客。她聽見有東西摔倒的聲音，便走了進來。「你怎麼啦？」「沒什麼。無意中碰到的。」她走出去，拿來一支蠟燭。他躺著，沈重而急促地喘著氣，就像一個人剛跑了一俄里似的。他目光呆滯地看著她。「你怎麼啦，Jean？」「沒……什麼。碰……倒……了。」他的心裡卻在想：「有什麼可說呢？她不會理解的。」她的確不理解。她掠起了蠟燭把它點著，又匆匆地走了出去：她要去送一位女客。當她回來的時候，他依舊仰面躺著，望著上方。「你怎麼啦，覺得病變重了嗎？」「是的。」她搖了搖頭，坐了下來。「你知道嗎，Jean，我在想，是否要把列謝季茨基請到家裡來一趟。」這就是說她想把那位名醫請來，而不吝惜錢。他苦笑了一下，說：「不必了。」她坐了一會兒，然後走到他身邊，吻了吻他的前額。當她吻他的時候，他對她恨到極點，只是強忍著才沒有把她推開。「再見。上帝保佑你安睡。」¹⁰⁹

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送客時聽見房間有東西摔倒的聲音，便走進來了伊凡·伊里奇的房間，妻子問：「你怎麼啦？」伊凡·伊里奇說：「沒什麼。無意中碰到的。」伊凡·伊里奇並不想多說，心裡在想：「有什麼可說呢？她不會理解的。」伊凡·伊里奇的妻子的確不理解。她拿起了蠟燭把它點著後，又匆匆地走了出去，她去送一位女客人。當她送完客人回來的時候，伊凡·伊里奇依舊仰面躺著，眼睛望著上方。伊凡·伊里奇的妻子問：「你怎麼啦，覺得病變重了嗎？」伊凡·伊里奇回答說：「是的。」伊凡·伊里奇的妻子說：「你知道嗎，我在想，是否要把列謝季茨基請到家裡來一趟。」也就是說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想把名醫列謝季茨基請來，而且不吝惜要花多少錢。伊凡·伊里奇苦笑了一下，說：「不必了。」之後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吻

¹⁰⁹ 同前註，頁 88-89。

了吻伊凡·伊里奇的前額，說道：「再見。上帝保佑你安睡。」

(七)第六段

伊凡·伊里奇看到自己快要死了，經常處在絕望之中。在內心深處，伊凡·伊里奇知道他快要死了，但是他對這一點不僅不習慣，而且簡直不理解，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他在基澤韋特的《邏輯學》(基澤韋特(Karl Kiesewetter, 1766~1819)，德國哲學家，他所著的《邏輯學》的俄譯本曾在俄國的學校中被當作教科書。)中學過三段論法的例子：卡伊是人，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卡伊也要死，這個例子他畢生都認為是對的，但它僅僅適用於卡伊，而絕不適用於他。那是指卡伊這個人，一般的人，那是完全正確的。但他既不是卡伊，也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個從來都與所有其他的人完全不同的人；他是萬尼亞(萬尼亞是伊凡的小名)，他先是和媽媽、爸爸、米佳和沃洛佳在一起，整天和玩具、車夫、保姆在一起，後來又和卡堅卡在一起，經歷過童年、少年和青年時期的歡樂和痛苦。難道卡伊也像萬尼亞一樣那麼喜歡條紋皮球的氣味嗎？難道卡伊也是那樣吻母親的手嗎？難道母親網裙上的褶子也是那麼對卡伊寒宰作響的嗎？難道他也在法律學校為了餡兒餅鬧過事嗎？難道卡伊也是這麼談戀愛的嗎？難道卡伊也能這樣開庭審理案件嗎？卡伊的確是要死的，他死是正確的，但是對於我萬尼亞，對於有感情有思想的伊凡·伊里奇，——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也要死，這是不可能的。這簡直太可怕了。他所感覺到的就是如此。「如果我也必須像卡伊那樣死去，那我是應當知道這一點的，我是應當心中有數的，但是我心中却絲毫沒有這種感覺。我和我所有的朋友——我們都明白，這決不會和卡伊一樣。可現在卻變成了這樣！」他自言自語道。「不可能的。雖然不可能，但卻成了事實。這是怎麼回事呢？應當怎麼理解這一點呢？」

110

伊凡·伊里奇看到自己就快要死了，所以經常處在絕望之中。在內心的深處，伊凡·伊里奇知道他就快要死了，不過他對他就快要死了這一點不僅不習慣，而且無法理解。伊凡·伊里奇在基澤韋特的《邏輯學》學過三段論法的例子：「卡伊是人，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卡伊也要死」，這個例子伊凡·伊里奇畢生都認為這邏輯是對的，不過這個三段論法的例子它僅僅適用於卡伊，絕對不適用於他。無庸置疑，這例子只適用於叫卡伊的這個人和一般的人。伊凡·伊里奇認為他既不是卡伊，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伊凡·伊里奇認為他是一個從來都與所有其他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人。

伊凡·伊里奇認為《邏輯學》學過三段論法的例子卡伊的確是要死的，卡伊死是正確的，伊凡·伊里奇認為：「但是對於我萬尼亞，對於有感情有思想的伊凡·伊里奇，——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也要死，這是不可能的。這簡直太可怕了。他所感覺到的就是如此。」伊凡·伊里奇也認為：「如果我也必須像卡伊那樣死去，那我是應當知道這一點的，我是應當心中有數的，但是我心中却絲毫沒有這種感覺。我和我所有的朋友——我們都明白，

¹¹⁰ 同前註，頁 90-92。

這決不會和卡伊一樣。可現在却變成了這樣!」他自言自語道。「不可能的。雖然不可能，但卻成了事實。這是怎麼回事呢?應當怎麼理解這一點呢?」伊凡·伊里奇無法理解他如此的與眾不同，為何會和卡伊一樣會死呢？

他無法理解，於是就極力驅除這個想法，認為這是一種虛妄的、錯誤的、病態的想法，並且極力用另一些正確的、健康的想法把它們擠走。但是這一想法不僅是一想法，似乎就是現實，又來了，站在他的面前。他又輪流地喚出另一些想法來取代這一想法，希望能夠從中找到支持。他試圖回到從前的思路上去，這些思路過去曾為他遮擋過關於死的想法。但奇怪的是，過去這一切遮擋過、掩蓋過、消滅過關於死的意識，現在却不能再起這個作用了。最近一個時期，伊凡·伊里奇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企圖恢復過去那些能遮擋住死的思路。他一會兒對自己說：「我應該去辦公，要知道我過去是靠它生活的。」於是他就拋開一切疑慮，到法院去了。他與同僚們交談了幾句後便坐下來，按照老習慣用若有所思的目光漫不經心地環視了一下公眾，然後用瘦削的雙手撐著橡木軟椅的扶手，與往常一樣探身俯向同僚，並把案卷推過去一點，低聲交談了幾句，然後他突然抬一起眼睛，正襟危坐，說了幾句客套話，就開始審理案件。但是他腹部左側的疼痛毫不理會審案的進程，開始發作起來。伊凡·伊里奇注視著，極力不去想它，但是它却在繼續作祟，又來了，站在他面前，盯著他，他被驚呆了，眼睛裡的光熄滅了，他又開始問自己：「難道只有它才是真實的嗎?」他的同僚和下屬驚訝而同情地看到，像他這樣一位出色、精明的法官，居然也會亂了程序，出現差錯。他振作精神，極力使頭腦保持清醒，好不容易才把庭審進行到終了，然後鬱鬱不樂地坐車回家。他已經意識到，他的審判工作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把他想要遮擋的事情遮擋住了；他已經不能靠審理案件來擺脫它了。而最糟糕的是，它之所以要引起他對它的注意，並不是為了要他做什麼事，而僅僅是為了叫他看著它，正視它，什麼事也別做地看著它，這使他覺得難以形容地痛苦。¹¹¹

伊凡·伊里奇無法理解為何會和卡伊一樣會死呢？，於是就極力驅除會死亡的這個想法，並且認為「伊凡·伊里奇會和卡伊一樣會死」這是一種虛妄的、錯誤的、病態的想法，並且伊凡·伊里奇極力用另一些正確的、健康的想法把這些想法擠走。但是伊凡·伊里奇腹部左側的疼痛毫不理會法院審案的進程序序中開始發作起來。伊凡·伊里奇注視著，並且極力不去想它，但是腹部左側的疼痛卻在繼續作祟，伊凡·伊里奇感到腹部左側的疼痛又來了，腹部左側的疼痛站在他面前，腹部左側的疼痛盯著他，他被腹部左側的疼痛驚呆了，伊凡·伊里奇眼睛裡的光熄滅了，伊凡·伊里奇又開始問自己：「難道只有腹部左側的疼痛才是真實的嗎?」伊凡·伊里奇的同僚和下屬驚訝而同情地看到，像伊凡·伊里奇這樣一位出色、精明的法官，居然也會亂了程序，出現了差錯。伊凡·伊里奇振作精神，極力使頭腦保持清醒，好不容易才將庭審進行到結束終了，然後他鬱鬱不樂地坐車回家。伊凡·伊里奇已經意識到，他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透過審判工作的進行，轉移注意，把

¹¹¹同前註，頁 92-93。

他想要遮擋的事情遮擋住了；伊凡·伊里奇已經不能靠審理案件來擺脫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了。而最糟糕的是，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之所以要引起他對它的注意，並不是為了要他做什麼事，而僅僅是為了叫他看著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正視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什麼事也別做地看著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這使他覺得難以形容地痛苦。

為了擺脫這種狀況，伊凡·伊里奇就去尋求安慰，尋求別的屏障，別的屏障找到了，並在一個短時間內似乎救了他，但是立刻又被穿透了（不是被毀壞了），似乎它能穿透一切，任何東西也無法阻擋它。最近這個時期，他常常到他布置的那間客廳去，就是他摔倒的那間客廳，為了這間客廳，為了布置這間客廳（他想起來都覺得痛心、可笑），他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因為他知道他的病是從那次碰傷開始的。他走進客廳，看到打了透明漆的桌子上有一處被什麼東西劃破的痕跡。他找尋原因，發現這是相冊邊上被弄灣了的銅飾造成的。他拿起了那本他滿懷著愛粘貼起來的珍貴的相冊，對女兒和她的朋友們的任意糟蹋感到十分惱火，---相冊中有的地方被撕破了，有的照片被放倒了。他仔仔細細地把相冊整理好，把被弄灣的銅飾又扳正了。接著他想把這一套放置相冊的 *etablissement*（法語：設備。）移到另一個牆角裡去，靠近花。他喊來了僕人：讓女兒或者妻子前來幫忙。她們不同意，反對這樣做，他與她們爭吵，大發脾氣。但是一切都很好，因為他把它忘了，看不到它了。不過當他親自搬東西的時候，妻子卻說：「何必呢，男僕們會做的，你又要做對自己有害的事了，」這時，它突然穿過屏障，一閃而過，他看見了它。它一閃而過，他還抱著希望它將就此消失，但是他不由自主地注意了一下腹部左側，那兒還是老樣子，還跟從前一樣在隱隱作痛，他已經不可能忘記它了，它分明在花的後面窺視著他。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呢？「是的，就在這裡，就是為了這個窗簾，我就像去衝鋒陷陣，犧牲了生命。果真是這樣嗎？多麼可怕，多麼愚蠢啊！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然而却成了事實。」他走進書房，躺了下來，他又和它單獨待在一起了。他與它面對面，但却拿它無可奈何。他只能望著它，渾身發冷。¹¹²

為了擺脫這種痛苦恐懼的狀況，伊凡·伊里奇就去尋求安慰，尋求別的屏障；就算別的屏障被伊凡·伊里奇找到了，並在一個短時間內似乎好像可以救了他，但是這個被找到的別的屏障立刻又被穿透了（不是被毀壞了），似乎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能穿透一切，任何東西也無法阻擋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最近這個時期，伊凡·伊里奇常常到他布置的那間客廳去，也就是他之前摔倒的那間客廳，伊凡·伊里奇為了這間客廳，為了布置這間客廳（伊凡·伊里奇想起來都覺得痛心、可笑），伊凡·伊里奇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因為伊凡·伊里奇知道他的病是從那次碰傷開始的。伊凡·伊里奇走進客廳，看到打了透明漆的桌子上好像有一處被什麼東西劃破的痕跡。伊凡·伊里奇試著找尋原因，最後發現這是相冊邊上被弄灣了的銅飾所造成的。伊凡·伊里奇拿起了那本他曾經滿懷著

¹¹² 前註，頁 93-95。

愛粘貼起來的珍貴的相冊，並對女兒和她的朋友們的任意糟蹋相冊感到十分惱火，---伊凡·伊里奇發現他珍愛的相冊中有的地方被撕破了，相冊中有的照片被放倒了。伊凡·伊里奇仔細地把相冊重新整理好，把相冊被弄彎的銅飾又扳正了，接著伊凡·伊里奇想把這一套放置相冊的設備移到另一個牆角裡去，那裏靠近花，於是伊凡·伊里奇喊來了僕人：讓女兒或者妻子前來幫忙。不過當伊凡·伊里奇親自搬移東西的時候，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卻說：「何必呢，男僕們會做的，你又要做對自己有害的事了，」這時，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突然穿過屏障，一閃而過，他看見了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一閃而過，伊凡·伊里奇還抱著希望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將就此消失，但是伊凡·伊里奇不由自主地注意了一下腹部左側，那兒還是老樣子，還跟從前一樣在隱隱作痛，他已經不可能忘記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了，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分明在花的後面窺視著伊凡·伊里奇，伊凡·伊里奇思索著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呢？伊凡·伊里奇思索著：「是的，就在這裡，就是為了這個窗簾，我就像去衝鋒陷陣，犧牲了生命。果真是這樣嗎？多麼可怕，多麼愚蠢啊！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然而却成了事實。」伊凡·伊里奇思索著走進書房，躺了下來，伊凡·伊里奇思索著又和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單獨待在一起了。伊凡·伊里奇與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面對面，但卻拿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無可奈何。伊凡·伊里奇只能望著它（腹部左側的疼痛、死亡），而渾身發冷。

(八)第七段

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的，這是沒法說清楚的，因為這是一步一步、不知不覺地發生的，但是在伊凡·伊里奇患病的第三個月，却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無論是他的妻子、女兒、兒子，還是他的男僕、朋友、醫生，更主要的是，還有他自己，大家都知道，別人對他的全部興趣僅僅在於他是否能很快地、最終地騰出位置，使活著的人擺脫因他的存在而產生的麻煩，而他本人也可以從自己的痛苦中解脫出來。他睡得越來越少；醫生給他服鴉片，並且開始給他注射嗎啡。但是這並沒有減輕他的痛苦。他在昏昏欲睡的狀態中所感到的那種隱隱約約的疼痛僅僅在起初使他覺得稍微好受些，因為這是一種新的感覺，但到後來，它却變得同樣痛苦，甚至比明顯的疼痛更使人受不了。家人遵照醫生的指示給他準備了特製的食物，但是他卻覺得這些食物越來越讓人討厭。¹¹³

在伊凡·伊里奇患病的第三個月後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那就是無論是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女兒、兒子，還是他的男僕格拉西姆、朋友、醫生，更主要的是，還有伊凡·伊里奇他自己；大家都知道，別人對伊凡·伊里奇的全部興趣僅僅在於他是否能夠很快地、最終地離世騰出位置，讓活著的人能擺脫因伊凡·伊里奇的存在而產生的麻煩，而伊凡·伊里奇他本人也可以從自己的痛苦中解脫出來。伊凡·伊里奇睡得越來越少；醫生給他服用鴉片，並且開始給他注射嗎啡。伊凡·伊里奇在昏昏欲睡的狀態

¹¹³ 同前註，頁 96-97。

中所感覺到的那種隱隱約約的疼痛，僅僅在起初能讓伊凡·伊里奇覺得稍微好受些，因為這是對伊凡·伊里奇來說是一種新的感覺；但到後來，服用鴉片與注射嗎啡却變得同樣痛苦，甚至比明顯的疼痛更使人受不了。伊凡·伊里奇的家人遵照醫生的指示給伊凡·伊里奇準備了特製的食物，但是伊凡·伊里奇卻覺得這些食物越來越讓人討厭。

他們還給他做了一套供大使用的特殊裝置，可是每次使用都是活受罪。他感到受罪是因為這不乾淨、不體面，而且有臭味，還因為他知道，使用時必須有人在一旁侍候。然而正是在這件不愉快的事情中，伊凡·伊里奇找到了安慰。每次都由一個名叫格拉西姆的專幹雜活的男男僕侍候他。格拉西姆是一個衣著整潔、面色紅潤、吃了城裡的飯菜以後發胖的年輕莊稼漢。他性格開朗，總是樂呵呵的。起初，看到這個總是穿著乾乾淨淨俄式服裝的男僕幹這種令人噁心的事，伊凡·伊里奇感到不好意思。有一次，他從便盆上站起來，沒有力氣把褲子提起來，就跌坐在軟椅上，他恐懼地望著自己那裸露的、青筋條條、軟弱無力的大腿。這時格拉西姆邁著輕快有力的步伐走了進來，他穿著一雙厚皮靴，隨身帶來一股皮靴發出好聞的焦油味和一種冬天戶外的新鮮氣息。他圍著一條乾淨的粗麻布圍裙，裡面穿一件乾淨的花布襯衫，挽著袖子，露出年輕有力的手臂。他沒有看伊凡·伊里奇（顯然，他在抑制著他臉上煥發出的生命的歡樂，免得使病人看了傷心），逕直走到便盆跟前。¹¹⁴

除了給伊凡·伊里奇服用鴉片與注射嗎啡外，他們還給伊凡·伊里奇做了一套是供大便如廁用的特殊裝置，可是每次使用這些如廁設置都是活受罪。伊凡·伊里奇感到受罪是因為這不但不乾淨、不體面，而且還有臭味，還因為伊凡·伊里奇知道，當他在使用時必須有人在一旁侍候著。伊凡·伊里奇在這件不愉快的事情中找到了安慰；每次都是由一個名叫格拉西姆的專幹雜活的男男僕侍候伊凡·伊里奇，格拉西姆是一個衣著穿著整潔、外表面色紅潤、因吃了城裡的飯菜以後而發胖的年輕莊稼漢，格拉西姆的性格開朗，常常總是樂呵呵的。起初，伊凡·伊里奇看到這個總是穿著乾乾淨淨俄式服裝的男僕來做這種令人噁心的事，伊凡·伊里奇對男僕格拉西姆感到不好意思。有一次，伊凡·伊里奇想從便盆上站起來，因為伊凡·伊里奇沒有力氣把褲子拉穿起來，就跌坐在軟椅上面，伊凡·伊里奇恐懼地看著自己那雙裸露的、青筋條條浮現且軟弱無力的大腿；這時男僕格拉西姆邁著用著輕快有力的步伐走了進來，男僕格拉西姆穿著一雙厚皮靴，隨身會帶來一股由皮靴所發出好聞的焦油味和有種一種冬天戶外的新鮮氣息。男僕格拉西姆圍著一條乾淨的粗麻布圍裙，而裏面則穿一件乾淨的花布襯衫，格拉西姆挽著袖子，露出他那年輕有力的手臂。他並沒有去看伊凡·伊里奇（顯然，男僕格拉西姆在抑制著他臉上所煥發出來的生命的歡樂，免得讓病人伊凡·伊里奇看了傷心）直接走到便盆前面。

「格拉西姆，」伊凡·伊里奇用衰弱的聲音說。格拉西姆哆嗦了一下，顯然是因為害怕做錯了什麼事，他以一個敏捷的動作向病人轉過臉去，那張臉紅潤、善良、

¹¹⁴ 同前註，頁 97-98。

單純、年輕，剛開始長出鬍子。「有何吩咐？」「我想，你幹這事感到不愉快吧。請你原諒我。我沒有力氣。」「哪兒的話，老爺。」格拉西姆的眼睛一閃，露出了他那年輕、潔白的牙齒。「為什麼不侍候您呢？您有病嘛。」於是他用靈巧、有力的雙手做完了自己慣常做的事，輕手輕腳地走了出去。過了五分鐘，他又同樣輕手輕腳地走了回來。伊凡·伊里奇仍舊坐在軟椅上。「格拉西姆，」當格拉西姆把洗乾淨的便盆放好以後，他說道，「請你過來一下，幫幫我。」格拉西姆走上前去。「把我扶起來。我一個人太費勁了，可我又把德米特里打發走了。」格拉西姆走上前去，用他那有力的雙手輕巧地把他抱起來，就像他走路時一樣輕巧，他一隻手扶住他，另一隻手給他提起褲子，接著便想讓他坐下。但是他請格拉西姆把他扶到長沙發上去。格拉西姆就毫不費力地、好像一點也沒碰著他似的，連扶帶抱地把他接到沙發旁，讓他坐了下來。「謝謝。你幹什麼都...那麼靈巧，那麼好。」格拉西姆笑了笑，想要走。但是伊凡·伊里奇覺得跟他在一起十分舒服，不想放他走。「還有一件事，請你把那把椅子給我拿過來。不，是那一把，把它放在我的腿下面。我把腿抬高一點好受些。」格拉西姆把椅子端過來，一下子就把椅子放到了地板上，然後把伊凡·伊里奇的兩腿抬起來放到椅子上，伊凡·伊里奇覺得，當格拉西姆把他的兩腿抬高起來的時候，他覺得好受了些。「我的腿抬高一點好受些，」伊凡·伊里奇說。「請你把那個靠墊擱在我腿底下。」格拉西姆照辦了。他又把他的腿抬起來，然後放下。當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起來的時候，伊凡·伊里奇覺得好一些。當格拉西姆再把他的腿放下，他就覺得差一些。「格拉西姆，」伊凡·伊里奇說，「你現在有事嗎？」「沒有，老爺，」格拉西姆說，他向城裡人學會了怎樣跟老爺們說話。「你還需要做什麼事嗎？」「我還要做什么事？事情都做完了，只要再劈點兒柴明天用。」「那麼，你打著我的腿，把它再架高一點行嗎？」「那有什麼不行的，行。」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高了一些，於是伊凡·伊里奇覺得，這種姿勢使他一點都不疼了。「那麼劈柴怎麼辦呢？」「您放心吧。我來得及。」伊凡·伊里奇吩咐格拉西姆坐下來扛著他的腿，並且和他聊起天來。說來也怪，他覺得，格拉西姆扛著他的腿，他就好受些。¹¹⁵

伊凡·伊里奇用衰弱的聲音叫了男僕的名字：「格拉西姆」。格拉西姆擔心了一下，因為害怕是不是因為做錯了什麼事而導致伊凡·伊里奇叫他，男僕格拉西姆敏捷地把他那張臉紅潤、善良、單純、年輕，剛開始長出鬍子的臉轉向病人伊凡·伊里奇，。男僕格拉西姆說：「有何吩咐？」伊凡·伊里奇說：「我想，你幹這事感到不愉快吧。請你原諒我。我沒有力氣。」男僕格拉西姆說：「哪兒的話，老爺。」男僕格拉西姆的眼睛一閃，說話的時候露出了他那年輕、潔白的牙齒，男僕格拉西姆接著說：「為什麼不侍候您呢？您有病嘛。」於是男僕格拉西姆用靈巧且有力的雙手做完了自己慣常幫伊凡·伊里奇做的事，然後輕手輕腳地走了出去。過了五分鐘後，男僕格拉西姆又同樣輕手輕腳地走了回來。伊凡·伊里奇依舊還坐在軟椅上。當男僕格拉西姆把洗乾淨的如廁便盆放好以後，伊凡·伊里奇說：「請你過來一下，幫幫我。」男僕格拉西姆走上前去，伊凡·伊里奇說：「把我扶

¹¹⁵ 同前註，頁 98-101。

起來。我一個人太費勁了，可我又把德米特里打發走了。」男僕格拉西姆用他那有力的雙手輕巧地把伊凡·伊里奇抱起來，就像他走路時一樣輕巧，男僕格拉西姆一隻手扶住伊凡·伊里奇，另一隻手提起伊凡·伊里奇的褲子，接著便想讓伊凡·伊里奇坐下。但是伊凡·伊里奇請男僕格拉西姆把伊凡·伊里奇扶到長沙發上去，男僕格拉西姆就毫不費力似地、好像一點也沒有碰著伊凡·伊里奇似的，連扶帶抱地把伊凡·伊里奇接到沙發旁邊，並且讓他坐了下來。伊凡·伊里奇說：「謝謝。你幹什麼都...那麼靈巧，那麼好。」男僕格拉西姆笑了笑，接著想要離開。但是伊凡·伊里奇覺得跟男僕格拉西姆在一起感到十分舒服，想留男僕格拉西姆下來並不想放他走。伊凡·伊里奇說：「還有一件事，請你把那把椅子給我拿過來。不，是那一把，把它放在我的腿下面。我把腿抬高一點好受些。」男僕格拉西姆把伊凡·伊里奇指定的那把椅子端過來，然後將伊凡·伊里奇的兩腿抬起來放到那張椅子上，在那當下伊凡·伊里奇好受了些。伊凡·伊里奇說：「我的腿抬高一點好受些，」
「請你把那個靠墊擱在我腿底下。」男僕格拉西姆照辦了。男僕格拉西姆又把伊凡·伊里奇的腿抬起來，把靠墊擱在伊凡·伊里奇腿底下後，然後放下伊凡·伊里奇的腿。當男僕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起來的時候，伊凡·伊里奇就覺得好一些，不過當格拉西姆再把伊凡·伊里奇的腿放下時，伊凡·伊里奇就覺得差一些。伊凡·伊里奇說：「格拉西姆，你現在有事嗎？」男僕格拉西姆說：「沒有，老爺，」，男僕格拉西姆已經從城裡的人那邊學會了怎樣跟被服侍的老爺們說話。伊凡·伊里奇說：「你還需要做什麼事嗎？」男僕格拉西姆說：「我還要做什么事？事情都做完了，只要再劈點兒柴明天用。」伊凡·伊里奇說：「那麼，你打著我的腿，把它再架高一點行嗎？」男僕格拉西姆說：「那有什麼不行的，行。」男僕格拉西姆依伊凡·伊里奇的指示把伊凡·伊里奇的腿抬高了一些，這時伊凡·伊里奇覺得這種姿勢使他一點都不疼了。伊凡·伊里奇說：「那麼劈柴怎麼辦呢？」男僕格拉西姆說：「您放心吧。我來得及。」伊凡·伊里奇吩咐男僕格拉西姆坐下來扛著伊凡·伊里奇的腿，並且和伊凡·伊里奇聊起天來。說來也怪，不知是何原因伊凡·伊里奇覺得，格拉西姆扛著他的腿，伊凡·伊里奇就會覺得好受些。

從此以後，伊凡·伊里奇有時就喊格拉西姆來，叫他用肩膀扛著自己的腿，並且很喜歡和他聊天。格拉西姆輕快、樂意、淳樸而且善良地做著這事，這種善良感動了伊凡·伊里奇。所有其他人身上的健康和精力旺盛都使伊凡·伊里奇覺得反感，只有格拉西姆的精力旺盛不但不使伊凡·伊里奇感到難受，反而使他感到安慰。

116

自從有了男僕格拉西姆把伊凡·伊里奇的腿抬高了一些，這時伊凡·伊里奇覺得這種姿勢使他一點都不疼了的經驗，伊凡·伊里奇有時就喊男僕格拉西姆來，叫男僕格拉西姆用他的肩膀扛著伊凡·伊里奇的腿，並且伊凡·伊里奇很喜歡和男僕格拉西姆聊天。男僕格拉西姆的輕快、樂意、淳樸而且男僕格拉西姆善良地做著這事（用他的肩膀扛著伊凡·伊里奇的腿，並且和伊凡·伊里奇聊天），男僕格拉西姆的這種善良感動了伊凡·伊里奇；所有伊凡·伊里奇身旁的其他人展現出其身上的健康和精力旺盛都會讓伊凡·伊里奇覺得反

¹¹⁶同前註，頁 101。

感，只有男僕格拉西姆的精力旺盛，不但不會使伊凡·伊里奇感到難受，反而會讓他感到安慰。

伊凡·伊里奇感到最受不了的是說假話，那種不知為什麼被大家默認的假話，說什麼他不是快要死了，只要他安心治病，就會得到某種很好的結果。可是他心裡明白，不管他們做什麼，除了更加折磨人的痛苦和死亡以外，什麼結果也不會有。這種謊言使他受不了。他感到受不了的是，明明是大家都知道而且他也知道的事，他們就是不肯承認，而且明知他的病情險惡，還要對他說謊，還想迫使他本人也參加說謊。謊言，在他臨死前對他所說的這種謊言，這種把他的死這樣一件可怕的、莊嚴的行為，同他們所有那些出門作客、窗簾、午餐的鱒魚等等降低到同一水平的謊言，使伊凡·伊里奇感到非常痛苦。奇怪的是，當他們向他玩弄這些花招的時候，他好多次差點沒向他們大喝一聲：別再說謊了，你們知道，我也知道，我快要死了，那就請你們至少別再說謊。但是他從來沒有勇氣這樣做。他看到，他即將死去這樣一件極其可怕的事，居然被他周圍所有的人，被他畢生信奉的所謂「體面」本身，貶低到了一種偶然的不愉快事件的水平，一種有礙體面的事情的水平（就像人們對待一個身上發出臭味的人走進客廳一樣）。他看到，沒有一個人願意哪怕只是了解一下他的處境，因而也沒有一個人可憐他。只有格拉西姆一個人了解他的處境，並且可憐他。所以，伊凡·伊里奇只有同格拉西姆在一起才覺得好受些。有時候，格拉西姆接連幾夜都扛著他的腿，不肯去睡覺，還說：「您放心吧，伊凡·伊里奇，我會睡夠覺的。」有時候，他會突然用「你」來稱呼伊凡·伊里奇，說：「你有病，為什麼不侍候你呢？」只有格拉西姆不說謊，從各方面看來，只有他一個人懂得事情的真相，並認為不需要隱瞞這個真相，他只是可憐這位消瘦的老爺。有一次，當伊凡·伊里奇叫他去睡覺的時候，他甚至還直率地說：「我們大家都是要死的。為什麼不侍候您呢？」他說這話的意思是，幹這件事他並不覺得難受，因為這件事是為一個快要死的人幹的，他希望有一天他快要死了的時候，也有人能替他做同樣的事。¹¹⁷

伊凡·伊里奇感到最受不了的是那種不知為什麼被大家都默認的假話，說什麼伊凡·伊里奇不是快要死了，只要他依醫生的指示，安心的治病，伊凡·伊里奇就會得到某種醫療上很好的結果；可是伊凡·伊里奇心裡頭明白，不管他們（醫生或是周遭的人）做了什麼，除了更加折磨伊凡·伊里奇的痛苦和邁向死亡以外，什麼所謂好的結果是不會有的。這種「只要他依醫生的指示，安心的治病，伊凡·伊里奇就會得到某種醫療上很好的結果」的謊言使伊凡·伊里奇受不了，明明是大家都知道伊凡·伊里奇的病情險惡而且伊凡·伊里奇也知道他自己的病情險惡，這個事，他們就是不肯承認伊凡·伊里奇的病情相當險惡；而且明知他的病情相當險惡，還要對伊凡·伊里奇說謊，還想迫使伊凡·伊里奇本人也得參加說謊（只要他依醫生的指示，安心的治病，伊凡·伊里奇就會得到某種醫療上很好的結果）。在伊凡·伊里奇臨死前對他所說的這種（只要他依醫生的指示，安心的治病，伊凡·

¹¹⁷ 同前註，頁 101-103。

伊里奇就會得到某種醫療上很好的結果) 謊言, 這種把「伊凡·伊里奇快死了」、「他將死亡」這樣一件可怕的、莊嚴的行為, 降低到等同他們所有人的那些「出門作客」、「窗簾」、「午餐的鱒魚」等等, 一般生活瑣事同一水平的謊言, 這氛圍讓伊凡·伊里奇感到非常痛苦。

但奇怪的是, 當伊凡·伊里奇身邊的人向伊凡·伊里奇玩弄這些花招(謊言)的時候, 伊凡·伊里奇好多次差點沒向他們大喝一聲說道:「別再說謊了, 你們知道, 我也知道, 我快要死了, 那就請你們至少別再說謊。」但是伊凡·伊里奇從來沒有勇氣這樣做。伊凡·伊里奇看到, 他即將死去的這樣一件極其可怕的事情, 居然被伊凡·伊里奇身邊周圍所有的人, 被伊凡·伊里奇畢生信奉的所謂「體面」本身, 降格貶低到了只是一種偶然的不愉快事件的水平而已, 貶低到一種會有礙體面的事情的水平(就好像人們對待一個身上會發出臭味的人走進了客廳一樣)。伊凡·伊里奇看到, 沒有一個他身邊的人願意哪怕只是稍微了解一下他的處境, 因而也沒有一個人可憐伊凡·伊里奇。只有男僕格拉西姆一個人了解伊凡·伊里奇的處境, 並且可憐伊凡·伊里奇。所以, 伊凡·伊里奇只有和男僕格拉西姆在一起時才覺得好受些。有時候, 男僕格拉西姆接連幾夜都扛著伊凡·伊里奇的腿, 不肯去睡覺, 還跟伊凡·伊里奇說:「您放心吧, 伊凡·伊里奇, 我會睡夠覺的。」有時候, 男僕格拉西姆會突然用「你」來稱呼伊凡·伊里奇, 說:「你有病, 為什麼不侍候你呢?」

只有男僕格拉西姆不說謊, 從各方面看來, 只有男僕格拉西姆一個人懂得事情的真相, 並認為不需要隱瞞這個(伊凡·伊里奇的病情相當險惡)真相, 男僕格拉西姆只是可憐這位消瘦的老爺(伊凡·伊里奇)。有一次, 當伊凡·伊里奇叫男僕格拉西姆去睡覺的時候, 男僕格拉西姆甚至還直率地說:「我們大家都是要死的。為什麼不侍候您呢?」男僕格拉西姆說這話的意思是, 幫老爺(伊凡·伊里奇)做這件事(幫伊凡·伊里奇扛腿、陪他聊天、幫他如廁、...等)男僕格拉西姆並不覺得難受, 因為這件事是為一個快要死的人做的, 男僕格拉西姆希望有一天他快要死了的時候, 也有人能願意替他做同樣的事情。

除了這種虛偽的謊言以外(或者說正是由於這種虛偽), 伊凡·伊里奇感到最痛苦的是, 沒有一個人像他所希望的那樣來可憐他: 有時候, 在經過長時間的痛苦之後, 他最希望的是(儘管他不好意思承認這一點)能有人像可憐一個生病的孩子那樣來可憐可憐他。他真希望別人能像愛撫和安慰孩子那樣地來愛撫他, 吻他, 為他而哭泣。他知道他是一位尊貴的高等法院的審判委員, 他的鬍子都白了, 因此這是不可能的。但他還是希望能夠如此。在他和格拉西姆的關係中, 有些地方與此很相似, 因此他和格拉西姆的關係使他感到安慰。伊凡·伊里奇真想哭, 真想有人來愛撫他, 為他哭泣, 然而當他的同僚、高等法院審判委員謝別克來看他的時候, 伊凡·伊里奇不但沒有哭和接受愛撫, 反而習慣性地擺出一副嚴肅的、老成的樣子, 對於撤消原判的決定的意義說出了自己的見解, 並且堅持自己的意見。存在於他周圍以及存在於他自身之中的虛偽, 大大地毒害了伊凡·伊里奇生命的最後幾天。¹¹⁸

¹¹⁸ 同前註, 頁 103-104。

除了這種虛偽的謊言（只要他依醫生的指示，安心的治病，伊凡·伊里奇就會得到某種醫療上很好的結果）以外（或者說，正是由於這種的虛偽），伊凡·伊里奇感到最痛苦的是：沒有一個人像伊凡·伊里奇所希望的那樣來可憐他。有的時候，在經過了長時間的身體上的痛苦之後，伊凡·伊里奇最希望的是（儘管伊凡·伊里奇不好意思承認這一點）：能有人能像可憐一個生病的孩子的那樣來可憐可憐他。伊凡·伊里奇真希望別人能夠像愛撫和安慰孩子般地那樣來愛撫他，親吻他，為他而哭泣。伊凡·伊里奇知道他是一位尊貴的高等法院的審判委員，伊凡·伊里奇的鬍子都白了（已不是小孩子了），因此伊凡·伊里奇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是伊凡·伊里奇還是希望能夠如此。在伊凡·伊里奇和男僕格拉西姆的關係中，有些地方與此（可憐一個生病的孩子的那樣來可憐可憐他）很相似，因此伊凡·伊里奇和男僕格拉西姆的關係使伊凡·伊里奇感到安慰。伊凡·伊里奇真的想哭，真的想有人來愛撫他，能有人為他哭泣；然而當伊凡·伊里奇的同僚，高等法院審判委員謝別克來看伊凡·伊里奇的時候，伊凡·伊里奇不但沒有哭和接受愛撫，反而習慣性地擺出和以往一樣的、一副嚴肅的、一副老成的樣子，對於法院工作中撤消原判的決定的意義說出了伊凡·伊里奇他自己的見解，並且堅持他自己的意見。存在於伊凡·伊里奇周圍以及存在於伊凡·伊里奇自身之中的虛偽，都大大地毒害了伊凡·伊里奇生命的最後幾天。

(九)第八段

早晨。正因為是早晨，所以格拉西姆走了，僕人彼得來了，他吹滅了蠟燭，拉開一塊窗簾，開始悄悄地收拾房間。早晨也罷，晚上也罷，星期五也罷，星期天也罷——都是一回事，反正都一樣：一刻不停地、折磨人的疼痛，絕望地意識到那正在逐漸離去、但還未完全離去的生命；正在日益逼近的那可怕的、令人憎恨的死（只有它才是唯一的現實），還有所有的那些虛偽。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小時又一小時，可是，這些還有什麼意義呢？「老爺，您要不要喝茶？」「他要的是規矩：老爺們每天早晨必須喝茶」他心裡想，但是嘴上卻說：「不要。」「您要不要移到長沙發上去？」「他要使房間恢復秩序，我在這兒礙事，我一不乾淨，沒秩序。」他心裡想，但是嘴上卻說：「不要，你別管我。」僕人又收拾了一會兒。伊凡·伊里奇伸出了一隻手。彼得殷勤地走上前去。「您有何吩咐？」「錶。」彼得拿起就放在他手邊的錶，遞給了他。「八點半。那邊還沒起床嗎？」「還沒呢，老爺。瓦西里·伊凡諾維奇（這是他兒子的名字）上學去了，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吩咐，如果您有事找她，就叫醒她。請問要叫醒她嗎？」「不，不必了。」接著他又想：「要不要喝點茶呢？」「對，茶……拿來吧。」他說。彼得向門口走去。伊凡·伊里奇害怕只剩下他一個人。「找什麼事情來留住他呢？對，吃藥。」「彼得，把藥拿給我。」他又想：「為什麼不吃藥呢？也許吃藥還有效。」他拿起湯匙喝完了藥。「不，不會有效的。這一切都是胡說，都是欺騙。」他一嘗到那熟悉的、甜得發膩和使人絕望的藥味，心裡就認定了。「不，我不可能相信了。但是這疼痛，幹嘛要這樣疼呢？哪怕能稍微停一下也好哇。」他開始呻吟。彼得又回來了。「不，去，拿茶

早晨了，所以男僕格拉西姆離開了，換僕人彼得來了，僕人彼得吹滅了房間的蠟燭，拉開了一塊窗簾讓光線進來，僕人彼得開始悄悄地收拾房間。早晨也好，晚上也好，星期五也好，星期天也好——對於伊凡·伊里奇來說，都是同樣地、一刻不停地、相當折磨人的疼痛，伊凡·伊里奇絕望地意識到那正在逐漸離去、但還未完全離去的生命；還有意識到那正在日益逼近的、那可怕的、令人憎恨的死（只有它才是唯一的現實），以及還有所有的那些虛偽。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天又一天，一小時又一小時，可是，對於伊凡·伊里奇來說這些還有什麼意義呢？僕人彼得問：「老爺，您要不要喝茶？」伊凡·伊里奇要的是規矩：老爺們每天早晨必須喝茶，伊凡·伊里奇雖然心裡想，但是伊凡·伊里奇嘴上卻說：「不要。」僕人彼得問：「您要不要移到長沙發上去？」「他（僕人彼得）要使房間恢復秩序，我（伊凡·伊里奇）在這兒礙事，我（伊凡·伊里奇）一不乾淨，沒秩序。」伊凡·伊里奇心裡想，但是嘴上卻說：「不要，你別管我。」僕人彼得又收拾了一會兒。伊凡·伊里奇伸出了一隻手。僕人彼得殷勤地走上前去。僕人彼得問：「您有何吩咐？」伊凡·伊里奇說：「錶。」僕人彼得拿起就放在伊凡·伊里奇手邊的錶，遞給了伊凡·伊里奇。伊凡·伊里奇說：「八點半。那邊還沒起床嗎？」僕人彼得回答：「還沒呢，老爺。瓦西里·伊凡諾維奇（這是伊凡·伊里奇兒子的名字）上學去了，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吩咐，如果您有事找她，就叫醒她。請問要叫醒她嗎？」伊凡·伊里奇說：「不，不必了。」接著伊凡·伊里奇又想：「要不要喝點茶呢？」伊凡·伊里奇對僕人彼得說：「對，茶……拿來吧。」僕人彼得向門口走去，但伊凡·伊里奇害怕只剩下他一個人。於是伊凡·伊里奇心想：「找什麼事情來留住他呢？對，吃藥。」伊凡·伊里奇說：「彼得，把藥拿給我。」伊凡·伊里奇又想：「為什麼不吃藥呢？也許吃藥還有效。」伊凡·伊里奇拿起湯匙喝完了藥。伊凡·伊里奇心想：「不，不會有效的。這一切都是胡說，都是欺騙。」伊凡·伊里奇一嘗到那熟悉的、甜得發膩以及讓人絕望的藥味，伊凡·伊里奇的心裡就認定了這一切都是胡說，都是欺騙。伊凡·伊里奇心想：「不，我不可能相信了。但是這疼痛，幹嘛要這樣疼呢？哪怕能稍微停一下也好哇。」伊凡·伊里奇開始呻吟。僕人彼得又回來了。但伊凡·伊里奇說：「不，去，拿茶來。」

彼得走了，只剩下伊凡·伊里奇一個人，他開始呻吟，這與其說是由於疼痛（儘管確實疼得很厲害），不如說是由於苦惱。「總是一成不變，總是這沒完沒了的白天和黑夜，哪怕能快點呢。什麼東西快點？死，黑暗。不，不。無論什麼都比死強！」彼得用托盤端茶進來的時候，伊凡·伊里奇看了他好久，不明白他是誰和他來幹什麼。彼得被他看得發窘了。當彼得發著的時候，伊凡·伊里奇才醒悟過來。「對，」他說。「茶……好，放下吧。不過你來幫我洗一下臉，換一件乾淨襯衣。」伊凡·伊里奇開始洗臉。他洗了一會兒，歇一會兒，洗了手，洗了臉，刷了牙，然後開始梳頭，並朝鏡子看了一眼。他害怕起來。頭髮平貼在他那蒼白的腦門上，使他覺得特別可怕。給他換襯衣的時候，他知道，如果他看一眼自己的身體，他會覺得更可怕，因此他不敢看自己。但是一切總算結束了。他穿上睡袍，蓋上毛毯，在

¹¹⁹ 同前註，頁 105-107。

沙發椅上坐下，準備喝茶。在那片刻，他覺得有了點精神，但是當他一開始喝茶，又是那股怪味，又是那種疼痛。他勉強喝完了茶，便伸直雙腿躺了下來。他躺下以後就讓彼得走了。一切依舊。一會兒閃出一點希望，一會兒絕望的大海又狂風巨浪，永遠是疼痛，永遠是苦惱，永遠是一成不變。獨自待著淒涼得可怕，真想叫個什麼人來，但是他又知道，他瞧著別人心裡會更難受。「哪怕再來點咖啡呢——也許就能昏睡過去了。我要對他，對醫生說，讓他再想點辦法。這不行，這樣下去是不行的。」¹²⁰

僕人彼得離開走了，只剩下伊凡·伊里奇一個人在房間，伊凡·伊里奇開始呻吟，與其說是由於身體上的疼痛（儘管確實真的是疼得很厲害），不如說是由於內心的苦惱。伊凡·伊里奇心想：「總是一成不變，總是這沒完沒了的白天和黑夜，哪怕能快點呢。什麼東西快點？死，黑暗。不，不。無論什麼都比死強！」伊凡·伊里奇還是很害怕死亡。

僕人彼得彼得用托盤端茶進來的時候，伊凡·伊里奇看了僕人彼得好久，不明白僕人彼得是誰和他來幹什麼，僕人彼得被伊凡·伊里奇看得發窘了，當僕人彼得在發窘的時候，伊凡·伊里奇才醒悟過來；伊凡·伊里奇說：「對，」「茶……好，放下吧。不過你來幫我洗一下臉，換一件乾淨襯衣。」於是伊凡·伊里奇開始洗臉，伊凡·伊里奇洗了一會兒，歇一會兒，伊凡·伊里奇洗了手，洗了臉，刷了牙，然後伊凡·伊里奇開始梳頭，並朝鏡子看了一眼。伊凡·伊里奇害怕起來。伊凡·伊里奇的頭髮平貼在他那蒼白的腦門上，使伊凡·伊里奇覺得特別可怕。僕人彼得給伊凡·伊里奇換襯衣的時候，伊凡·伊里奇知道：如果僕人彼得看一眼自己的身體，僕人彼得會覺得更可怕，因此僕人彼得不敢看自己。僕人彼得給伊凡·伊里奇換襯衣這事總算結束了，伊凡·伊里奇穿上了睡袍蓋上了毛毯，在沙發椅上坐下來準備喝茶。在那時的片刻，伊凡·伊里奇覺得有了點精神，但是當伊凡·伊里奇一開始喝茶，伊凡·伊里奇又感覺到那股怪味和那種疼痛。伊凡·伊里奇勉強喝完了茶後，便伸直雙腿躺了下來。伊凡·伊里奇躺下以後就讓僕人彼得走了。

一切依舊是這樣子的重覆著：一會兒伊凡·伊里奇閃出一點希望，一會兒絕望的大海又狂風巨浪侵蝕著伊凡·伊里奇，伊凡·伊里奇感到永遠是疼痛，永遠是苦惱，這一切永遠是一成不變。伊凡·伊里奇獨自待著，感到淒涼得可怕，伊凡·伊里奇真想叫個什麼人來，但是伊凡·伊里奇也知道，伊凡·伊里奇瞧著別人時，伊凡·伊里奇的心裡會更難受。伊凡·伊里奇心想：「哪怕再來點咖啡呢——也許就能昏睡過去了。我要對他，對醫生說，讓他再想點辦法。這不行，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一小時，二小時就這樣過去了。突然，前廳裡響起了門鈴聲。也許是醫生來了。不錯，正是醫生，臉色紅潤，精神煥發，肥肥胖胖，滿面笑容，他臉上的那副表情好像在說：您一定被什麼事情嚇壞了吧，我們馬上就來替您把一切安排妥當。醫生也知道這種表情在這裡並不合適，但是他的臉上已經永遠掛上這副表情，取不下來了，正如一個人一早就穿上了燕尾服出去訪客一樣。醫生精神煥發地、令人安心地搓著手。「真冷。外面冷得厲害。讓我先烤烤火，」他說這話時的表情似乎

¹²⁰ 同前註，頁 107-108。

在說，只要稍等片刻，讓他先暖和暖和，等他暖和過來，一切就好辦了。「我說，怎麼樣？」伊凡·伊里奇感到，醫生本來想說：「事情怎麼樣？」但是他覺得這樣說不安，便說：「您夜裡睡得怎麼樣？」伊凡·伊里奇瞧著醫生，臉上的表情在問他：「難道你說謊從來不害臊嗎？」但是醫生却不想看懂他提的問題。於是伊凡·伊里奇說：「仍舊疼得很厲害。疼痛一刻不停，一點也沒減輕。能有點什麼辦法就好了！」

「是啊，你們這些病人總是這樣。噢，現在，我似乎暖和過來了，甚至辦事很認真的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也不會對我的體溫有什麼意見了。噢，您好。」醫生握了握他的手。接著，醫生便拋開剛才的俏皮態度，帶著嚴肅的表情開始檢查病人，把脈，量體溫，東敲敲，西聽聽。伊凡·伊里奇深知，並且毫不懷疑，這一切都是胡搞，都是毫無意義的騙局，可是當醫生跪著，把頭伸過來，將耳朵忽高忽低地貼在他身上，帶著意味深長的表情在他身上做著各種體操動作的時候，伊凡·伊里奇卻任憑他去做，就像以前他聽憑律師滔滔不絕一樣，其實他已經很清楚地知道，他們全都在說謊，以及他們為什麼要說謊。¹²¹

一小時…二小時…就這樣過去了。突然間，前廳裡響起了門鈴聲。伊凡·伊里奇覺得也許是醫生來了。的確，正是醫生來了；醫生的臉色紅潤，精神煥發，身材肥肥胖胖，臉上堆滿滿面笑容；醫生臉上的那副表情好像在說：「您一定被什麼事情嚇壞了吧，我們馬上就來替您把一切安排妥當。」醫生也知道這種表情在這裡可能並不合適，但是醫生的臉上已經永遠是這表情，改變不了了；正如一個人習慣穿上了燕尾服出去訪客一樣。

醫生進來房間後精神煥發地、令人安心地搓著手。醫生說：「真冷。外面冷得厲害。讓我先烤烤火，」醫生說這話時的表情似乎在說，只要稍等片刻，先讓他暖和暖和，等醫生暖和過來，一切就好辦了。

伊凡·伊里奇感到：「我說，怎麼樣？」，醫生本來想說：「事情怎麼樣？」但是醫生覺得這樣說不安，於是說：「您夜裡睡得怎麼樣？」伊凡·伊里奇瞧著醫生，伊凡·伊里奇臉上的表情好像在問醫生：「難道你說謊從來不害臊嗎？」但是醫生卻好像不想看懂伊凡·伊里奇表情提的問題。於是伊凡·伊里奇對著醫生說：「仍舊疼得很厲害。疼痛一刻不停，一點也沒減輕。能有點什麼辦法就好了！」醫生握了握伊凡·伊里奇的手說：「是啊，你們這些病人總是這樣。噢，現在，我似乎暖和過來了，甚至辦事很認真的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也不會對我的體溫有什麼意見了。噢，您好。」。然後醫生便拋開剛才的俏皮的態度，開始帶著嚴肅的表情檢查病人，包括：把脈、量體溫、東敲敲、西聽聽。伊凡·伊里奇毫不懷疑地深知：「這一切都是胡搞，都是毫無意義的騙局」，可是當進行著檢查的流程的時候：包括跪著，醫生把他的頭伸過來，將耳朵忽高忽低地貼在他身上聽診，而且帶著意味深長的表情，在伊凡·伊里奇的身上做著各種體操動作…等；伊凡·伊里奇卻任憑醫生去做，就像以前伊凡·伊里奇聽憑律師滔滔不絕的陳述一樣；其實伊凡·伊里奇他內心已經很清楚地知道：「他們全都在說謊，以及他們為什麼要說謊。」

¹²¹ 同前註，頁 108-110。

醫生跪在長沙發上，還在敲打著什麼，這時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網裙子在門口窸窣窸窣地響了起來，聽得見她在責備彼得，大夫來了為什麼不通知她？她走進來，吻了丈夫，然後立刻開始說明她早就起床了，當大夫來的時候，只是由於她誤以為是別人，她才沒有到這兒來。伊凡·伊里奇望著她，將她整個兒打量了一番，覺得什麼都看不順眼：她那白皙、豐腴、乾淨的手和脖子，她那頭髮的光澤，她那充滿生氣的眼睛的閃光。他對她深惡痛絕。由於對她的憎恨噴湧而出，她碰觸到他使他覺得非常難受。她對他以及對他的疾病的態度依然如舊。正如醫生一旦定出了他對病人的態度，就無法改變一樣，她也定出了一套對待他的態度：他不肯做他應該做的什麼什麼事，因此只能怪他自己，她總是關懷愛護地責備他，一對他的這種態度她也已經不能改變了。「他就是不聽話！不肯按時服藥。主要的是他用這種姿勢躺著——兩腿朝上，這可能對他有害。」她告訴醫生，他怎樣讓格拉西姆扛著他的兩條腿。醫生輕蔑而又親切地微微一笑，似乎在說：「有什麼辦法呢，這些病人有時就會想出這樣一些傻事，但是可以原諒。」檢查完畢，醫生看了看錶，這時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向伊凡·伊里奇宣布，不管他願意不願意，她今天已經請了一位名醫，他將同米哈伊爾·丹尼洛維奇（這是那位普通醫生的名字）一起會診。「請你不要反對。我是為了自己才這樣做的。」她用諷刺的口吻說，目的是讓他明白，她做任何事都是為了他，但她只有這樣說才能使他無法拒絕她。他一言不發，皺緊眉頭。他感到，包圍著他的這種虛偽已經亂成一團，很難辨別出什麼了。¹²²

醫生跪在長沙發上，還在伊凡·伊里奇身上敲打著什麼，這時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網裙子在門口窸窣窸窣地響了起來，聽得見伊凡·伊里奇的妻子在責備僕人彼得，說道：「大夫（醫生）來了為什麼不通知她？」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走進來，吻了伊凡·伊里奇，然後立刻開始說明她早就已經起床了，當大夫（醫生）來的時候，只是由於伊凡·伊里奇的妻子誤以為是別人來了，她才沒有到伊凡·伊里奇房間這兒來。

伊凡·伊里奇望著他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將妻子整個兒打量了一番，伊凡·伊里奇覺得什麼都看不順眼：包括她那非常白皙、豐腴、乾淨的手和脖子，以及她那頭髮的光澤，還有她那充滿生氣的眼睛的閃光。伊凡·伊里奇對他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感到深惡痛絕。

由於伊凡·伊里奇對他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憎恨感到噴湧而出，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碰觸到伊凡·伊里奇時使伊凡·伊里奇覺得非常難受。不過，事實上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對伊凡·伊里奇以及對伊凡·伊里奇的疾病的態度依然如舊。正如醫生一旦定出了醫生對待病人的態度，就無法改變一樣；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也定出了一套對待伊凡·伊里奇的態度：「他不肯做他應該做的什麼什麼事，因此只能怪他自己，她總是關懷愛護地責備他。」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對待伊凡·伊里奇的這種態度，伊凡·伊里奇

¹²² 同前註，頁 110-112。

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也已經不能改變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告訴醫生：「他就是不聽話！不肯按時服藥。主要的是他用這種姿勢躺著——兩腿朝上，這可能對他有害。」她告訴醫生：伊凡·伊里奇是怎樣地讓男僕格拉西姆扛著伊凡·伊里奇的兩條腿。醫生聽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話後，醫生輕蔑而又親切地微微一笑，似乎好像在說：「有什麼辦法呢，這些病人有時就會想出這樣一些傻事，但是可以原諒。」醫生檢查完畢後，醫生看了看錶，這時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向伊凡·伊里奇宣布，不管伊凡·伊里奇願意不願意，她今天已經請了一位名醫，這位名醫將同米哈伊爾·丹尼洛維奇（這是那位普通醫生的名字）一起幫伊凡·伊里奇一同會診。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用諷刺的口吻說：「請你不要反對。我是為了自己才這樣做的。」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目的是讓伊凡·伊里奇明白：「她做任何事都是為了他」，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只有這樣說才能使伊凡·伊里奇無法拒絕她。伊凡·伊里奇一言不發，皺緊眉頭。伊凡·伊里奇感覺到：「包圍著他的這種虛偽已經亂成一團，很難辨別出什麼了」。

果然，十一點半的時候，那位名醫來了。又開始了聽診，以及關於腎、關於盲腸的意味深長的談話，談話先是當著他的面，後來又在另一個房間裡進行。然後是帶著意味深長的表情的問和答，結果他們又沒有談到現實的生與死的問題（現在他面臨的只有這一個問題），反而提出了什麼腎和盲腸的問題，說什麼他的腎和盲腸似乎工作得不對頭，因此現在米哈伊爾·丹尼洛維奇和那位名醫即將對它們發動進攻，迫使它們恢復正常。那位名醫帶著嚴肅的、但並非沒有希望的神情告辭了。伊凡·伊里奇向他抬起閃爍著恐懼和希望之光的眼睛，膽怯地問道，他的病有沒有痊癒的可能，那位名醫回答道：不能保證，但可能性還是有的。伊凡·伊里奇送別醫生時那種期望的目光是如此可憐，以致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看到這目光甚至哭了起來，這時，她正走出他的書房，要把出診費交給那位名醫。因醫生的鼓勵而產生的興奮，持續的時間並不長。又是那同樣的房間，同樣的畫、窗簾、壁紙、藥瓶，身體仍是那樣不斷疼痛，使他備受折磨。於是伊凡·伊里奇開始呻吟。他們給他打了一針，他就昏睡過去了。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僕人給他端來了晚飯。他勉強吃了點肉湯，於是又是老樣子，又是那正在降臨的黑夜。吃過晚飯以後，七點鐘，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走進他的房間，她的穿著就像要去赴晚會似的，束緊的肥大的胸脯，臉上有脂粉的痕跡。她還在早上就向他提到過他們要去看戲。今晚有剛來此地的薩拉·貝爾納（薩拉·貝爾納（Sarah Bernhardt, 1844~1923），法國著名女演員。）的演出，他們有一個包廂，這是他堅持要他們訂的。現在他把這件事忘了，因此她的打扮他看了很不順眼。但是他想起是他自己硬要他們去訂一個包廂看戲的，因為這對於孩子們是一次有教育意義的審美享受，他便把自己的惱怒隱忍了下來。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自滿自得地走進來，但是又似乎於心有愧似的。她坐了一會兒，問了他現在的身體狀況，但是他看到，她只不過是問問而已，並不是真想知道，她也知道沒有

什麼可問的，於是她就說起了她需要說的話：包廂已經訂了，愛倫、女兒和彼得里謝夫（那位法院預審官，女兒的未婚夫）都去，但又不能讓他們單獨去，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她是決不會去看戲的。她真想陪他坐在這兒，那樣會更愉快些。不過，她不在的時候，他可千萬要遵照醫生的囑咐去做。¹²³

果然，到了十一點半的時候，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請的那位名醫來了。醫生和伊凡·伊里奇又開始了聽診，以及關於診斷腎、關於診斷盲腸的意味深長的談話，談話先是當著伊凡·伊里奇的面，後來他們又在另一個房間裡進行。然後是帶著意味深長的表情的問與答，結果他們又沒有談論到伊凡·伊里奇現實的生與死的問題（現在伊凡·伊里奇面臨的只有這一個問題），反而提出了什麼關心腎和盲腸的問題，談論著伊凡·伊里奇的腎和盲腸似乎工作得不是很正常，因此現在醫生米哈伊爾·丹尼洛維奇和那位名醫即將對它們（伊凡·伊里奇的腎和盲腸）發動進攻，迫使它們（伊凡·伊里奇的腎和盲腸）恢復正常，後來那位名醫帶著嚴肅的、但對伊凡·伊里奇的病情並非沒有希望的神情告辭了。伊凡·伊里奇抬起頭向那位名醫，帶著閃爍著恐懼和希望之光的眼睛，膽怯地問道：「他的病有沒有痊癒的可能？」，那位名醫回答道：「不能保證，但可能性還是有的。」伊凡·伊里奇送別醫生（那位名醫）時的那種期望的目光是如此地可憐，以致於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看到這伊凡·伊里奇的目光甚至哭了起來，

這時，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正走出伊凡·伊里奇的書房，要把出診費交給那位名醫。伊凡·伊里奇因醫生（那位名醫）的鼓勵而產生的興奮，持續的時間並不長。伊凡·伊里奇面對的又是那同樣的房間，同樣的畫、窗簾、壁紙、藥瓶，伊凡·伊里奇的身體仍是那樣不斷地疼痛，使伊凡·伊里奇備受折磨。於是伊凡·伊里奇開始呻吟，他們給伊凡·伊里奇打了一針，伊凡·伊里奇就昏睡過去了。當伊凡·伊里奇清醒過來的時候，這時天已經快黑了。僕人彼得給伊凡·伊里奇端來了晚飯。伊凡·伊里奇勉強吃了點肉湯，於是又是老樣子，又是那正在降臨的黑夜。

伊凡·伊里奇吃過晚飯以後，七點鐘時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走進伊凡·伊里奇的房間，伊凡·伊里奇的妻子的穿著感覺就像要去赴晚會似的：她那束緊的肥大的胸脯，還有臉上有脂粉的痕跡。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還在早上就有向伊凡·伊里奇提到過他們要去看戲。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在早上向伊凡·伊里奇提到：「今天晚上有剛來此地的薩拉·貝爾納（薩拉·貝爾納（Sarah Bernhardt, 1844~1923），法國著名女演員。）的演出，他們有一個包廂，這是伊凡·伊里奇堅持要他們訂的」。現在伊凡·伊里奇把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他們要去看戲這件事忘了，因此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打扮讓伊凡·伊里奇看了很不順眼。但是伊凡·伊里奇想起是他自己硬要他們去訂一個包廂晚上去看戲的，因為伊凡·伊里奇認為看戲對於孩子們是一次有教育意義的審美享受，伊凡·伊里奇便把自己的惱怒隱忍了下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自滿自得地走進來，但是又好像於心有愧似的。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坐了一會兒，問了伊凡·伊里奇現在的身體狀況，但是伊凡·伊里奇看到，他的妻子普

¹²³ 同前註，頁 112-114。

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只不過是問問而已，並不是真想知道他現在的身體狀況，而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也知道沒有什麼可問的，於是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就說起了她需要說的話：「包廂已經訂了，愛倫、女兒和彼得里謝夫（那位法院預審官，伊凡·伊里奇的女兒的未婚夫）都去，但又不能讓他們單獨去，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她是決不會去看戲的。她真想陪他坐在這兒，那樣會更愉快些。」不過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希望她不在的時候，伊凡·伊里奇可千萬要遵照著醫生的囑咐去做。

「對了，費多爾·彼得洛維奇（未來的女婿）想進來看看你。行嗎？還有麗莎。」
「讓他們進來吧。」女兒進來了，袒胸露臂，裸露著年輕的身體。他的身體使他痛苦不堪，可是她卻把身體拿出去展覽。她精力旺盛，健康，顯然正在熱戀，並對妨礙她幸福的疾病、痛苦和死亡感到憤怒。穿著燕尾服、燙著 alaCapoul（法語：卡波式。）鬢髮的費多爾·彼得洛維奇也進來了，雪白的衣領緊緊裹著他那長長的、筋肉畢露的脖子，前胸露出一大片雪白的襯衫，黑色的緊身褲把強壯的大腿裹得緊緊的，一隻手上帶著雪白的手套，拿著禮帽。在他之後又悄悄地溜進來一個中學生，穿著新制服，戴著手套，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眼眶下面發黑，伊凡·伊里奇知道他的眼眶下面為什麼發黑。伊凡·伊里奇一直很可憐他。他那受驚的、表示同情的目光顯得很可怕。伊凡·伊里奇覺得，除了格拉西姆以外，只有瓦夏一個人理解他和可憐他。大家坐下，又問了他的身體狀況。接著便是沈默。麗莎問母親望遠鏡在哪兒。於是母女倆便爭吵起來：是誰放的，放在哪兒？結果弄得很不愉快。費多爾·彼得洛維奇問伊凡·伊里奇有沒有看過薩拉·貝爾納的演出。伊凡·伊里奇先是沒有聽懂他問的問題，後來他回答道：「沒看過。您看過嗎？」
「是的，看過她演的《AdrienneLecouvreur》（法語：《阿德里安娜·勒庫弗勒》（AdrienneLecouvreur），這是法國戲劇家斯克里布（EugerieScribe，1791~1861）寫的一部戲劇。）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說她在演什麼角色的時候特別漂亮。女兒表示了不同的意見。於是他們談起了她的表演的優美和真實，也就是那種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談到一半時，費多爾·彼得洛維奇望了伊凡·伊里奇一眼，便住了嘴。其他的人也望了他一眼，也住了嘴。伊凡·伊里奇兩眼閃著怒火向前直盯著，顯然對他們十分惱怒。必須圓這個場，但却無法圓這個場。必須想個辦法來打破這種沈默，可是誰都下不了這個決心，大家都害怕這種彬彬有禮的虛偽突然被破壞，使大家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結果還是麗莎第一個下決心打破這種沈默。她想掩飾大家都感覺到的東西，但結果還是說了出來。「我說，如果要去的話，那就該走了。」她瞧了一眼錶（這錶是父親送給她的禮物），說道，然後向那位年輕人（會心地只有他倆才明白其中的意思）微微一笑，站起身來，衣服開始窸窣作響。大家也站起身，然後便告辭走了。他們走出去以後，伊凡·伊里奇覺得心裡輕鬆了些：沒有虛偽了，虛偽和他們一起走了，但却留下了疼痛。還是那同樣的疼痛，還是那同樣的恐懼，不見得更痛苦些，也不見得更好受些，但總是在變得越來越糟。又是一分鐘接著一分鐘，一小時接著一小時地過去了，一切依舊，永遠沒完

沒了，那無可避免的結局也變得越來越可怕了。「好吧，叫格拉西姆來。」當彼得問他時他回答道。¹²⁴

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說：「對了，費多爾·彼得洛維奇（未來的女婿）想進來看看你。行嗎？還有麗莎。」伊凡·伊里奇說：「讓他們進來吧。」伊凡·伊里奇的女兒進來了，伊凡·伊里奇的女兒袒胸露臂，裸露著她前年輕的身體。伊凡·伊里奇的身體使他痛苦不堪，可是伊凡·伊里奇的女兒卻把身體拿出去展覽。

伊凡·伊里奇的女兒正值精力旺盛、健康，而且她顯然正在熱戀，並對妨礙她幸福的伊凡·伊里奇的疾病、痛苦和死亡感到憤怒。伊凡·伊里奇的未來的女婿，穿著燕尾服、燙著 alaCapoul（法語：卡波式。）鬚髮的費多爾·彼得洛維奇也進來了房間，伊凡·伊里奇的未來的女婿--費多爾·彼得洛維奇那雪白的衣領，緊緊裹著費多爾·彼得洛維奇那長長的、筋肉畢露的脖子，前胸露出了一大片雪白的襯衫，而他穿的黑色的緊身褲把他強壯的大腿裹得緊緊的，一隻手上帶著雪白的手套，拿著禮帽。在伊凡·伊里奇的未來的女婿--費多爾·彼得洛維奇之後又悄悄地溜進來一個中學生，那個中學生穿著新制服、戴著手套，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那個中學生的眼眶下面發黑，伊凡·伊里奇知道他的眼眶下面為什麼會發黑。伊凡·伊里奇一直很可憐他。那個中學生那受驚的、表示同情的目光顯得很可怕。伊凡·伊里奇覺得，除了男僕格拉西姆以外，只有瓦夏一個人能理解他和可憐他。大家坐下，又問了伊凡·伊里奇的身體狀況，接著而來的便是沈默。伊凡·伊里奇的女兒麗莎問她的母親（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望遠鏡在哪兒。於是母女倆便為此事爭吵了起來：「是誰放的，放在哪兒？」結果她們弄得很不愉快。伊凡·伊里奇的未來的女婿費多爾·彼得洛維奇問伊凡·伊里奇有沒有看過薩拉·貝爾納的演出。伊凡·伊里奇先是沒有聽懂他未來的女婿問的問題，後來伊凡·伊里奇回答道：「沒看過。您看過嗎？」伊凡·伊里奇的未來的女婿費多爾·彼得洛維奇回答說：「是的，看過她演的《AdrienneLecouvreur》（法語：《阿德里安娜·勒庫弗勒》）（AdrienneLecouvreur），這是法國戲劇家斯克里布（EugerieScribe，1791~1861）寫的一部戲劇。）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說她（薩拉·貝爾納）在演什麼角色的時候特別漂亮。伊凡·伊里奇的女兒麗莎表示了不同的意見。於是他們談起了她（薩拉·貝爾納）的表演的優美和真實，也就是那種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談到一半的時候，伊凡·伊里奇的未來的女婿費多爾·彼得洛維奇望了伊凡·伊里奇一眼，便住了嘴。其他的人也望了伊凡·伊里奇一眼，也住了嘴。伊凡·伊里奇的兩眼閃著怒火向前直盯著，顯然對他們（伊凡·伊里奇的妻子、女兒、未來的女婿）十分惱怒；必須圓這個場（僵局），但卻無法圓這個場（僵局）。必須想個辦法來打破這種沈默（僵局），可是大家之中誰都下不了這個決心，大家都害怕這種表面彬彬有禮的虛偽，突然被破壞會使大家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結果還是由伊凡·伊里奇的女兒麗莎第一個下決心來打破這種沈默（僵局）。伊凡·伊里奇的女兒麗莎想掩飾大家都感覺到的東西，但結果伊凡·伊里奇的女兒麗莎還是說了出來：「如果要去的話，那就該走了。」伊凡·伊里奇的女兒麗莎瞧了一眼錶（這錶是父親伊凡·伊里奇送給她的禮物），說道，然後向那位年輕人（伊凡·伊里奇的未來的女婿費多

¹²⁴ 同前註，頁 114-117。

爾·彼得洛維奇)會心地(只有他倆才明白其中的意思)微微一笑,他們站起身來,於是衣服開始窸窣作響;接著大家也站起身,然後便向伊凡·伊里奇告辭走了。他們走出去了以後,伊凡·伊里奇覺得心裡反而輕鬆了些:因為沒有虛偽了,那些虛偽和他們一起走了,不過但卻留下了伊凡·伊里奇身體上的疼痛,伊凡·伊里奇的身上還是那同樣的疼痛,還是有那同樣的恐懼,雖然不見得更痛苦些,也不見得會更好受些,但總是感覺是在變得越來越糟;時間又是一分鐘接著一分鐘,一小時接著一小時地流逝過去了,一切都是依舊,永遠沒完沒了,而那無可避免的結局也變得愈來愈可怕了。當僕人彼得問伊凡·伊里奇時伊凡·伊里奇回答說:「好吧,叫格拉西姆(男僕)來。」。

(十)第九段

深夜,妻子回來了。她躡手躡腳地走進來,但他還是聽見了:他睜開眼睛,又急忙閉上。她想叫格拉西姆走,親自陪他。他睜開眼睛,說:「不。你走。」「你很痛苦嗎?」「反正一樣。」「你服點鴉片吧。」他同意了,喝了下去。她就走了。直到凌晨三點鐘前,他一直處在痛苦的昏睡之中。他覺得,他被塞進一隻又容又深的黑口袋,而且被越來越深地塞進去,然而就是塞不到底。這件可怕的事是在他極其痛苦的情況下進行的。他又害怕,又想鑽進去。他既掙扎,又在幫忙。突然,他墜落下去,跌倒了,他醒了過來。還是那個格拉西姆坐在他的床腳,平靜地、耐心地打著盹。而他卻躺著,把穿著襪子的兩條瘦骨嶙峋的腿擱在他的肩上,還是那支有罩子的蠟燭,還是那種一刻不停的疼痛。「你走吧,格拉西姆。」他低聲地說。「沒關係,我再坐一會兒。」「不,你走吧。」¹²⁵

深夜,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看完劇回來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躡手躡腳地走進來,但伊凡·伊里奇還是聽見了:伊凡·伊里奇睜開眼睛,又急忙地閉上。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想叫男僕格拉西姆離開,她想親自陪伊凡·伊里奇。伊凡·伊里奇睜開眼睛說:「不。你走。」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說:「你很痛苦嗎?」伊凡·伊里奇說:「反正一樣。」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說:「你服點鴉片吧。」伊凡·伊里奇同意了,把鴉片喝了下去,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就走了。

直到凌晨三點鐘前,伊凡·伊里奇一直都處在痛苦的昏睡之中。伊凡·伊里奇覺得:「他被塞進一隻又容又深的黑口袋,而且被越來越深地塞進去,然而就是塞不到底。」而這件可怕的事是在伊凡·伊里奇處於極其痛苦的情況下進行的。伊凡·伊里奇又害怕,又想鑽進去;伊凡·伊里奇既掙扎想逃出,又在幫忙往裏面去。突然,伊凡·伊里奇墜落下去,跌倒了,伊凡·伊里奇醒了過來。還是那個男僕格拉西姆坐在伊凡·伊里奇的床腳,男僕格拉西姆平靜地、耐心地打著盹。而伊凡·伊里奇卻躺著,伊凡·伊里奇把穿著襪子的兩條瘦骨嶙峋的腿擱在男僕格拉西姆的肩上,房間裏還是放著那支有罩子的蠟燭,伊凡·伊里奇的身體還是存在那種一刻不停的疼痛。伊凡·伊里奇說:「你走吧,

¹²⁵同前註,頁 118-119。

格拉西姆。」男僕格拉西姆低聲地說：「沒關係，我再坐一會兒。」伊凡·伊里奇說：「不，你走吧。」

他把腿縮了回來，側過身子，把一條腿壓在身子底下，可憐起自己來。等格拉西姆一走進隔壁房間，他便再也忍耐不住，像個孩子似的哭了起來。他哭的是自己的孤苦無援、自己可怕的孤獨、人們的殘酷、上帝的殘酷，以及上帝的棄他於不顧。你做這一切是為了什麼？你幹嘛要把我帶到這人世間來呢？你為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可怕地折磨我呢？他並不期待回答，他因為沒有回答、也不可能有回答而哭。又疼起來了，但是他沒有動彈，也沒有叫人。他自言自語道：「你來吧，你再疼吧！但這是為什麼呢？我做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呢，為什麼呢？」後來，他安靜下來，不僅不再哭了，甚至還停止呼吸，全神貫注地傾聽：似乎他不是傾聽自己用喉嚨說出來的聲音，而是在傾聽他內心的聲音，傾聽他內心升起的思想的動靜。「你到底要什麼呢？」這是他聽到的第一句可以用言語明白地表達出來的話。「你到底要什麼呢？你到底要什麼呢？」他向自己重複道。「要什麼？---不痛苦。活下去。」他答道。他又全神貫注地傾聽下去，連疼痛也沒有使他分心。「活下去？怎麼活下去？」他內心的聲音問道。「對，活下去，像我過去那樣活下去：心情舒暢，精神愉快。」「像你過去那樣活下去，心情舒暢，精神愉快嗎？」那個聲音又問道。於是他就開始在自己的心中逐一回想起他的愉快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光。但是，說來也怪，所有那些愉快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光，現在看起來完全不像當時所感覺到的那樣---除了童年時的一些最早的回憶以外，全都是這樣。在童年時代，有一些事情的確是愉快的，如果那些事情能夠回來，倒是可以生活下去。但是那個體驗過這種愉快生活的人已經不存在了：這彷彿是關於另一個人的回憶。¹²⁶

伊凡·伊里奇把腿縮了回來，側過身子來，把伊凡·伊里奇的一條腿壓在他身子底下，開始可憐起自己來。等男僕格拉西姆一走進隔壁房間，伊凡·伊里奇便再也忍耐不住，伊凡·伊里奇像個孩子似的哭了起來。伊凡·伊里奇哭的是感受到自己的孤苦無援、面對自己可怕的孤獨、還有人們的殘酷、上帝的殘酷，以及上帝的棄他（伊凡·伊里奇）於不顧。

你（上帝或是神）做這一切是為了什麼？你（上帝或是神）幹嘛要把我帶到這人世間來呢？你（上帝或是神）為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可怕地折磨我呢？伊凡·伊里奇並不期待回答，伊凡·伊里奇因為沒有回答、也不可能有上帝或是神回答而哭。伊凡·伊里奇的身體又疼起來了，但是伊凡·伊里奇那時沒有動彈，也沒有叫人。伊凡·伊里奇自言自語道：「你來吧，你再疼吧！但這是為什麼呢？我做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呢，為什麼呢？」

後來，伊凡·伊里奇安靜下來，不僅不再哭了，甚至他還停止呼吸來全神貫注地傾聽：似乎伊凡·伊里奇不是在傾聽自己用喉嚨說出來的聲音，而是在傾聽伊凡·伊里奇他內心的聲音，傾聽他自己內心升起的思想的動靜。「你到底要什麼呢？」這是伊凡·伊里奇聽到的第一句可以用言語明白地表達出來的話。「你到底要什麼呢？你到底要什麼呢？」

¹²⁶ 同前註，頁 119-121。

伊凡·伊里奇向自己重複道。「要什麼?---不痛苦。活下去。」伊凡·伊里奇答道。伊凡·伊里奇又全神貫注地傾聽下去，連伊凡·伊里奇身上身上的疼痛也沒有使伊凡·伊里奇分心。伊凡·伊里奇內心的聲音問道：「活下去?怎麼活下去?」。伊凡·伊里奇內心的那個聲音又問道：「對，活下去，像我過去那樣活下去:心情舒暢，精神愉快。」「像你過去那樣活下去，心情舒暢，精神愉快嗎?」。

於是伊凡·伊里奇就開始在自己的心中逐一回想起他過去的愉快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光。但是，說來也奇怪，所有伊凡·伊里奇的那些愉快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光，現在看起來並完全不像伊凡·伊里奇當時所感覺到的那樣---除了伊凡·伊里奇童年時的一些最早的回憶以外，那些感覺全都是這樣。在伊凡·伊里奇童年時代，有一些事情的確是愉快的，如果那些事情能夠回來，伊凡·伊里奇倒是可以生活下去。但是那個體驗過這種愉快生活的那個人已經不存在了；這些彷彿是關於另一個人的回憶。

造成現在的他—伊凡·伊里奇的那些事情一開始，過去顯得快樂的一切在他的心目中便漸漸消散，變成某種渺小的、常常令人討厭的東西了。離童年越遠，離現在越近，那些歡樂也就變得越渺小、越可疑。這是從他在法律學校上學的時候開始的。在法律學校倒還有某些確實美好的東西:那裡有歡樂，那裡有友誼，那裡有希望。但是到了高年級，這些美好的時光就變少了。後來在省長身邊第一次供職的時候，又出現了一些美好的時光:那是對於一個女人的愛情的回憶。然後這一切便亂成一團，美好的東西變得更少了。以後美好的東西又更少了些，越往後越少。結婚.....於是意外地出現了失望、妻子嘴裡的氣味、肉慾和裝模作樣!還是那死氣沈沈的公務，那為金錢的操心，就這樣一年，兩年，十年，二十年—永遠是老套。而且越往後越變得死氣沈沈。正如我在一天天走下坡路，却還以為自己在步步高升，過去的情況就是如此。在大家看來，我在步步高升，可是生命却從我的腳下一步步溜走了.....終於時候到了，你去死吧!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為什麼呢?不可能是這樣的。生活不可能這樣毫無意義，這樣醜惡。如果生活真是這樣毫無意義，這樣醜惡的話，那又為什麼要死，而且死得這樣痛苦呢?總有什麼地方不對頭。「或許，我過去生活得不對頭吧?」他頭腦裡突然出現了這個想法。「但是什麼地方不對頭呢，我無論做什麼都是兢兢業業的呀?」他自言自語道，接著便立刻把這唯一能夠解決生與死之謎的想法當成一種完全不可能的東西，從自己的頭腦裡驅逐出去了。「你現在到底需要什麼呢?活下去?怎麼活下去呢?像你以前在法院裡，當法警宣布『開庭!.....』時那樣活嗎?開庭，開庭。」他向自己重複道。「瞧，這就是法庭!可我並沒有犯罪呀!」他憤怒地大叫。「為什麼審判我?」接著他便停止了哭泣，把臉轉過去對著牆，開始想他一直在想的那個問題:為什麼?這一切恐怖到底是為什麼?但是，不管他怎樣苦苦思索，還是找不到答案。可是當他想到（這個想法常常出現在他的腦子裡），這一切是因為他生活得不對頭的時候，他就立刻想起他一生都是循規蹈矩的，於是他便把這個奇怪的想法趕走了。

127

¹²⁷ 同前註，頁 121-123。

成就成為現在的伊凡·伊里奇的那些事情一開始，過去對伊凡·伊里奇顯得快樂的一切在他的心目中便漸漸消散消失，變成某種渺小的、常常令人討厭的事情或東西了。離伊凡·伊里奇的童年愈遠，離現在愈近，那些歡樂也就變得愈渺小、愈可疑。

這是從伊凡·伊里奇在法律學校上學的時候開始的。在伊凡·伊里奇念法律學校倒還有某些確實美好的東西：那裡（法律學校）有歡樂，那裡（法律學校）有友誼，那裡（法律學校）有希望。但是到了法律學校高年級，這些美好的時光就變少了；後來伊凡·伊里奇在省長身邊第一次任職的時候，又出現了一些美好的時光：那是屬於對於一個女人的愛情的回憶。然後這一切便又亂成一團，伊凡·伊里奇美好的東西就又變得更少了。以後伊凡·伊里奇美好的東西又更少了些，愈往人生的後面就變得愈少。

結婚……於是伊凡·伊里奇意外地出現了失望、包括妻子嘴裡的氣味、肉慾和他妻子裝模作樣！還是伊凡·伊里奇那死氣沈沈的公務，那為經濟、金錢的操心，伊凡·伊里奇就這樣一年，兩年，十年，二十年——永遠是這樣老套，而且工作愈往後愈變得死氣沈沈。正如我（伊凡·伊里奇）正在一天天走下坡路，卻還以為自己在步步高升，伊凡·伊里奇過去的人生的情況就是如此。在大家眼中看來，我（伊凡·伊里奇）在步步高升，可是我（伊凡·伊里奇）的生命卻從我的腳下一步步慢慢地溜走了……「終於時候到了，你去死吧！」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為什麼呢？不可能是這樣的。生活不可能這樣毫無意義，這樣醜惡。如果生活真是這樣毫無意義，這樣醜惡的話，那又為什麼要死，而且死得這樣痛苦呢？總有什麼地方不對頭。」伊凡·伊里奇頭腦裡突然出現了這個想法：「或許，我過去生活得不對頭吧？」伊凡·伊里奇自言自語地說：「但是什麼地方不對頭呢，我無論做什麼都是兢兢業業的呀？」，接著伊凡·伊里奇便立刻把這唯一能夠解決伊凡·伊里奇生與死之謎的想法，當成一種完全不可能的東西，把這個想法從自己的頭腦裡驅逐出去了。

「伊凡·伊里奇你現在到底需要什麼呢？活下去？怎麼活下去呢？像伊凡·伊里奇你以前在法院裡，當法警宣布『開庭！……』時那樣活嗎？開庭，開庭。」伊凡·伊里奇向自己重複道。「瞧，這就是法庭！可我並沒有犯罪呀！」他（伊凡·伊里奇）憤怒地大叫。「為什麼審判我？」接著伊凡·伊里奇便停止了哭泣，把他的臉轉過去面對著牆，開始想伊凡·伊里奇一直在想的那個問題：「為什麼？」「這一切恐怖到底是為什麼？」但是，不管伊凡·伊里奇怎樣苦苦思索，他還是找不到答案；可是當伊凡·伊里奇想到（這個想法常常出現在伊凡·伊里奇的腦子裡），這一切是因為伊凡·伊里奇生活得不對頭的時候，伊凡·伊里奇就立刻想起他一生都是循規蹈矩的，於是伊凡·伊里奇便把這個奇怪的想法趕走了。

(十一)第十段

又過了兩個星期。伊凡·伊里奇已經躺在沙發上起不來了。他不願意躺在床上，所以就躺在沙發上。他幾乎是一直面對牆壁躺著，他獨自忍受著那無法解決的、始終不變的痛苦，獨自思考著那同樣無法解決的問題。這是怎麼回事呢？難道真的要死嗎？於是他內心的聲音便答道：「是的，這是真的。這些痛苦是為了什麼呢？那聲音又答道：就是這樣，不為什麼。再往下想就是一片空白。從他開始患病，第一次去找醫生看病的時候起，伊凡·伊里奇的生活就處在兩種彼此對立、互相交

替的情緒之中:時而是絕望和等待著那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死,時而是希望和滿懷興趣地觀察著自己體內的活動,時而他眼前只看見暫時偏離自己職守的腎或者盲腸,時而又只看見那用任何辦法都不能避免的、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死。這兩種情緒從他患病之初便互相交替出現;但是患病的時間越長,關於腎的種種推測就越變得可疑和荒誕,而對死即將降臨的意識却變得越來越真切。他只要想一想,三個月以前他是什麼樣子,而現在他又是什麼樣子:想一想他怎樣在走下坡路—所有的希望就都破滅了。¹²⁸

時間又過了兩個星期,伊凡·伊里奇開始已經躺在沙發上起不來了;伊凡·伊里奇不願意躺在床上,所以伊凡·伊里奇就躺在沙發上。伊凡·伊里奇幾乎是一直面對牆壁躺著,他獨自忍受著那身體上無法解決的、始終不變的痛苦,且伊凡·伊里奇獨自思考著那同樣無法解決的問題。

伊凡·伊里奇內心想:「這是怎麼回事呢?難道真的要死嗎?」於是伊凡·伊里奇內心的聲音便答道:「是的,這是真的。這些痛苦是為了什麼呢?那聲音又答道:就是這樣,不為什麼。再往下想就是一片空白。」從伊凡·伊里奇開始患病第一次去找醫生看病的時候起,伊凡·伊里奇的生活就處在有兩種彼此對立、互相交替的情緒之中:一種是「時而是絕望和等待著那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死」,一種是「時而是希望和滿懷興趣地觀察著自己體內的活動,時而他眼前只看見暫時偏離自己職守的腎或者盲腸」,時而又只看見那「用任何辦法都不能避免的、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死」;這兩種情緒從伊凡·伊里奇患病之初開始,便互相交替出現著;但是隨著伊凡·伊里奇患病的時間愈長,關於腎的種種推測就愈變得可疑和荒誕;而對於死即將降臨的意識卻變得愈來愈真切。伊凡·伊里奇只要想一想,三個月以前伊凡·伊里奇他是什麼樣子,而現在伊凡·伊里奇他又是什麼樣子:想一想伊凡·伊里奇他怎樣在走下坡路—所有的希望就都要破滅了。

最近一段時候,他一直孤獨地臉朝牆壁躺著。他置身於一個人口稠密的城市,有許多朋友和家人,可是他却感到一種在任何地方,無論在海底還是地下,都不可能有的深深的孤獨——伊凡·伊里奇在這可怕的孤獨中,只靠回憶往事過日子。他的過去一幕一幕地浮現在他的眼前。總是從最靠近的時間開始,逐漸引向最遙遠的過去,引向童年時代,然後便停在那裡。伊凡·伊里奇想起了今天給他吃的黑李子醬,便又想起了童年時吃的那半生不熟的、皸皮的法國黑李子,想起它那特別的味道和快吃到核時嘴裡充滿的唾液,由於想起了李子的味道,連帶著出現了一連串童年時的回憶:保姆,弟弟,玩具。「別想這些了...太痛苦了,」伊凡·伊里奇對自己說。於是他又轉向現在。他看到沙發背上的扣子和山羊皮的皸紋。「山羊皮又貴又不結實,就是因為它引起了爭吵。但那是另一塊山羊皮,是另一次爭吵,當時,我們把父親的皮包扯破了。我們在受處罰,可是媽媽却拿來了餡餅。」於是思想又停留在童年時代。伊凡·伊里奇又覺得很痛苦,他極力把這個思想趕

¹²⁸ 同前註,頁 124-125。

最近一段時候，伊凡·伊里奇一直孤獨地臉朝牆壁躺著。伊凡·伊里奇置身於一個人口稠密的城市，有著許多朋友和家人，可是伊凡·伊里奇他卻感到著一種在任何地方，無論在海底下還是地底下，都不可能會有的深深的孤獨---伊凡·伊里奇處於在這可怕的孤獨中，只靠著回憶往事過日子；伊凡·伊里奇的過去回憶往事一幕一幕地浮現在他的眼前。回憶往事總是從最靠近的時間開始，逐漸回憶引向最遙遠的過去，引向伊凡·伊里奇童年時代，然後回憶便停在那裡。

伊凡·伊里奇想起了今天家人拿給他吃的黑李子醬，便又想起了伊凡·伊里奇童年時吃的那半生不熟的、皺皮的法國黑李子，伊凡·伊里奇想起它那特別的味道和快吃到核時嘴裡充滿的唾液，由於腦中想起了李子的味道，連帶著伊凡·伊里奇腦中出現了一連串童年時的回憶：包括了保姆，弟弟，和玩具；伊凡·伊里奇對自己說：「別想這些了...太痛苦了，」。於是伊凡·伊里奇又轉向現在的情境，看到伊凡·伊里奇躺的沙發背上的扣子和山羊皮的皺紋。伊凡·伊里奇想起：「山羊皮又貴又不結實，就是因為它引起了爭吵。但那是另一塊山羊皮，是另一次爭吵，當時，我們把父親的皮包扯破了。我們在受處罰，可是媽媽却拿來了餡餅。」於是伊凡·伊里奇思想又停留在他的童年時代。伊凡·伊里奇這時又覺得很痛苦，他極力把停留在他的童年時代這個思想趕走，去想別的事情。

這一連串回憶在他心中又引起了另一串回憶---他回想起他的病情是怎麼加劇和發展的。越是往前追溯，生活中的內容就越多，生活中的善越多，生活本身的意義也就越豐富。二者是交融在一起的。「病痛越來越厲害，整個生活也越來越糟了。」他這樣想。在生命剛開始的時候，在那兒，有一小點光亮，以後便越來越黑暗，而且黑得越來越迅速。「與死亡的距離的平方成反比。」伊凡·伊里奇想。於是一塊石頭以加速度向下墜落的形象便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中。生命，就是一連串不斷增加的痛苦，這生命正在越來越迅速地飛向終點，飛向那最可怕的痛苦。「我在飛.....」他顫抖，動彈，想要反抗。但是他知道，反抗是沒有用的，於是他就用他那看累了、但又不能不朝前看的眼睛看著沙發背，等待著，—等待著那可怕的墜落、碰撞和毀滅。「反抗是沒有用的，他自言自語道。「但是哪怕能明白這是為什麼也好哇!但那也不可能。如果說我生活得不對頭，倒也是一種解釋。但就是這一點我不能承認，」他想起自己畢生都是奉公守法、循規蹈矩和品行端正的。「就是這一點不能承認。」他一面對自己說，一面微笑起來，好像有什麼人會看見他的微笑並被他的微笑所騙似的。「無法解釋!痛苦，死.....這是為什麼呢?」

130

這一連串回憶在伊凡·伊里奇心中又引起了另一串回憶---伊凡·伊里奇回想起他的病情是如何地怎麼加劇和發展的；伊凡·伊里奇愈是往前追溯，生活中的內容就愈多，生活

¹²⁹同前註，頁 125-126。

¹³⁰同前註，頁 126-127。

中的善愈多，生活本身的意義也就愈豐富；二者是交融在一起的。伊凡·伊里奇這樣想著：「病痛越來越厲害，整個生活也越來越糟了。」在生命剛開始的時候，在生命剛開始的那兒有一小點光亮，以後生命便愈來愈黑暗，而且黑得愈來愈迅速。伊凡·伊里奇想：「與死亡的距離的平方成反比。」好似一塊石頭以加速度向下墜落的意象，這意象便深深地刻在伊凡·伊里奇的心中。「生命，就是一連串不斷增加的痛苦，這生命正在越來越迅速地飛向終點，飛向那最可怕的痛苦。」「我在飛……（飛向那最可怕的痛苦---死亡）」伊凡·伊里奇顫抖，動彈，想要反抗。但是伊凡·伊里奇知道，他反抗是沒有用的，於是伊凡·伊里奇就用他那看累了了的、但是伊凡·伊里奇又不能不朝前看的眼睛看著沙發背，伊凡·伊里奇等待著，—等待著那可怕的墜落、碰撞和毀滅（那最可怕的痛苦---死亡）。

伊凡·伊里奇自言自語道：「反抗是沒有用的」，「但是哪怕能明白這是為什麼也好哇！但那也不可能。如果說我生活得不對頭，倒也是一種解釋。但就是這一點我不能承認，」伊凡·伊里奇想起自己畢生都是奉公守法、循規蹈矩和品行端正的。「就是這一點不能承認。」伊凡·伊里奇一面對自己說，一面便微笑起來，好像會有什麼人會看見伊凡·伊里奇的微笑並被伊凡·伊里奇的微笑所騙似的。「無法解釋！痛苦，死……這是為什麼呢？」

(十二)第十一段

就這樣過了兩個星期。在這兩星期裡，發生了伊凡·伊里奇和他的妻子所盼望的事情：費多爾·彼得里謝夫正式提出了求婚。這事發生在晚上。第二天，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走進丈夫的房間，邊走邊想著怎樣向他宣行費多爾·彼得里謝夫的求婚，可是也正是在昨天夜裡伊凡·伊里奇的病情進一步惡化了。普拉斯科維婭·賽多洛芙娜看見他躺在那張長沙發上，不過換了個新的姿勢。他仰面躺著，在呻吟，目光呆滯地望著前方。她開始談到藥。他把自己的目光向她轉了過來。她沒有把要說的話說完他的目光中表現出極大的憎恨，而且是對她的極大的憎恨。「看在基督的份上，你就讓我安安靜靜地死吧。」他說。她想離開，但這時女兒進來了，走上前去問候他。他看女兒的目光與看妻子的目光一樣，她問他的身體狀況，對於她的問題他只是冷冷地答道，他很快就可以使他們大家解放出來，不再受他的拖累了。母女倆不作聲了，坐了片刻便走了。「我們到底做了什麼錯事啦？」麗莎對母親說。「好像這是我們造成似的！我可憐爸爸，但他幹嘛要折磨我們呢？」醫生在往常來的時候來了。伊凡·伊里奇在回答「是，不是」的時候，一直用憤恨的目光盯著他，最後終於說：「您明明知道您已經幫不了我了，您就別管我了吧。」「總能減輕一點痛苦吧。」醫生說。「您也不能。您就別管我了。」醫生走到客廳裡，對普拉斯科維婭·賽多洛芙娜說，病情很嚴重，若要減輕痛苦（痛苦一定很劇烈），只有一個辦法---服鴉片。醫生說他的肉體痛苦很劇烈，這話不錯。但比他的肉體痛苦更可怕的是他精神上的痛苦，這也是他的主要的痛苦。¹³¹

就這樣過了兩個星期。在這兩星期的期間裡，發生了伊凡·伊里奇和他的妻子普拉

¹³¹ 同前註，頁 128-129。

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所盼望的事情：費多爾·彼得里謝夫（法院預審官，伊凡·伊里奇的女兒的未婚夫）正式向伊凡·伊里奇的女兒提出了求婚，求婚這事發生在晚上。第二天，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走進丈夫伊凡·伊里奇的房間，邊走邊想著要怎樣向伊凡·伊里奇宣布費多爾·彼得里謝夫向伊凡·伊里奇女兒求婚的事，可是也正是在昨天夜裡（費多爾·彼得里謝夫（法院預審官，伊凡·伊里奇的女兒的未婚夫）正式向伊凡·伊里奇的女兒提出了求婚的那晚）伊凡·伊里奇的病情進一步地惡化了。

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看見伊凡·伊里奇躺在那張長沙發上，不過換了個新的躺著的姿勢。伊凡·伊里奇仰面躺著，伊凡·伊里奇在呻吟，且目光呆滯地望著前方。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開始談到藥，伊凡·伊里奇把自己的目光向她轉了過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還沒有把她要說的話說完的時候，伊凡·伊里奇的目光中表現出極大的憎恨，而且是對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極大的憎恨。

伊凡·伊里奇說：「看在基督的份上，你就讓我安安靜靜地死吧。」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想離開，但這時伊凡·伊里奇的女兒進來房間了，走上前去問候他的父親伊凡·伊里奇。伊凡·伊里奇看女兒的目光與看妻子的目光一樣，伊里奇的女兒問伊里奇的身體狀況，對於伊凡·伊里奇的女兒的問題伊凡·伊里奇只是冷冷地答道，「他很快就可以使他們大家解放出來，不再受他的拖累了。」她們母女倆都不作聲了，坐了片刻之後便走了。伊凡·伊里奇的女兒麗莎對母親說：「我們到底做了什麼錯事啦？」「好像這是我們造成似的！我可憐爸爸，但他幹嘛要折磨我們呢？」醫生在往常該來的時候來了。伊凡·伊里奇在回答「是，不是」的時候，伊凡·伊里奇一直用憤恨的目光盯著醫生看，最後伊凡·伊里奇終於說：「您明明知道您已經幫不了我了，您就別管我了吧。」醫生說：「總能減輕一點痛苦吧。」伊凡·伊里奇說「您也不能。您就別管我了。」醫生走到客廳裏，對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說，伊凡·伊里奇的病情很嚴重，若要減輕伊凡·伊里奇的痛苦（痛苦一定很劇烈），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服鴉片。醫生說伊凡·伊里奇的肉體痛苦很劇烈，雖然醫生這話說得不錯，但比伊凡·伊里奇的肉體痛苦更可怕的是：伊凡·伊里奇精神上的痛苦---這也是伊凡·伊里奇的主要的痛苦。

他的精神上的痛苦在於，昨夜，當他望著格拉西姆那睡眠朦朧的、善良的、顴骨突出的臉時，他突然想到：實際上，我的整個一生，自覺的一生，都「不對頭」。他想到先前他覺得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即他的一生過得不對頭，也許倒是真的。他想到他反對身居最高地位的人們認為是好的東西的那些微弱的意圖，那些他立刻從自己的頭腦裡趕走的微弱的意圖，——它們倒可能是對的，而其他的一切倒可能是錯的。他的公務、他的生活安排、他的家庭，以及他對社交和公務的興趣——這一切倒可能是錯的。他企圖在自己的面前替這一切辯護。可是他忽然感到，辯護的理由太軟弱無力了。根本就沒有什麼可辯護的。「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他對自己說道。「那我就直道離開人世的時候才認識到，我毀掉了上帝給予我的一切，而且已經無可挽回，那該怎麼辦呢？」他仰面躺著，開始重新逐一檢查自

己整個的一生。早晨，當他看見僕人，然後是妻子，然後是女兒，然後是醫生的時候，他們的每一個行動，每一句話都證實了他昨夜所發現的那個可怕真理。他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他過去賴以生存的一切，他清楚地看到這一切都不對頭，這一切乃是掩蓋了生與死的可怕的大騙局。這一認識加劇了、十倍地加劇了他肉體上的痛苦。他呻吟，翻來覆去，撕扯身上的衣服。他覺得，這些衣服壓迫著他，使他透不過氣來。因此，他恨它們。他們給他服了大劑量的鴉片，他昏睡過去了，但是吃午飯的時候疼痛又開始發作。他把所有的人都趕走，痛得直打滾。妻子走到他的身邊說：「Jean，親愛的，這事就算為我（為我？）做的吧。這不會有害處的，反而時常有用。怎麼樣，沒關係的。沒病的人也常常……」他睜大了眼睛。「什麼？領聖餐嗎？（按東正教的教規，教徒臨終要領最後一次聖餐。）為什麼？不要！不過……」她哭了起來。¹³²

昨夜，伊凡·伊里奇的精神上的痛苦在於，當伊凡·伊里奇望著男僕格拉西姆那「睡眼朦朧的」、「善良的」、「顴骨突出的」臉時，伊凡·伊里奇突然想到：「實際上，我的整個一生，自覺的一生，都『不對頭』」。伊凡·伊里奇想到先前他覺得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也就是「他的一生過得不對頭」這事也許是真的；伊凡·伊里奇想到「他反對身居最高地位的人們認為是好的東西的那些微弱的意圖，那些他立刻從自己的頭腦裡趕走的微弱的意圖」---它們倒可能是對的，而其他的一切倒可能是錯的。「他的公務、他的生活安排、他的家庭，以及他對社交和公務的興趣」---這一切倒可能是錯的。伊凡·伊里奇企圖在自己的面前替這一切辯護，可是伊凡·伊里奇忽然感到，辯護的理由太軟弱無力了，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可辯護的。伊凡·伊里奇對自己說道：「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我就直到離開人世的時候才認識到，我毀掉了上帝給予我的一切，而且已經無可挽回，那該怎麼辦呢？」伊凡·伊里奇仰面躺著，開始重新逐一檢查自己度過的整個一生；在早晨，當伊凡·伊里奇看見僕人，然後是他的妻子，然後是他的女兒，然後是來看病的醫生的時候，他們的做的每一個行動，說的每一句話都證實了伊凡·伊里奇昨夜所發現的那個可怕真理。伊凡·伊里奇在他們（僕人，他的妻子，他的女兒來看病的醫生）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伊凡·伊里奇過去賴以生存的一切，伊凡·伊里奇清楚地看到這一切都不對頭，這一切乃是掩蓋了「生」與「死」的可怕的大騙局。

對於伊凡·伊里奇看清掩蓋了「生」與「死」的可怕的大騙局，這一認識加劇了、十倍地加劇了伊凡·伊里奇肉體上的痛苦。伊凡·伊里奇呻吟著，翻來覆去，撕扯著他自己身上的衣服；伊凡·伊里奇覺得，身上的這些衣服壓迫著他，使伊凡·伊里奇透不過氣來。因此，伊凡·伊里奇恨它們（身上的這些衣服）。他們給伊凡·伊里奇服了大劑量的鴉片，伊凡·伊里奇昏睡過去了，但是伊凡·伊里奇吃午飯的時候身上的疼痛又開始發作。伊凡·伊里奇把所有的人都趕走，他痛得直打滾。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走到伊凡·伊里奇的身邊說：「親愛的，這事就算為我（為我？）做的吧。這不會有害處的，反而時常有用。怎麼樣，沒關係的。沒病的人也常常……」伊凡·伊里奇睜大了眼睛說：「什麼？領聖餐嗎？（按東正教的教規，教徒臨終要領最後一次聖

¹³² 同前註，頁 130-131。

餐。) 為什麼?不要!不過...」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哭了起來。

「行不行，親愛的?我去把我們的那位請來，他是那麼和氣。」「好極了，很好。」他說。當神父來了，並聽了他的懺悔以後，他的心才輕鬆了些，他彷彿擺脫了自己的疑惑，感到一陣輕鬆，痛苦也似乎因此而減輕了，剎那間，他感到了一線希望。他又開始想到盲腸以及使它恢復正常的可能性。他兩眼含著淚水領了聖餐。領完聖餐以後，他們扶著他躺下，他暫時感到一陣輕鬆，生的希望又出現了。他想起了他們建議他動手術的事。「活，我想活。」他自言自語道。妻子前來祝賀他（祝賀他領了聖餐。）。她說了幾句人們慣常說的話，又加了一句：「你覺得好點了，是嗎?」他沒有看她，說：「是的。」她的衣服，她的體態，她的面部表情，她說話的聲音——全都在對他說著同樣的話：「錯了。你過去和現在賴以生存的一切，其實都是虛偽和欺騙，她們向你掩蓋了生與死。」一想到這個，他的憎恨就油然而起，伴隨著憎恨又出現了肉體上的劇烈痛苦，而與痛苦俱來的則是意識到那不可避免的、即將來臨的毀滅。出現了一種新的情況：他開始感到絞痛和刺痛，並感到窒息。當他說「是的」的時候，他臉上的表情是可怕的。他說完「是的」以後，便直盯著她的臉，接著就異常迅速地就他的虛弱程度來說）翻過身去，臉朝下，大叫：「走開，走開，你們別管我了！」¹³³

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說：「行不行，親愛的?我去把我們的那位請來，他是那麼和氣。」伊凡·伊里奇說「好極了，很好。」當神父來了，並聽了伊凡·伊里奇的懺悔以後，伊凡·伊里奇的心才輕鬆了些，伊凡·伊里奇彷彿擺脫了自己的疑惑，感到一陣輕鬆，痛苦也似乎因此而減輕了；在剎那間，伊凡·伊里奇感到了一線希望。伊凡·伊里奇又開始想到盲腸以及使它恢復正常的可能性。伊凡·伊里奇兩眼含著淚水領了聖餐，伊凡·伊里奇向神父領完聖餐以後，他們扶著伊凡·伊里奇躺下，伊凡·伊里奇暫時感到一陣輕鬆，伊凡·伊里奇「生」的希望又出現了。伊凡·伊里奇想起了他們建議他動手術的事。伊凡·伊里奇自言自語道：「活，我想活。」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前來祝賀他（祝賀他領了聖餐）。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說了幾句人們慣常會說的話，她又加了一句：「你覺得好點了，是嗎?」伊凡·伊里奇沒有看著她說：「是的。」不過伊凡·伊里奇覺得：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她的衣服、她的體態、她的面部表情、她說話的聲音——全都在對伊凡·伊里奇說著同樣的話：「錯了。你過去和現在賴以生存的一切，其實都是虛偽和欺騙，她們向你掩蓋了生與死。」一想到這個，伊凡·伊里奇的憎恨就油然而起，伴隨著憎恨又出現了伊凡·伊里奇肉體上的劇烈痛苦，而與痛苦俱來的則是伊凡·伊里奇意識到那不可避免的、即將來臨的毀滅。出現了一種新的情況：伊凡·伊里奇開始感到身體的絞痛和刺痛，並感到窒息。

當伊凡·伊里奇說「是的」的時候，伊凡·伊里奇臉上的表情是很可怕的。伊凡·伊里奇說完「是的」以後，便直盯著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的臉，

¹³³ 同前註，頁 132-133。

接著就異常迅速地（就伊凡·伊里奇的虛弱程度來說）翻過身去，臉朝下，伊凡·伊里奇大叫：「走開，走開，你們別管我了！」

(十三)第十二段

從這一刻起，便開始了那三天不停的喊叫，這叫聲是如此可怕，即使隔著兩道門聽到它也不能不使人毛骨悚然。在回答妻子問話的那一瞬間，他明白他完了，無可挽救了，末日，真正的末日到了，可是他的疑惑仍舊沒有解決，疑惑仍舊是疑惑。「哎喲！哎喲！哎喲！」他用各種聲調叫著。他開始大叫：「我不要！」一接著便不停地叫著「哎喲」。整整三天，在這三天中，對他來說時間已經不存在了，一種無形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把他塞進一隻漆黑的口袋，他在那隻漆黑的口袋裡掙扎著，就像一個死囚明知他不可能不死，可還在劊子手的手下苦苦掙扎一樣。儘管他在拚命掙扎，可是每分鐘他都感到那使他無限恐懼的事越來越近了。他感到他的痛苦在於，他正在朝一個漆黑的洞穴裡鑽，而更痛苦的是他鑽不進那個洞穴。妨礙他鑽進去的是，他認為他的一生是正確的。對自己一生的這種自我辯護拽住了他，不讓他前進，這就更使他痛苦不堪。突然，有一股力量對準他的胸口，對準腹部左側推了他一下，他的呼吸更困難了，他終於掉進了洞穴，在那邊，在洞穴的盡頭，有個什麼東西在發亮。他當時的情形，就像人們在火車裡常常發生的情形那樣，你以為在前進，其實却在後退，後來你才突然辨明了真正的方向。「是的，一切都不對頭，」他自言自語道。「但是這不要緊。可以，可以再做『對頭』的事嘛。那麼什麼才是『對頭』的呢？」他問自己，忽然安靜了下來。這事發生在第三天的末尾，在他臨死前一小時。就在那時候，那個中學生悄悄地溜進了父親的房間，走到他的床邊，那個生命垂危的人還在拼命喊叫，雙手亂舞。他的一隻手打著了中學生的頭。中學生抓住了它，把它貼到嘴唇上，哭了起來。¹³⁴

從這一刻起，伊凡·伊里奇便開始了那三天不停的喊叫，伊凡·伊里奇的叫聲是如此可怕，即使隔著兩道門聽到它，也不能不使人毛骨悚然。在回答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問話的那一瞬間，伊凡·伊里奇明白他完了，已經無可挽救了，真正的末日到了，可是伊凡·伊里奇的疑惑仍舊沒有解決，他的疑惑仍舊是疑惑。「哎喲！哎喲！哎喲！」伊凡·伊里奇用各種聲調叫著。伊凡·伊里奇開始大叫：「我不要！」---接著便不停地叫著「哎喲」。整整三天，在這三天中，對伊凡·伊里奇來說時間已經不存在了，一種無形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把伊凡·伊里奇塞進一隻漆黑的口袋，伊凡·伊里奇在那隻漆黑的口袋裏掙扎著；就像一個死囚明知他不可能不死，可那個死囚還在劊子手的手下苦苦掙扎一樣。儘管伊凡·伊里奇在拚命掙扎，可是每分鐘伊凡·伊里奇都感到那使他無限恐懼的事已經越來越近了。伊凡·伊里奇感到他的痛苦來自於：他正在朝一個漆黑的洞穴裡鑽；而更痛苦的是伊凡·伊里奇鑽不進那個洞穴。妨礙伊凡·伊里奇鑽進去的是：伊凡·伊里奇認為他的一生是正確的，對他自己一生的這種自我辯護拽住

¹³⁴ 同前註，頁 134-135。

了他，不讓他前進，這就更使伊凡·伊里奇痛苦不堪。突然，有一股力量對準伊凡·伊里奇的胸口，對準腹部左側推了伊凡·伊里奇一下，伊凡·伊里奇的呼吸更困難了，伊凡·伊里奇終於掉進了洞穴，而在那邊---在洞穴的盡頭好像有個什麼東西在發亮。伊凡·伊里奇當時的情形，就像人們坐在火車裏常常發生的情形那樣：人們以為火車在前進，其實火車卻在後退，後來人們才突然辨明了真正的方向。

他自言自語道：「是的，一切都不對頭，」伊凡·伊里奇問他自己：「但是這不要緊。可以，可以再做『對頭』的事嘛。那麼什麼才是『對頭』的呢？」伊凡·伊里奇忽然安靜了下來；這事發生在第三天的末尾，在伊凡·伊里奇臨死前一小時，就在那時候，那個中學生（伊凡·伊里奇的兒子）悄悄地溜進了父親（伊凡·伊里奇）的房間，走到伊凡·伊里奇的床邊，那個生命垂危的人還在那邊拼命喊叫、雙手亂舞。伊凡·伊里奇的一隻手打著了中學生（伊凡·伊里奇的兒子）的頭。中學生抓住了它（伊凡·伊里奇的一隻手），把它（伊凡·伊里奇的一隻手）貼到伊凡·伊里奇兒子的嘴唇上，伊凡·伊里奇的兒子哭了起來。

就在那時候，伊凡·伊里奇掉進了洞穴，看到了光明，這時他才恍然大悟，他的一生都不對頭，但還可以糾正。他問自己：那麼什麼才是「對頭」的呢，接著他便安靜下來，凝神傾聽。這時他覺得有人在吻他的手。他睜開眼睛，望了兒子一眼。他可憐起他來。妻子走到他身邊。他也望了她一眼。她張著嘴，鼻子上和臉頰上還掛著沒有擦乾淨的淚水，她帶著絕望的神情望著他，他也可憐起她來。「是的，我使他們受折磨了，」他想到。「他們覺得惋惜，但是等我死了以後，他們會好起來的。」他想說這話，但是沒有力氣說出來。其實，何必說呢，應當去做。他這樣想。他用目光向妻子指了指兒子，說：「帶走.....可憐.....還有你.....」他還想說「原諒」，但却說成了「原來」，因為沒有力氣改正，他便揮了揮手，他知道，該明白的人會明白的。他突然明白了，那使他苦惱和不肯走開的東西，正從他的兩邊和四面八方忽然一下子走開了。他既然可憐他們，就應當做到使他們不痛苦。使他們、也使自己擺脫這些痛苦。「多麼好又多麼簡單啊。」他想。「可是疼痛呢？」他問自己。「它到哪兒去了？喂，疼痛，你在哪兒呀？」他開始凝神傾聽。「是的，這就是它。那有什麼要緊，讓它去疼吧。」「可是死呢？它在哪兒？」他尋找他過去對於死的習慣性的恐懼，可是沒有找到。死是怎樣的？它在哪兒？任何恐懼都沒有，因為死也沒有。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原來是這麼回事！」他突然說出聲來。「多麼快樂啊！」對於他，這一切都是在一瞬間發生的，而這一瞬間的意義已經不會再改變了。對於守候在一旁的人來說，他的彌留狀態還持續了兩小時。他的胸膛中有什麼東西在呼哧呼哧地響，他那消瘦的身體還在微微顫抖。後來呼哧聲和喉嚨裡的沙啞聲便越來越少了。「完了！」有人在他的身邊說道。他聽見了這句話，並在自己心中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完了一死，」他對自己說。「再也沒有死了。」他吸進一口氣，但是剛吸到一半就停住了，兩腿一伸，死了。一八八六年。¹³⁵

¹³⁵ 同前註，頁 135-138。

就在那個時候，伊凡·伊里奇掉進了洞穴，他看到了光明，這時他才恍然大悟，伊凡·伊里奇的一生都不對頭，但還可以糾正；伊凡·伊里奇問他自己：「那麼什麼才是『對頭』的呢」，接著伊凡·伊里奇便安靜下來，凝神傾聽；這時伊凡·伊里奇覺得有人在吻他的手。伊凡·伊里奇睜開眼睛，望了伊凡·伊里奇的兒子一眼。伊凡·伊里奇可憐起他的兒子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走到伊凡·伊里奇身邊。伊凡·伊里奇也望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一眼。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張著嘴，她的鼻子上和臉頰上還掛著還沒有擦乾淨的淚水，伊凡·伊里奇的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帶著絕望的神情望著伊凡·伊里奇，伊凡·伊里奇也可憐起伊凡·伊里奇的妻子來。伊凡·伊里奇想道：「是的，我使他們受折磨了，」「他們覺得惋惜，但是等我死了以後，他們會好起來的。」伊凡·伊里奇想說這話，但是已經沒有力氣說出來。伊凡·伊里奇這樣想：「其實，何必說呢，應當去做。」伊凡·伊里奇用目光向伊凡·伊里奇的指了指伊凡·伊里奇的兒子說：「帶走……可憐……還有你……」伊凡·伊里奇還想說「原諒」，但伊凡·伊里奇卻說成了「原來」，因為伊凡·伊里奇已經沒有力氣改正，伊凡·伊里奇便揮了揮手，他知道：該明白的人會明白的。伊凡·伊里奇突然明白了，那使伊凡·伊里奇苦惱和不肯走開的東西，正從伊凡·伊里奇的兩邊和四面八方忽然一下子走開了。伊凡·伊里奇覺得既然可憐他們，就應當做到使他們不痛苦。使他們、也使伊凡·伊里奇自己去擺脫這些痛苦。伊凡·伊里奇心想：「多麼好又多麼簡單啊。」「可是疼痛呢？」伊凡·伊里奇問自己：「它到哪兒去了？喂，疼痛，你在哪兒呀？」伊凡·伊里奇開始凝神傾聽。「是的，這就是它。那有什麼要緊，讓它去疼吧。」「可是死呢？它在哪兒？」伊凡·伊里奇尋找他過去對於死的習慣性的恐懼，可是伊凡·伊里奇沒有找到。「死是怎樣的？它在哪兒？任何恐懼都沒有，因為死也沒有。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原來是這麼回事！」伊凡·伊里奇突然說出聲來：「多麼快樂啊！」對於伊凡·伊里奇，這一切都是在一瞬間發生的，而這一瞬間的意義對伊凡·伊里奇而言已經不會再改變了。對於守候在一旁的人來說，伊凡·伊里奇的彌留狀態還持續了兩小時。伊凡·伊里奇的胸膛中有什麼東西在呼哧呼哧地響，伊凡·伊里奇那消瘦的身體還在微微顫抖。後來伊凡·伊里奇的呼哧聲和喉嚨裡的沙啞聲便愈來愈少了。有人在伊凡·伊里奇的身邊說道：「完了！」伊凡·伊里奇聽見了這句話，並在伊凡·伊里奇自己心中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完了一死，」伊凡·伊里奇對自己說：「再也沒有死了。」伊凡·伊里奇吸進一口氣，但是伊凡·伊里奇剛吸到一半就停住了，伊凡·伊里奇兩腿一伸，伊凡·伊里奇死了——死於一八八六年。

(十四)情節分析

承上，透過以上十二個段落的實調探討，可以了解《伊凡·伊里奇之死》乙書，寫作的方式是以倒敘的方式呈現，先從伊凡·伊里奇的同事得知伊凡·伊里奇的訃聞開始，伊凡·伊里奇所謂的同僚和朋友在得知伊凡·伊里奇死後的第一反應不是難過和悲傷，而是自己會因伊凡死後留下的職位空缺得到怎樣的升遷機會。然後再從伊凡·伊里奇的工作敘述起，然後是婚姻，但是伊凡·伊里奇與妻子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的婚姻並非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上。伊凡·伊里奇會結婚只是出於雙重考慮：第一、他若得到這樣

一位妻子，就是做了一件讓自己感到快樂的事；第二是因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認為與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結婚這樣做是對的。這樣社會籌碼式的婚姻註定了伊凡·伊里奇婚後生活的衝突與不幸福。伊凡·伊里奇陸續死了三個小孩，只剩他的大女兒和正在讀中學的男孩，因此家庭生活對伊凡·伊里奇來說是不愉快的；不過，他在工作上找到了很大的成就感，他感到他具有辦案的才能，這使伊凡·伊里奇十分得意。伊凡·伊里奇死後，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關心的只是怎樣可以盡可能多得到撫恤金；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和彼得·伊凡諾維奇是伊凡·伊里奇最知己的朋友。彼得·伊凡諾維奇跟伊凡·伊里奇在法學院同學過，也受過伊凡·伊里奇的恩惠。連伊凡·伊里奇所謂最知己的朋友都是冷默，閒聊式地非本真地討論著伊凡·伊里奇的死訊和喪事的儀禮與儀程，這樣的態度和行徑，吾人可以看到，在文本中所謂的上流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多麼的虛偽和冷漠。接著，生病的伊凡·伊里奇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已經接近死亡，但他身邊的親友們卻一直在騙他，說他只是病了會很快好起來。這種謊言已不具有善意的成分，沒有人真正設身處地地為他著想，真誠地去體諒伊凡·伊里奇、安慰他，伊凡·伊里奇對這種欺騙感到非常地痛苦，以至到了難以忍受的程度。而相反的，年輕農民格拉西姆只是伊凡·伊里奇的僕人，但卻能真誠、無私地去幫助、照顧伊凡·伊里奇，竭盡全力地減輕伊凡·伊里奇的痛苦。有一次，伊凡·伊里奇打發格拉西姆走，格拉西姆直截了當地說：「我們大家都要死的。我為什麼不能伺候您呢？」其實伊凡·伊里奇真希望有人疼他，吻他，對他哭，就像人家疼愛孩子的那樣。伊凡·伊里奇和格拉西姆的關係近似這種關係，因此跟格拉西姆在一起，讓伊凡·伊里奇感到安慰。托爾斯泰從這種描寫伊凡·伊里奇同事、同學、好友、親人的疏離，對比有階級差別的僕人之愛與關懷，吾人可以從文本中看到上流社會充滿了虛偽、冷漠、欺騙與爾虞我詐，甚至家人都是有著不同的利害算計；吾人也可以感覺到托爾斯泰對格拉西姆這個角色的喜愛。最後在伊凡·伊里奇格拉西姆的不求回報與沒有利害算計的愛中，伊凡·伊里奇終於放下了，並走完他生命到達生命的終點---死亡。

二、意謂

接下來依據傅偉勳先生所創的「創造的詮釋學」中的「意謂」層次，分析托爾斯泰所著《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思想原意說了什麼；《伊凡·伊里奇之死》這篇小說，故事分十二段落，其各段的生死觀思想原意分述如下。

(一)第一段

故事從法院大樓開始，由伊凡·伊里奇的好友、同事們得知伊凡·伊里奇的死訊後，伊凡·伊里奇的好友、同事們對於他的死亡，關心的是伊凡·伊里奇的死，對於伊凡·伊里奇的好友、同事們職位升遷會有什麼意義。接著場景拉到伊凡·伊里奇的家中（喪宅）：伊凡·伊里奇法律學校的同學彼得·伊凡諾維奇到了伊凡·伊里奇的家中，見著他的同僚施瓦爾茨正好從樓上走下來，伊凡諾維奇見到了施瓦爾茨展現一種高雅得莊重，但這種莊重與他平常輕浮的性格互相矛盾。吊唁者彼得·伊凡諾維奇瞻仰亡者伊凡·伊里奇遺容的情景，還有與亡者內心的感受對話……吊唁者彼得·伊凡諾維奇在短暫的感

傷後，會馬上回到現實世界該進行其各自的行程規劃與生活步調，不會因為一件喪禮而有所改變。喪失親人的家屬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需要吊唁者彼得·伊凡諾維奇透過肢體的互動給予喪親者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精神上的支持、安慰與關懷。喪禮中的亡者伊凡·伊里奇安葬地的選擇與購買，也是要安排的一項程序項目。喪禮的儀程可以讓喪親者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透過專注於亡者伊凡·伊里奇後事的安排而暫時忘了悲傷。進行著亡者死亡後安置的教士宗教儀式與男僕格拉西姆的殯葬習俗的服務，吊唁者彼得·伊凡諾維奇聞到了亡者腐屍死亡的氣味。死亡前亡者伊凡·伊里奇的痛苦帶給亡者親屬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相當大的壓力與痛苦。亡者親屬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對伊凡·伊里奇死亡前的描述吊唁者彼得·伊凡諾維奇有著對於死亡的想像與恐懼。吊唁者彼得·伊凡諾維奇馬上自我防衛般地認為死亡是不會降臨在他身上，死亡只是一種特例只發生在亡者，而不會發生在他身上的。吊唁者彼得·伊凡諾維奇發現伊凡·伊里奇的夫人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夫娜想打聽的是能否因伊凡·伊里奇的死亡從國庫得到更多的錢。吊唁者彼得·伊凡諾維奇遇到了亡者的女兒、亡者的女兒未婚夫和兒子，在喪家的家中相遇，大家的表情都不是很好，亡者的女兒神情陰鬱，決斷，近乎惱怒；亡者的女兒未婚夫也帶著那種惱怒的表情；亡者的兒子做出嚴肅的表情，不好意思地皺起眉頭；大家的表情都是帶著惱怒、嚴肅的表情。安魂祈禱的儀式有儀軌所需的蠟燭，呻吟、神香、眼淚和啜泣充斥著會場，吊唁者彼得·伊凡諾維奇一直到儀式結束，都沒有讓自己受那種令人沮喪的氣氛影響；格拉西姆說「這是上帝的意志。我們都要到那兒去的…」，這是在小說中第一次提到生死觀：我們都要遵從上帝的意志；吊唁者彼得·伊凡諾維奇想起了他還有什麼沒做的事情，趕到牌局場所的時候還不晚，還來得及加入牌局。

(二)第二段

介紹故事的主人翁伊凡·伊里奇父親的社會地位情況及經濟情況；伊里亞·葉菲莫維奇·戈洛溫有三個兒子，伊凡·伊里奇在家排行第二，從小就是一位優秀的學生，是全家的驕傲，辦事幹練，和藹大度，善於交際。伊凡·伊里奇在青年時代時總是趨附社會上地位最高的那些人，並學習他們的一舉一動以及他們對生活的看法，並且跟他們建立起友好的關係。伊凡·伊里奇努力工作，謀取晉升，同時伊凡·伊里奇也愉快和適度地尋歡作樂。處理公務時極其謹慎、公事公辦，近乎鐵面無情。然而，在社交場合，伊凡·伊里奇則常常很俏皮，妙語橫生，總是待人和藹可親，彬彬有禮。有一位太太曾與伊凡·伊里奇糾纏不清，還有一位時裝店的女裁縫也與伊凡·伊里奇關係曖昧；伊凡·伊里奇也會巴結過上司，甚至巴結過上司的太太；因此，伊凡·伊里奇得到了身居高位的人的贊許。伊凡·伊里奇這樣的模式服務了五年，伊凡·伊里奇被任命為法院的預審官，他必須拋棄以前已經建立起來的關係，要一切從頭開始，伊凡·伊里奇在當法院預審官的時候，仍舊像他當特派員時那樣規矩正派，彬彬有禮，公私分明，贏得了普遍的尊敬。對伊凡·伊里奇來說，法院預審官的職務相較於以前那個職務要有趣得多，更富有吸引力。伊凡·伊里奇很快就學會了不受一切與公務無關的因素的影響，都只以它的外表形式讓任何最複雜的案件反映在公文上，在公文上完全看不出他個人的觀點是什麼，更主要的是，要遵守全新工作的所有規定的形式，以此為伊凡·伊里奇辦事的原則。伊凡·伊里奇調到新城

市擔任法院預審官以後，結識了一批新朋友，建立了一些新的人際關係，採取對政府略有不滿，但溫和的自由主義以及強調公民權益的處事基調。伊凡·伊里奇有打牌的天賦，打牌給他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伊凡·伊里奇打起牌來輕鬆愉快、判斷迅速、技術精湛，一般說來他總是贏家。伊凡·伊里奇原本並沒有要結婚的明確意圖，在跳舞的時候，他贏得了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的心；伊凡·伊里奇評估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出生貴族世家，長得也不難看，還略有財產；她出身貴族，又是一個可愛、美麗和完全正派的女人。伊凡·伊里奇結婚並不是因為他愛上了他的未婚妻，不是發現他的未婚妻贊同他的人生觀，也不是因為伊凡·伊里奇那個圈子裡的人贊成這門親事。伊凡·伊里奇之所以結婚，是出於兩層考慮：第一、他若得到這樣一位妻子，就是做了一件讓自己感到快樂的事；第二是因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認為與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結婚這樣做是對的。於是，伊凡·伊里奇就結婚了。原本伊凡·伊里奇認為結婚不僅不會破壞他輕鬆愉快、永遠體面、並為社會所贊許的生活的性質，可能還可以加深它。但是，從妻子伊凡·伊里奇懷孕的最初幾個月起，妻子無緣無故地却開始出現一種不愉快的、使人痛苦的、有失體面的新情況，有一次伊凡·伊里奇的妻子在怒氣發作的時候開始用粗話罵他，此後每當伊凡·伊里奇不照妻子的要求去辦的時候，妻子就不停地罵。看來伊凡·伊里奇的妻子已經下定決心要把他制服。伊凡·伊里奇終於明白娶個妻子並不總是能使生活變得愉快和體面，相反的，卻常常可能會破壞生活的愉快和體面。在伊凡·伊里奇婚後還不到一年左右，伊凡·伊里奇就明白夫妻生活雖然提供了生活上的某些舒適和方便，但結婚在本質上却是一件非常複雜和痛苦的事。伊凡·伊里奇被上司看成一個優秀的官吏，過了三年，伊凡·伊里奇被提拔為副檢察官。在這個城服務供職七年之後，伊凡·伊里奇又被調到另一個省裡擔任檢察官。他們搬了家，但是錢不夠用，而且妻子又不喜歡他們搬去的那個地方。伊凡·伊里奇薪俸雖然比過去多了，但是開銷却更大了。此外，伊凡·伊里奇還死了兩個孩子，因此家庭生活對於伊凡·伊里奇就更不愉快了。伊凡·伊里奇又這樣過了七年。他的大女兒這時已經十六歲，這時又有一個孩子死了，只剩下一個正在讀中學的男孩；這個男孩也是他們夫妻爭吵的原因，伊凡·伊里奇想把兒子送進法律學校，而他的妻子普拉斯科維·費多洛芙娜却偏偏與他作對，把兒子送進了普通中學；伊凡·伊里奇的女兒在家裡讀書，頗有長進，他的兒子的學習也不錯。伊凡·伊里奇陸續死了三個小孩，只剩他的大女兒和正在讀中學的男孩，因此家庭生活對伊凡·伊里奇來說是不愉快的；不過，他在工作上找到了很大的成就感，他感到他具有辦案的才能，這使伊凡·伊里奇十分得意，再加上伊凡·伊里奇與同僚們的閒談、宴會和打牌，使他覺得生活非常充實。

簡言之這段描述伊凡·伊里奇結婚前和結婚後 17 年前的生平，此時描述伊凡·伊里奇的擇偶標準與過程¹³⁶（頁 50），婚姻生活並不如預期圓滿，而伊凡·伊里奇也找到了他和他夫人相處之道¹³⁷（頁 52-53），伊凡·伊里奇陸續死了三個小孩（頁 54-55），只剩他的大女兒和正在讀中學的男孩，因此家庭生活對伊凡·伊里奇來說是不愉快的，不過，他在工作上找到了很大的成就感¹³⁸（頁 55）。

¹³⁶ 同前註，頁 50。

¹³⁷ 同前註，頁 52-53。

¹³⁸ 同前註，頁 55。

(三)第三段

這段描述結婚十七年後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態度，一八八〇年這年是他面臨了生命中最困難的一年，一方面錢不夠用，二方面大家把他忘了；後來他為求突破，到彼得堡去找一個年薪五千布的職位（原來只有三千五百盧布），後來很幸運地找到比他的同僚高出兩級、年薪五千盧布，還有三千五百盧布的調任費¹³⁹（頁 59）。伊凡·伊里奇感到獲得了重生，他覺得生活充滿著希望與意義，「公務的樂趣是滿足自尊心的樂趣，社交活動的樂趣是滿足虛榮心的樂趣；而伊凡·伊里奇真正的樂趣是打牌的樂趣」¹⁴⁰（頁 67）。

(四)第四段

這段描述伊凡·伊里奇開始發現他的身體有異狀了，腹部左側隱隱作痛，他的婚姻生活發生了問題，常爭吵到伊凡·伊里奇的太太希望他死掉，但是因為薪俸的緣故又不能真的讓他死掉¹⁴¹（頁 71），伊凡·伊里奇接受他太太的建議去就醫，但是找不到確切的病因，也感覺到醫生對他病情的冷默，而感到憤慨¹⁴²（頁 72）。伊凡·伊里奇開始注意自己的健康情形和疾病相關的談論¹⁴³（頁 75），他感覺到他開始怨天尤人、常發怒，也察覺他的病情正在惡化中。

(五)第五段

這段描述一兩個月過去後，伊凡·伊里奇透過他的內兄發現了他自己的外表已經有了很顯著的變化¹⁴⁴（頁 83），伊凡·伊里奇透過彼得·伊凡諾維奇找到另一位醫生，發現了可能的病因，雖然伊凡·伊里奇依醫囑服藥，但是他開始感受到死亡的問題，也開始思考死亡後會在那？¹⁴⁵（頁 87），但是他不想死！

(六)第六段

這段描述「伊凡·伊里奇看到自己快要死了，經常處在絕望之中。」¹⁴⁶（頁 90），但是他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他自言自語道：『不可能的。雖然不可能，但卻成了事實。這是怎麼回事呢？應當怎麼理解這一點呢？』伊凡·伊里奇努力用不同的想法來取代這一想法。

¹³⁹ 同前註，頁 59。

¹⁴⁰ 同前註，頁 67。

¹⁴¹ 同前註，頁 71。

¹⁴² 同前註，頁 72。

¹⁴³ 同前註，頁 75。

¹⁴⁴ 同前註，頁 83。

¹⁴⁵ 同前註，頁 87。

¹⁴⁶ 同前註，頁 90。

(七)第七段

這段描述伊凡·伊里奇患病的第三個月，他感覺大家都希望他早點死去¹⁴⁷（頁 96），醫生開始給他服用鴉片和注射嗎啡，而處理大便時由男僕格拉西姆來協助他，當格拉西姆坐下來扛著伊凡·伊里奇的腿並和伊凡·伊里奇聊天，伊凡·伊里奇就覺得好受些；只有和格拉西姆在一起時他才會覺得好受些。此時的他「他真希望別人能像撫和安慰孩子那麼地來愛撫他，吻他，為他而哭泣。」¹⁴⁸（頁 103），但是存在於伊凡·伊里奇周圍以及存在於伊凡·伊里奇自身之中的虛偽，都大大地毒害了伊凡·伊里奇生命的最後幾天。¹⁴⁹（頁 103-104）。

(八)第八段

這段描述男僕格拉西姆清晨離開後，換僕人彼得來照顧伊凡·伊里奇的情形；雖然伊凡·伊里奇很想留彼得陪他，一直找理由讓彼得留在他身邊；伊凡·伊里奇的太太請了兩位醫生一起幫伊凡·伊里奇看診，目的是希望讓伊凡·伊里奇明白，他的夫人做任何事都是為了他。

(九)第九段

這段描述伊凡·伊里奇在黑夜中獨自面對病痛時與自己的對話，開始回想童年、結婚、工作等…生活點滴，對於死亡的議題，但是不管他怎樣的思索，還是找不到答案。

(十)第十段

這段描述此時的伊凡·伊里奇已經躺在沙發上起不來了，獨自思考死亡的問題反覆的想，還是沒有解答，不過內心已經開始接受「這是真的」、「就是這樣」、「反抗是沒有用的」。

(十一)第十一段

這段描述他的女兒的未婚夫正式提出了求婚，但是此時的伊凡·伊里奇已經是對任何親人和醫生都相當的憎恨，也描述此時的伊凡·伊里奇精神上的痛苦比肉體上的痛苦難過，當神父來了，聽了伊凡·伊里奇的懺悔後，伊凡·伊里奇的心才輕鬆些。

(十二)第十二段

這段描述伊凡·伊里奇臨死前一小時的場景，他的小兒子到他的床邊，他小兒子

¹⁴⁷ 同前註，頁 96。

¹⁴⁸ 同前註，頁 103。

¹⁴⁹ 同前註，頁 103-104。

的頭雖然被伊凡·伊里奇打到，但還是把伊凡·伊里奇的手貼到嘴唇上，哭了起來，伊凡·伊里奇開始覺得是他使他們受折磨了，之後他開始沒有恐懼，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最後伊凡·伊里奇的彌留狀態持續了兩小時，最後終於結束了伊凡·伊里奇的生命。

(十三)小結

依據傅偉勳先生所創的「創造的詮釋學」中的「意謂」層次，分析托爾斯泰所著《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原意說了什麼；發現了伊凡·伊里奇只有在生病病重時，才發現生命已慢慢地消逝，也才發現活下去，像過去那樣「心情舒暢，精神愉快」地活下去，比在工作上，打牌上、生活上的成就與滿足更重要。

似乎他不是傾聽自己用喉嚨說出來的聲音，而是在傾聽他內心的聲音，傾聽他內心升起的思想的動靜。「你到底要什麼呢？」這是他聽到的第一句可以用言語明白地表達出來的話。「你到底要什麼呢？你到底要什麼呢？」他向自己重複地道。「要什麼？---不痛苦。活下去。」他答道。他又全神貫注地傾聽下去，連疼痛也沒有使他分心。「活下去？怎麼活下去？」他內心的聲音問道。「對，活下去，像我過去那樣活下去；心情舒暢，精神愉快。」¹⁵⁰

正如我在一天天走下坡路，卻還以為自己在步步高升，過去的情況就是如此。在大家看來，我在步步高升，可是生命卻從我的腳下一步步溜走了...¹⁵¹

伊凡·伊里奇也體會到了他自己的生病也導致了他身邊親人受到折磨，

「是的，我使他們受折磨了，」他想到。「他們覺得惋惜，但是等我死了以後，他們會好起來的。」他想說這話，但是沒有力氣說出來。...他突然明白了，那使他苦惱和不肯走開的東西，正從他的兩邊和四面八方忽然一下子走開了。他既然可憐他們，就應當做到使他們不痛苦。使他們、也使自己擺脫這些痛苦。「多麼好又多麼簡單啊。」¹⁵²

但是伊凡·伊里奇還是不知死亡在那裏？卻感覺得到死亡的到來，卻無法可施、無能為力地等待與接受死亡的到來。

艾利克森 (Eric H. Eric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論亦稱為「人格發展論」，將人的一生區分為八大階段，分別為嬰兒期、幼兒期、學齡前兒童期、學齡兒童期、青少年期(青春前期)、成年早期、成年中期以及成年晚期。

¹⁵⁰ 同註 2，頁 120。

¹⁵¹ 同前註，頁 122。

¹⁵² 同前註，頁 136。

表一 心理社會發展論（人格發展論）

階段	年齡	發展危機與任務	發展順利的特徵	發展障礙者特徵
1	0-1 嬰兒	信任與不信任	對人信任，有安全感	面對新環境時會焦慮
2	2-3 幼兒	自主行動(自律)與羞怯懷疑(害羞)	能按社會行為要求表現目的性行為	缺乏信心，行動畏首畏尾
3	4-6 學齡前兒童	自動自發(主動)與退縮愧疚(罪惡感)	主動好奇，行動有方向，開始有責任感	畏懼退縮，缺少自我價值感
4	6-11 學齡兒童期	勤奮進取與自貶自卑	具有求學、做事、待人的基本能力	缺乏生活基本能力，充滿失敗感
5	12-18 青少年期-青春期	自我統整(認同)與角色混淆	有了明確的自我觀念與自我追尋	生活無目的的無方向，時而感到寂寞孤獨
6	19-30 成年早期	友愛親密與孤癖疏離(親密與孤立)	與人相處有親密	與社會疏離，時而感徬徨迷失
7	31-50 成年中期	精力充沛(生產)與停滯頹廢	熱愛家庭關懷社會，有責任心有正義感	不關心別人生活與社會，缺少生活意義
8	50-生命終點 成年晚期-老年期	自我榮耀(統整)與悲觀絕望	隨心所欲，安享餘年	悔恨舊事，徒呼負負

(引自張哲文，2010，教育心理學理論與實際，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P58~62)

153

依據艾利克森對於人生的發展觀點，可以了解到其中的「信任議題」，這是每個人一定都要處理的議題，不然人在世界上不會有安全感，若沒有處理好的話，信任議題會出現。在文本中伊凡·伊里奇並沒有處理好他的「信任議題」，後來在他開始臥病在床後，一直覺得他的家人和同事都沒有站在他的立場看待他的絕症，伊凡·伊里奇感到最痛苦的是：沒有一個人像伊凡·伊里奇所希望的那樣來可憐他。；「親密議題」亦是如此；在伊凡·伊里奇未到絕症時，愛情與婚姻階段就和他的妻子開始對親密議題發生問題，包括伊凡·伊里奇常常透過工作來逃避「親密議題」；在伊凡·伊里奇發現得到絕症後，「親密議題」更為嚴重，伊凡·伊里奇甚至覺得已無法與他的妻子有親密的感覺，心中的憤怒使伊凡·伊里奇感到窒息、感到痛苦，而且是難以忍受的痛苦。

三、蘊謂

¹⁵³ 陳思婷：〈教育心理學理論運用於舞蹈課程探討－以班度拉及艾利克森理論為例〉，《舞蹈教育》第11期（2013年8月），頁30-32。

依據傅偉勳先生所創的「創造的詮釋學」中的「蘊謂」層次，分析托爾斯泰所著《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思想之可能蘊涵；《伊凡·伊里奇之死》文本，其生死觀思想之可能蘊涵，研究者透過蒐集各研究者針對《伊凡·伊里奇之死》相關已發表的研究報告或論文內容，分述如下。

針對《伊凡·伊里奇之死》相關已發表的研究報告或論文，研究者蒐集了學者王美玲等計十二篇，本蒐集之研究報告與論文，羅列如下：

- (一) 王美玲：〈「瀕死與死亡」－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梅特林克的《闖入者》以及史尼慈勒的《瀕死》〉，《外國語文研究》3期(2006/01)，頁63-82。王美玲由《伊凡·伊里奇之死》、《闖入者》和《瀕死》等三部以死亡為主軸的作品(著作)來探討死亡。
- (二) 江俊士：〈伊凡·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ich)〉，《當代醫學》第449期(2011年3月)，頁238-240。江俊士認為托爾斯泰在1875-1882年時曾經歷過思想的轉變期，來自於對死亡的恐懼以及對生命意義的困惑，江俊士認為《伊凡·伊里奇之死》是托爾斯泰最後轉向宗教尋求解惑之作。
- (三) 岑園園：〈從黑暗走向光明——《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死亡啟示〉，《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5期(2014年12月)，頁56-59。岑園園認為伊凡·伊里奇通過對死亡問題的思索，是透過愛來找回了自我，也找到了自我與世界的正確聯繫方式，並在最終在愛中實現了靈魂的昇華。
- (四) 易珊如：〈托爾斯泰的生死概念從《伊凡·伊里奇之死》談起〉，《鵝湖月刊》第452期(2013年2月)，頁11-18。易珊如認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不應從外來求，也認為托爾斯泰藉由伊凡·伊里奇死亡過程的描寫，更深層地探討托爾斯泰內心的想法；易珊如認為托爾斯泰最後回歸到宗教層面來尋求死亡問題的解答。
- (五) 高建華、周鑫：〈從列夫·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看死亡中的重生〉，《牡丹江大學學報》第4期(2016年6月)，頁62-65。高建華和周鑫認為《伊凡·伊里奇之死》通過主角伊凡·伊里奇面對死亡的過程中，對於伊凡·伊里奇的過去生活的反思，及對自我本真意義的尋求，呈現了伊凡·伊里奇在面對死亡時的心路歷程。在不斷的探索中，伊凡·伊里奇看透了生死存在的真理，在伊凡·伊里奇告別生命的時候，領悟了人生的意義。
- (六) 張中鋒：〈論托爾斯泰的《泛現實主義化》創作及其得失〉，《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9年7月)，頁90-96。張中鋒認為托爾斯泰並沒有按照所謂「標準」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來進行創作，而是以「泛現實主義化」來進行創作；所謂「泛現實主義化」的創作，即是作者不拘泥于某一種模式，而是運用各種創作的手法，去不斷地開拓現實主義的「疆域」，具體地在「心理的」、「自然的」、「古典的」的三個領域中拓展，因此形成了三種「新」的現實主義；也就是「心理主義的現實主義」、「自

然主義的現實主義」和「古典主義的現實主義」，其相對應的代表作《伊凡·伊里奇》就是一例。

- (七) 許家進：〈小角色見大思想——列夫·托爾斯泰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賞析〉，《科技資訊》第34期(2009年8月)，頁139-141。許家進認為僕役蓋拉西姆是《伊凡·伊里奇之死》作品中的一個次要角色；不過小說中透過僕役蓋拉西姆的角色，卻客觀地反映出托爾斯泰思想的進步性和局限性。
- (八) 傅偉勳：〈托爾斯泰小說名著《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啟蒙意義〉，《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第六版)，(台北：正中，2010年)，頁92-102。傅偉勳透過托爾斯泰小說名著《伊凡·伊里奇之死》來剖析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內容十分精闢，見解獨到。
- (九) 黃裕生：〈我們在生-死之中——兼論列·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1期(2002年7月)，頁11-20。黃裕生認為死亡對於人的真實存在(真實生活)有其根本性意義，人必須從這種死亡的覺悟去理解和展開自己的生活才能真正在其生活中維持自己的自在；黃裕生認為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篇小說是一般人掩蓋「死亡」、忘卻「死亡」的一個典型案例。
- (十) 溫金平：〈用愛喚醒此在——評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的死》〉，《阜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4期(2005年7月)，頁35-36。溫金平認為透過伊凡·伊里奇的一生，在展現伊凡·伊里奇「靈」與「肉」相搏鬥的同時，力圖找出主角人物的自救必然性，並進而挖掘托爾斯泰希望啟蒙民眾的努力。
- (十一) 雷碧樂：〈論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向死存在」〉，《韶關學院學報》第7期(2009年7月)，頁65。雷碧樂認為托爾斯泰的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描寫了伊凡·伊里奇在和「死亡」面對面的對話過程中，其自我意識則逐步覺醒，開始了對生活的思索以及對生命意義的追問；伊凡·伊里奇在參透了「向死存在」的實存狀態的真理之後，終於從「沉淪」中解脫出來；伊凡·伊里奇領悟了人生的意義在於「對他人之愛的終極關懷」，並在其中保持了伊凡·伊里奇生命的尊嚴，伊凡·伊里奇也藉此獲得精神的重生。
- (十二) 趙山奎：〈存在論視野中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2年7月)，頁111-116。趙山奎認為《伊凡·伊里奇之死》透過追蹤一個瀕死之人的心理歷程，來追問「生」，具有深刻的存在論意義；趙山奎也認為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矛盾與糾結構成了這部小說的深層文化結構，而《伊凡·伊里奇之死》對「死亡主題」的獨特處理手法，實際上也反映出托爾斯泰處於世紀之變所面臨的文化選擇的困境。

從學者王美玲等計十二篇中分析托爾斯泰所著《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思想之可能蘊涵，包括有：伊凡·伊里奇一生所做的、所想的一切，都是在無視死亡、忘記死亡的情況下所進行的；一直自我滿足的伊凡·伊里奇從來就沒想過什麼人生意

義，他只知道追逐外在「人人」所認同的滿足和虛榮。是絕症和死亡的逼近，迫使他不得不內省，是死亡讓伊凡·伊里奇領悟了本真存在的真諦，讓伊凡·伊里奇重新思考人生，進而發現他的生命中缺乏愛；臨死之前，伊凡·伊里奇從僕役格拉西姆的愛中覺悟了。愛，讓伊凡·伊里奇可以安然地面對死亡。

首先，許家進在〈小角色見大思想——列夫·托爾斯泰小說《伊凡·伊裡奇之死》賞析〉乙文中提到：

《伊凡·伊裡奇之死》(1886)是列夫·托爾斯泰的一部頗受好評的中篇小說。它描寫一個名叫伊凡·伊裡奇的官吏臨死前的精神狀態和內心覺醒。他看清了自己一生庸俗無聊的全部悲劇，看透了自己所在的所謂「上流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虛偽自私。最後，他在蓋拉西姆(管家的一個年青的助手)身上，覺悟到生命的真正意義就在於對他人的愛。¹⁵⁴

許家進剖析了《伊凡·伊里奇之死》該小說的研究現狀及作者的寫作意圖，值得關注的是透過了僕役格拉西姆覺悟到生命的真正意義在於對他人的愛；伊凡·伊里奇原本對其家人和朋友都是以怨懟和不滿的心情看待，對自己的病則是痛苦與無助，但是僕役格拉西姆耐心、勇敢無懼不好聞的味道、不好看的畫面，甚至噁心的情境，在在讓伊凡·伊里奇開始感到只要有僕役格拉西姆在的時候，他的內心就可以比較自在和寧靜，也正因為伊凡·伊里奇接受到了僕役格拉西姆無私的愛後，才發現他的家人也因為他的病痛正受苦著，在最後也表現出對他人的愛，對家人的受苦感到不捨而放下心中的怨懟。

伊凡·伊裡奇一生作為角色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無視死亡、忘卻死亡的情況下進行的，不僅如此，這一切又反過來促使他更深更固執地掩蓋死亡，掩蓋人真正的正當身份——獨立自主的自由(身)存在，從而完全卸去了人的神聖責任：維護自由與自身。只有人的正當身份，人的神聖責任能保證生活的真理(實)性和永恆性。在這個意義上，忘卻死亡的生活猶如海市蜃樓，是一個幻景，雖然可能很美麗，卻只是臨時的、短暫的。真實而永恆的生活只能是一種承擔起死亡從承擔起自身存在的神聖責任的生活。而所謂承擔起死亡，也就是覺悟著死亡，在意識中把死亡展開出來而置身其中，從而從這種死亡覺悟，從死亡這種意識中顯現出來的可能性理解自己的存在。¹⁵⁵

依據黃裕生在〈我們在生-死之中--兼論列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乙文中提到：

¹⁵⁴ 同註 69，頁 139。

¹⁵⁵ 黃裕生：〈我們在生-死之中--兼論列托爾斯泰的《伊凡·伊裡奇之死》〉，《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 1 期 (2002 年 7 月)，頁 20。

雖然評論者與許多作家都一致讚賞這部小說的成功，但他們對這部小說的理解顯然不盡相同甚至大相徑庭。事實上，《伊凡·伊裡奇之死》通過追蹤一個臨死的人的心理歷程來逼問「生」，具有深刻的存在論意義。這一點卻往往為人忽略。海德格爾指出，從心理上瞭解臨終者的死亡過程，意義在於「追究臨終者的死亡過程的存在論意義，追究它的存在的某種存在之可能性的存在論意義，……」，本文即試從海德格爾存在論之一維出發，探討這部傑作的意義，並通過對死亡主題的不同文學表現的檢視來標示出西方文學中「死亡詩意」的現代轉換。¹⁵⁶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區分了兩種對待死亡的態度：本真的態度與非本真的態度。1·本真的態度：即是先行到死亡中，將死亡領悟為最本己的、無所關聯的、確知的、而作為其自身則又是不確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此在不是在死前也不可能在死後去發現死的價值與意義，而是就在對死的神秘領會與期待中。在對死的「畏」中反跳過來，獲得生的動力，從而開拓出自己的生命之路。2·非本真的態度：這種態度以逃避死亡，從其所逃避而沉淪其中的世界方面來領會自己的存在與死亡。囿於這種態度的人這樣來看待死亡，人都有一死，但我有幸還沒碰上，我與死亡沒有關係，它離我還遠著呢！海德格爾指出，人們首先且通常就是以非本真的態度來看待死亡的。在《伊凡·伊裡奇之死》中，人們(其親屬、醫生、同僚等等)一再安慰實際上已患不治之症的伊凡一定會好起來，並且「真心」相信他能好起來。人們安慰病者，實際上是強化自己對於死亡的觀念：死亡是可以避免的。¹⁵⁷

伊凡在日常世界「沉淪」已深，唯有這真實可觸的死亡才能震醒他，賦予他一種不同于健康狀態時的獨特眼光，從而洞察出個體生存的真實境況，從自欺中擺脫出來，從常人世界返回個人世界的「孤獨」，從對非本身的死亡「恐懼」返回到對本真的死亡之「畏」。當伊凡多少開始接受死亡的必然性時，他才開始尋求生的意義：既然有「死」，為什麼又要「生」呢？在「死」之逼迫下，伊凡轉向自身，開始對其走過的一生進行審視，開始聽到自身「存在」的言說，傾聽到「他內心中升起的心聲和思路」。在細細檢索他的一生後，伊凡發現：他過去的生活中那些曾被認為是最愉快、最美好的片斷現在失去了光彩，它們的魅力暗淡了。¹⁵⁸

黃裕生探究了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以「本真」和「非本真」區分了兩種對待死亡的態度；本真的態度是以對死的「畏」中跳脫過來，獲得「生」的動力，從而開拓出自己「本真存在」的生命之路；非本真的態度則是逃避死亡，並從其處的世界中逃避而沉淪著，這種非本真的態度的人看待死亡的態度是：人都會有一死，但是

¹⁵⁶ 趙山奎：〈存在論視野中的《伊凡·伊裡奇之死》〉，《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2年7月），頁111。

¹⁵⁷ 同前註，頁112。

¹⁵⁸ 同前註，頁113-114。

我幸還沒碰上，我與死亡目前是沒有關係的。伊凡·伊里奇對死亡的莫視與掩蓋死亡，在非本真存在中存有著。《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主角伊凡·伊里奇在日常世界以非本真的態度沉淪了一輩子，一直到面對到死亡的必然性時，才開始從對死亡的「畏」回到本真態度，開始尋求生的意義。

溫金平在〈用愛喚醒此在——評托爾斯泰《伊凡·伊裡奇的死》〉乙本中提到：

托爾斯泰的一生是追尋生命意義的一生，在他看來，「信仰是生活的能源。沒有了信仰，一個人就無法生存。無限細微的人類思想是對宗教觀念的詳細闡述。信仰生活的斯芬克司答案包含了人類最高深的智慧。」他信仰什麼呢？信仰上帝。「只要一想到他(上帝)，生活的喜悅就在我心中翻滾，我身邊的一切都變得充滿生機，一切都變得有了意義。但我一旦不再信仰他，生活便會突然停止了。」他說：「我相信上帝，上帝對我而言，就是愛，就是世界精神，就是萬事萬物的原理。」但是，一直自我滿足的伊凡·伊裡奇從來就沒想過什麼人生意義，他只知道追逐外在的滿足和虛榮。是病魔迫使他內省，是死亡讓他領悟了此在的真諦，讓他全身心地思考人生，進而發現生命中缺乏愛。臨死之前，伊凡·伊裡奇從愛中自救了。愛，拯救了一個伊凡·伊裡奇，但是還有千千萬萬個伊凡·伊裡奇需要啟蒙與拯救，伊凡·伊裡奇只不過是整個中產階級的普通一員。¹⁵⁹

溫金平認為托爾斯泰的一生是都是在追尋生命的意義，而且認為「信仰是生活的能源；一個人若沒有了信仰，一個人就無法生存」。因此，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主角伊凡·伊里奇後來是因為僕役格拉西姆提到「上帝」的種種後，伊凡·伊里奇才開始趨於平靜與接受他即將面對的死亡。溫金平認為信仰是生活的能源。沒有了信仰，一個人就無法生存，而上帝就是愛，而伊凡·伊里奇從愛中自救了；不過研究者認為從文本中伊凡·伊里奇是從僕役格拉西姆的愛和信仰上帝才得到救贖，並非自救。

高建華和周鑫在〈用愛喚醒此在——評托爾斯泰《伊凡·伊裡奇的死》〉乙文中提到：

伊凡的僕人蓋拉希姆改變了伊凡這種極度痛苦絕望的處境。蓋拉希姆是一位普通的俄羅斯農民，處於普通的生活環境中，他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一塊美麗的土地。對於外界關係他毫不在意，因此他是一個真正的自我存在。蓋拉希姆知道我們都是會死的，他對死亡並沒有畏懼，而更多表現出一種崇敬，因此，他對伊凡表現出一種無私的愛。為了使伊凡減輕痛苦，他無微不至地照料伊凡，竭盡全力使他減輕痛苦。蓋拉希姆面對死亡的從容和他無私寬厚的照料如同一

¹⁵⁹ 溫金平：〈用愛喚醒此在——評托爾斯泰《伊凡·伊裡奇的死》〉，《阜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4期（2005年7月），頁36。

盞明燈，照亮了伊凡走向死亡的道路，也溫暖了他痛苦淒涼的心境，使他突然擺脫了對死亡的恐懼，同時也維護了伊凡作為將死之人的尊嚴。在死亡的步步緊隨中，伊凡回憶過去歡愉的生活，而只有童年和少年那詩意的存在讓伊凡感到自己真正的生活過，而之後那「高尚、體面」的生活卻如燭一般消散，沒有在伊凡的心裡留下半點痕跡。蓋拉希姆的真誠照顧讓伊凡看到了一種誠實、體貼、充滿暖暖的人情味的生活，也是在這樣情感的驅使下，伊凡接受了來自家人的愛。兒子的輕輕一吻，使伊凡在無盡的黑暗之中看到了光明，感受到了來自家庭、來自親人的愛和溫暖。「請原諒我」，這是伊凡在生命的盡頭所說的話，也是他意識到了生命的本質，意識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真正角色的缺失之後對兒子和妻子表示的愧疚。在找到自我本真的存在後，伊凡發現他對死亡的恐懼消失不見了，反而心中多了一份理解和釋然。他從心裡感歎「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啊，多麼美妙呀。」在領悟了萬生命的終極意義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伸展了自己的身體，平靜而又舒適地死去了。¹⁶⁰

高建華和周鑫認為僕人格拉西姆面對死亡的從容，對伊凡·伊里奇無私寬厚的照料，改變了伊凡·伊里奇的極度痛苦與絕望，僕人格拉西姆對伊凡·伊里奇來說正如同盞明燈，照亮了伊凡·伊里奇走向死亡的道路，也溫暖了伊凡·伊里奇痛苦淒涼的心境，使伊凡·伊里奇突然擺脫了對死亡的恐懼，同時藉著僕人格拉西姆對伊凡·伊里奇的愛和照顧，也維護了伊凡·伊里奇作為將死之人的尊嚴，這樣來自僕人格拉西姆情感的驅使下，伊凡·伊里奇解決了「信任議題」和「親密議題」，最後接受了來自家人的愛。

易珊如在《托爾斯泰的生死概念從〈伊凡·伊里奇之死〉談起》¹⁶¹乙文中提到了：

《伊凡·伊里奇之死》生與死的啟示：

托爾斯泰藉由伊凡的死亡，帶出他檢視自己一生年華的虛度和對於臨死前的痛苦回憶，讓整部小說有了豐富的內涵和深度，更令讀者對於生命意義產生許多省思，在一份人人稱羨生活的背後，表面的高尚、表面的成就，原來只是一種自我欺騙的開端。而這一連串被視為是「上流氣派生活的安排」，在伊凡受到病魔的痛苦折磨後，才逐漸意識到自己過去生活一切循規蹈矩的理由，原來也只是官僚體系當中的一個零件，並不具有任何的意義可言。從此刻開始，伊凡的醒悟更令他痛苦萬分，因為他浪費摧毀了上帝所賦予他的人生，直到生命的盡頭才得以領悟。藉由伊凡作品的敘事手法，托爾斯泰最想傳達的其實就是以「貴族的懺悔」作為開端，由於對貴族階級的懺悔，在懺悔過程中心理的徬徨和矛盾，最後走向上帝的懷抱。這樣的呈現方式，一方面讓人們為自己習以為

¹⁶⁰ 高建華、周鑫：〈從列夫·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看死亡中的重生〉，《牡丹江大學學報》第4期（2016年6月），頁64-65。

¹⁶¹ 同註66，頁11-18。

常的生活做出反省，這種深刻的反省，正也揭示了貴族社會階級的弊病，以及提供了哲學上思考的方向。另一方面，托爾斯泰也反映了部分貴族知識份子，某種程度上既享受社會階級所帶來的利益，卻又因此部作品而有了某些反省的緊張與矛盾。透過伊凡之死，提供了我們朝向檢視生命的目的，回歸到生命本質的思考契機，如何活得真實不虛偽，是我們藉由此部作品所得到的啟示。除此之外，這樣貴族式懺悔生命的寫作方式，《伊凡·伊里奇之死》並非唯一，在托爾斯泰其他作品當中我們也可窺知一二。¹⁶²

書中透過伊凡從功成名就到面對死亡恐懼的歷程，才明白一切全都是謊言、全是虛偽、全是欺騙、全是罪惡，終於認清現實。生命不應是汲汲營營追求功名、權力、名譽等外在假象，生命的真諦應該建立在生活中內在的本質上。¹⁶³

問題的解答托氏最後回歸到宗教層面，尋求基督教信仰的慰藉，這是托氏思想上的重要轉變歷程。一切回歸到信仰上，信仰基督教，追求生命中的善，這是托爾斯泰內心充實的信念。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提醒了我們一件事，生死是何等的無常，一切功名權位最後終將化歸為塵土，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不應外求，生命的實質更是超乎形式以外的，如何面對死亡、抓緊當下，才能真誠地活出生命的意義。¹⁶⁴

並認為《伊凡·伊里奇之死》才可以被稱之為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心理主義的現實主義」之作。

儘管托爾斯泰對「心理辯證法」的運用使他的創作不斷取得成功，但只是到了伊凡·伊里奇之死（簡稱《伊凡》）才可以被稱之為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心理主義的現實主義」之作。在該作中，托爾斯泰想通過對心理描寫的深入來拓展現實主義創作的想法，才得以實現。…但這可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懺悔小說，而是作者對個體死亡時其精神世界的探索。這一現代主題又使得托爾斯泰不得不把心理描寫——這一現代表達方式之一——推向極端。該作在心理描寫上有三個方面的突破：一是心理描寫之多達到了本體的地步。托爾斯泰以往創作中的心理描寫大都是為了刻畫人物推動情節，但是在《伊凡》中是通過主人公伊凡患病懼死的心理來結構全篇的，即從患病痛苦，追憶童年的快樂；從對妻子的不滿回首新婚初期的滿足，從現在的生活恐懼聯想官海的沉浮挫折。這樣的時空「縱橫交錯」，正是得益於現代主義文學所遵循的「心理時間」，從而也初步具有了現代小說的結構特點。二是心理描寫之深達到了空前的程度，觸及人的潛意識層面。當伊凡得了絕症之後，他才從冗雜的日常生活中擺脫出來，開始思考生活

¹⁶² 同前註，頁 14。

¹⁶³ 同前註，頁 17。

¹⁶⁴ 同前註，頁 17。

本身。他這才發現他的妻子之所以關心他，是擔心他的死亡有可能減少家庭收入。他的女兒之所以關心他，是想早一點卸去這個家庭累贅。他的同事之所以關心他，是關心他死後空下來的位，而沒有一個人真正關心他這個叫伊凡的人，他終於看清了或者看透了人生，由於孤獨，他對死亡的到來更加感到懼怕。因此，他面對醫生，面對別人的議論，以及病情的加重，他仍然相信死亡與他無關。「在內心深處，伊凡·伊裡奇知道他快要死了，但是他對這種想法不僅不習慣，而且簡直不明白，怎麼也弄不明白這一點。--我也要死，這是絕不可能的。這簡直太可怕了」。這些潛意識描寫，大大突破了以往心理描寫的局限性，更富於表現力。三是這種創作手法即心理描寫的改變，也深化了作品的主題，使《伊凡》呈現出了孤獨、悲觀等現代觀念。傳統社會人們的觀念是理性的、崇高的、樂觀的，死亡似乎也只是一件客觀的與個體無關的事情。而建立在個體本位的現代社會，個人價值突顯，因此，死亡之事就成了與他人無關的純粹屬己的事情，個體生命的寂滅意味著世界的寂滅，死亡必然到來的恐懼，也必然造成人生的孤獨感和悲感。托爾斯泰在作品中通過對心理描寫的深化所透露出的正是這一點。因此，伊凡才會感到孤獨和對人生的悲觀，而孤獨意識和悲觀意識正是現代意識。正是《伊凡》拓展了現實主義的心理描寫，使其成了托爾斯泰創作中為數不多的精品之一。遺憾的是由於作者現實主義創作觀念上的束縛，使其仍然停留在現實主義美學觀念的此岸而望現代主義的彼岸興歎。這主要表現在托爾斯泰還停留在對官僚生活異化人性的批判上，並由此帶來對都市生活的否定和對鄉村生活的肯定。這裡不是說這種批判本身不應該，只是說這種批判還帶有簡單化的色彩。文明異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何況鄉村就一定勝過都市文明嗎？同時在心理描寫上仍然受作者的理性主義哲學觀影響，作者僅僅認為官僚生活不健康，而沒有看到個體生命在最終意義上的悲劇性和宿命性，從而使得心理描寫沒有達到應有的深度和廣度，不管怎麼說，托爾斯泰的創作實踐豐富了現實主義在心理描寫方面的經驗。¹⁶⁵

如在上段引文，得見易珊有三個重點：第一、上帝（基督教）是很重要的，第二、生命的真諦應該建立在生活中內在的本質上，第三、生死是何等的無常，一切功名權位最後終將化歸為塵土，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不應外求，生命的實質更是超乎形式以外的，如何面對死亡、抓緊當下，才能真誠地活出生命的意義；易珊如認為生命的真諦應該建立在生活中內在的本質上，且生命最後也是需要回歸到宗教層面，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則是以尋求基督教信仰作為生命最後的慰藉，並認為《伊凡·伊里奇之死》是一部「心理主義的現實主義」的作品。

陳玉璽在《西方心理學的靈性治療研究——以詹姆斯、榮格與弗蘭克為例》中發現：榮格看到宇宙的「對立性」以及「兩極性」也反映於人的心靈，在人的心靈深

¹⁶⁵張中鋒：〈論托爾斯泰的《泛現實主義化》創作及其得失〉，《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9年7月），頁91-92。

層潛意識中存在著各種對立面；榮格指出，我們必須把我們的立足點提昇到一個更高的意識層次，去包容「對立性」以及「兩極性」互相對立的兩邊，使其發生轉化而達到榮格所說的 *pleroma*（是希臘語，表示「豐盛」的意思；即圍繞在神周圍的移湧（*Aeon*）們的靈性世界，通過人格化的人物表達了神的內在豐富性。），在 *pleroma* 那裡，一切衝突與對立都被超越了。對照易珊如認為上帝（基督教）是很重要的說法，研究者認為陳玉璽提出的靈性治療，較能補充說明易珊如認為上帝（基督教）是很重要的說法；因為宗教是靈性治療的其中一個方式。

榮格看到宇宙的對立性和兩極性也反映於人的心靈，在深層潛意識中存在著各種對立面，如善心 vs. 惡心、神性 vs. 魔性、仁慈 vs. 冷酷無情、無私 vs. 自私…這些對立面是原型在人性中的顯現，由於我們缺少調和和統整對立面的智慧，以致它們常處於衝突的狀態，我們也會試圖以一方去壓抑或排斥另一方，例如以善斥惡，以美抑醜，這種作法並不能使我們達致心靈的解放而獲得真正的自由。榮格指出，必須把我們的立足點提昇到一個更高的意識層次，去包容互相對立的兩邊，使其發生轉化而達到統一，例如善與惡統一而臻於至善。這種精神統一就是真我的境界，也就是榮格所說的 *pleroma*，在那裡，一切衝突和對立都被超越了。從對立統一的觀點來看，「個人轉化」的過程就是從對立走向統一，從衝突變成和諧，從分裂回歸整體的過程。¹⁶⁶

榮格的靈性治療思想，這可分成兩方面來說明：第一，榮格比後來的弗蘭克更早看到有一種精神官能症是靈性上的病症，其原因是不能透過宗教信仰找到人生的意義。治療這種神疾患的方法是幫助案主尋獲宗教信仰，重新建立與神的連結。第二，榮格學說所一再強調的「個人轉化」（*individuation*），就是回歸作為終極神性的真我自性（*Self*），使充滿分裂和衝突的人格重新獲得統一與和諧。¹⁶⁷

易珊如認為「生命最後需要回歸到宗教層面，並尋求基督教信仰的慰藉」，《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有段也提及：當神父來了，並聽了伊凡·伊里奇的懺悔以後，伊凡·伊里奇的心才輕鬆了些，伊凡·伊里奇彷彿擺脫了自己的疑惑，感到一陣輕鬆，痛苦也似乎因此而減輕了，剎那間，伊凡·伊里奇感到了一線希望。但是陳玉璽〈西方心理學的靈性治療研究——以詹姆斯、榮格與弗蘭克為例〉的引文中，則認為不能透過宗教信仰找到人生的意義，主張生命回到「靈性」而非回歸到「宗教」，因此易珊如的認為生命最後需要回歸到宗教層面這樣的見解是可以討論和修正的，理由有二：一、台灣的宗教信仰相當自由，佛教、道教、一貫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各式宗教都有其生死觀，二、信仰有時會流於迷信，靈性治療的領域或許適用

¹⁶⁶ 陳玉璽：〈西方心理學的靈性治療研究——以詹姆斯、榮格與弗蘭克為例〉，《新世紀宗教研究》2008年第七卷第一期，頁16。

¹⁶⁷ 同前註，頁29。

生死議題的範圍可能會更為廣泛。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教誨，不外乎就是讓一個人無論碰到什麼樣悲歡離合、什麼樣的不如意、什麼樣的不堪，能夠獲得身心安頓，因此研究者認為陳玉璽靈性的層次會比易珊如認為的宗教有更高、更廣泛，更能夠包容更多的普羅大眾。

托爾斯泰所著《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思想之可能蘊涵，透過了 12 篇論文對《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研究，研究者認為托爾斯泰所著《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之可能蘊涵包括了：

- (一) 對死亡的恐懼以及對生命意義的困惑。
- (二) 托爾斯泰最後轉向宗教尋求對死亡的解惑。
- (三) 伊凡·伊里奇透過對死亡問題的思索，是透過「愛」來找回了自我，也找到了自我與世界的正確聯繫方式，並在最終在愛中實現了靈魂的昇華。
- (四) 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不應從外來求。
- (五) 透過主角伊凡·伊里奇面對死亡的過程中，對於伊凡·伊里奇的過去生活的反思，及對「自我本真」意義的尋求，呈現了伊凡·伊里奇在面對死亡時的心路歷程。
- (六) 在不斷的探索中，伊凡·伊里奇看透了生死存在的真理，在伊凡·伊里奇告別生命的時候，領悟了人生的意義。
- (七) 探究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
- (八) 死亡對於人的真實存在（真實生活）有其根本性意義，人必須從這種死亡的覺悟去理解和展開自己的生活才能真正在其生活中維持自己的自在；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篇小說是一般人掩蓋「死亡」、忘卻「死亡」的一個典型案例。
- (九) 伊凡·伊里奇在和「死亡」面對面的對話過程中，其自我意識則逐步覺醒，開始了對生活的思索以及對生命意義的追問；伊凡·伊里奇在參透了「向死存在」的實存狀態的真理之後，終於從「沉淪」中解脫出來；伊凡·伊里奇領悟了人生的意義在於「對他人之愛的終極關懷」，並在其中保持了伊凡·伊里奇生命的尊嚴，伊凡·伊里奇也藉此獲得精神的重生。
- (十) 透過追蹤一個瀕死之人的心理歷程，來追問「生」，具有深刻的存在論意義。
- (十一) 透過生命意義的探尋與靈性治療，來找到人生的意義。

叁、《伊凡·伊里奇之死》對於生死意義的創見與啟發

為了更加深入了解並掌握托爾斯泰試圖藉由《伊凡·伊里奇之死》乙書表達生死意義的深層結構問題，以及當中的義理蘊含與可能的發展理路，下文以該書對生命意義的影響、生死觀中的創調、生死觀對生命意義詮釋之影響、生命意義與面對死亡，以及在書籍主角伊凡·伊里奇的身心靈狀態進行探討與分析。

一、《伊凡·伊里奇之死》對生命意義的影響

依據傅偉勳先生所創的「創造的詮釋學」中的「當調」層次，分析《伊凡·伊里奇之死》文本其更深層與根本生死觀義理，分述如下。

李志成在《海德格生存論的死亡探問》中認為我們是透過他的人死亡經驗來臨近死亡經驗。

我們最臨近「死亡」的經驗，不是自己的死亡經驗，而是他人的死亡經驗，透過他人之死，我們與「死亡」有了照面。托爾斯泰（Tolstoy）的名著《伊凡·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ich）一開頭便描述伊凡的法官同僚們聽到他死亡消息時的反應：「一聽說伊凡·伊里奇死了，每個人首先想到的是，這個人的死，對於各位委員或是他們的熟人職位的升遷會有什麼意義。……一個經常見面的熟人的死這一事實本身，總是使所有聽到這個消息的人產生一種慶幸感：死的是他，而不是我。」¹⁶⁸

也舉出《伊凡·伊里奇之死》世人沈淪的特性，因為這種具有引誘的作用，讓世俗的人們順著公眾所謂的普世價值，過著所謂「體面」的生活，而且在這種生活可以讓人得到安定作用。

托爾斯泰提及「伊凡·伊里奇過去的生活經歷是最普通、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這裡「最普通、最平常」的字眼和海德格用以描述常人所處的日常狀態所使用的「首先」（zunächst）和「通常」（zumeist）相似，托爾斯泰用下面這段文字，鮮活地把「沈淪」的日常面向帶了出來：「伊凡·伊里奇的樂趣是邀請一些上流社會有地位的太太和先生到家裡來聚餐，正如他家的客廳與所有其他人家的客廳雷同，他與這些客人一同消磨時間的辦法，也與其他人消磨時間的辦法是同樣的。」¹⁶⁹

王美玲認為《伊凡·伊里奇之死》文本中僕役格拉西姆（Gerassim）便是作家托爾斯泰的代言人；而許家進也認為托爾斯泰透過僕役格拉西姆來體現他的思想。

¹⁶⁸ 同註 36，頁 54。

¹⁶⁹ 同前註，頁 73。

小說《伊凡·伊列區之死》的僕役格拉西姆（Gerassim）便是作家托爾斯泰的代言人，體現文學、藝術在生活中應具備這種傳遞、結合人類情感的功能，也藉由主人翁瀕死過程之描述，探索生命的意義，呈現出托爾斯泰內心的危機，心靈的苦悶，以及對宗教信仰的轉變，試著找到自我完成的意義…¹⁷⁰

托爾斯泰藉由瀕死的法官伊凡·伊列區呼籲人們過「真實」的生活，也就是有選擇性的生活，給予自己與別人活在當下，活得自由自在的可能性及機會。因為一直是所謂的「外在形式和體面」，那無意義、「欺瞞」（托爾斯泰 18）的生活，無法給予伊凡·伊列區選擇的可能性與機會，只有在與僕人格拉西姆獨處時，他才真正享受到自由自在的談話；可以盡情表達他內心的需求（托爾斯泰 101），才感受到他出自內心的關懷，這才是生活的「真實性」。¹⁷¹

蓋拉西姆這一角色所體現的托爾斯泰思想 1·托爾斯泰思想積極的一面在這部小說中，托爾斯泰對當時俄國所謂的「上流社會」持一種強烈批判和揭露的態度。伊凡·伊裡奇與妻子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的婚姻並非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上。伊凡·伊裡奇結婚只是出於雙重考慮：娶這樣一位妻子是幸福的，而達官貴人又都贊成這門親事。這樣的婚姻註定了伊凡·伊裡奇婚後生活的不幸福。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搬到新地方後，不論遇到什麼麻煩，總要責怪丈夫。夫婦間不論談什麼事，尤其是談教育孩子的問題，總會聯想到以前的不和，引起新的爭吵。夫婦倆如今難得有恩愛的時刻，即使有，也是很短暫的。他們在愛情的小島上臨時停泊一下，不久又會掉進互相敵視的汪洋大海，彼此冷若冰霜。伊凡·伊裡奇死後，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關心的只是怎樣可以得到盡可能多的撫恤金；伊凡所謂的同僚和朋友在得知伊凡死後的第一反應不是難過和悲傷，而是自己會因伊凡死後留下的職位空缺得到怎樣的升遷機會。「伊凡·伊裡奇是在座幾位先生的同事，大家都喜歡他。……」一聽到伊凡·伊裡奇的死訊，辦公室裡在座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一死對他們本人和親友在職位調動和升遷上會有什麼影響。伊凡的同僚施瓦爾茨在參加伊凡的喪禮時還想著「伊凡·伊裡奇的喪事絕沒有理由破壞他們的例會，也就是不能妨礙他們今天晚上就拆開一副新牌，在僕人點亮的四支新蠟燭照耀下打牌。總之，這次喪事不能影響他們今晚快樂的聚會。」他的建議得到了彼得·伊凡內奇的回應。彼得·伊凡內奇在喪事禮拜開始以後，「他一眼也沒看死人，直到禮拜結束他的心情都沒有受到悲傷氣氛的影響，並且第一個走出靈堂。」當他趕到費多爾·瓦西裡耶維奇家的時候，「牌剛打完第一局，於是他順當地當了第五名賭客。」文中交代說，費多爾·瓦西裡耶維奇和彼得·伊凡內奇是伊凡·伊裡奇最知己的朋友。彼得·伊凡內奇跟伊凡·伊裡奇在法學院同過學，自認為受過伊凡·伊裡奇的恩惠。連伊凡·伊裡奇所謂最知己的朋友都是這樣的態

¹⁷⁰ 王美玲：〈「瀕死與死亡」——托爾斯泰的《伊凡·伊列區之死》，梅特林克的《闖入者》以及史尼慈勒的《瀕死》〉，《外國語文研究》2006年第3期，頁66。

¹⁷¹ 同前註，頁66。

度和行徑，我們可以看到，在所謂的「上流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多麼的虛偽和冷漠。在托爾斯泰對「上流社會」細緻入微的描寫中，我們看到官吏們不思進取，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他們只關心如何使自己的職位怎樣得到最快的升遷，只在乎如何能過上花天酒地的生活，如何消磨時光，卻從未把恪盡職守、兢兢業業做好本職工作放在心上。伊凡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已經接近死亡，但他身邊的「親戚朋友」卻一直在騙他，說他只是病了會很快好起來，而暗地裡卻希望他快點死。這種謊言已不具有善意的成分，只是在整個「上流社會」中形成的一種虛偽的風氣。因為沒有人真正設身處地地為他著想，真誠地去體諒他、安慰他，伊凡對這種欺騙感到非常地痛苦，以至到了難以忍受的程度。這種痛苦加快了伊凡的死亡。「他周圍的這種謊言和他自己所作的謊言，比什麼都厲害地毒害了他生命的最後日子。」而相反的，年輕農民蓋拉西姆只是伊凡臨時雇用的僕人，但卻能真誠、無私地去幫助、照顧他，竭盡全力地減輕他的痛苦。……他看到，誰也不可憐他，誰也不想瞭解他的真實情況。只有跟蓋拉希姆在一起他才覺得好過些。蓋拉希姆有時通宵扛著他的腿，不去睡覺，嘴裡還說：「您可不用操心，老爺，我回頭會睡個夠的。」有一次，伊凡·伊裡奇打發他走，他直截了當地說：「我們大家都要死的。我為什麼不能伺候您呢？」……他真希望有人疼他，吻他，對他哭，就像人家疼愛孩子那樣。他同蓋拉希姆的關係近似這種關係，因此跟蓋拉希姆在一起，他感到安慰。從這種對比的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所謂的「上流社會」充滿了虛偽、冷漠、欺騙與爾虞我詐，能夠體會到托爾斯泰對這個「上流社會」的極端厭惡。我們也可以感覺到托爾斯泰對蓋拉西姆這個角色表露無遺的喜愛。托爾斯泰已意識到暮氣沉沉的俄國上層地主貴族正在走向末日，必將很快被社會發展的潮流所淘汰。這是托爾斯泰思想中積極的一面。2. 托爾斯泰思想的局限性和消極的一面作為主人公伊凡·伊裡奇的一個陪襯角色，蓋拉西姆直到文章的結尾部分，也就是伊凡·伊裡奇生命垂危，虛弱到必須需要人照顧的情況下，才作為照顧伊凡·伊裡奇生活起居的僕人角色真正出場。托爾斯泰對這個人物的描寫不多，但我們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出托爾斯泰對這個人物的偏愛和美化。蓋拉希姆是個年輕的莊稼漢，衣著整潔，容光煥發，因為長期吃城裡伙食長得格外強壯。他性格開朗，總是樂呵呵的……蓋拉希姆……露出年輕強壯的胳膊，帶著清新的冬天空氣走進來。他目光避開伊凡·伊裡奇，竭力抑制著從煥發的容光中表現出來的生的歡樂，免得病人見了不高興，走到便盆旁。「蓋拉希姆！」伊凡·伊裡奇有氣無力地叫道。蓋拉希姆打了個哆嗦，顯然害怕自己什麼地方做得不對，慌忙把他那張剛開始長鬍子的淳樸善良而又青春洋溢的臉轉過來對著病人。「老爺，您有什麼吩咐？」「我想，你做這事一定很不好受。你要原諒我。我是沒有辦法。」「哦，老爺，好說。」蓋拉希姆閃亮眼睛，露出一排潔白健康的牙齒。「那算得了什麼？您有病嘛，老爺。」蓋拉西姆的出現給整篇充滿灰色色調的背景帶來了幾絲亮色。他的出現，的確讓讀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在蓋拉西姆的身上，體現了農民階級勤勞、質樸、善良的品質。從托爾斯泰這種現實主義的描寫手法中，我們可以推斷出，在蓋拉西姆的身上，托爾斯泰寄託了一種希望，是托爾斯

泰認為的未來國家和民族的出路和希望。在托爾斯泰的眼裡，只有蓋拉西姆的生活方式與道德品質，才是生命存在的真正意義。托爾斯泰認為像蓋拉西姆這樣純樸、勤勞、極富同情心與愛心的下層勞動人民才是俄國未來的希望，才是俄國未來社會的新主人。這無疑體現了托爾斯泰思想的局限性。這點，我們可以從有關托爾斯泰的傳記中得到印證。蓋拉西姆是個充滿青春活力的年輕農民，但托爾斯泰用的「simple」（淳樸）使他顯得單純和幼稚，客觀地暴露出農民階級缺乏知識，目光短淺的缺陷。在我們對蓋拉西姆這個形象產生喜愛的時候，一句俗語可能會浮現在讀者的腦海中，「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把改革舊社會、建立新社會的重任寄託在那些沒有文化知識和革命思想、沒有階級意識，只有自發的愛心，只知逆來順受、一切聽天由命的下層農民身上，恐怕是沒有希望的。後來俄國的歷史也證明這一點。只有具有革命的先進性、徹底性的工人階級才能領導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農民階級可以是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卻無法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但托爾斯泰沒有看清這一點。他看出在兩極分化中孕育著革命，但是他卻只承認俄國有農民問題，而否定工人運動，從而否定馬克思主義。所以最後托爾斯泰無路可走，他進入死胡同而無法走出來。另外，伊凡與蓋拉西姆屬於不同甚至對立的階級，他們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合的。但蓋拉西姆對處在自己對立面的奄奄一息的主子卻盡著自己作為奴僕的一切責任和義務。他任勞任怨地照顧伊凡，努力減輕伊凡的痛苦。這實際上顯示著托爾斯泰的那套宣揚基督教的「博愛」、不以暴力抗惡、甚至愛仇敵、為仇敵服務的「托爾斯泰主義」。¹⁷²

如上的引文藉由對比的描寫中，道出了當時「上流社會」的虛偽、冷漠、欺騙與爾虞我詐，相對於僕役格拉西姆但卻能真誠、無私地去幫助、照顧伊凡·伊里奇，竭盡全力地減輕伊凡·伊里奇的痛苦；就好像當時的勞動階級照顧著當時的俄國的國家民族，竭盡全力地減輕俄國國家民族的痛苦；托爾斯泰認為像僕役格拉西姆這樣純樸、勤勞、極富同情心與愛心的下層勞動人民，才是俄國國家和民族未來的希望，才會是俄國國家和民族未來社會的新主人。

另外，依據江俊士的研究中，將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博士所提出的從「否認」、「憤怒不平」、「討價還價」、「憂鬱消沉」、「接受現實」等五個死亡的精神與心理狀態階段，和《伊凡·伊里奇之死》文本中主角的精神狀態做對比，江俊士認為伊凡·伊里奇面對死亡時的確經過（1）否認（2）憤怒不平（3）討價還價（4）憂鬱消沉（5）接受現實等五個階段；但是，傅偉勳先生對五階段中的第三個階段的「討價還價」有著不同的看法，傅偉勳先生認為伊凡·伊里奇無論如何是無法與上帝「討價還價」的；而研究者則認為伊凡·伊里奇在面對死亡時，並非如五階段論這麼單純地進行下去，文本中伊凡·伊里奇面對死亡時，前面四個階段的「否認」「憤怒不平」「討價還價」「憂鬱消沉」狀態是不斷交錯地、不按順序地出現與進行著，非一個階段進行完後，再換下一個階段地進行著。

¹⁷² 同註 69，頁 139、141。

對於死亡的懼怕，是由於對死亡的無知 1969 年，美國精神醫學專家，也是死亡學研究的開拓者的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博士 (Elisabeth Kübler-Ross) 提出末期病患的精神狀態大體上經過五個階段：(1) 否認，(2) 憤怒不平，(3) 討價還價，(4) 憂鬱消沉，(5) 接受現實。托爾斯泰寫作的時間早在 1866 年，但卻把這種心理反應栩栩如生的描寫了出來。伊凡·伊里奇初次看醫師，醫師自己也不甚把握，病痛沒有減輕，但伊凡·伊里奇努力使自己相信，他已經好些了(否認階段)。當他有天突然體認到，這次的疾病不是生病或復原的問題，而是生與死的問題，他的情緒開始轉為憤怒。他生活沒有什麼不對，為什麼用這種痛苦來折磨他(憤怒階段)。他開始埋怨上帝棄置他於不顧，但好像可以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開始與他內心對話，也許他生活上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但他希望能像以前一樣活下去(討價還價階段)。又過了兩星期，伊凡·伊里奇已經躺在沙發上起不來了，回想起三個月前是什麼樣子，現在又是什麼樣子，他正在走下坡路，所有的希望都破滅了(憂鬱階段)。死前，他反省了過往的生活，讓他已經沒有恐懼與痛苦(接受階段)。¹⁷³

伊凡感受孤離無依以及他人與上帝的「殘酷」之餘，暗自哭泣，心中問了不在現場的上帝說：「你為何如此對付我？你為何把我帶到人間？你為何如此折磨我？」他並沒有期待任何回答，但是，正因為沒有回答，也不可能有回答，就只有暗自哭泣了。伊凡這裡的精神境況，與庫布勒·羅斯所述第三階段的「討價還價」完全相反。無論如何，想與上帝「討價還價」，或向上帝抱怨訴苦，都不是實際的辦法。¹⁷⁴

傅偉勳先生在《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第六版)》中也提到托爾斯泰小說名著《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啟蒙意義，包括了：

1. 《伊凡·伊里奇之死》它是「死亡文學」、「死亡學」、臨終精神醫學研究，以及「死亡教育」經常使用的不可或缺的閱讀資料。

《伊凡·伊里奇之死》出版之後不久，著名作家斯塔索夫(V. Stasov)函告托爾斯泰說，他從未讀過如此精采的傑作，「人間還未產生過這樣偉大的創作。與你七十頁左右的這篇相比，其他一切作品就未免顯得無足輕重了。」作曲家柴可夫斯基(P. L. Tchaikovsky)也在日記寫道：「我剛讀完《伊凡·伊里奇之死》，因而更加確信，托爾斯泰是地球上最偉大的作家。」由是可見，《伊凡·伊里奇之死》的文學成就，尤其在「死亡文學」這一項目，無疑是首屈一指的最高成就。一九八〇年

¹⁷³ 同註 65，頁 240。

¹⁷⁴ 傅偉勳著：《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第六版)(台北：正中，2010年)，頁 99-100

威爾(Robert Weir)教授所編成的《文學中的死亡》(Death in literature)，就在結論部分專收此篇，可見它的現代意義與文學價值。它的現代意義是在，它是「死亡學」與臨終精神醫學研究以及「死亡教育」，經常使用的不可或缺的閱讀資料。

175

2. 《伊凡·伊里奇之死》它對海德格的「死亡」討論極有影響。

但是一百多年前，托爾斯泰居然能以《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小說體裁，步步挖深式在面臨死亡(極限境況)之時顯現出來的實存意識(不論是真實本然性的或非本然性的)，實在不能不令人嘆服他那生來獨特的生死體驗，犀利無比的心理描寫與實存分析(existential analysis)，以及符應二十世紀實存主義思潮的(新)時代預感。譬如海德格在劃時代的哲學名著《存在與時間》所做關涉生死問題的人存在分析，多半可在半個世紀以前問世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找到實存文學的線索或例證。事實上，海德格在書中附註提到了此篇的重要性，可見它對海德格的「死亡」討論極有影響。¹⁷⁶

故事的開頭描敘，伊凡的幾位同事接到伊凡死訊之時的心理反應。他們每一位立即想到的是，伊凡死後的人事調動問題：誰接伊凡的職位？自己是否有調升的希望？另一心理反應是：「還好是他死了，而不是我。」托爾斯泰這一段的心理描寫，已預取了後來海德格對於直存的本然性(真實性)與非本然性(非真實性)之間的分辨。依據海德格的存分析，其他物事(如草木鳥獸)只不過「存在」(is)著，僅有人的存在才真正「實存」(exist)著：人的存在本質上即不外是單獨(孤單獨特)的實存，每一單獨的實存不得不在各別的人生旅途，做他(她)種種生命的(尤其是道德的或宗教的)抉擇，這種萬物之靈特有的單獨實存性格，在我們自己面臨死亡而不得不取一種(本然的或非本然的)生命態度之時，格外明顯。只因人一生下來即是「向死存在」，如何應付或解決生死問題，本來就是單獨實存的己分內事，絕非其他可存所能代為負荷。實存地說，生命的每一時刻即是往向死亡的時刻。然而，多半的人總是無謂地懼怕死亡，逃避死亡，盡在日常世俗的時間流逝過程當中，埋沒自己本然(本來如此、本應如是)的「向死存在」，暫時忘卻死亡的威脅，這就表現了一種實存的非本然或非真實性。上述伊凡的那些同事們聽到伊凡死亡之時的心理反應，便是海德格所云實存的非本然性之例證。¹⁷⁷

3. 《伊凡·伊里奇之死》它開始在生死觀中尋索涉及宗教、道德等高度精神性的生命意義。

¹⁷⁵ 同前註，頁 93。

¹⁷⁶ 同前註，頁 94。

¹⁷⁷ 同前註，頁 95-96。

伊凡的生平好友彼得特別跑了一趟，探訪伊凡之妻，聽她描教伊凡死前那幾天的痛苦與掙扎，大大引起他的恐懼心理，內心自謂：「三天可怕的疾苦，然後死掉！這也可能突然在我身上發生吧。不，這不應該也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的。」托爾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所使用的寫作技巧，是一種白描手法，毫不加上任何價值判斷。讀者從他這裡對於彼得心理反應的白描，卻不難體會到，托氏對於(包括以往的他自己在內的)一大半人，如此盡量逃避自己死亡問題的習慣性，亦即非真實本然性的「否認」態度，是有批評的。托氏本人在撰寫《伊凡·伊里奇之死》之前，就是因為嚴肅地面對單獨實存的生死問題，進行過一番徹底的自我反思，這才使他改變了整個人生態度，開始尋索涉及宗教、道德等高度精神性的生命意義的。托氏所指摘的(彼得為例的)平常人習慣性的死亡「否認」態度，在哲學與宗教學上，恐怕要比庫布勒·羅斯所執絕症患者第一階段的「否認」反應，更為深刻，更有死亡學的啟蒙意義。¹⁷⁸

4. 《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的(往日)生活最是單純，且最為平凡，故是最恐怖可怕的。」名言，似乎蘊含著兩層意思：一是：吾人無法參透最單純且平凡的日常生活，所涵蓋著的是最恐怖也最可怕的向死存在事實；另一是吾人不必等到自己臨終或罹患絕症之時，才去體會我們的生活正是向著死亡走去。

《伊凡·伊里奇之死》共分十二節，托爾斯泰在第二與第三兩節，描款伊凡患上絕症之前的愉快生涯，開頭一句今天常被文藝批評家與死亡學專家引為名言：「伊凡·伊里奇的(往日)生活最是單純，且最為平凡，故是最恐怖可怕的。」我們如何去理會這句頗富吊詭的話語呢？托爾斯泰用他乾淨寫實的拿手描法，敘述伊凡患病前的安定生活：像他父親那樣，伊凡順利升為高等法官，一切如意，他的社會地位令人羨慕；雖無真正的夫妻恩愛維繫長久的結婚生活，但有子女與大房子，過的是無憂無慮而頗有規律的日常生活；稍感無聊，則以跳舞、打牌之類消磨時光。總之，「他們就這樣生活，一切安好而無變化，人生愉快地流逝過去。」如此「最是單純又最為平凡」的日常生活，豈不就是我們大家所能心滿意足的人間生活？然而，等到他患上不治之症，伊凡開始瞭解到，所謂「最單純最平凡」為什麼又是「最恐怖可怕」的了。由於不幸罹患絕症，伊凡反而有了機會，能在「單純平凡」的日常世俗(非本然性)，發現「最恐怖可怕」的「向死存在」了。「然而，(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所分析的)「向死存在」真的是「最恐怖可怕」的嗎？「最恐怖可怕」的，難道不是「向死存在」的實存本然性(或即生死真實性)，在所謂「最單純平凡」的世俗世間的日常性裡隱沒不顯的嗎？托爾斯泰的那句名言，似乎蘊含著兩層意思。在下層，一大半人從來不顧自己的生死問題，以(掩沒單獨實存的)世俗標準，去衡量人生的高低好壞，從早到晚只是醉生夢死，對於自己的生死無有終極關懷，因此無法深透「最單純平凡」的日常生活本身，所涵蓋著的「最恐

¹⁷⁸ 同前註，頁 96。

怖可怕」的「向死存在」事面(亦是真實)。我們生存或生活的每一時刻，也同時即是「向死存在」的時刻，「最單純平凡」的時機也同時就是「最恐怖可怕」的時機，只是一大半人無此真實本然的體會悟覺罷了。在上層，我們不必等到自己罹患絕症之時，才去體會我們的生活「最是單純，且最為平凡，故是最可怕的」。我們如在平常日子，就已能夠肯認「向死存在」的真實本然性意義，而在「最單純平凡」的日常生活裡，自動依據單獨實存的終極關懷，找到一種高度精神性或宗教性的歸宿或本根，藉以重新建立自己的人生信念與生死態度，則「最單純平凡」與「最恐怖可怕」的價值分辨，也就可以一筆勾消了。托爾斯泰本人所找到的歸宿，是原本的耶教信仰，不過他當可同意，在真實本然的上層，他那句名言可以改成中國的雲門文偃禪師那一句「日日是好日」，或馬祖道一禪師的名句「平常心是道」，無所謂「單純平凡」，亦無所謂「恐怖可怕」。¹⁷⁹

5. 《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中，故事主角伊凡·伊里奇一方面想去否認他不久即將死去；另一方面卻又想到死亡而感到恐懼、消沉，甚至絕望。臨終者必須面臨死亡所可能產生出來的恐懼，不安、消沉、孤獨、憤怒、嫉妒及絕望等極其複雜的負向心理狀態，因此在向死亡存在著的我們自己未來在面臨死亡之際，能夠及早探索死亡的真相與意義。然而吾人沒必要等到快臨終才去探索，應該在吾人生活在最單純且平凡的日常中，就開始去探索與深思生死問題，並以靈性或宗教層面先去理解和體悟還未來臨的死亡並預作準備。

伊凡生病之後去看醫生，想知道自己的病情嚴不嚴重，但得不到明確的回答。他照醫生的指示吃藥調養，但病況並未好轉。伊凡安慰自己說，「也許我的病並不那麼嚴重。」他又見了幾個醫生，都不得要領，自己卻開始懷疑，開始恐懼起來。同時，隨著病痛的逐漸加重，伊凡發現到周遭的變化。他周遭的人們，尤其妻子女兒，本就不願意去瞭解他的身心情況，認為一切如常，這使他格外感到痛苦可怕，使他覺得孤離無依，有如陷於深淵之中。伊凡想到自己可能患有絕症，難免一死，就開始對於家人的不太關心表示憤怒，內心臭罵：「他們覺得無關痛癢，但他們還不是一樣也會死去！他們都是笨蛋，只是我早走，他們遲走而已，他們卻覺得無關痛癢。而他們此刻卻在唱歌取樂。真是畜生！」伊凡一方面想「否認」他不久會死去，另一方面卻又想到死亡而恐懼、消沉，甚至絕望。他開始自問：「這不是腎臟之類如何的那麼簡單，而是關涉生死的問題。是的，生命就在那裡，但此刻又正要離去，而我不能保住它。我何必欺騙自己下去？除了我自己，別人不是都明知我在靠近死亡，只是幾天幾週的問題而已嗎？光明曾在那裡，現在又變成一片黑暗。我曾在這裡，但我正在離去。去哪裡？我不再存在時，到底還有什麼將是一無所有。那麼我已不在這裡時，我會在哪裡？這就是死亡嗎？我絕不願意！但又有何用？有何差別？死亡。是啊，死亡。但他們沒有一個(想)知道死亡是什麼，也對我毫無憐憫。」伊凡的這一段自問自語，一方面顯示了絕症患者面臨死亡所表

¹⁷⁹ 同前註，頁 96-98。

現出來的恐懼，不安、憤怒、嫉妒、孤離感、消沉、絕望等極其複雜的負面心理狀態，另一方面也同時揭示，做為「向死存在」的我們自己面臨死亡之際，總會探索死亡的真相與意義。然而我們何必等到最後關頭才去探索？為何不在「最單純平凡」的日常時刻就去探索，而以高度精神性或宗教性早先超克還未來臨的死亡呢？¹⁸⁰

6. 《伊凡·伊里奇之死》中，面對死亡時的希望與絕望兩種正負情緒的交替出現，在庫布勒·羅斯的五階段模型尚未被注重；由此可見，庫布勒·羅斯五階段模型對分析死亡前的心理狀態仍嫌不足，托爾斯泰憑藉著他那無比的想像力與創作力，描敘臨終患者錯綜複雜的生理與心理狀態，可以達到如此地逼真。傅偉勳先生感到，托爾斯泰的文學創作蘊含著一種弦外之音，那就要吾人透過書中主角伊凡·伊里奇倉促且被迫地接受死亡的例子，能夠在平時日常生活中就多多地探討生死相關的議題，多多地探索宗教性或靈性層次；「深層地面對生與死」的這樣的想法和作法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托爾斯泰描敘伊凡生病第一次去見醫生以來的精神狀態說，伊凡一直在兩種相反而交替著的情緒之間掙扎，有時是絕望以及對於全不可知而又可怕的死亡來臨的預感預期，有時是希望以及對於自己內臟機能作用的專心觀察。絕望與希望兩種正負情緒的交替消長，在庫布勒·羅斯的五階段模型未被注重。由此可見，五階段模型仍嫌太過簡單平板，遠遠不及托爾斯泰憑著他那無比的想像力，描敘絕症患者錯綜複雜的精神狀態，那麼如實逼真。可憐的絕症患者伊凡，在生命盡頭經過多次愛與恨、希望與絕望交織而成的內心掙扎，在瀕死的時刻忽然解悟，死並不是特定物事(如老虎)，也不是「一無所有」。他忽然發現，往昔對死的無謂「恐懼」無形中消失不見了。在最後的片刻，伊凡終於醒悟，人的「向死存在」原本如是：這實存的終極覺醒使他看到光明，取代了死亡。同時，他終於能夠克服恐懼、不安、憤怒、痛苦、孤離感、絕望等負面精神狀態，懂得寬諒他人，也請上帝寬恕他。死前他頓時大喊：「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多麼愉悅啊！」在最後一秒鐘，他心中自言：「死是完了，不再有了！」於是做了個長呼吸，軀體往外伸直，就這麼死去。托爾斯泰的描敘，是如此簡潔，毫無說教，卻留下無窮的暗示，令人沉思回味。人人的生死命運，豈非本然如是？伊凡的掙扎與解脫，豈非象徵著人人之所同然？然而，當伊凡的同事們聽到他的死耗，各人當時的心理反應是，「還好是他死，而不是我自己」。這種暫時的(非本然性的)自我「安慰」，我們可在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看到精隔的實存分析，他在書中一個小註特別提及《伊凡·伊里奇之死》，可見托爾斯泰的名作對於他的實存哲學，有過相當深刻的影響。我上面說過，「托爾斯泰的描敘，是如此簡潔，毫無說教，卻留下無窮的暗示，令人沉思回味！」最值得令我們沉思回味的是，伊凡在最後關頭「接受」死亡的方式。托氏對於伊凡的「接受」方式只做了逼真的白描，卻未加上任何評語。我卻覺得，

¹⁸⁰ 同前註，頁 98-99。

托氏雖表面上似描敘著，伊凡看到了「光明」，欣然地「接受」了死亡，克服了對於死亡的不安或恐懼，但伊凡的「接受」是如此迅速而倉促，難免令人感到太過牽強而不自然。托氏在這裡似又暗藏著，他自己很想說而未說的話。他所以未說，很可能是由於做為第一流的寫實主義小說家，他不願意附加說教，減殺《伊凡·伊里奇之死》的文學價值；也可能是他故意不說，讓讀者自己去認真探討，有關死亡「接受」方式的根本課題，我就是細讀此一作品最後一節之後，才開始考慮到庫布勒·羅斯的五階段模型所未考察的，有關「接受」的種種方式這個問題的。依我看法，伊凡的「接受」方式應該屬於我所提示過的第二類，即「莫名其妙，無可奈何的被動接受」。理由很簡單，托氏只描敘伊凡看到了「光明」，但此「光明」絕不可能是一種具有宗教性或高度精神性的「光明」，因為伊凡患病之前所述的是「最單純平凡」的生活，也同時是未經真實本然的反思的「最恐怖可怕」的生活之故。平常時候毫無終極關懷的興致，怎麼可能在瀕死之前兩三小時內，忽然發現「光明」，取代「死亡」呢？而在故事的開頭，伊凡的妻子曾對彼得說，伊凡在死前最後幾天受苦到很難熬的地步，好幾小時不停地大喊大叫，連她在旁邊都難以忍受，何況是伊凡本人。然則伊凡哪來的一股(精神的)力量，在最後關頭忽然「解脫」，自然而然甚至欣悅地「接受」死亡呢？如無平素的精神磨鍊，怎能產生此一力量？我隱隱感到，托爾斯泰的平鋪直敘蘊含著一種言外之意，要我們通過伊凡倉促牽強地「接受」死亡的教訓，體會到平時多所探討生死問題，多所探索宗教性或高度精神性的必要性與迫切性。¹⁸¹

綜上，研究者非常贊同傅偉勳先生提出的托爾斯泰的文學創作要吾人透過書中主角伊凡·伊里奇倉促且被迫地接受死亡的例子，能夠在平時日常生活中就多多地探討生死相關的議題，多多地探索宗教性或靈性層次；這種觀念和想法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這也是南華大學生死系所創立的目標與宗旨之一，讓吾人有機會透過教育的方式，探討生死問題、宗教性或高度精神性哲學，增加吾人對死亡教育的認識、面對死亡的準備、及涵養生死教育的素養。

因此，依據傅偉勳先生所創的「創造的詮釋學」中的「當謂」層次，分析《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其更深層與根本生死觀義理，研究者認為托爾斯泰所著《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其更深層與根本生死觀義理包括了：

- (一) 我們是透過他的人死亡經驗來臨近、觀想和體驗死亡經驗。
- (二) 世人沈淪的這種特性具有引誘的作用，讓世俗的人們會順著公眾所謂的普世價值，過著所謂「體面」的生活，而且在這種所謂「體面」的生活可以讓世俗的人得到安定作用。
- (三) 托爾斯泰除了透過伊凡·伊里奇描述死亡，亦透過僕役格拉西姆來體現他的思想。
- (四) 伊凡·伊里奇面對死亡時經過 (1) 否認 (2) 憤怒不平 (3) 討價還價 (4)

¹⁸¹ 同前註，頁 100-102。

憂鬱消沉(5)接受現實等五個階段；不過伊凡·伊里奇面對死亡時，前面四個階段的「否認」「憤怒不平」「討價還價」「憂鬱消沉」狀態是不斷交錯地、不按順序地出現與進行著，非一個階段進行完後，再換下一個階段地進行著；另外，伊凡·伊里奇無論如何是無法與上帝「討價還價」的。

(五)《伊凡·伊里奇之死》對海德格的「死亡」討論極具有影響。

(六)《伊凡·伊里奇之死》在生死觀中探尋涉及宗教、道德等高度精神性的生命意義。

(七)在「向死存在」的我們，自己未來在面臨死亡之際，能夠及早探索死亡的真相與意義。

二、《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生死觀的創調

依據傅偉勳先生所創的「創造的詮釋學」中的「創調」層次，研究者認為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的生死觀，分別以「伊凡·伊里奇為什麼要活？」「伊凡·伊里奇如何活？」「伊凡·伊里奇為什麼要死？」「伊凡·伊里奇如何死？」等四個向度來論述與探討。

(一)「伊凡·伊里奇為什麼要活？」

伊凡·伊里奇年少時努力求學為求好成績而活，後來為工作、為愛情、為子女、為打牌、為升遷而活，再來得知得了絕症後（生病）後為對抗病痛/絕症、想回到原來的健康而活。

(二)「伊凡·伊里奇如何活？」

伊凡·伊里奇接受「人人」（das Man， the they）在「差距性（distantiality）」、「屈從性（subjection）」、「平均性（averageness）」的三個性格所支配，伊凡·伊里奇求學時維持好成績，工作時盡力有好表現，社交有手腕，家庭生活有其生活及與家人相處的原則，有病時則求醫治療，和家人的相處常與工作相互變換角色來求得心靈上的平和及滿足，過著非本真存在的生活。

(三)「伊凡·伊里奇為什麼要死？」

伊凡·伊里奇在有一次爬上梯子，想示範給工匠看該如何懸掛窗簾時不小心摔了下來，還好他強壯有力、手腳靈活因此沒有摔倒，只是腰部在梯子邊上撞了一下。後來就演發變成好像是很嚴重的絕症，在醫療過程並無法精準地找出病因和病源，雖然有醫治療程，但是效果好像無法彰顯，一直到伊凡·伊里奇也驚覺死期已不遠，雖然他不想死，但無法阻擋死亡的到來；伊凡·伊里奇得了絕症，雖然他不想死，但他還是要死。

(四)「伊凡·伊里奇如何死？」

伊凡·伊里奇在瀕臨死亡時，被迫接受死亡的到來，他的心理從憤怒，到疼惜親人為他受苦，並在痛苦、昏迷中死去。以歐文亞隆（Irving D. Yalom）的終極關懷或稱「存在的既定事實」：死亡、孤獨、生命意義和自由¹⁸²來看《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伊凡·伊里奇生病後開始覺察死亡的恐懼（死亡），伊凡·伊里奇沒法克服死亡的恐懼，因為他沒法正視死亡，因此無法在當下去追求充實的意義（生命意義），只能（孤獨）在病情的惡化下慢慢接受即將死亡的事實，伊凡·伊里奇最後有體悟到取代死亡的是一片光明。剎那間伊凡·伊里奇感到多麼快樂啊！對於伊凡·伊里奇來說，這一切都是瞬間所頓悟的，而這瞬間所頓悟的意義他感到自由了。

「可是死呢？它在哪兒？」他尋找他過去對於死的習慣性的恐懼，可是沒有找到。死是怎樣的？它在哪兒？任何恐懼都沒有，因為死也沒有。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原來是這麼回事！」他突然說出聲來。「多麼快樂啊！」對於他，這一切都是在一瞬間發生的，而這瞬間的意義已經不會再改變了。¹⁸³

死亡是人們最原始的恐懼，必須要找到絕對永恆（生命永恆性）的東西，才能解決生死觀的問題；例如：儒學絕對永恆（生命永恆性）的東西就是「天理（絕對的良知）」---良知了生死---致良知；而宗教是讓人們瞭解死後的世界（各個宗教的生死觀不同，死的世界也大異奇趣），去處理死亡恐懼；例如：佛教就是「因果、輪迴」。以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理論觀點來看《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的生死觀：海德格的「存有」是 Being，Being 是 to be 的名詞¹⁸⁴；世人都說我們是「活著」，但是海德格認為我們其實是在「死著」；而且我們都活在現實社會的價值觀（人人）所制約著，伊凡·伊里奇也是一樣，但是當伊凡·伊里奇面對死亡時，才發現社會（人人）的價值觀好像並不是如此的重要，「存有」及「本真存在」著才是重要的。

¹⁸² 同註 12，頁 37。

¹⁸³ 同註 2，頁 137。

¹⁸⁴ 同註 10，頁 3。

三、《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對生命意義詮釋之影響

《伊凡·伊里奇之死》中從主角伊凡·伊里奇的事業、家庭、與社交對生命意義的詮釋有以下的發現：

- (一)對工作方面：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闡述了工作是一個人社會上獲得經濟能力與社會地位的重要根據與來源，因此，在現在社會中的教育，大多皆以協助個人獲得較高社會階級、較高薪資與較高工作滿足度為教育培育的目標與方向；伊凡·伊里奇透過了在法律學校的學習和自己在法院上的努力，逐步獲得他在社會階級、薪資及很高的工作滿意度；但是從《伊凡·伊里奇之死》中也得到另一個啟示與事實，當同事聽聞另一位同事過世的消息，可能先想到的是因為同事的死所開出的職缺／職位，對大家的升遷可能會有什麼的機會；工作並非為某人為設立，也不會為某人永久保留，對生命意義的詮釋工作方面，工作可以給人帶來成就感和經濟基礎，但工作機會並非永久屬於某人或是某人死後可以決定讓出給誰的。

(頁 26)他患病已經數周了。據說他患的是不治之症。他的職位仍舊為他保留著，但據推測，如果他死了，上頭很可能委派阿列克塞耶夫來遞補他的職位，而阿列克塞耶夫留下來的空缺則由溫尼科夫或施塔別爾來遞補。因此，聚集在辦公室裡的諸位，一聽說伊凡·伊里奇死了，每個人首先想到的是，這個人的死，對於各位委員或是他們的熟人職位的升遷會有什麼意義。¹⁸⁵

(頁 42)伊凡·伊里奇過去的生活經歷是最普通、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伊凡·伊里奇去世時才四十五歲，生前是高等法院審判委員。他是一個官吏的兒子，他的父親在彼得堡的各部各局都得到過晉升，最後終於達到了這樣一種地位；這種人雖然不適合擔任任何重要的職務，但由於他們資格老，官銜高，不可能強令他們退休，因此就讓他們擔任一些閒職，因而他們也就領取數千盧食的乾薪，由六千到一萬不等，並且一直領取這筆乾薪，直到老朽不堪之時。¹⁸⁶

(頁 44)在法律學校的時候，他幹過一些他曾認為是十分卑鄙的行為，而且在幹的時候就對自己感到厭惡；但是，後來他看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有這樣的行為，而且他們並不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壞的，於是他不僅轉而把這樣的行為看成是好的，而且把自己幹過的那些行為忘得一乾二淨，即使想起它們，也絲毫不感到痛心。

¹⁸⁷

(頁 46)他也曾巴結過上司，甚至巴結過上司的太太，但這一切他都做得名正言順，

¹⁸⁵ 同註 2，頁 26。

¹⁸⁶ 同前註，頁 42。

¹⁸⁷ 同前註，頁 44。

不可能招來非議…更主要的是，都發生在最上層的社會圈子裡，因而也就得到了身居高位的人的贊許。¹⁸⁸

(頁 55)不過更主要的是，伊凡·伊里奇有公務。他的生活的全部興趣都集中在公務之中。這種興趣把他整個吞沒了。意識到自己的權力，自己有可能毀掉想毀掉的任何人，走進法庭和接見下屬時的威風，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威風，以及他應付上司和下屬的成功，更主要的是，他感到他具有辦案的才能，所有這一切都使他十分得意，再加上與同僚們的閒談、宴會和打牌，使他覺得生活非常充實。¹⁸⁹

(頁 63)於是他們開始了在新居裡的生活，一切都慢慢地習慣了，但正如人們搬進新居後常有的情況那樣，總覺得缺少一個房間；他們的收入增加了，但也總覺得還不太夠，缺得並不多——不過五百盧布而已。¹⁹⁰

(頁 64)伊凡·伊里奇的生活還是按照他的信條，按照他所認為的生活應有的樣子度過的：輕鬆，愉快，而且體面。¹⁹¹

(頁 67)公務的樂趣是滿足自尊心的樂趣，社交活動的樂趣是滿足虛榮心的樂趣；而伊凡·伊里奇真正的樂趣是打牌的樂趣。¹⁹²

(二).對家庭方面：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闡述了夫妻生活雖然提供了人們生活上的某些舒適和方便，但在夫妻生活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認為本質上却是一件非常複雜和痛苦的事，因而，為了主角為了履行自己的在家庭生活的責任，而且要維持社會所認同的、體面的、贊許的生活模式，對夫妻生活就主角就把家庭生活就像對待公務一樣，定出某種工作職場的原則來；如果可以在家庭生活中找到輕鬆與快樂，主角就會非常慶幸和滿意；但主角若遇到了來自家庭生活的抵抗和埋怨，他就立刻離開家庭生活寄情於自己的公務之中；對生命意義的詮釋家庭方面是生命必須面對的一部分，但有溫暖也有麻煩。

(頁 52-53)隨著妻子變得越來越容易發怒和苛求，伊凡·伊里奇也越來越把自己的生活重心轉移到了公務上。他比過去更加喜歡公務，功名心也變得更強了。很快，婚後還不到一年吧，伊凡·伊里奇就明白了，夫妻生活雖然提供了生活上的某些舒適和方便，但在本質上却是一件非常複雜和痛苦的事，因而，為了履行自己的職責，要過一種體面的、為社會所贊許的生活，就必須像對待公務一樣，定出某種原則來。於是，伊凡·伊里奇就為自己定出了對待夫妻生活的一套

¹⁸⁸ 同前註，頁 46。

¹⁸⁹ 同前註，頁 55。

¹⁹⁰ 同前註，頁 63。

¹⁹¹ 同前註，頁 64。

¹⁹² 同前註，頁 67。

原則。他向家庭生活所要求的，僅僅是它能給予他在家吃飯、有主婦照料和有床鋪睡覺的種種方便和舒適，更主要的是，為社會輿論所確認的外表的體面。而他在其他方面所尋求的只是輕鬆快樂，如果他找到了這種輕鬆快樂，就非常慶幸；如果他遇到了抵抗和埋怨，他就立刻鑽進與家庭生活相隔絕的自己的公務之中，並從中找到樂趣。¹⁹³

(三).對社交方面：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闡述了上流社會的社交是維繫在一些活動之上，以文本中的主角的社交是以和上司和上司的家人（對上）、工作所認識的同僚（平行）及主雇之間（對下）中進行；社交的手段則以打牌和餐敘為主；對生命意義的詮釋社交方面是獲取社會地位和工作機會的手段，也在其中獲得成就感與滿足感。

(頁 67)在應該結交怎樣的人這個問題，丈夫、妻子和女兒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們不約而同地把各種各樣不入流的朋友、親戚和衣冠不整的人拒之門外，因為這些不速之客常常從各處飛來，闖進他們那牆上掛著日本盤子的客廳。¹⁹⁴

(四).對信仰方面：

(頁 77)有一次，有位太太講到求神能夠治病。伊凡·伊里奇發現自己在注意傾聽，並且信以為真。這使他感到驚駭。「難道我的智力竟降低到這種程度了嗎？」¹⁹⁵

(五).對醫療體系的完備與對身體保健的重視方面：

(頁 27)「他到底得的什麼病？」「醫生也無法斷定。或者說，斷定了，但看法不一。...」¹⁹⁶

(頁 74-75)自從看過醫生以後，對伊凡·伊里奇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嚴格地執行有關保健、服藥和醫生的指示，密切地觀察自己內臟各器官的作用。人們的疾病以及人們的健康成了伊凡·伊里奇的主要興趣之所在。特別是談到與他類似的疾病的時候，他總是竭力掩飾自己的激動，留神傾聽，反覆詢問，並把有關的看法和自己的病相對照。¹⁹⁷

¹⁹³ 同前註，頁 52-53。

¹⁹⁴ 同前註，頁 67。

¹⁹⁵ 同前註，頁 77。

¹⁹⁶ 同前註，頁 27。

¹⁹⁷ 同前註，頁 74-75。

(六).對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有人陪伴)方面：

(頁 81)他就這樣孤苦伶仃生活在死亡的邊緣上，沒有一個人理解他，也沒有一個人可憐他。¹⁹⁸

可見，吾人有了「療體系的支持與對身體保健的重視」和「相對富足的經濟能力」，可以滿足馬斯洛需求理論¹⁹⁹中的「生理的需求」與「安全的需求」；經營「良好的家庭生活與婚姻關係」、「適當的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以及有著「適當的宗教信仰」，可以滿足馬斯洛需求理論中的「愛與歸屬的需求」；「獲得工作上的成就感」可以滿足馬斯洛需求理論中的「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然而「對於死亡的認識與體悟」可以算「超自我實現（Over Actualization）」。「超自我實現」是馬斯洛在晚期時，所提出的理論，這是當人們的心理狀態充分的滿足了自我實現的需求時，所出現短暫的「高峰體驗」；通常是人們在執行或是完成一件事情時，才能夠深刻體驗到的這種感覺，通常藝術家、或是音樂家較易感受。

綜上，《伊凡·伊里奇之死》中從主角伊凡·伊里奇一生的事業、家庭、信仰、對醫療體系的完備與對身體保健的重視、與對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等向度來詮釋生命意義，那真正生命的意義又為何呢？弗蘭克（Viktor E. Frankl）提出了「意義治療學」²⁰⁰可以供吾人參考之。

我懷疑一個醫師是否能用總括性的措辭來回答這個問題。因為生命的意義因人而異，因日而異，甚至因時而異。因此，我們不是問生命的一般意義為何，而是問在一個人存在的某一時刻中，其特殊的生命意義為何。用總括性的措辭來回答這問題，正如我們去問一位下棋聖手說：「大師，請告訴我在這世界上最好的一步棋如何下法？」根本沒有所謂最好的一步棋，甚至也沒有不錯的一步棋，而要看弈局中某一特殊局勢，以及對手的人格形態而定。人類的存在也是如此，一個人不能去尋找抽象的生命意義，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職(vocation)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體地去實現的。他的生命無法重複，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也只有他具特殊的機遇去完成其獨特的天賦使命。生命中的每一種情境向人提出挑戰，同時提出疑難要他去解決，因此生命意義的問題事實上應該顛倒過來。人不應該去問他的生命意義是什麼？他必須要認清，「他」才是被詢問的

¹⁹⁸ 同前註，頁 81。

¹⁹⁹ 吳玫瑩、楊雅文：《以馬斯洛需求層級理論探討國中生對臉書成癮之影響》，pp646-647、劉仲矩：《馬斯洛需求理論在網路書局使用者之驗證》，（行銷評論；8卷3期(2011/09/01)），p408、紀俊吉、蘇慧慈：《人本心理學之父—論馬斯洛其人其思》，（休閒運動期刊；5期(2006/05/01)），p109、劉仲矩、楊緯剛：《以馬斯洛需求層級理論探討智慧型手機使用者需求重要性之研究》，（Electronic Commerce Studies；13卷2期(2015/06/30)），p225、葉炳煙：《學習動機定義與相關理論之研究》，（屏東教大體育第16期），p291。

²⁰⁰ 弗蘭克（Viktor E. Frankl）著，趙可式、沈錦惠譯：《活出意義來》（台北：光啟文化，2008年）。

人。一言以蔽之，每一個人都被生命詢問，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問題；只有藉著「負責」來答覆生命。因此，意義治療學認為「能夠負責」(Responsibleness)是人類存在最重要的本質。²⁰¹

使得人生看起來沒有意義的事，除痛苦之外還有瀕死；除疾病之外，還有死亡。但是我願意強調，生命中唯一真正短暫無常的部分是它的潛心力，這些潛心力一旦成為事實，立刻就變成過去。然而，凡存在過的，會永恆地存在，因此它們就從短暫性中被解教及被保存起來。如此說來，我們存在的短暫性絕不會是沒有意義的，反而構成了我們的責任感。因為每樣事物的關鍵點就在於我們知道它是短暫的，所以人必須不斷地抉擇，哪些要做，哪些不要做，何種抉擇可成為一種不朽的生命痕跡？在任何時刻，人都要決定(不管是因而變得更好，或是更壞)什麼樣的事物，而成為他存在的里程碑。²⁰²

意義治療學牢記著人類存在的短暫性本質，它不僅不悲觀，反而非常積極。若用比喻來表明此一觀點，我們可以說：悲觀主義者就好像一個人，既悲且懼地發現他每天撕去一頁的日曆愈來愈薄。積極解決人生問題的人，則像似一個人撕下日曆的一頁後，在背面摘記一些日誌，然後按序歸檔。他能夠驕傲及喜悅地從那些摘記中回憶生活的豐盈，品嚐所有他已經充分活過的歲月。即使他注意到自己正逐漸老邁，那又有什麼要緊呢？難道他要去嫉妒所看見的年輕人？或者傷感地懷念自己失去的青春？他何必要去羨慕年輕人？就因為年輕人有許多『可能性』，並且有「將來」嗎？「不！」他會想：「對我來說，這已經不是『可能性』，而是『事實』了。我不只擁有已經做過的工作，還有愛過的人，受過的痛苦。這些都使我引以為傲，因此我才不會去羨慕年輕人呢！」²⁰³

弗蘭克認為生命的意義因人而異、因日而異、甚至因時而異，正如下棋時要下那一子，端看弈局中的局勢、對手而定，人類的存在也是如棋局一般；吾人不能去尋找抽象的「生命意義」，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職(vocation)或使命」，而這個「特殊天職或使命」是需要自己去具體地實現的；每個人的生命無法重複，也不可被取代，因此每一個人的生命意義都是獨特的，也只有他才具有特殊的機遇去完成他自己的「特殊天職或使命」。人生的「痛苦」、「疾病」、「瀕死」和「死亡」會讓人生看起來沒有意義，也正因人生的「痛苦」、「疾病」、「瀕死」和「死亡」才可以激發吾人本真存在的察覺和認知。

四、《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生死觀中的生命意義與面對死亡

《伊凡·伊里奇之死》中從主角伊凡·伊里奇的生命意義與面對死亡有以下的發

²⁰¹ 同前註，頁 133-134。

²⁰² 同前註，頁 146-147

²⁰³ 同前註，頁 147。

現：

(一).生命意義：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伊凡·伊里奇他的生命意義是以優良的成績修習完了法律學校的全部學業，也努力成為辦事幹練、和藹大度、善於交際，努力追求社會地位。伊凡·伊里奇原本並沒有要結婚的明確意圖，但他之所以結婚，是出於讓自己感到快樂和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認為與普拉斯科維婭·費多洛芙娜結婚是對的。於是，伊凡·伊里奇就結婚了。在工作上他不斷尋求突破與努力，後來他到彼得堡去找一個年薪五千布的職位（原來只有三千五百盧布），比他的同僚高出兩級、年薪五千盧布，還有三千五百盧布的調任費²⁰⁴。伊凡·伊里奇從工作上的成就感到獲得了生命意義的重生，他透過工作的滿足感覺得生活充滿著希望與意義。相關的論證羅列如下：

(頁 43)伊凡·伊里奇則以優良的成績修完了全部學業。還在法律學校讀書時他就已經是這一種人了；辦事幹練，和藹大度，善於交際，但又嚴格地執行他認為是屬於自己職責的一切——終其一生他都是這樣的人。凡是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認為是自己職責的事，他都認為也是自己的職責。²⁰⁵

(頁 44)他從剛進入青年時代開始，就像蒼蠅愛光一樣，就總是趨附社會上地位最高的那些人，學習他們的一舉一動和他們對生活的看法，跟他們建立起友好的關係。

(頁 122)正如我在一天天走下坡路，卻還以為自己在步步高升，過去的情況就是如此。在大家看來，我在步步高升，可是生命卻從我的腳下一步步溜走了...²⁰⁶

(頁 50)他偶爾也與普拉斯維婭·費多洛芙娜跳跳舞，而且主要就是在跳舞的時候，他贏得了普拉斯維婭·費多洛芙娜的心。她愛上了他。伊凡·伊里奇並沒有要結婚的明確意圖，但當這位姑娘愛上他以後，他向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真的，我為什麼不結婚呢？」——他對自己說。²⁰⁷

(頁 50)伊凡·伊里奇之所以結婚是出於兩層考慮：他得到這樣一位妻子，就是做了一件使自己感到快樂的事；此外，還因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認為這樣做是對的。

²⁰⁸

(頁 136)「是的，我使他們受折磨了，」他想到。「他們覺得惋惜，但是等我死了以後，他們會好起來的。」他想說這話，但是沒有力氣說出來。...他突然明白了，

²⁰⁴ 同註 2，頁 59。

²⁰⁵ 同前註，頁 43。

²⁰⁶ 同前註，頁 122。

²⁰⁷ 同前註，頁 50。

²⁰⁸ 同前註，頁 50。

那使他苦惱和不肯走開的東西，正從他的兩邊和四面八方忽然一下子走開了。他既然可憐他們，就應當做到使他們不痛苦。使他們、也使自己擺脫這些痛苦。「多麼好又多麼簡單啊。」²⁰⁹

(二).面對死亡：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伊凡·伊里奇從開始發現他的身體有異狀了，腹部左側隱隱作痛，先從他的婚姻生活發生了問題，夫妻常發生爭吵；但因為找不到確切的病因，主角感覺到醫生對他病情的冷默，而感到憤慨；他開始怨天尤人、常發怒，也察覺他的病情正在惡化中；雖然伊凡·伊里奇依醫囑服藥，但是他開始感受到死亡的問題，也開始思考死亡後會在那？但是他不想死！但那時的他面對死亡常自言自語說：「不可能的。雖然不可能，但卻成了事實。這是怎麼回事呢？應當怎麼理解這一點呢？」伊凡·伊里奇在黑夜中獨自面對病痛時開始與自己的對話，開始回想童年、結婚、工作等…生活點滴，對於死亡的議題，但是不管他怎樣地思索，始終找不到答案，不過內心已經開始接受「這是真的」、「就是這樣」、「反抗是沒有用的」。但是此時的伊凡·伊里奇對任何親人和醫生都相當的憎恨，精神上的痛苦比肉體上的痛苦難過；面對死亡，開始有所轉折是當神父來了，聽了伊凡·伊里奇的懺悔後，伊凡·伊里奇的心才輕鬆些；可見面對死亡，宗教的力量是有它一定的力量。最後臨死前一小時伊凡·伊里奇開始覺得是他使他們（家人）受折磨了，之後他開始沒有恐懼，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最後伊凡·伊里奇的彌留狀態持續了兩小時，最後終於結束了伊凡·伊里奇的生命。文中相關的情節羅列如下：

(頁 86)「問題不在育腸，也不在腎，而是生與…死的問題。是的，有過生命 可是它正在離開我，離開我，而我卻沒法留住它。是的，何必欺騙自己呢？我要死了，除了我以外，難道不是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嗎？問題僅僅在於還有多少星期，多少天罷了---也許就是現在，過去是光明，現在卻是一片黑暗。過去的我在這裡，現在卻要到哪兒去！到哪兒去呢？」²¹⁰

(頁 87)「如果我不在了，那麼還有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了。那麼當我不在的時候，我在哪兒呢？難道是死嗎？不，我不想死。」……「反正是死。是的，死。可是他們誰也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 誰也不可憐我。他們都在玩(他聽見從門外遠遠地傳來歌聲和伴奏聲。)可他們也會死的。這幫傻瓜。我先死，他們後死；他們也一樣要死的。可他們還在得意。這些畜生！」憤怒使他窒息。他感到痛苦，難以忍受的痛苦。…²¹¹

²⁰⁹ 同前註，頁 136。

²¹⁰ 同前註，頁 86。

²¹¹ 同前註，頁 87。

(頁 90)在內心深處，伊凡·伊里奇知道他快要死了，但是他對這一點不僅不習慣，而且簡直不理解，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他在基澤韋特的「邏輯學」中學過三段論法的例子：卡伊是人，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卡伊也要死，這個例子他畢生都認為是對的，但它僅僅適用於卡伊，而絕不適用於他。那是指卡伊這個人，一般的人，那是完全正確的。但他既不是卡伊，也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個從來都與所以其他的人完全不同的人；……²¹²

(頁 96)無應是他的妻子、女兒、兒子，還是他的傭人、朋友、醫生，更主要的是，還有他自己，---大家都知道，別人對他的全部興趣僅僅在於他是否能很快地、最終地騰出位置，使活著的人擺脫因他的存在而產生的麻煩，而他本人也可以從自己的痛苦中解脫出來。²¹³

(三)因此透過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的生死觀，能夠給予我們對於死亡有著更深一層的認識與體悟；**心念轉變才是身心療的第一步。唯有心念轉變，我們才能生活在和諧與均衡中**²¹⁴。在未來的人生中有機會可以用不同的思維和觀點來看待我們未來的人生，對於世俗的物質慾望和工作成就的追求，或許會有著不同的領悟和見解。如該書所言：

(頁 120)似乎他不是傾聽自己用喉嚨說出來的聲音，而是在傾聽他內心的聲音，傾聽他內心升起的思想的動靜。「你到底要什麼呢？」這是他聽到的第一句可以用言語明白地表達出來的話。「你到底要什麼呢？你到底要什麼呢？」他向自己重複地道。「要什麼？---不痛苦。活下去。」他答道。他又全神貫注地傾聽下去，連疼痛也沒有使他分心。「活下去？怎麼活下去？」他內心的聲音問道。「對，活下去，像我過去那樣活下去；心情舒暢，精神愉快。」²¹⁵

(頁 137)「可是死呢？它在哪兒？」他尋找他過去對於死的習慣性的恐懼，可是沒有找到。死是怎樣的？它在哪兒？位何恐懼都沒有，因為死也沒有。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原來是這麼回事！」他突然說出聲來。「多麼快樂啊！」對於他，這一切都是在一瞬間發生的，而這瞬間的意義已經不會再改變了。²¹⁶

五、在書籍文本中主角伊凡·伊里奇的身心靈狀態

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從主角伊凡·伊里奇的際遇與發生的事件，透過傅偉勳先生所創的「創造的詮釋學」之實調、意調、蘊調、當調、創調的分析，彙集整理書籍文本主角伊凡·伊里奇所希望追求他認為的想要的有：

²¹² 同前註，頁 90。

²¹³ 同前註，頁 96。

²¹⁴ 楊定一：《真原醫：21 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台北：天下生活，2012 年)，頁 306。

²¹⁵ 同前註，頁 120。

²¹⁶ 同前註，頁 137。

- (一) 獲得工作上的成就感和相對富足的經濟能力。
- (二) 良好的家庭生活與婚姻關係。
- (三) 適當的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有人陪伴)。
- (四) 醫療體系的支持與對身體保健的重視。

但是伊凡·伊里奇大部分活著的時候，大多活在「非本直存在」的狀態，身心靈狀態都被「人人」所控制，追求「人人」所要的社會階層（努力往上流社會流動）、社會活動（透過社交達到社會流動）和「非本直存在」地「活著」與「死著」；換句話說，伊凡·伊里奇身心靈狀態接受「人人」在「差距性（distantiality）」、「屈從性（subjection）」、「平均性（averageness）」的支配及「非本真存在」。



肆、結論

從以上三章的分析與詮釋，研究者認為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有兩位主角，一是伊凡·伊里奇，一是僕役格拉西姆；托爾斯泰透過主角伊凡·伊里奇傳達托爾斯泰對當時俄國「上流社會」官僚體系的描繪和死亡文學的生死觀，另外透過僕役格拉西姆表達托爾斯泰對當時俄國社會「勞工階級」的寄情和死亡文學的生死觀；托爾斯泰透過小說表達自己對當時俄國社會現況的寄情非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故不予探討；本研究僅對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的生死觀做出以下三點結論。

一、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生死觀對吾人生命意義詮釋有何影響？

從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探討死亡議題，得知死亡無法避免，也無法逃避，更無法假裝不存在；但是除非真的接觸到死亡議題時，吾人常常都是選擇不正視、不面對死亡。目前的教育體系（除了南華大學設有生死系外）無法透過博雅的死亡哲學和觀念教育並指導人們如何面對死亡、看待死亡，以非本真存在的方式，以海德格「閒聊」的方式，「此有不再需要在本真存在中理解事物，而只有在閒散的語言去理解一切²¹⁷」，正如書籍文本中一開始即以同事「閒聊」的方式來看待伊凡·伊里奇之死，來看到死亡這件人生大事。對於生命意義的詮釋可透過弗蘭克（Viktor E. Frankl）提出了「意義治療學」²¹⁸來瞭解與認識自己的「特殊天職(vocation)或使命」，並透過人生的「痛苦」、「疾病」、「瀕死」和「死亡」激發吾人「本真存在²¹⁹」的察覺和認知，在每一天滿足且快樂地具體地實現自己的「特殊天職(vocation)或使命」。

二、吾人如何覺察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生命意義與如何面對死亡？

一般人對於死亡總是認為是「別人」的事，絕對不是「我」的事；加上東方國家避談、忌談死亡，更加劇普羅大眾對死亡應有正確的素養相當缺乏。或許透過適當的宗教信仰可以給予人們面對死亡時能有較不害怕與恐懼；研究者認為對自己生命意義的覺察、靈性的提昇更能給予人們面對死亡能有較正向、正確的價值觀念，以及有積極活下去的勇氣與意志。

三、吾人如何透過《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生死觀發展更圓滿的身心靈狀態？

²¹⁷ 同註 10，頁 152。

²¹⁸ 同註 200。

²¹⁹ 同註 26，頁 57。

沒有辦法解決人們面對人們必須死亡的事實，從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的生死觀發現：在日常生活中，吾人的非本真存在方式常常接受「人人」（das Man， the they）在「差距性（distantiality）」、「屈從性（subjection）」、「平均性（averageness）」的三個性格所支配；致使「人人」好像規定或是設定吾人每個人都得達到下列的理想或目標，也是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規定或是設定主角伊凡·伊里奇要達到的理想或目標，人生才算完美，這些理想或目標包括有：

- (一).獲得工作上的成就感和相對富足的經濟能力
- (二).良好的家庭生活與婚姻關係
- (三).適當的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
- (四).醫療體系的支持與對身體保健的重視

但吾人所處的現實社會中，鮮少人能達到伊凡·伊里奇被「人人」在「差距性（distantiality）」、「屈從性（subjection）」、「平均性（averageness）」的三個性格下，被支配而想要的非本真存在（Inauthentic Existence）的理想或目標，這所謂的理想或目標是被人人定義出來的，若非經「本真存在」的檢驗，有時並不是個人真的需要的，因此人們常常會感到不滿足、不快樂、不知足，甚至覺得生命沒有意義；若要從海德格的「非本真存在」轉化成「本真存在」，首先吾人需要制止自己接受「人人」在「差距性（distantiality）」、「屈從性（subjection）」、「平均性（averageness）」的支配。然而，海德格認為，假若要擺脫「人人」，我們本身必需有一個「良知（Gewissen， conscience）」的機制，喚醒我們，讓吾人知道「人人」正在支配著我們，並且不斷練習自己要正視自己的存有，唯有如此，方有機會發展吾人真正的圓滿的身心靈狀態。

吾人如何透過海德格的另一個相當困難的概念：「決斷（resolution）」；透過吾人的本真（Authentic）自我持續及堅持地開顯自己的行動，則它能本真理解自己，這是說，在決斷中，吾人才能慢慢地擺脫「人人」給的意義，得到本真存在新的意義；這樣才能從不順遂的工作，不完美的家庭/婚姻關係，不圓滿的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與不圓滿的外在物質環境中，得到快樂與滿足；研究者建議可以透過海德格提出的良知（Gewissen， conscience）機制，並透過「決斷」後付諸「行動」來努力；這些機制包括有：

- (一).正確的健康保健知識與運動之習慣
- (二).生死教育素養的提升
- (三).自我靈性的成長
- (四).適當的宗教信仰
- (五).透過對死亡的認識與體悟找尋自我的本真存在

透過《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所傳達的生死觀，期能時時提醒吾人：我們都正在「死著」，因此要好好地「活著」。



伍、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對托爾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的生死觀，依傅偉勳先生所創的「創造的詮釋學」之「實謂」以托爾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之引文；「意謂」以「意即」或「意指」等解釋原意；「蘊謂」則為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生死觀文獻之引文；「當謂」為托爾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的生死觀更深之義理闡述；「創謂」則以「筆者認為」表示之；本研究以傅偉勳先生的「創造的詮釋學」五層次的分析方法與步驟，從中詮釋與建構出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生死觀；因研究者的本質學能有限，有可能無法如實呈現所有托爾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的生死觀。

因托爾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的原文為俄文，研究者僅能以坊間可尋得之中譯本為文本依據，因翻譯者與研究者的用字可能有理解和解讀誤差的可能，因而有可能無法忠實呈現原作者托爾斯泰之原意與本意。

因研究者之時間與財力有限，無法購得所有相關之文獻與書籍，僅能以國內圖書、圖書館、電子期刊與碩博士論文中，蒐集與彙整相關文獻與資料進行文本分析，因而有可能疏漏重要的文獻或書籍，造成研究成果的不完整。

本研究僅針對托爾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相關的人物角色進行生死觀分析與整理，可能無法據以推論及社會大眾的生死觀。

二、 建議

因有以上之研究限制，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者能繼續探究的方向有：

- (一) 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分析與建構托爾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的生死觀。
- (二) 以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俄文的原始書籍文本進行探究文本的生死觀。
- (三) 蒐集更完美的世界不同語系的生死觀相關之書籍、文獻，進行托爾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生死觀的探索與討論。
- (四) 依托爾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書籍文本中相關的人物角色所遭遇到世間的不完美、不圓滿之人事物，提供有效、可行的生死觀的療癒之道或方法。

參考文獻

一、專書

- Robert H. Hopcke 著，蔣韜譯：《導讀榮格(A Guided Tour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台北：立緒文化，1997年)。
- 卡爾·榮格(C. G. Jung)，莊仲黎譯：《榮格論心理類型 (Psychologische Typen)》(商周出版，2017年)。
- 弗蘭克(Viktor E. Frankl)著，趙可式、沈錦惠譯：《活出意義來》(台北：光啟文化，2008年)。
- 托爾斯泰著，許海燕譯：《伊凡·伊里奇之死》(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年)。
- 阪本未明編著，簡美娟、廖舜茹譯：《漫畫榮格：心靈體驗和深層心理學》(台北：臺灣先智，2001年)。
- 陳榮華：《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三版)》(國立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
- 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頁1-46。
- 傅偉勳著：《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第六版)(台北：正中，2010年)。
- 楊定一：《真原醫：21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天下生活，2012年)。
- 歐文·亞隆(Irving D. Yalom)著，易之新譯：《存在心理治療(上)-死亡》(張老師文化，2003年)。
- Kübler-Ross, Elisabeth, *On Life After Death*, Berkeley California: Celestial Arts, 1991.

二、期刊論文與學術論文

- 王美玲：〈「瀕死與死亡」—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梅特林克的《闖入者》以及史尼慈勒的《瀕死》〉，《外國語文研究》3期(2006/01)，頁63-82。
- 田昕禾、蘇怡勳、陳婉宜、陳嘉瑩：〈一位罹患胰臟癌末期病人面對死亡衝擊之照護經驗〉，《腫瘤護理雜誌》第15卷1期(2015年6月)，頁73-84。
- 江俊士：〈伊凡·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ich)〉，《當代醫學》第449期(2011年3月)，頁238-240。
- 吳玫瑩、楊雅文：〈以馬斯洛需求層級理論探討國中生對臉書成癮之影響〉，《TANET2017 臺灣網際網路研討會》，2017年(2017/10/01)，頁646-651。
- 岑園園：〈從黑暗走向光明——《伊凡·伊里奇的死》中的死亡啟示〉，《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5期(2014年12月)，頁56-59。
- 李志成：〈海德格生存論的死亡探問〉，《空大人文學報》第26期，2017年12月)，頁51-92。
- 易珊如：〈托爾斯泰的生死概念從《伊凡·伊里奇之死》談起〉，《鵝湖月刊》第452期(2013年2月)，頁11-18。
- 紀俊吉、蘇慧慈：〈人本心理學之父—論馬斯洛其人其思〉，《休閒運動期刊》第5期(2006年05月)，頁103-110。

- 唐佳琳：《奧修生死觀研究——兼論其靜心與心理治療關係》（嘉義：南華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
- 高建華、周鑫：〈從列夫·托爾斯泰《伊凡·伊裡奇之死》看死亡中的重生〉，《牡丹江大學學報》第4期（2016年6月），頁62-65。
- 張中鋒：〈論托爾斯泰的《泛現實主義化》創作及其得失〉，《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9年7月），頁90-96。
- 理查·貝利沃(Richard Beliveau)、丹尼斯·金格拉斯(Denis Gingras)著，白紫陽譯：《談死亡》（台北：橡實文化出版，2016年），頁255-256。
- 許家進：〈小角色見大思想——列夫·托爾斯泰小說《伊凡·伊裡奇之死》賞析〉，《科技資訊》第34期（2009年8月），頁139-141。
- 陳玉璽：〈西方心理學的靈性治療研究——以詹姆斯、榮格與弗蘭克為例〉，《新世紀宗教研究》第七卷第一期（2008年9月），頁1-34。
- 陳思婷：〈教育心理學理論運用於舞蹈課程探討——以班度拉及艾利克森理論為例〉，《舞蹈教育》第11期（2013年8月），頁25-39。
- 陳榮華：〈海德格《時間與存有》的本真(Authentic)與非本真存在(Inauthentic Existence)〉，《哲學與文化》第35卷1期（2008年1月），頁57-69。
- 陳慧融、陳志賢、丁原郁：〈大學生終極關懷、因應行為與憂鬱傾向之關係研究〉，《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第29期（2016年05月），頁61-86。
- 覃宇：《存在主義的生死觀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2013年）。
- 黃裕生：〈我們在生-死之中——兼論列·托爾斯泰的《伊凡·伊裡奇之死》〉，《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1期（2002年7月），頁11-20。
- 溫金平：〈用愛喚醒此在——評托爾斯泰《伊凡·伊裡奇的死》〉，《阜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4期（2005年7月），頁35-36。
- 葉炳煙：〈學習動機定義與相關理論之研究〉，《屏東教大體育》第16期，頁285-293。
- 雷碧樂：〈論托爾斯泰《伊凡·伊裡奇之死》中的「向死存在」〉，《韶關學院學報》第7期（2009年7月），頁65。
- 趙山奎：〈存在論視野中的《伊凡·伊裡奇之死》〉，《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2年7月），頁111-116。
- 劉仲矩、楊緯剛：〈以馬斯洛需求層級理論探討智慧型手機使用者需求重要性之研究〉，《Electronic Commerce Studies》第13卷2期（2015年6月），頁221-240。
- 劉仲矩：〈馬斯洛需求理論在網路書局使用者之驗證〉，《行銷評論》第8卷3期（2011年9月），頁405-422。

三、網路資料

- 陳亭均，〈龍應台：生命這堂課，我太晚開始學習了〉，《今周刊》2018年4月24日。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54769/post/201804240042/%E9%B%E%8D%E6%87%89%E5%8F%B0%EF%BC%9A%E7%94%9F%E5%91%BD%E9%80%99%E5%A0%82%E8%AA%B2%EF%BC%8C%E6%88%91%E5%A4%AA%E6%99>

%9A%E9%96%8B%E5%A7%8B%E5%AD%B8%E7%BF%92%E4，%BA%86，2018
年 8 月 15 日檢索。

